白蘭花

古典小說之一・張谷著

古典小說之一

白蘭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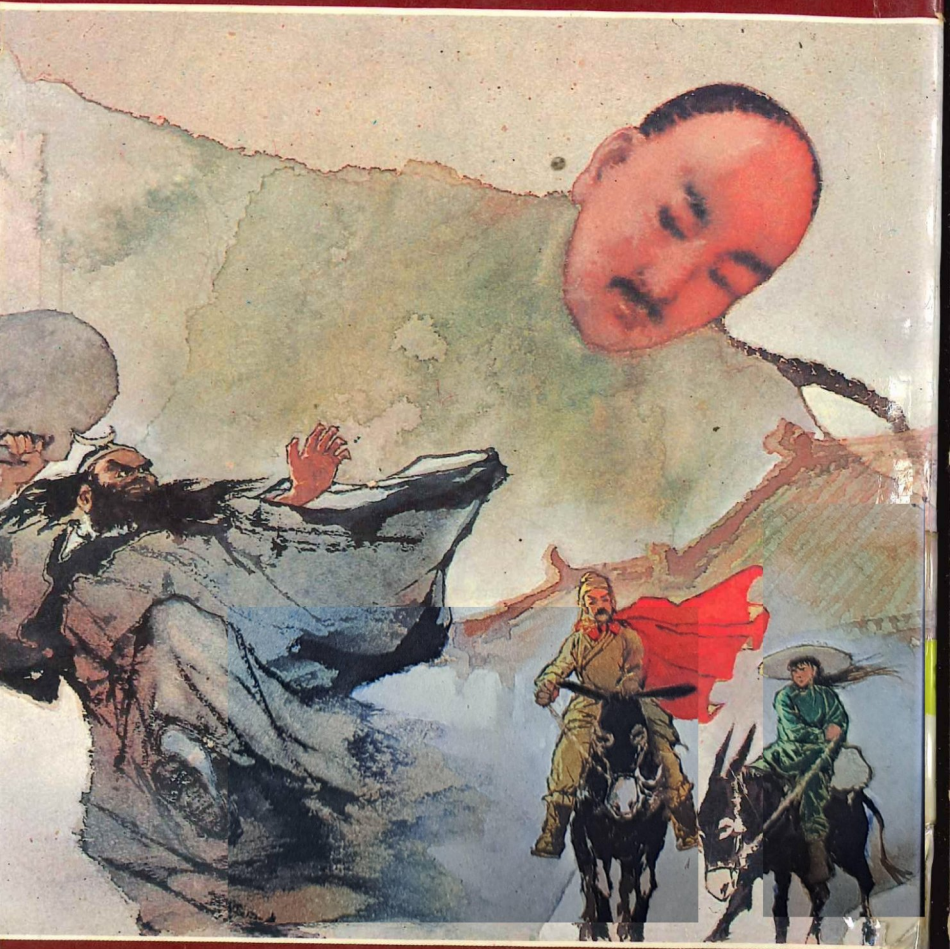
張愛玲

白蘭花

古典小說之一・張谷著

白蘭花

古典小說之一・張谷著



白蘭花

古典小說之一・張谷著

皇冠叢書第二六五種

白蘭花

白蘭花

古典小說之一・張谷著

白蘭花

古典小說之一

張谷著

目錄

白蘭花……七
因明寺……五六
璇姑……一〇八
詭計……一五六
一波三折……二〇三
吉祥賭坊……二五五

白蘭花

初夏，亭午，萬里無雲，一團烈焰似的驕陽。

小山崗後，轉過來一位風姿翩翩的美少年。白皙寬闊的額頭，劍眉，朗目，端直的鼻子和方正的下頦，唇角漾一抹諷世也像是自嘲的微笑。一襲圓領大袖、衣袂飄飄的湖色綢衫，月白色的紮脚褲，黑布襪，白芒鞋，左肩掛一個包袱，右腰懸一柄寶劍。

少年走得很快，但是肩背挺直，上半身像是紋風不動，祇有兩隻脚在迅速的交換位置，步步向前。他在大太陽下疾走，臉不紅，氣不喘，神情安適，額上不見一顆汗珠。

行家一看就曉得這位二十歲上下的少年，有着一身好輕功。能這麼樣健步如飛，若無其事的走長路，最低限度，他也有飛簷走壁，如履平地的本領。

但在坡田裏耕作的潘老爹看來，祇覺得這少年郎唇紅齒白，長得眞帥。潘老爹目不轉睛，直勾勾的望

着他越走越近，嘴裏喃喃的說：

『好個風流俊俏的少年郎，活像是畫裏的人物一樣。』

纔一霎眼，少年已經走到了潘老爹的跟前。他挺和氣的笑着，伸手一指對面的龍墩。問話時，帶着點兒驚詫：

『這麼大的一座莊子，眞是平生少見！老丈，你可知道這是那一位貴人的宅邸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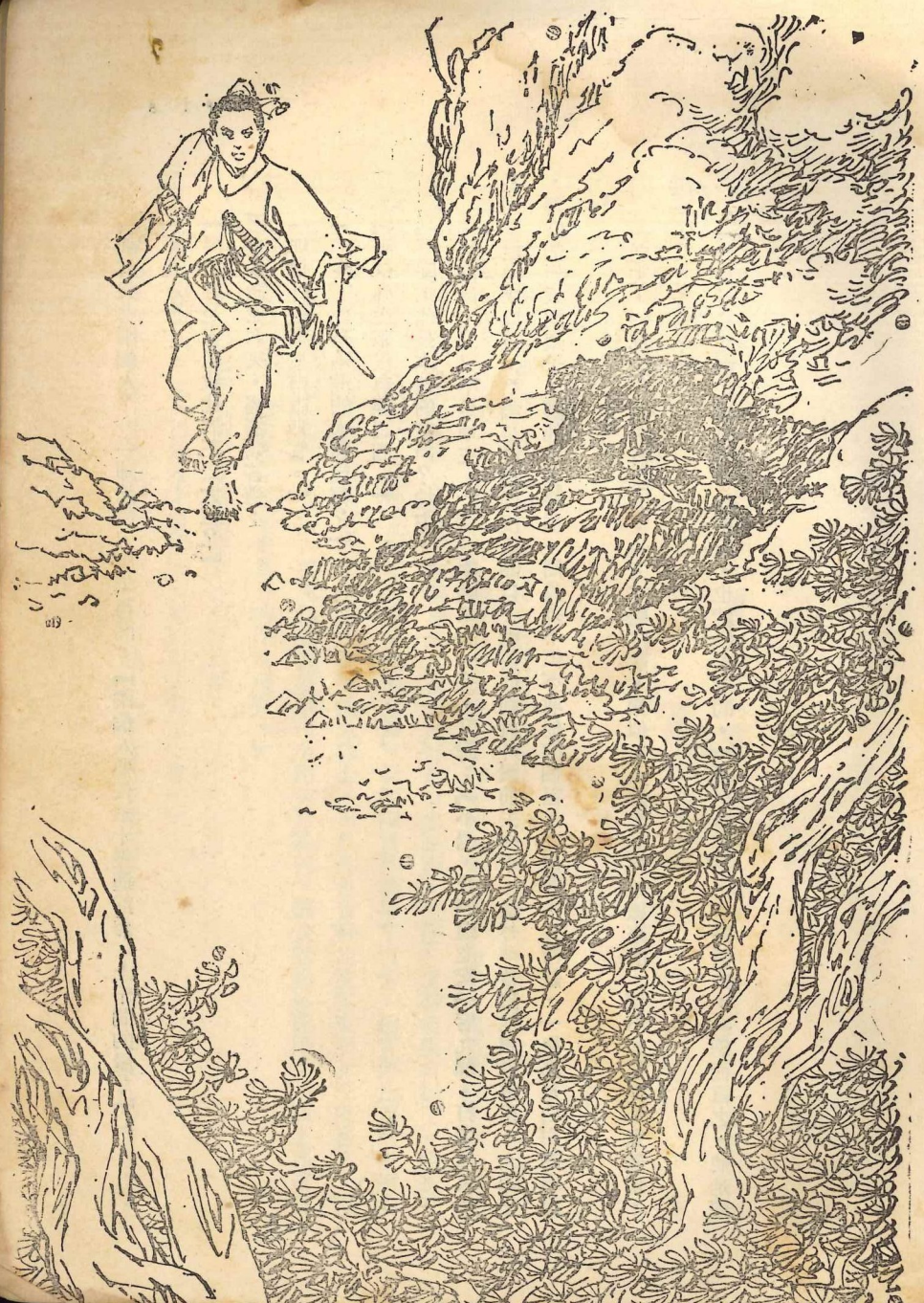
潘老爹不曾回頭去看，他知道那少年指的是什麼地方。走下這座山崗，穿過滿目青葱的一片稻田，又一座山崗拔地而起，迤邐直到河邊。淮上富豪周海門周員外的宅子，亭台樓閣，花木池沼，一連十一進寬敞高大的正屋，和散散落落，足有兩百多幢，一千餘間的廂房，佔滿了那片面積里許的山坡。——潘老爹透着些得意，樂呵呵的笑着，回答那位問話的少年說：

『你問這幢宅子呀？它在我們淮安府要數第一呢。那裏面住着的是天下聞名的大好老，大善人。相公，你問的正是周海門周員外的府第。』

脫口而出，少年便說：

『這周員外家裏的人口好多呀，居然要住一千多間房子。』

『你問周員外家的人口嘛，不多。』潘老爹笑得更歡，答說：『除了跟班聽差、丫頭老媽子，就祇有周員外孤家寡人一個，和他十四歲的一位千金。』



『祇有父女兩個人?』一陣錯愕，少年再問：『兩個人要住這十幾進的房，上千間的屋?』

『正是。』

『周員外是告老致仕的王公大臣?』

潘老爹微微而笑，搖搖頭答道：

『周員外從來沒有做過官。』

『那麼，他是兩淮的大鹽商囉?』

『周員外從來沒有經過商。』

『那麼，他是本地的富戶?地主?』

『是富戶，却又不是地主。』潘老爹神祕的一笑，又說：『不過，我們這淮安一府九縣，打從周員外搬到了這兒來以後，不論是誰窮得沒法餬口，祇要他到員外跟前去一求，員外準會給他買幾畝田，一頭牛，再借個三五兩銀子，讓他自去耕種。周員外不但不收他的佃租，連田帶牛外帶錢，一概都是白白的奉送。』

『老丈，』那少年緊跟着就問：『方才聽你說，像似周員外是從外地搬來的。倒不知他從那兒搬來，搬來了又有多久?』

『周員外是從那兒搬來的?他不說，也就沒人敢問。』潘老爹答話，清楚明白：『總而言之，他是從南方來的罷了。至於搬來多久哩，嗯，你讓我算算，』於是指頭連扳，『啊，到今兒爲止，一共是十三年兩個月又十一天。』

少年嘆咏一聲笑了，說是：

『難爲老丈算得這麼仔細。』

潘老爹馬上就正色的說：

『那能算不仔細呢?周員外搬到淮安府，是我們淮安一府九縣，一百五六十萬人自盤古開天地以來的一件大事啊。周員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，西方的菩薩降生，打從他一搬了來，淮安人眞是萬家生佛。莫說什麼賑災救難，扶危濟傾，憐老恤貧，修橋補路；在周員外是有求必應，往往一肩膀便獨自担了。便是平民百姓，遭了什麼寃枉官司，那怕是判了殺頭凌遲的重罪，祇要周員外曉得了寃情，儘管要花百兩千兩的紋銀，驚官動府，上下打點，就是官司打到巡撫總督的大堂上，周員外也會替他洗雪寃屈，平反過來。相公，這下你該懂得了吧，我們淮安府人還專爲周員外唱得有兩句歌謠呢。讓我唸給你聽聽：「頭上頂着青天，龍墩住着員外」，這龍墩，正是周員外的宅第所在。』

少年聽他一口氣說到這兒，輕緩點頭，自言自語：

『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我倒要去會他一會。』

『相公，你祇管去。』潘老爹立刻便加以慫恿：『周員外的慷慨好客，在大江南北是沒人不知道的。

大家還管他叫孟嘗君、春申君的哩。你看，』伸手指指點點的說：『那兩百多幢，上千間的客房，周員外都編好了號，專門招待各地來的客人。祇要你有一技之長，或者會做詩，畫畫，寫文章，或者會拳棒、刀槍，懂得武藝。周員外準定待你慇懃敬重，隨你在他家住多久，他都是竭誠歡迎。』

『多謝老丈的指點，』少年雙手一拱，謝了潘老爹，忽然想起方才失禮，便作自我介紹：『在下姓蘇，單名一個超字，廣東合浦北海人氏。請教老丈尊姓大名？』

『豈敢，豈敢，』潘老爹連忙還禮，朗聲答道：『小老兒名喚潘雲先，本地人，我家就住在龍墩右邊。村裏人見我七八十歲了，都叫我一聲潘老爹。相公有事要找我，只消說找潘老爹吧，連周員外府裏的人敢情也都曉得。』

『原來是潘老丈，』蘇超再拱拱手，說是：『幾時得空，是要過來拜訪。』

二

別過了潘老爹，蘇超洒開大步，直奔周海門的巨宅。剛到門口，便有一名門子，笑盈盈的上前迎接，向蘇超唱了個喏。聽蘇超報了姓氏鄉里，和慕名謁見周員外的話，馬上就領着他走進周府的大門。到轎廳，又換了一名家人領路，便這麼走一程換一個人，接連換了七八個帶路的人後，蘇超穿堂過宅，直登三進正屋的廳堂，周府家人請他在楠木太師椅上落座。

家人奉過了茶，轉身進去通報。蘇超乘這個空檔，瀏覽這座大廳的佈置，但見滿壁懸掛着字畫，到處都是高高低低的古玩架。蘇超一看便知，這位周海門周員外不但風雅，而且他的收藏，一概都是珍品。於是他輕聲的說：

『便是這一個廳的擺設，萬兩黃金都未必能夠措辦！』

忽聽見脚步聲響，蘇超便站起身，肅立等候。一會兒，從翡翠屏風後頭，走出一位相貌堂堂，笑容可掬的中年人來。纔打個照面，蘇超便驀地一驚，陡然一喜。他在心底一疊聲的告誡自己：『莫讓他起疑，莫讓他起疑。』於是，改了笑臉，搶步上前，必恭必敬的作了個長揖。自家通名報姓，說了些個不勝仰慕，幸獲識荆的話。——來的正是周員外，他打了個哈哈，——一時，偌大的屋宇彷彿都在震動，周員外聲音洪亮的說：

『蘇相公遠道而來，蒞臨寒舍，眞使我蓬篳生輝。這便是在下的無上榮幸。坐，坐，請坐。』

賓主二人都落了座，先寒暄，後聊天，談得很是歡洽。蘇超一面應答，一面偷覷周員外，果然不差，高額，隆準，闊口，濃髭，一對炯炯生光的眸子，彷彿能貫穿自己的心胸。祇要周員外盯他一眼，心裏便有如小鹿兒亂撞。蘇超趕緊定心，斂神，裝出泰然自若，談笑風生的愉悅神情。

『舍下倒還頗有幾間房屋，』周員外十分謙虛的說：『蘇相公如果不嫌怠慢，何妨就在舍下多盤桓些時，也好讓在下隨時請教。』

『不瞞員外說，在下正是專程前來，想要叨擾些時的，』蘇超洒脫的一笑，答道：『員外的盛意，在下正是求之不得哩。』

於是周海門又揚聲大笑，笑罷，很體貼的說是：

『蘇相公一路辛苦，只怕累了。此刻我便命人陪你前去安頓。舍下有個規矩，凡有貴客新到，晚間便大家同聚一聚，花前月下，喝酒談天。到時候我自會派人來請，請蘇相公的大駕光臨。』

蘇超便又起立，先向周海門道過了謝。一名白髮蒼蒼的老家人，領着他走出了大廳。行行重行行，數不清轉了幾個彎，經過幾幢屋，然後走到一口荷花池邊，樺樹蔭下的一排三間瓦房。一房書，一座廳，一間精美雅潔的臥室。門口的編號是『戊——十六』，帳衾枕褥，應用各物，一律都是新製。還有一名十六七歲的小書僮，便住在後屋裏聽候客人使喚。

老家人引領蘇超，把這『戊——十六』號三間正屋參觀了一遍，又叮囑書僮小心服侍，然後對蘇超說：

『家主人唯一的心願，就是讓貴客們住在這兒，能跟自己的家裏一樣。蘇相公需要什麼，儘管吩咐，千萬不必客氣。』

蘇超連連點頭，說聲謝謝，送那老家人走了。自有小書僮侍候他梳洗、沐浴，換了一件雨過天青的綢衫。看看天色，將近薄暮黃昏。蘇超便在書房裏一坐，跟侍立一旁的小書僮閑聊。

『我們老爺豈祇是有錢而已，他的威風且大着咧，』小書僮曉起舌來，話匣子一打開，便長江大河般的直往下說：『淮北一帶最大的官就數漕運總督了，起先這位總督大人嗔怪我們老爺對他不理不睬，不通關節。說他什麼一介布衣，起居儗——儗——儗——。』

蘇超連聽點頭，他說：

『是不是「起居儗于王侯」？』

『對！對！』小書僮興奮得雙手一拍：『正是這六個字。蘇相公，你說怎樣？那位漕運總督袁大人，他居然一本奏到了皇上跟前，而且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說是非得扳倒我們老爺不可。我們老爺纔不理會他哩，袁大人一連三本扳我們老爺不動，前兒個呀，他竟會從清江浦鳴鑼喝道，坐八人大轎到這兒來拜見我們家老爺。老爺擺酒請他，袁大人跟老爺稱兄道弟，好不親熱。後來我們聽說，原來我們老爺跟當朝的宰相都是好朋友。相爺命人傳了個話，叫袁大人好生結交老爺這位人物。袁大人這才曉得我們老爺來路且大吶，忙不迭的趕來賠不是了。』

蘇超聽後，深深點頭，他說：

『這種神通，在你們老爺來說確是算不了一回事啊。』

他的話意，小書僮聽不懂，祇是一個勁兒的在歡聲說道：

『對呀，這就叫做神通！我們老爺眞是神通廣大啊！』

正說話，又有一名家人來請，說是後花園裏，酒筵已備，家主人請蘇相公過去安席。

三

轉彎抹角，又走了好些個路，方始走到了後花園。當時，夕陽啣山，洒一地的金色輝芒。周員外方圓百丈的後花園裏，奇花異卉，芬香撲鼻。蘇超瀏覽四週，放眼一望，他所見的景色，又把他給驚呆了。

周海門輕描淡寫的說是『照規矩，聚一聚』，怎想到會有這麼大的場面？估據了半片山坡的園林，花前、樹下、池畔、亭裏，到處都擺得有一色的圓桌，一色的座椅。乍看上去，至少也有三五十席。酒席週圍更有無數賓客，或坐或立，高矮不同，胖瘦不一。他們有的在高談闊論，有的在歡聲大笑，便這麼幕天席地，大宴佳賓。桌上排好了山珍海味，席旁放置着酒罎酒缸。周府常年住在的賓客，十個八個，聚在一起，而且人人自由自在，全不拘束，各人喫喝各人的。

那名家人直把蘇超引到正中間的一席，蘇超一眼瞥見，主位上坐着的正是周海門，他笑嘻嘻的，見蘇超到了，便站起身來迎接。與此同時，還直在叫着：『來來來，請請請！』於是，和他們同席的另外八位貴客，相繼起立，一一介紹。無非都是些白髮皤皤，年高德劭的老名士、老英雄，文武兩道，全有名氣響亮的人物。祇是，在蘇超說來，一概都是初見。

纔坐下，周海門便說：

『舍下的這些好朋友們聚會，都是採取這種各人自便，不講客氣俗套的自由方式。在座諸君都和我本人一樣，如同在自己家裏，一切隨意。』

『好一個「一切隨意」！』蘇超極力稱讚：『古人說的「賓至如歸」，這種異鄉作客的不期幸運，也唯有在府上才能遇到。』

『好說，好說，』周海門得意的笑了，伸手延請同席的各人：『請坐，請坐。今天天清氣朗，喜在園子裏倒還涼爽。能喝的，不妨多喝幾杯。』

蘇超隨着衆人，安好了席，也就不再客氣，面前擺滿了奇珍異餚，琥珀美酒。他食量既大，酒量又宏，爽性便痛痛快快，大喫大喝。在座都是博學多才，見多識廣的名流，談起天來，上天入地，五花八門。蘇超起先唯有側耳傾聽，還輪不到他發言的份。

酒過三巡，蘇超已經有點微醺，當時只覺得遍體舒泰，心裏有說不出的興奮和愉快。席間所談的話題，從自古及今的英雄豪傑，倏然一轉到世間究竟有沒有俠客劍仙。一位趙老先生，用手指輕輕的叩擊桌沿，帶幾分嚮往和感慨，他喟然太息的說：

『就老夫所聽說的劍仙俠客那些個本領，倘能認眞苦練，似乎也並不怎麼太難。但是我從小到大，偏偏就不曾遇見過一位俠客劍仙。如今我將近七十歲了，祇怕我這一輩子，不復再有親眼目睹俠客劍仙的希望。有呢還是沒有？始終是個無法解破的謎。在座諸公來自天南地北，閱歷必多，我倒要請教請教，是否有那一位，曾經有過一見劍仙俠客的奇遇？』

周海門接口便說：

『世間那來的什麼俠客劍仙？無非是小說家編來誆人的罷了。』

這時，蘇超便忍不住的開了口。仗着三分酒，他緊盯住周海門說：

『員外，這話可不盡然啊。』

一心訪求俠客劍仙的趙老先生，興致勃勃，接口就問：

『蘇相公，莫非你就曾遇見過俠客劍仙？』

『我確曾見過一位，』蘇超答得斬釘截鐵：『不過當時他正被官府逮獲，身陷縲紲。』

『這話不對，』周海門搶着插嘴說：『那有俠客劍仙，也會束手就擒，被官府抓了去的道理。』

蘇超却露齒一笑，說道：

『可是這位俠客却是挺身而出，束手就擒的。他要這麼做，確實有他俠義兩全的大道理。』

趙老先生急問：

『這話怎講？』

蘇超笑着答道：

『倘若在座諸公想聽這個故事，在下唯恐說來話長。』

『沒關係，』老先生們忙說：『好故事我們都願意聽。』

『且慢，』周海門偏又攔了一攔，他問：『蘇相公，你所要說的這人姓甚名誰？他是那裏人氏？』

蘇超斜眄周海門一眼，胸有成竹，慢吞吞的答道：

『這位俠客姓甚名誰，沒有人曉得，無非是百家姓上「趙錢孫李、周吳鄭王……」中間的一個字而已。籍貫呢？也祇聽說他是廣西鬱林州人氏。』說到這裏，蘇超作了一次深呼吸，深深吸入頭頂心上那棵白蘭花樹上的濃郁芬香。然後才說：『祇不過，這位俠客不論春夏秋冬，陰晴雨雪，他進入什麼人家，臨走的時候，必定留下一朵白蘭花，作爲他的表記。從此，他得了個「白蘭花」的綽號。而一提起白蘭花，兩廣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。』

說時，蘇超的視線，始終停在周海門的臉上，可是周海門裝做毫無所覺，他直在大杯的喝酒。反是同席的人被蘇超引起了興趣，聲聲的催促他說：

『蘇相公，快往下說吧，我們都在洗耳恭聽呢。』

月光下，人影幢幢，花木婆娑，偌大的一座後花園裏，由滿弦月洒一片銀白。又有一席一盞，燭火搖曳的燈籠，紅光閃閃爍爍，像是一顆顆的地面繁星。幾十桌酒席，幾百位賓客，有的在談笑風生，有的在開懷暢飲。良辰、美景、名釀、佳肴，彷彿人人都陶醉在太上忘我的境界。天上人間，樂也融融。正中間的這一桌，距週圍的酒筵，稍微有點距離。滿桌子上，除了周海門和蘇超，全是鬚眉皆白，上了年紀的老者。他們聚精會神，以新鮮好奇的心情，在聽二十歲的蘇超，娓娓道來嶺南奇俠白蘭花的故事。

『嶺南一帶，許多年來，』蘇超略略提高聲調，鏗鏗鏘鏘的說道：『俠林中的人物，一致公認，白蘭花

的武藝，天下無敵。傳說白蘭花祖籍廣西鬱林，他家本是當地的富戶，白蘭花小時候聰明活潑，很受他父母的鍾愛，請了老師，在家教他讀書。那位老師能文能武，年紀又輕。平時得空，也教白蘭花舉舉石担石鎖，拉拉鐵胎硬弓，走幾趟拳脚，耍兩手棍棒。原先的用意，是讓他練練身體，活動活動筋骨。可是白蘭花這位小爺，一經老師的指點，不但進步神速，尤其沉湎其中，幾乎成迷。他整天纏着老師，一手一手的教他。書本課業，全都給他拋到了一邊。』

『唔，』趙老先生捋着白鬍子說：『這便是他從小志在習武了。』

『不錯，』蘇超點了點頭：『白蘭花確是一心習武，他的父母，平素對他極爲溺愛，凡事都依着他，當然也無從阻止。祇是，白蘭花跟他那啓蒙的老師，習了幾年的武以後，老師的看家本領，全都傳授給他了。尤其白蘭花長到十四五歲，身强力壯，簡直就跟成人一樣。兩脅天生神力，經過多年苦練，可以舉得起三四百斤的石担。他老師跟他比劃比劃拳脚，當不住他力大，漸漸的已經不是他的敵手，因此之故，這位老師不久就辭了館，飄然而去。臨走的時候，他答應給白蘭花訪求一位高人名師。』

四

蘇超侃侃然的，將白蘭花的故事娓娓道來——

白蘭花的家中，在鬱林城裏開得有一爿當舖，有一天，鬱林街上來了一名雲遊四方托缽乞食的惡頭陀

顴骨高聳，眼睛深陷，蠟黃的皮膚，頭髮鬍子捲成一堆堆的小圓圈，模樣兒煞是凶狠，小孩子見了都給嚇得東逃西躲。這個惡頭陀專在大街小巷挨家挨戶的化緣討錢。他右手提一隻鐵鑄的木魚，重達三百多斤，一進店舖大門，便把鐵魚往櫃台上一放，雙手合什，開口就說他要募多少銀兩，多少錢米？店東給的不如他的意，他便儘賴着不走，使得店舖裏生意都沒法做。

一日，惡頭陀到了白蘭花家裏開設的當舖，照例把木魚往櫃台上重重的一放，揚言要募紋銀十兩。當舖朝奉不敢作主，去把白蘭花的父親請了來，跟和尚好言相商，情願給他個吊把兩吊錢，打發他走開了事。可是惡頭陀不理不睬，用一柄十多斤的鐵棒，直把那三百多斤的鐵魚，敲得震天價響。當舖裏的人受不了這麼大的聲浪，紛紛的把耳朵堵上。白蘭花的父親眼見櫃台都快被他敲破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好雙手捧上十兩銀子，說是師傅您便高抬貴手，請別再敲這個大鐵魚吧，拿了銀兩快走。

然而，惡頭陀却又不依了。他眼睛一瞪，濃眉一掀，齜牙咧嘴的說：

『這會兒你想用十兩銀子打發我，竟是不能夠了。先前我向你化十兩的緣，你不肯。此刻要我走，那就非一百兩銀子不可。否則的話，我是生生世世，在你們的舖子裏住定了啦！』

正在鬧得不可開交，當年十六歲的白蘭花一脚踏進當舖來，他一看便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。於是微微一笑，擦過惡頭陀的身邊，昂昂然走到櫃台後頭，順手取一支鷄毛撣子，裝做拂拭櫃台上的灰塵。當鷄毛撣子掃到了三百多斤重的鐵魚，大家看他也沒怎麼特別用力，却是驀的轟然一聲巨響，偌大的鐵魚居然被

他掃到了地上，把地面砸出好大一個坑。這一着，使那凶煞神似的惡頭陀，臉色鐵青，嚇出了一身冷汗，他緊瞪住白蘭花，許久許久，方始徐徐的拾起鐵魚，轉身便往外走。但是臨走到大門口，他又回過臉來，向白蘭花說了一句：

『小少爺，我們後會有期。』

惡頭陀被白蘭花驚走了，白蘭花他父親、所有當舖裏的朝奉、夥計，一窩蜂的擁過來，把白蘭花團團的圍在當中。你一言，我一語，一個勁兒的誇他力氣大，本領好，直將他奉承得上了天。一店舖的人正在得意洋洋的興頭子上，忽然，門外又傳來了一聲：

『阿彌陀佛！』

衆人忙往外望，看見一位笑嘻嘻，挺和氣，彌勒佛般腆着個大肚皮的老和尚，當門站立，但笑不語。白蘭花的父親不由又是一愣，他低聲的向當舖朝奉說：

『怎麼又來了一位和尚呢，莫非是——』

『阿彌陀佛，』老和尚合掌行禮，邁步走到白蘭花兩父子的面前，開口說道：『檀越不必駭怕，小僧是某先生介紹來的，有要事奉告，祇是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。』

白蘭花聽他這麼說，便纏着他父親，請老和尚到客室裏坐定。奉上了香茗，問老和尚究竟有什麼要事？誰想那老和尚開口說出了一番話，不啻是『分開頂心八片骨，一盆涼水澆下來』，將白蘭花和他父親兩

個，齊齊的嚇得魂飛天外。

原來，老和尙告訴他們兩父子說：方才被白蘭花驚走的那個惡頭陀，力大無窮，又練就了一身的內功，外號人稱『大力金剛』。他仗着武藝高强，所以才敢拎着那個三百多斤重的鐵魚，四海爲家，江湖浪蕩，走到那裏訛詐到那裏。多年以來沒人制得了他。如今他在鬱林，被白蘭花一鷄毛帚，拂開了他的大鐵魚，當衆栽了大觔斗。惡頭陀既然說出「後會有期」的話，那他就一定會轉來尋衅報仇。老和尙指着白蘭花說：

『你跟你先前的老師，練的都是外功。憑你天生的氣力，手、眼、身、步、肩、肘、腕、膝，每一步功夫都是人眼睛看得見的。這種功夫，在跟人家出手打架，或者是沙場之上，一刀一槍廝殺的時候，固然是很有用處。可是，一旦遇見了運氣使勁，功夫藏在身體裏面的內家，分明他沒碰到你的身子，說不定他一下手你先就送了性命。須知內功和外功的不同，就在這裏。』

白蘭花的父親直聽得汗毛凜凜，冷汗直淌，他趕緊便問：

『師父你方才說那惡頭陀練得有一身的內功，怎麼他方才肯輕易的放過了小兒，連手都不回的哩？』

『那是因爲他功夫雖好，還嫌眼力不夠，』老和尙笑了笑說：『一時摸不透令郎究竟有多大的本領？他這一走，多半是去找他的師傅，再練幾手功夫。多則三年五載，少則一兩個月，他一定會重來鬱林，邀令郎比武，決一勝負。到那時候，雙方就祇有拚個你死我活的一條路。』

白蘭花和他父親嚇壞了，當時就跪倒在地，求那老和尙，想個方法搭救。老和尙偃身把兩父子攙扶起

來，說是：

『你們二位不必着急，我既然來到這裏，斷然沒有不管這事的道理。而且，早在你們兩父子求我之前，某先生就專誠到我山中來見，他說令郎心地正直，根柢又厚，是天生的習武材料，因此苦苦求我傳授他的武藝。所以我才從羅浮山遠道來到鬱林州，正好在路上碰到那個惡頭陀。我一路跟蹤而來，心想祇要他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，我就此順便把他除了，也算是爲世間去一大害。可是他一路只是勒索金錢而已，倒叫我一時不忍下手。如今我又眼見他和府上結仇，於是我想兩件事還是合併起來辦吧。府上若是放心，儘可將令郎交付給我，讓我帶他到羅浮山間，以三年爲期，讓他先打好內功的根基。三年後我放他回家，倘若惡頭陀他敢再來，那就由令郎去結果他的性命！』

當時，白蘭花的父母家人都捨不得讓他單身出外，入山習武。可是白蘭花心知這是太難得的機會，他執意要跟老和尙走。父母家人勸他不動，祇好任由他揹個包袱，隨着老和尙離家下廣東。從此以後，他家裏就祇有等着三年以後和他重相見了。

然而，纔祇兩年，白蘭花突然從羅浮山回到了家鄉。兩年不見，他已長得又高又大，既健且壯。他告訴父母家人，他是瞞着老和尙悄悄下山的，因爲他在山間勤習苦練，在這兩年裏面，自以爲老和尙的一身功夫，全都學到了家。尤其時刻惦記惡頭陀來鬱林找不到他，會對他的父母家人有所不利。所以他一心想先回家鄉一趟，把那惡頭陀解決了再說。

白蘭花的家人見他回來十分歡喜，可是一想到他要跟惡頭陀性命相搏，又是非常的担心。他們說惡頭陀自從白蘭花離家一年以後，每隔三個月必定會來一趟鬱林，問聲白蘭花回來了沒有？此刻照日期計算，祇怕三五天之內，他可又要來了。

那想到第二天惡頭陀便到了鬱林州。自從他在當舖碰過釘子，惡頭陀就此不再在鬱林州强行索討。祇是他一再聲言，倘若他將來和白蘭花比武取勝，那麼，鬱林人便得準備送他一大筆錢。

所以到了惡頭陀和白蘭花約定比武的那一天，鬱林城外關帝廟裏人山人海，擠滿了趕來看熱鬧的鬱林百姓。白蘭花一身武打裝束，由家人鄰右簇擁着先到一步。衆人見他昂首挺胸，威武雄壯，不自禁的替他喝起采來。白蘭花則頻頻和認識的人打招呼，他洋洋得意，輕鬆自在，彷彿這一次比武，他已有充份的把握，擊敗那前來挑戰的惡頭陀。

等不多久惡頭陀也到了，他一手抱一枚大鐵球，約摸有兩尺直徑，上百斤重。衆人看了都覺得詫異，交頭接耳的在說這算是什麼兵器？然而惡頭陀輕輕的將兩枚鐵球放下，放在厚磚鋪砌的大殿正中地面，他笑眯眯的向白蘭花合什爲禮，然後高聲的向衆人說：

『我們行家比武，沒有刀槍棍棒、花拳綉腿，只消一次出手便分勝負。這一套，祇怕列位看客老遠的趕來，可要大失所望了。』說完了這一段話，惡頭陀便再向白蘭花說道：『小僧一脚踩在一枚鐵球上，背負雙手站定，請你先打我一拳，如果你能把我擊倒，那便算是我輸了。否則的話，我得請你也踩上鐵球去

，讓小僧獻醜，也打你一拳試試。』

白蘭花聽後，揚聲告訴他父親說：

『看那鐵球的滾滾圓，便是沒有練過功夫的，打那球上的人一拳，球上人立脚不穩，也會仆倒。父親放心，這一次兒子贏定了。』

話才說完，惡頭陀就地一縱，跳上了那兩枚鐵球，但見他腰一扭，兩脚使勁，兩枚鐵球便牢牢的穩在地面不動。於是惡頭陀雙手向後一抄，挺挺胸，高聲的向白蘭花說道：

『請！』

白蘭花走到他的前面，距離一丈，停止脚步。衆人緊張得屏止了呼吸，但見他右手運氣，胳臂上青筋一根根的凸出來，幾乎就要爆裂。這時白蘭花已將全身的氣力，全都提到右拳上來了。他稍稍的將身子一挫，然後驀然一聲巨喝：

『着！』

衆人但見他高舉右拳，身子像是一支勁矢，倏然射向鐵球上的惡頭陀，一個『着』字，餘音嫋嫋，白蘭花已用盡平生之力，一拳擊中了惡頭陀的胸口，那一拳的勁道何止千斤？惡頭陀身子一陣搖晃，衆人正以爲他會往後摔倒，然而他終於極力忍住，立定不動。可是，當他從鐵球上跳回地面，搬動鐵球，衆人清清楚楚的看見，鐵球已有一半深深的陷入地面了。

白蘭花脹紅了臉，却又是一陣傷心難過，眼睛裏掉下了淚來。他說：

『師父，這都怪弟子違背了你老人家的訓誡，如今弟子已經是不中用了。』

老和尙忙問：

『你究竟傷在那裏？』

白蘭花一指自己的胸口，悄聲說是：

『這裏挨了一記死拳。』

老和尙一聽反而發了脾氣，他沉下臉來喝問：

『我傳授給你的功夫呢？難道連一記死拳都擋不了嗎？』

白蘭花受了師父的呵責，慚惶得低下了頭去。當時，白蘭花的父母，聽他們師徒兩個一問一答，說什麼『不中用了』、『死拳』，直嚇得魂靈出竅，淚眼漣漣。兩夫妻雙雙跪倒在老和尙的面前，請他想個法子，救白蘭花的性命。老和尙見了，伸手攙起了那兩夫妻，叫他們莫要着急。却是他仍還在追問白蘭花，怎麼會遭了惡頭陀的毒手？

斷斷續續，將那日比試的情況，約略說了個概梗。當白蘭花說到惡頭陀如何趁自己運足了氣功，準備迎那當胸一擊的時候，偏在自己面前弄神弄鬼，裝模做樣，因而使自己一時鬆弛，氣功一散，惡頭陀立刻施以猛力的一擊。他曾經竭力忍住疼痛，保持身子不倒，然而却也深知自己的心肺幾乎震碎，內臟受了嚴

重的損傷，由而認定自己的性命難保。

老和尙聽完了白蘭花的敍述，搖頭嘆息，臉上忽又顯現憎惱的神情。他望望白蘭花，又望望白蘭花的父母，然後說是：

『這一件事，得分三層來辦。我這徒弟的傷勢雖重，但是幸虧我一路追蹤，趕來得早，我葫蘆裏的丸藥，救他這條小命還不成問題。至於那惡頭陀賣弄玄虛，用陰謀詭計傷了我的徒弟，我決不能跟他就此善干罷休，他既然作惡多端，我便決心除了這個禍害。祇不過，在我辦這兩件事以前，你們得先依我一點。』

白蘭花的父親搶着就說：

『師父莫說是一件事，便有千件萬件我們也依。』

老和尙便正色的說出一篇大道理來：

『其實我所求的，正是爲我徒弟着想。須知習武的人，頂要緊的便是所謂「定」字功夫，輕易不動心，輕易不出手。自驕自滿，涵養不夠，那就隨時會有性命之憂。打一個比方，習武的人等於是玩火，火可以焚人，也可以自焚。我這徒弟隨我學了兩年的內功，因爲他外功根柢厚，既聰明而又肯用心，他的進步可以說是相當的快，年輕人氣躁心浮，一時把持不住，他竟會瞞着我偷下山來，而且去跟那惡頭陀約期比武，凡此都是犯了我們習武中人的大戒。此刻我倒不是想要處罰於他，而是怕他三年兩載以後，又犯這同樣的過錯。所以我得預先跟你們說明，過兩天我把兩件大事辦完，他再隨我入山。我便要他在山中苦練十

白蘭花脹紅了臉，却又是一陣傷心難過，眼睛裏掉下了淚來。他說：

『師父，這都怪弟子違背了你老人家的訓誡，如今弟子已經是不中用了。』

老和尚忙問：

『你究竟傷在那裏？』

白蘭花一指自己的胸口，悄聲說是：

『這裏挨了一記死拳。』

老和尚一聽反而發了脾氣，他沉下臉來喝問：

『我傳授給你的功夫呢？難道連一記死拳都擋不了嗎？』

白蘭花受了師父的呵責，慚惶得低下了頭去。當時，白蘭花的父母，聽他們師徒兩個一問一答，說什麼『不中用了』、『死拳』，直嚇得魂靈出竅，淚眼漣漣。兩夫妻雙雙跪倒在老和尚的面前，請他想個法子，救白蘭花的性命。老和尚見了，伸手攙起了那兩夫妻，叫他們莫要着急。却是他仍還在追問白蘭花，怎麼會遭了惡頭陀的毒手？

斷斷續續，將那日比試的情況，約略說了個概梗。當白蘭花說到惡頭陀如何趁自己運足了氣功，準備迎那當胸一擊的時候，偏在自己面前弄神弄鬼，裝模做樣，因而使自己一時鬆弛，氣功一散，惡頭陀立刻施以猛力的一擊。他曾經竭力忍住疼痛，保持身子不倒，然而却也深知自己的心肺幾乎震碎，內臟受了嚴

重的損傷，由而認定自己的性命難保。

老和尚聽完了白蘭花的敍述，搖頭嘆息，臉上忽又顯現憎惱的神情。他望望白蘭花，又望望白蘭花的父母，然後說是：

『這一件事，得分三層來辦。我這徒弟的傷勢雖重，但是幸虧我一路追蹤，趕來得早，我葫蘆裏的丸藥，救他這條小命還不成問題。至於那惡頭陀賣弄玄虛，用陰謀詭計傷了我的徒弟，我決不能跟他就此善干罷休，他既然作惡多端，我便決心除了這個禍害。祇不過，在我辦這兩件事以前，你們得先依我一點。』

白蘭花的父親搶着就說：

『師父莫說是一件事，便有千件萬件我們也依。』

老和尚便正色的說出一篇大道理來：

『其實我所求的，正是爲我徒弟着想。須知習武的人，頂要緊的便是所謂「定」字功夫，輕易不動心，輕易不出手。自驕自滿，涵養不夠，那就隨時會有性命之憂。打一個比方，習武的人等於是玩火，火可以焚人，也可以自焚。我這徒弟隨我學了兩年的內功，因爲他外功根抵厚，既聰明而又肯用心，他的進步可以說是相當的快，年輕人氣躁心浮，一時把持不住，他竟會瞞着我偷下山來，而且去跟那惡頭陀約期比武，凡此都是犯了我們習武中人的大戒。此刻我倒不是想要處罰於他，而是怕他三年兩載以後，又犯這同樣的過錯。所以我得預先跟你們說明，過兩天我把兩件大事辦完，他再隨我入山。我便要他在山中苦練十

年，等他把我的一身功夫學到，我再放他下山來仗義行俠，鋤暴安良，做一番俠林中的事業。在這十年之內，我爲了要把他的「定」字功夫養得足夠，我不許他出山一步，你們家人也唯有暫時忍耐這別離之苦，莫要探問他的消息音訊方是。』

白蘭花的父母家人雖然心裏不願一別十年，但是體味得出老和尚是一心在爲白蘭花設想，同時救命要緊，也就顧不得漫長十年的兩地相思；沒奈何，一口答應了老和尚的要求。於是，老和尚便從葫蘆裏取出了三顆丸藥，命白蘭花化酒服下。這天夜晚，他便瀉出了漆黑的糞便，內毒盡去，心疼減輕。次日一早，白蘭花從床上一躍而起，蹦蹦跳跳，精神比先前更好。

老和尚在白蘭花家住了四天，吩咐家人傭僕，一律不得洩漏消息。四天後，惡頭陀以爲白蘭花死定了，他便趾高氣揚，大搖大擺，拎着他的大鐵魚，公然到鬱林城裏訛詐勒索。頭一家，他選的便是白蘭花家所開的當舖，三百多斤重的鐵魚往櫃台上一放，惡頭陀一面急敲，一面高聲的說道：

『善哉，善哉，我今日募化加倍再加倍，如要了事，快拿出五百兩銀子來！』

話纔說完，店堂內室，門帘一掀，走出來一位肥嘟嘟的老和尚。他一見惡頭陀，便雙手合什，施了個禮，然後慢條斯理的說：

『師兄，聽說你有一身的好功夫，七天前，傷了這片店裏的一位少東。』

惡頭陀一聽，豹眼圓睜，鼻子裏一哼，他冷冷的反問：

『難道說，師兄你有點不服氣嗎？』

『豈敢，』老和尚答話時，直在輕緩的搖頭，一臉惋惜的神情。他嘴裏嘖嘖有聲的說：『祇不過，既然說是公開比武，似乎就不該暗箭傷人。師兄雖然取勝，巨耐贏得不太光明。』

惡頭陀被老和尚揭破了面皮，老羞成怒，於是『怒從心頭起，惡向胆邊生』。他一手抄起鐵魚，倒退幾步，走到門口，又招招手，喊那老和尚說：

『來來來，你若有心强要出頭，便出來和洒家當街比個高低。』

『慢着，』老和尚直立不動，微笑的說：『師兄，你也是雲遊天下，見多識廣的人。我且問你，可曾聽說過嶺南山僧的名字麼？』

『我聽說過，』惡頭陀悍然回答：『那嶺南山僧是深山修持的人，他若要硬出頭，管閑事，須知我大力金剛也不好惹！』

聽他這麼說了，老和尚便轉個身，一步步邁出檀台，他邊走邊說：

『看起來，這場閑事我是不能不管了。』

老和尚和惡頭陀一前一後，相繼在鬱林大街上出現。不一會兒，便轟動了鬱林全城，白蘭花的師父到了，要給鬱林地方除害。消息傳遍了大街小巷，城裏城外。當地百姓，扶老攜幼，萬人空巷的來看這一場比武。鬱林大街，轉眼間圍成一個大圈，觀者層層疊疊，擠了個密不通風。

兩名法師，惡頭陀怒眉橫目，老和尚慈祥和藹，人們都在竊竊私議，唯恐老和尚不是惡頭陀的對手。然而，當二人相距三丈，分別站定，老和尚說了聲：『請。』惡頭陀立刻就先下手爲强。掄舞手中敲鐵魚的那根鐵棒，粗三寸，長四尺，像是短短的一枝禪杖。祇見惡頭陀將那鐵棒舞了幾圈，呼呼生響，起了些風。條的，猛一甩手，直向老和尚的面門飛去，便在這時，他平地霹靂般一聲巨喝：

『看法寶！』

那一頭，老和尚却連正眼兒也不瞧，直等那鐵棒將要擊中他的面門了，四週的人，驚呼一聲：『哎呀！』他方始不慌不忙，伸兩隻手指，輕輕的一接。那閃電般直飛而來的鐵棒，果然被他拈在兩指之間，衆人見他兩指一使勁，啪的一聲，三寸粗的鐵棒應聲拗爲兩段。

惡頭陀看得眞切，發一聲怒吼，頓足咆哮，他就地撿起三百多斤重的鐵魚，拔足飛奔過去，直取嶺南山僧。將手裏的鐵魚舞得如像風車飛轉，上下左右，忽前忽後，儘照着老和尚的要害猛掃。這時候，兩旁的人看得目不轉睛，眼花繚亂，惡頭陀步步進逼，老和尚閃躲挪騰，辨不清化做了多少個老和尚，多少個鐵魚跟惡頭陀。成千上萬的人，一致看得呆了。

終於，老和尚作弄夠了惡頭陀，他一伸手，便將那三百多斤重的鐵魚輕輕接過。然後倒退三步，跳出圈子，朗聲的說了句：

『鐵魚和鐵魚，看在你是佛門法器的份上，我給你一處埋身之地。』

說罷，老和尚將鐵魚往地上一放，一脚踏上，稍一使力，巨大的鐵魚便深深埋入地下去了。

惡頭陀弄不懂手中飛舞的鐵魚，是怎樣給老和尚奪了去的？他還站在圈子裏發呆。這時，老和尚走到他的身邊，一拍他的肩膀，說了聲：

『去吧！』

就這麼看來輕輕的一拍，嶺南山僧實已使了雷霆萬鈞之力，衆人但見惡頭陀身子往前一栽，他打了個踉蹌，然後便面如土色，冒出一頭一臉的大汗。跌跌撞撞，往前跑了幾步，終於不支，猝然的仆倒在地上；衆人趕上去看時，他早已五臟盡碎，一命嗚呼。

惡頭陀一死，老和尚唯恐驚官動府，難免麻煩。他一拉白蘭花的手，掙脫麕集的人羣，出鬱林西門，兩師徒轉眼間便失去了蹤影。

五

光是這一段白蘭花童年、少年，入山出山，然後再一心一意，跟嶺南山僧潛修苦練的經過，蘇超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，一口氣就講了將近半個時辰。他一住口，便自斟一杯酒，一仰脖子乾了。斜乜着眼睛看周海門，但見他一杯在手，停在唇邊，皎潔月色籠罩着他的面龐，很清晰的映出錯綜複雜的表情。他彷彿在沉思遐想，也好像是在暗自嗟傷。蘇超不相信他沒有聽見自己所講的故事，因而唇吻抿住一抹沾沾自喜的微笑，似乎他已有重大的收穫。這時候，一席十來個人分別發出不同的反應。有人稱讚蘇超的故事曲折離奇，有人感歎白蘭花的幸運際遇，更有人說白蘭花能有名師盡心傳授武藝，他成爲俠客劍仙一定毫無問題。然後，座中又有老大半天一聲不吭的主人周海門，突如其來的開了金口，他提醒同席的各人說：

『要是我所料不錯，蘇相公的這個故事，恐怕還祇是在開頭。』

蘇超聽他這麼說，不禁心中狂喜，他緊接着就問：

『聽周員外的語氣，在下不妨繼續再往下講了？』

『當然當然，』衆人連忙附和的說：『我們正歡迎之不暇呢。』

於是，蘇超再喝一大口酒，潤潤喉嚨，抖擻精神再往下說——

白蘭花這一次隨嶺南山僧入山習武，足足一十五年，他不曾離山一步，他算是恪遵當年所許的諾言，而嶺南山僧也能把他的生平絕技，內外兩家的功夫，一古腦兒傳授給他。那白蘭花却也奇怪，越是武功練得精湛，他越是依戀師門，簡直不想再下山去了。然而，有那麼一天，他師父特意把他喊了去，告訴他說：

『自從去年粵西一帶豪雨成災，你家鄉附近災民成千上萬，也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活生生的餓死，有多少少年子弟鋌而走險淪爲盜匪。再加上貪官酷吏橫征暴斂，拚命搜刮，眼看着就會有大禍臨頭。你離家都十五年了，正好趁此機會回家一趟，倘若你家中仍還平安，那麼，便想個法子勸你父母早些搬出這是非之地吧。』

白蘭花聽說家鄉有難，心中難免暗暗的着慌，他辭別了師父，決心回家安頓好了父母家人，再重來山中習武。然而不料他一回鬱林，方始發覺家中早就生出了事故。白蘭花一家原是鬱林的首富，當水災初起，遍地都是飢民，他家在鄉間的田莊糧倉，首先就給搶了個精光。後來災民越聚越多，成羣結夥的四出搶刼，成爲大股的盜匪。廣西巡撫便派了官兵來剿辦，一支千把人的隊伍，由一名千總胡高率領，他一到鬱林便將兵馬紮在城裏，對於四鄉的盜匪根本不管，反而跟鬱林知州裘仁鏡兩個上下其手，大事搜刮。一會兒徵糧，一會兒募餉，把鬱林城裏稍微體面些的幾個大戶，逼得傾家蕩產，走投無路。那胡高和裘仁鏡還不知足，索性把幾家富戶關在監牢裏頭，一天一次，嚴刑催逼，白蘭花的父親年紀大些，早已被大板子打得奄奄一息，身受重傷，他母親則飽受驚嚇而亡。一家人逃得東分西散，不知去向。當年貪官酷吏搜刮的殘暴嚴苛，粵西人都編了首歌謠在唱：

『匪如梳，官如篦，一日一比，死屍山積！』

所以，當白蘭花一回家鄉，滿眼凄涼，觸景神傷，幾乎使他疑心自己走錯了地方。回到家裏一看，大門以內，空空洞洞，連條看門狗都不曾見到。他忙向左右隣居打聽，方知他一家的不幸遭遇。白蘭花急急忙忙趕到大獄，正好趕上送他父親的終，父子倆居然得不着機會交談一語。驟來的劇變，使白蘭花呼天搶地，悲慟萬分。他將父母的屍骨，合葬在他家的祖塋。當天夜裏，他便仗着一身的武藝，潛入胡千總和裘知州的官衙，殺了胡裘二人的全家，而留下了他生平第一支白蘭花。

白蘭花在報了他家家破人亡的血海深仇以後，從此便以俠林人物的姿態，在粵東、粵西、嶺南一帶出現。

起先，廣東、廣西兩省的許多地方，都在盛傳有一位嶺南奇俠白蘭花，他行蹤飄忽，來去無蹤，誰也不曾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。可是他專一劫富濟貧，扶危濟傾，遭難受阨的人，往往在無意之間得着他的幫助。貪官污吏和爲富不仁之輩，經常會受到他的照顧。各衙門裏專爲拿他歸案的海捕文書，積成了好大一堆，却是始終沒有一個做公的捕快，能夠挨近他的身邊。窮苦人、落難者倘如有事想求白蘭花，他會不請自來，暗中幫忙把困難解決。然而倘若有誰認眞想見他一面，那可比登天更難。

十五年前，廣東東江大水成災，兩岸的百姓家園淹沒，流離失所，成羣結隊的逃到省城廣州。好幾萬災民沒衣沒食，沒人過問，每天幾十上百，像蒼蠅般的死亡。有一些廣州士紳實在看不過去，代他們懇請官府救濟，官府推說沒錢，熱心士紳便發起募捐。廣州知府分明宦囊甚豐，私產不下百萬，可是他竟頭一個哭窮叫苦，一兩銀子也不肯寫。知府大人一作榜樣，各地官員也就紛紛托詞拒絕，熱心士紳奔走了好多天，官府的銀子一文也捐不着，士紳們自己各盡力量，湊了點錢，可是數目究竟有限。

主持募捐的一名富紳岑伯文，先就捐出了一千兩銀子，但當他和其他的幾位士紳出錢出力，足足忙整十天以後，因爲官府不予支持，捐到的錢米居然不夠發一次賑。這情形使募捐的士紳灰心洩氣，於是就把所有的捐册，全部交還給岑伯文了。

當夜，岑伯文面對着那一堆捐册，垂頭喪氣，悶悶悒悒，他直到敲過三更方始上床睡覺。然而第二天早晨醒來一看，他赫然發現枕畔放了一朵白蘭花。

岑伯文當時就嚇出了一身冷汗，枕畔的這朵白蘭花，當然是俠盜光顧過的記號。於是他立刻起床，四下查對，其結果是家裏的金銀財寶、重要物件一件都不曾缺少，單單祇少了一本空白的捐册。

丟了的這一本捐册，顯然是被白蘭花所取去，白蘭花要這本空捐册作什麼用？岑伯文想來想去想不出緣故。不過他暗地裏有點心慌，頗有點大禍臨頭的模樣，却是他始終不敢對人講。

岑伯文忐忑不安的過了四天，不曾聽見外間有什麼動靜，然而到了第五天頭上，忽然有一位和他同任募捐的士紳朋友，興冲冲的來到他的家裏，兩人一見面，那位朋友劈頭便說：

『岑兄，你眞了不起，五天之內，聲色不動的，居然被你經手募到了這麼大的數目！如今糧米和賑款，都堆好在江邊了。岑兄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去主持發賑呢。你還在家裏賣弄什麼玄虛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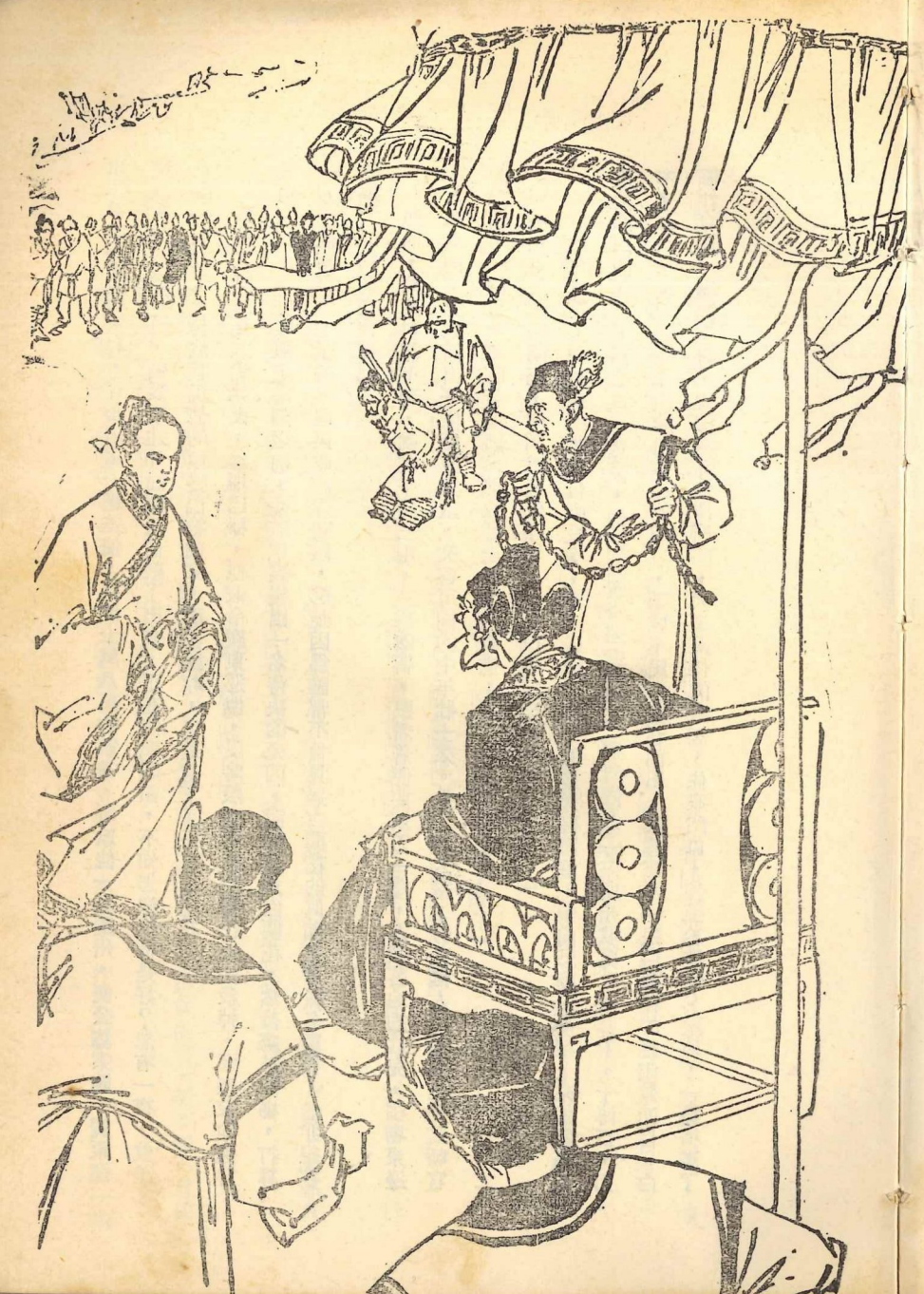
一番話，說得岑伯文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。正發楞，他那位朋友一把拖了他便走。

兩人一路走到了河邊，遠遠的便看見一堆堆的米袋，一籮籮的銅錢，還有成羣結隊的災民，靜悄悄的在江邊等候。當他們發現主持賑務的岑伯文到了，頓時便拍掌歡呼，跪拜道謝，都說是多虧他的大力，救了好幾萬條性命。災民們把岑伯文當作了重生父母一般，使得他心花怒放，於是便打點精神，將錢米平均分配，按口發放，成就了天大的一樁功德。

那岑伯文親自放完了賑，回到家裏，那本遺失了的捐册，却已神不知鬼不覺的放回了原處。岑伯文心中大喜，取過捐册來細細翻閱，他竟發覺頭一名便是現任廣州知府捐銀一萬兩，其餘的還有各縣知縣，巡檢，吏胥，首富，每人都是一千、五千、三二千兩紋銀不等。因此乍一看那次賑災竟全是各地貪官汚吏出的錢。知府、知縣、職官起初一毛不拔，後來竟會萬兒八千的捐廉賑災，這眞是令人難以置信。然而各人都是親筆寫捐，而且還畫了花押，顯然又決不會假。岑伯文奇怪極了，然而當他祕作訪查，那般官員明明捐了大錢，却反倒拚命的搖頭否認。

隔了許久，祕密才漸漸揭露開來，正是白蘭花盜去了岑伯文的捐册，他是在幫東江災民和岑伯文的大忙。白蘭花連夜往探各地衙門，逼着那些貪官汚吏，吐出些他們的骯髒錢，捐來救那幾萬條性命。貪官汚吏們凜於白蘭花的威風，受到他的脅迫，自己的腦袋要緊，自然不敢不從。東江右岸成千上萬的錢米，就是如此這般來的。

這一件大事的底蘊內幕，老百姓曉得的不多，却是貪官汚吏、慳吝成性的富戶豪門，把白蘭花飛簷走壁，高來高去的本領，傳說得像神出鬼沒一般。因此嚇得那些魚肉百姓，爲富不仁之輩，一個個心驚肉跳，日夜不安，時刻在怕白蘭花的突然出現，拔刀相脅，於是人人警惕，不敢再仗勢欺人，爲非作歹。白蘭花算是把那幫豪强都給鎭壓住了。



六

這位嶺南奇俠白蘭花，在嶺南三年，他管的『閑事』可眞不少。民生疾苦他要管，官府不法他也過問。曾有一次，一位聲勢顯赫的陳將軍率領戰船一艘，奉旨出廣州灣剿辦海賊。一天晚上座艦停泊在虎門，將軍一時興起，在座艦上大擺酒席，宴請全隊官員。還特地命人去尋來幾十名妓女，自己領頭帶着他的部將調笑謔浪，左擁右抱，喝了大半夜的花酒不算，席終人散竟留下兩名妓女陪宿。當他一夜風流，第二天睡到午時方醒，起床後，突然發現桌上放着一支白蘭花。

陳將軍當時便大驚失色，手足無措，忙不迭把床上的妓女推起，命她倆趕緊穿衣梳洗離去。然後喊來親隨，滿艙一查，居然沒有短少任何物件，可見得白蘭花是空手而來，空手而去的。他祇是留下一支白蘭花，作爲警告。同時他還跟陳將軍，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。那便是當天午間，艦上的文案請用大印，陳將軍的那顆大印蓋在文上，竟然會變成了『一夜風流』四個篆字。

陳將軍公然繼上宿娼，玷辱了官箴，於是白蘭花對他略施薄懲，把他大印上的篆文，用鐵爪功抹去，再代他刻上『一夜風流』這四個字，自承罪狀。幸虧陳將軍當場發覺，暗中派人去找一名刻字匠，磨平重刻，跟原印的篆文大致相仿，這才不曾出乖露醜，鬧出天大的笑話。

白蘭花終於離開嶺南，飄然遠行，時間是在十三年前，欽差大臣吳公到廣州辦案。這位吳公是個祇

知伸手要錢的窮京官，存心借這一趟差使，撈個十萬八萬的家當。所以他一到廣州，便公然索賄，廣東巡撫以次的各級官員，幾幾乎連骨髓都被他敲了出來。正在焦頭爛額，不知怎樣應付是好？忽有一夜，欽差大臣一覺醒來，赫然發現他的頭髮已被削去，而在枕畔，也是留下了一支白蘭花。

欽差大臣於是大光其火，忿惱已極，他嚴令廣東巡撫，限時限刻要把白蘭花捉住殺掉。巡撫被他逼得無可奈何，祇好在限定時刻之前，從監牢裏提出一名待決的死囚，說他就是白蘭花，然後綁赴法場，打算一刀把他斬首示衆了事。巡撫敢於這麼做，那是因爲誰都不曾見過白蘭花的眞面目。冒名頂替，無非想在欽差大臣駕前交差而已。

然而，萬萬料想不到，就在午時三刻，三聲礮響，眼看着便要鋼刀一揮，人頭落地的當兒，法場東邊，人羣裏面，忽然擠出一位相貌堂堂，笑容可掬的中年壯士來。他大搖大擺，旁若無人，逕直走到監斬官的跟前，一開口，便聲若洪鐘，那位壯士高聲的說道：

『在下便是白蘭花，你們這般糊塗官，怎可以張冠李戴，濫殺無辜！』

在場的官兵，一聽是白蘭花自動投案，束手就擒，當下眞是大喜過望，爭前恐後，一擁上來把個毫不抗拒的白蘭花綑了個結實。然後，押他到廣東巡撫衙門。這時候，一座廣州城裏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用不了多久，全已聽到了白蘭花被捕的消息，滿城軍民，空巷而出，都趕來看一眼白蘭花的廬山眞面目。白蘭花見捉，轟動全城，從法場到巡撫衙門，大街兩側的店舖、住家門口，甚至於樓頭、屋頂，一概擠滿了

人。衆人眼見白蘭花被押解到巡撫衙門後，廣東巡撫立刻升堂親自審問，白蘭花直立不跪，有問必答，他一口氣承認了四十餘件懲治貪官汚吏、豪強惡霸的巨案。偶爾巡撫大人問他細節經過，白蘭花說到得意的地方，尙且哈哈大笑，意態昂揚。使外邊旁聽的百姓，情不自禁的爲他鼓掌喝采，高聲叫好。

廣東巡撫這次審問，足足問了三個時辰，案頭之上，案卷堆起了三尺多高。當巡撫大人問得喉嚨啞了，人更累乏，亟於退堂休息，那白蘭花却閑閑的說：

『大人，今天你問我的話，我一一據實回答，請問大人你可滿意了麼？』

他問得巡撫大人一楞，却是又不便違背良心，故意嘔他。於是，祇好向他深深一點頭。

因而，白蘭花又一次縱聲大笑。笑後，他說他還要再請問巡撫一件事。當時，巡撫大人也依允了，於是白蘭花便侃侃然的說了：

『廣東一省的百姓，都知道大人是位好官。今天小人要請好官說一句良心話，小人鋤暴安良，專懲貪官汚吏，對於嶺南一帶官箴吏治的整飭，是否也有一星半點的幫助，一絲半毫的微勞？』

高高上坐的巡撫大人，沉默片刻，想了半晌，終於還是開口說了實話：

『白蘭花，本官素來敬重你是個仗義行俠的壯士，却是礙在國法森嚴，我當朝廷的官，便不能不遵從朝廷的法制。這一點，諒本官不說，你心中也是明白的。』

『好官！好官！』白蘭花脫口歡呼，眉飛色舞，『我今日便藉大人的手，作個解脫，成了大人的一

功勞，小人是死而無怨。』

巡撫大人祇怕也是深心感動，他當堂下令將白蘭花予以收押，尤且一再的叮嚀手下，務必要對他好生優待。晚間，他還命內衙送一桌酒菜，到羈押白蘭花的獄中，請他享用。

當時，白蘭花確有拚了一死，以酬好官的心意。然而，可能是他命不該絕，當他被押進監獄，便有好些先前受過他懲治的不法官吏，私下商議，趁此機會向白蘭花施予報復，根絕後患。於是他們連袂晉謁廣東巡撫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儘在說什麼白蘭花的黨羽密佈城內，正在籌備糾衆劫獄。又什麼白蘭花會土遁能隱身，是個慣施法術的妖人，他方才甘於認罪，正是爲了便於今夜越獄逃走。這一幫人說得像煞有介事，直把巡撫大人鬧得將信將疑，迷迷糊糊。末後，竟聽從了這幫子人的主張。決定明日午時三刻，搶先一步，將白蘭花綁赴法場，斬首示衆。

偏偏廣州大牢的獄官也喫過白蘭花的虧，他使壞心，忙不迭將白蘭花死在臨頭的事告訴了他，同時冷諷熱嘲，百般揶揄。白蘭花聽了，依然是微微而笑，一語不發。於是獄官又惡作劇，他把巡撫賞給白蘭花的酒食，當他的面，洒了一地，喊些貓狗來喫。然後，又說唯恐白蘭花夜裏越獄，命人取一匹布來，將白蘭花從頭到脚，密密層層，綑了十幾道，再用細鐵絲，把綑成肉粽的白蘭花，一圈圈的箍緊，讓他絲毫不能動彈。最惡毒的是，假托人中黃、人中白可以破邪術的說法，潑了白蘭花無數勺的糞便，直潑得他那間黑牢裏臭氣薰天。

多方折磨，百計凌辱，白蘭花自始至終悶聲不響，忍耐到底。

翌晨，到了白蘭花行刑之日，午時方過，監斬官便前呼後擁，帶了大隊官兵，耀武揚威的到廣州大牢提人。找獄官，遍尋不見，祇好由獄吏代表，押出鐵絲緊箍、白布綑裹的那個肉粽出牢獄來。

法場四週，人山人海，有人欷歔，有人流淚，有人破口大罵，有人咬牙切齒。全廣州的人，都在爲嶺南奇俠白蘭花傷悼惋惜。

衆人都在等着午時三刻，號砲一響，人頭落地。因爲有刼法場的謠言，所以法場裏外，戒備森嚴。一團肉粽被扛抬到法場中央，兩名雄赳赳，氣昂昂，胸前一條青龍的劊子刀，抱定明晃晃的鋼刀，左右侍立。誰都曉得肉粽裏的正是白蘭花。然而，監斬官一聲高喝：『驗明正身！』三四名獄卒便走過去，左手捂住鼻子，右手着力鬆綁，先剪斷細鐵絲，再解開染滿糞便，臭而不可聞也的層層白布。

一顆毛茸茸的頭才掙出來，先是一聲呻吟，然後就拔尖嗓門大叫：

『黑天寃枉呀！我不是白蘭花啊，千萬別砍我的腦袋！』

那幾名忙着動手解鬆綁的獄卒一聽，全都呆住了，面面相覷，張口結舌。其中一個居然嚇得倒退三步，然後脚板底直打屁股，一溜煙的逃走。

高踞上座的監斬官也聽見了死囚的叫喊，他發出一聲冷笑，問道：

『白蘭花，你昨天自行投案，今天便否認你是白蘭花了，莫非你是臨刑駭怕了嗎？』

待決的死囚却還在聲聲哀號：

『冤枉哪，冤枉哪，小人是廣州府的獄官，何嘗是什麼白蘭花哩！』

監斬官聽了這話，不由一惊，他登時便從公案之後站了起來問道：

『你果眞是廣州大牢的獄官，那麼，我認得你，你且走近前來讓我看看。』

那一團肉粽果然就連滾帶爬的捱過去了。監斬官雙手扶着案沿，往下一看。他當時便打了一個寒噤，驚駭萬狀的問：

『我的哥呀，你怎麼會落成這副模樣？』

『休提休提，』給掉了包的獄官，臉滿一臉的紅潮，他再往前爬行兩步，低聲說道：『都怪兄弟不小心，深更半夜獨自一人去探看羈押白蘭花的那間黑牢，纔進門，便被人在後腦勺上重重的一擊。從此以後，我便迷迷糊糊的什麼都不知道了。』

監斬官機警，唯恐在衆目睽睽之下，顯露了貪官汚吏的原形。他忙命左右，攙起他的同僚好友獄官大人來，叫他趕緊回家去洗澡，洗盡那一頭一臉一身的糞便尿尿。然後，驅散看熱鬧的人羣，垂頭喪氣，嗒然若失的打道回衙。

一幕法場趣劇到此宣告結束，白蘭花順順當當的越了獄，居然還開了廣州獄官一個大玩笑，險險乎便把他李代桃僵的斬首示衆了。這一幕趣劇後來發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，廣東一省所有貪贓枉法、魚肉百姓的貪官汚吏凜於白蘭花的聲威，他們不安於位，紛紛請辭。壤官走了換來好官，從此嶺南吏治號稱天下第

一。

兩粵吏治澄清，河海昇平，盜匪不生，平民百姓安居樂業，鼓腹謳歌。終於有那麼一天夜晚，廣東巡撫衙門，收到白蘭花的一則辭別通函。白蘭花在這封信上說：

『小人所爲，君子適足以優爲之，何待小人孜孜矻矻？自今而後，兩粵政減刑輕，兆民安樂，固無須小人也。小人今去矣，自此以後，不復相見。』

白蘭花離開了嶺南，但是兩廣百姓，對他的敬慕思念，却並不因長久的時間而有所消減。受過白蘭花恩惠的人家，都供得有白蘭花的長生祿位。甚至於還有人說：嶺南奇俠白蘭花的影蹤不見，正是他已經得道成仙。

七

身爲主人的周海門一直聽到這裏，方始忍俊不住的失聲笑了，他插嘴進來說道：

『諒白蘭花也不過是肉身凡胎，那有成仙飛昇的可能？依我看，他多一半還在人間。祇不過遠走他方，改名換姓罷了。』

長篇敍述，滔滔不絕的蘇超，立刻便抓住了他的話，急問：

『員外是說他在人間？』

用一種很奇異的表情，周海門臉上要笑不笑，兩隻眼睛發出炯炯的光，定定的盯住蘇超。足有半晌，

周海門不作任何回答，使一桌子人都感到莫名其妙，正在相顧錯愕，忽又聽見周海門在說話了，他一字一頓，字字着力的說：

『我說他在人間。』

『那好極了！』蘇超像是聽到了什麼大好消息，他雙手一拍，歡天喜地的邀着衆人說：『來來來，我們都該爲這一句話乾它一杯！』

在座的人，欣然照辦，人人喝乾了杯中酒，祇是心中都不免有點兒納悶，白蘭花還在人世？憑什麼周海門說得這麼肯定，而蘇超又是那樣的歡喜？大家聽完了故事，反又抱着個問葫蘆，偏又不便追詰。

一場盛宴，且談且喝，居然從酉末喫到了寅初，前後將近四個時辰。周府大宴佳賓，向來自由自在，酒闌人散，主隨客便。所以當明月西斜，曙色隱約出現，週圍的酒席早已散得一乾二淨，就祇剩下居中的這一席，衆人被白蘭花的故事所吸引，一直支撐到四更將盡。然而，故事說完，衆人立刻便伸懶腰，打呵欠，一個個顯出了倦容。周海門見了，便說：

『多謝蘇相公講的這一個好故事，可是良宵苦短，大家都要去補個覺了，我們就此散了罷。』

主人這麼一說，衆人便紛紛起立告辭，各自回房休息。唯有蘇超，留下不走，他和周海門面對面的坐着，相互作會心的微笑，等衆人都走完了，居然又是周海門先開的口，他說：

『蘇相公，你如果還不想睡，可否到我的內室，我們再談一會。』

『好呀。』

蘇超馬上就站起身來，跟周員外手拉着手，穿堂入室，一直走到了周海門的臥房，牆上一柄劍，几上一張琴，一榻一帳，一桌兩椅。他臥房的簡樸，和廳堂的華麗，形成强烈的對比。

和蘇超相向而坐，周海門把額上的頭巾一抹，露出了寬廣白皙的額頭，他笑吟吟的對蘇超說：

『閣下的眼力眞好啊！』

蘇超一聽，這豈非周海門在承認他就是白蘭花嗎？於是又站起來，躬身作個長揖，他開門見山，向周海門說了實話：

『在下正是奉了令師嶺南山僧之命，從廣東增城縣羅浮山遠道而來的。令師說：閣下現已成爲東南的一大有名人物，所以在下曾經遍遊江南各地，尋訪閣下。一直找到了這兒，跟閣下一見面，我就疑心這次也許找對人了。因此方才說了些閣下的故事，存心套閣下一套，唐突得罪，請閣下休怪！』

說罷，蘇超便從懷中掏出一封信，雙手遞給周海門。周海門也雙手接過去，拆開就在燈下展看。看完了，又問蘇超：

『我師父在這封信裏所吩咐的事情，你可知道？』

蘇超搖搖頭，一聲苦笑的說：

『在下上無父母，下無妻兒，中間連兄弟姐妹都沒有一個。小時候讀過幾年書，也曾拜過師父，學過

跑馬擊劍。但是小弟誠心誠意要訪求名師，使自己的武功再進一境。我不惜一步一拜，攀上了羅浮仙山，嶺南山僧令師倒是顯了金身，和我見過一面。不過三言兩語，他老人家就給了小弟這個差使，命我到江南一帶，尋訪閣下，送上這一封書信。爲這一件事，我已經由南到北，四處奔波了一年之久。師父肯不肯收錄我，那還在未定之天呢？我一心指望師父在給你的這封信裏，會得有個指示。』

『師父的信裏其實並沒有明白的指示，』周海門接嘴便說：『不過他老人家的心意我曉得。師父曾經說過，習武修煉，得道成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，祇是那有一定的歷程。習武的人得了一身的本領，就該仗義行俠，鋤强扶弱，這便是他在人間廣結善緣，多積功德。功德積到了相當程度，方始可以再進一步的修煉成仙了，由俠客到劍仙正是這條康莊大道。十六年前，我奉師父之命下山，在嶺南三年的那些作爲，你是都曉得的。十三年前我從廣州飄然遠走，一路扶危濟傾，打抱不平，一直走到了此地。貪官汚吏的錢我儘可取之，他這封信正是要招我入山，命我繼續走那修煉成爲劍仙的正路。至於賢弟你呢？師父信上祇提了一筆，叫我將這裏未了的事付託給你。這也就是說師父命你也照我從前的路子，先在人間行俠些年，然後再入山進修。』

蘇超聽到這裏，恍然大悟，如夢方醒，他連忙站起身來，必恭必敬的一揖到地，謝了周海門的詳細指點，從此改口稱周海門爲師兄。接着，周海門又告訴他說：他十多年來從貪官汚吏、豪强之輩那兒取的骯髒錢，如今至少還有紋銀一兩百萬，再加上這一幢宅第，和歷年置下的大批田地房產。三天之內，他將命

帳房先生細細核算，列個賬目。三天後他便全部移交給蘇超，請蘇超代他作這一家之主。

師兄弟二人談到東方發白，鷄都叫了，周海門方請蘇超去睡。從這一天起始，接連三天，蘇超不曾見過周海門的面。然而在三天以後，當日正午，周海門便傳喚家人，在大廳上大開筵席，請所有宅內的賓客，一同赴宴。周海門尊蘇超上座，等衆人陸續安了席後，他自己先站起來，端着酒杯，高聲的說：

『今天的這一次聚會，便是小弟在向列位告辭拜別。小弟因爲奉倣師之召，入山相隨。從此以後，可能永在白雲深處，和列位不再有相見的機會了。這裏所有的田地財產，招待佳賓的瑣事，我想委請蘇相公蘇超代我掌管。期諸十年，』他眼睛望着蘇超，若有深意的說：『希望你能夠得個全部報効，代我辦一件大功德的機會。到那時候，你我倒還能夠重相見。』

幾百萬的家當，便這麼三言兩語，輕輕鬆鬆的，一齊交給纔認識三天的蘇超。周海門說完這一段話，在座的人，無不萬分驚訝，以爲這是空前未有的今古奇聞。然而看看周海門和蘇超兩個，一個是交得洒脫，反像是卸下了一付重担一般，一個是受之坦然，無緣無故憑空得了幾百萬的財產，居然都不道一聲謝。

周海門又把他家的賬房管事、丫頭傭婦，男女僕人統統喊了出來，站在廳下庭院，黑壓壓的一片。然後和蘇超二人並肩站在簷前，朗聲宣示：

『這位便是你們的新主人。我走了以後，府裏的一切，都要遵從蘇相公的吩咐行事。』

契過了離別宴，周府賓客，由蘇超領着，送周海門上路。周海門帶着他十四歲的女兒，父女二人，一

人騎一匹白騾，各自帶一個小包袱。周海門在騾背上向衆人一拱手，說一聲：

『大家珍重！』

手裏的皮鞭一揮，兩匹騾子八盞蹄，潑喇喇的便向南方大路跑去。蘇超這邊一大羣人站在大門口目送，但見那兩匹騾子跑得好快，轉眼間便越過了龍墩對面的那道山岡。

八

蘇超得了周海門的指點，接管了龍墩周府的龐大產業，他內心裏的願望，仍還是早日渡過行俠濟世的階段，再到羅浮山上，修煉成爲劍仙。俠義心腸，和一般凡夫俗子大不相同，蘇超將那人間當作逆旅，滿眼的榮華富貴，祇不過是他慷慨施捨、濟世卹貧的工具。所以他一心祇求早早的散盡這一大筆財產。個人的生活，却和周海門同樣的樸素簡單，他照舊的禮遇賓客，善門大開，於是人們都說蘇相公簡直是周員外的再世重生。

匆匆十年，蘇超已將周海門遺留的財產，施捨了三分之二。那一年夏天，黃河氾濫，河南、安徽、山東、江蘇四省都在大鬧水災，災民成千上萬的死去。蘇超聽到消息，馬上命人運送大批的糧食和衣物，到災區去放賑，救活了不少的性命。不久漕運總督奉旨趕辦河工，因爲工程費用太大，決口遲遲不能合攏。漕運總督發起富戶捐獻，當時蘇超便慨然的說：

『這也許就是我在人間最後的一件功德了。』

他把周海門所剩下的財產全部集中起來，甚至連龍墩的那幢巨宅都變賣了，一共得了紋銀七十萬兩。除了遣散食客、傭人的需費以外，統統捐了出去辦河工，使黃河決口得以合攏。黃河河工大功告成的那一天，蘇超特地在河堤上大排筵席，歡宴當地的官員和士紳，他欣欣然的舉起杯子，一飲而盡說：

『我師兄周海門所交代我的事，我總算替他辦完了。』

忽然，有一位穿着襤褸衣衫，芒鞋布襪的中年人，排開侍衞僕役，大踏步的走上河堤來，自顧自的往首席上一坐，埋頭大喫大喝。所有的與宴佳賓正在納悶，蘇超却笑呵呵的上前就拜，於是兩個人相視大笑，衆人祇聽那個窮漢在說：『好了，好了。』蘇超也說：『走罷，走罷。』然後，兩人攜手同行，彷彿是在河堤上散步，祇是越走越遠，越走越近河心。當時，狂風怒號，波濤洶湧，黃河水的流勢十分湍急。河堤上的官紳驟然之間聽見一聲驚呼駭喊：

『不好了，蘇相公投河了呀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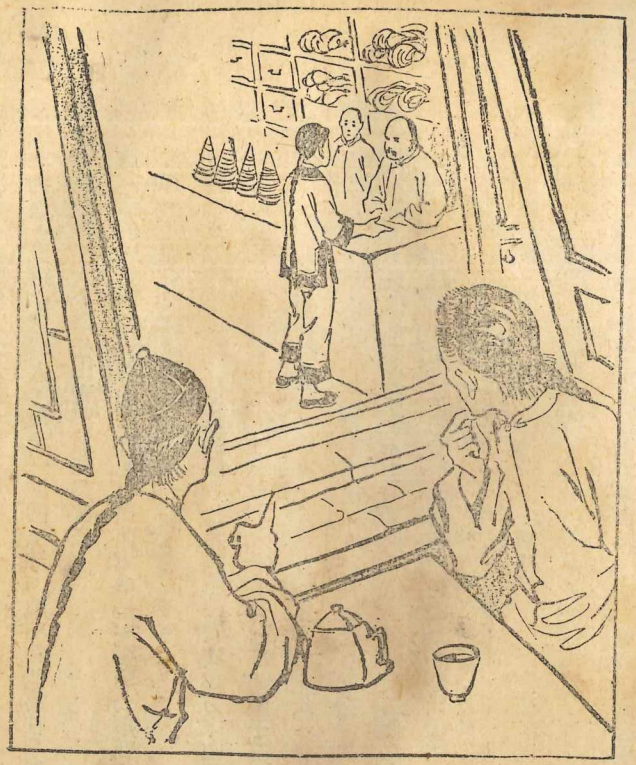
衆人驚得臉色都變，忙不迭跑到河堤邊去看。——祇見蘇超和那中年窮漢手拉着手，竟然在河面上緩緩的走。履湍流，如平地，在塵波之中漸次的隱沒。這才曉得蘇超終於完成了他的心願，而周海門也實踐了他的諾言，師兄弟二人，從此步向世間俠客的另一個境界，而白蘭花周海門和北海蘇超的故事，也因此流傳人間。

因明寺

相傳，幫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、定江山的誠意伯劉基劉伯溫，精通曆算天文，善曉過去未來。他曾留下了一首『燒餅歌』，又叫『帝師問答歌』，歷述後世天下的治亂興衰，在民間流傳極廣。有人說那裡面的每一句預言，到後來都一一應驗。

劉伯溫跟着明太祖南征北討，傳說他每到一個地方，就留下一處窖藏。然後繪了若干幅窖藏圖，再把每一幅圖撕成幾片，分別交給他的子女，訂立家規，每一代的各房子孫，都可以把圖片湊攏來按圖索驥，掘一次窖，所得的藏金則由各房平分。劉伯溫這麼做的用意，是想使他的後世子孫都能享受榮華富貴，因為，他認為他的辦法天衣無縫，這比由他自己來當皇帝更好。而他就是鑒於歷來帝王子孫其實絕無幸福而言，方始不肯黃袍加身，取明太祖朱元璋而代之的。

劉伯溫的計劃雖然周密，世代相傳了若干年後，到了滿清康熙年間，他的秘密仍然被滿清朝廷發現。因此，清廷把掘取劉伯溫的窖藏懸為厲禁，膽敢身試的抓到了就要滿門抄斬。以下這一個曲折離奇，波譎詭秘的故事，就是由康熙皇帝的這一道詔令而發生——。



『這小姑娘好標緻啊！』

九如茶樓到了兩位貴客，唐掌櫃的眼睛一亮，忙不迭親自迎將出來。滿臉堆笑，彎腰呵背，把縣太爺跟前的紅人胡師爺，跟本縣首戶進士第的大少爺任山青，一路爺長爺短的請進門去。闢一處雅座，端兩把太師椅，親手抹桌子，沏茶，用的是九如茶樓獨一無二的宜興紫砂壺，方不方圓不圓的，起楞兒，外帶兩隻白玉鍾。

胡師爺跟任大少爺是詩友，忘年交，近乎得像是拜把子兄弟。其實，滿鹿邑縣的人誰都知道，胡師爺是知縣大人跟鹿邑縣首紳任大少爺之間的一道橋樑。任大少爺的祖上，世代公卿將相，做的是皇帝跟前片言九鼎的大官，家財萬貫

，聲勢煊赫。直到任大少爺這一代，才因爲他是獨子，守着個寡母親，就沒再出去侍候皇帝老兒。可是人家既有世襲，又還中過舉人，鹿邑一城的士紳，誰不尊他爲首？縣太爺要跟鹿邑士紳打個什麼交道，就必得靠胡師爺在任大少爺任山青跟前先墊個底。

唐掌櫃的一見兩位貴客的神色，心知他們準是有要緊公事商議。他挺知趣，沏好了茶告聲得罪便先離去。當時，九如茶樓還就祇有他們這一副座頭有客。

坐定下來，呷了口澄碧見底的極品龍井。任山青接起方才在路上談着的話題，一聲苦笑的說：

『黃河決了口，北鄉十九個村子淹了大水，五七百間屋子都沖倒了。這次水患來勢不小，潘大人要我領頭勸賑，原是義不容辭的事。就算小弟獨力担任個萬兒八千銀子，也還不算什麼。祇不過，北鄉水患，城廂都受影響，別人是否也能措辦得出，小弟實在沒有把握。其實，剩下那五萬兩的賑款，讓因明寺當家的一個人來抗，只怕也不生什麼問題。潘大人何不派人跟那個和尙商量商量哩？』

胡師爺等他說完，先打了個哈哈，再湊近任山青，壓低嗓門，挺神祕的說：

『大相公，這可是我到鹿邑以後，第二次聽說因明寺的方丈是怎麼有錢的了。這話出自大相公的嘴裏，斷乎不會有假。却是，因明寺那來這多的錢呢？一座廟嘛，充其量，不過幾百畝寺產，善男信女的一些奉獻罷咧，眞能像大相公您說的，五萬兩銀子都拿得出來？』

『我不會騙你。』任山青正色的答道：『你沒聽說，咱們這兒有句俗話：「金因明、銀因明，抱尊因

明佛，夠喫一世穀」？』

『照您這麼說法，』胡師爺驚喜交集的說：『彷彿因明寺裏的佛像全是金子打的囉？』

『我沒去細看過，』任山青老老實實的回答：『不過大夥兒都在那麼說罷咧。』

胡師爺沒接腔，他在沉思默想。好一會兒，方纔回過神來，他望一瞥任山青，歉然的一笑，說是：

『廟裏多金，也是常事，咱們先別提這個。任大相公，自來祇有吃十方的和尙，沒聽說一縣之主反向和尙廟裏去勸募的。方才潘大人叫我奉懇您登高一呼的事，還得求您開聲金口。』

『好，好，』任山青無可奈何的點頭應允，他說：『等過兩日我先在舍間邀幾桌酒，請幾位出得起力的紳士過來商議。反正就是那麼一回事，也就別先限定我出一萬了，他們能担任多少，剩下來的數目，一概歸我出。』

『承情承情，』胡師爺眉開眼笑，雙手一拱：『府上又做了一件大功德，潘大人少不得要請旨旌獎。』

『謝謝，謝謝。』任山青漫應兩聲，閑閑的向窗檻欹過去。他支頤在想，後天這一會，該請那些位？

『這小姑娘好標緻啊！』

胡師爺脫口而呼，把任山青驚了一驚。他順着胡師爺的手，往對街瑞泰線店望去，那店就在茶座的正對面。一個小姑娘，垂着烏油油的長辮，穿一身月白色鑲紅邊的小衫褲，天足，黑鞋。她方才娉娉婷婷經過胡師爺的跟前，走進店裏去，在跟掌櫃的討絲線樣子看。任山青一扭頭，剛好看到她的側面，蓬鬆的劉

海；白裏透紅，粉琢玉團一張秋海棠臉，杏眼，桃腮，櫻桃小口一張，露出一口編貝似的牙齒。任山青一看清楚了她，眉頭微微的一蹙，不自覺的喊聲：

『呀？』

『北地佳麗，』胡師爺還在咂嘴咂舌的說：『豔光四射，婀娜剛健，可以說是兼而有之。』

他不知道任山青暮地兜起了一樁心事，喊聲『呀』，匆匆的就要衝出店門追過去。任山青一面起身，一面向胡師爺告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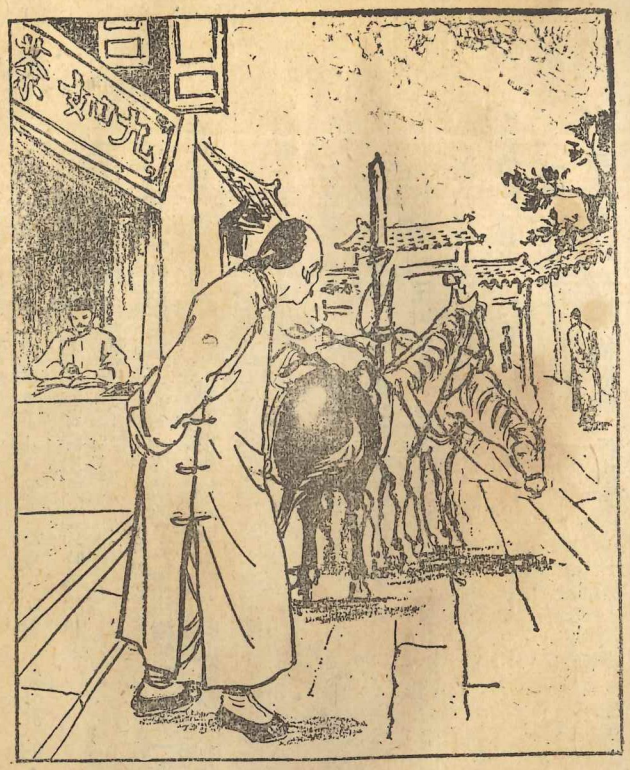
『我有點事，極是抱歉，容我改日奉陪。』

說完，轉過身便往店門外走，胡師爺見任山青的動作來得突兀，好不詫異。他摘下瓜皮小帽往桌上一放，光着頭，背負雙手，緊跟在任山青的身後。等到他追出了店門，方始看見，小姑娘已經走到街口牌坊外，任山青也是背着手在緊步相隨，他落在小姑娘後頭一大截。彷彿之間，還瞧見那小姑娘正轉臉往後看一瞥哩。

『怪怪怪，』胡師爺直在搖頭：『人說任大少是正人君子，金剛不壞之身，簡直的柳下惠再世哩。放着滿屋子少婦長女，從來沾也不沾。今兒怎麼了？見了個俊俏小姑娘，居然也會追了去？』

感慨一番，心想人家的閑事休管。胡師爺邁着八字步，自回九如茶樓，享受桌上那壺新沏不久的極品龍井茶。

二



『見了個俊俏小姑娘，居然也會追了去？』

亦步亦趨，跟出了街口，跟出了南門，穿過南門外大街，漸漸的走向荒郊野外。任山青高大、胖重，又走不慣硬泥巴路，他越來越落後。一抬眼瞧見枝葉濃密的一棵大榆樹，那小姑娘走不見了。

任山青有心一路跟到她的家，所以也不急。仍然背負雙手，彳亍而行。才邁過大榆樹，果不其然，一眼望見了那位小姑娘。嗨，原來她那雙天足是假的。小姑娘走乏了，正坐在大樹浪上，兩隻布鞋甩到身後，露出了窄窄尖尖的三寸金蓮，她在搓揉捏弄着小腳呢。

臉一紅，倒退三步，任山青站住了，馬上就『嗯哼』咳聲嗽。

『是誰?』

小姑娘趕忙檢回鞋子，套上，站起身來。腮幫子氣鼓鼓的，臉色由紅轉白。

任山青從一塊大石頭後面轉出來，笑吟吟的問：

『紅姑，妳不認識我了?』

『你?』紅姑忙退一步：『你是誰?』黑漆漆的眼珠子一轉，彷彿陡的記了起來：『啊，你就是方才在城裏，跟着我走了一大截路的那個人呀！咦?我以爲你早回頭了，你還跟着我幹嘛?』

『妳先別問這個，』任山青搖搖手說：『我問妳，妳還記不記得五年以前，有一天妳在任家花園後面閑逛。從花園裏頭出來一個人，帶妳進去玩了好大半天。』

偏着頭，想想，憨態可哂。紅姑像是想起來了，她嚶嚶着說：

『有的，有的，那人後來還帶我回家的哩。』

『照哇，』任山青雙手一拍：『怎麼事隔五年，妳就當面也不認識那人啦?』

斜眄着眼，紅姑假裝細細的打量任山青，方頭大耳，高額隆準，飄飄的額髮，他身材魁梧，眉目俊秀，神情和悅可親。於是，她認出來了，歡聲的說：

『啊——原來您就是任大少。剛才，是我沒仔細瞧。我媽說的，姑娘家不許瞧人的呀！』

還是當年一般的天眞活潑，任山青噗哧一聲，笑了。他豁然的說：

『認出來就好，我今兒跟着妳；正是我和妳令堂大人之間，還有一件事情沒了。』

『這個——』紅姑怔了一怔，裝着挺爲難的，忸怩半晌方說：『我媽就爲了這件事，搬出了城裏，改名換姓，平時連人都不見的哩。』

『可是這件事在於我，終究還是沒個了結呀，』任山青振振有詞的說：『那天，我見妳在我家園外徘徊，帶妳進去逛一逛，再送妳回棧房。妳母親一聽我的名字，就跟我磕頭，說是有事求我。她拿一錠十兩的金元寶，求我兌換銀兩，她再三叮嚀，切切不可讓人看見，否則的話，妳們兩母女就有性命之憂。我答應了，第二天帶了銀兩去棧房找妳們，却竟走啦，連棧房老闆也不知道妳們的去向。五年來，我多方打聽，影蹤全無，一直叫我爲這件事耿耿於懷，紅姑，妳說，今兒我見了妳，怎不急急的跟蹤而來?』

紅姑馬上就接口說：

『任大少，這件事我媽後來跟我說明白了。當初，她聽見您就是仗義疏財，恤寡憐貧的任大少。我們家正在遭難，她老人家心中着急，走投無路，所以大胆求您代兌銀兩。可是過後一想，又怕不盡妥當，一走漏了風聲，我們兩母女就祇有送命。這下媽才帶着我，次日一早就逃出了縣城，搬到那深山大谷，沒人曉得的地方。只是後來我媽又老是爲這件事失悔……』

任山青打斷了她的話說：

『失悔她白白的丟了十兩金子?』

『不，』秋波一轉，紅姑嫣然一笑：『誰不知道任府的富貴榮華，會希罕我們這十兩金子？任大少，媽失悔的是她不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，任大少答應了她守密，就斷乎不會聲張出去。』

『言重，言重，』任山青笑笑，又問：『紅姑，承令堂大人還看得起我，妳今日是否可以帶我去見她一見，了掉我這件心事。』

『這——』紅姑偏一扭撻。

『怎麼？』任大少存心逗她一逗：『難道妳將來也要失悔，不該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」麼？』

紅姑瞟他一眼，撲嗤一聲笑了。然後，一扭腰，她領在前頭走。

三

認眞要來尋訪紅姑母女的住處，那還眞不容易找到。行行重行行，紅姑在前，任山青在後，約摸又走了十多里路，離了一座三家村，來到一道千岩萬壑的大山前。奇峯危立，蒼松夾道，山麓有一泓清溪，一株老樹。樹下，放一隻朱漆描金的水桶。四野寂寂，萬籟無聲，紅姑輕盈的跑過去，拿桶勺水，她勺了滿滿的一桶。

任山青驚訝的問：

『妳這又是做什麼？』

紅姑理直氣壯的答：

『拎水上山呀！』

『妳且讓我試試看。』

『山上連水都沒有？』

格格的笑出聲了，紅姑笑得花枝招展的說：

『誰說山上沒水來？我每天上山下山兩趟，各拎一桶水，人家爲的是長手勁呀！』

長手勁，這女孩子居然會在練武功，讓任山青不由不肅然起敬。難怪，她步履輕捷，一天裏來回走了三四十里，不喘，不累，臉不紅，連顆汗珠也沒有。方才實在是自己忽略了，紅姑很有點兒本領。

一高興，便伸手去接水桶說：

『妳這樣練功夫倒也別緻。紅姑，妳且讓我試試看，能不能把這桶水拎到山上？』

紅姑笑着遞給他，這一拎，從山脚到半山腰，一口氣又是十三四里路。羊腸小徑，曲折崎嶇，可把這能的任山青，給累出了一身大汗。

到了半山腰，放下那桶水，一走進紅姑的家裏，簡直的叫任山青撲朔迷離，恍如置身夢境。大松樹下，三楹茅屋，門扇貼着天官賜福，木板牆，青石地，地面都顯出了裂罅。一張桌，兩隻椅，屋裏陳設簡單，狹窄湫隘，彷彿是個貧窮人家。可是，進了堂屋紅姑却帶着他穿堂而過，轉到一間陰暗黝黑的空房，她先點着了燈籠，然後，伸出纖纖柔荑，大大方方的拉着任山青的手，來到一座木櫃跟前。一開門，竟是兩邊磚砌，狹長漆黑的一條甬道，伸手不見五指。任山青藉着燈籠火，被紅姑拉着走了十幾步路，轉一個彎，登時就眼睛一亮，他看到了甬道後頭別有洞天。

朱漆欄杆，奇石玲瓏，陽光正自頭頂心上射來，廳裏廳外，窗明几淨。紅姑吹熄了燈籠，掛在甬道口的牆上。一回頭，笑容可掬的向任山青說：

『外頭那茅屋是爲隱蔽這裏頭屋子的，萬一有人來時，我們先到茅屋裏去候着，說我們就住在那兒。』

任山青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的問：

『幹嘛要這樣起兩層頭的屋子呀？』

『爲着裝窮嘛，』紅姑拉起他直往裏走，『我們不像你們，一旦給人曉得了我們有錢，馬上得送命。所以我媽費盡心機，從老遠的外地僱工人來，蓋這麼一裏一外大不相同的兩幢屋子。先蓋外頭的，半個月就蓋好了，再蓋裏面的。喝，前後費時兩年多！』

大大方方拉起他的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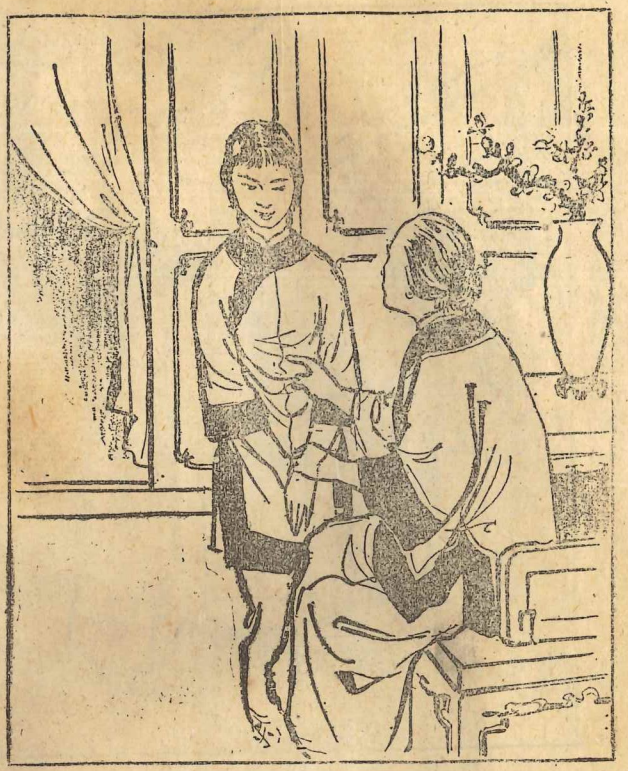
『誰替妳們兩母女辦這些個事？』

『我表哥表嫂，』紅姑有問必答，絲毫不想隱瞞：『他們跟我們一道住，拿我媽的錢做生意。常年在外面跑，除了我們四個，沒人知道這條暗道。』

『那當初蓋的時候呢？』

『喏！』紅姑伸手一指，一處山谷口，恰在這幢華屋的當面，却已被無數亂石新土遮斷：『原先大門在那兒，通往後山。遠地工人一送走，我媽和我，還有表哥表嫂，就自己動手把谷口封掉了。』

『原來如此。』任山青連連點頭，



劉老太吩咐紅姑出去。

他心裏在想，這位老太太實在是很工於心計的。她利用一道倒壁的兩面各建一幢屋，然後封閉後山谷口，使華屋藏在死谷裏面。再自倒壁底下鑿一條通道，作祕密出入的通路。

四

一直把任山青帶到陳設豪華的堂屋，五年不見的劉老太太，頭髮花白，却發了福，她高高坐在一張太師椅上，見紅姑帶了任山青任大少進來了，頓時就眉開眼笑，一臉喜色，伸手延請，口中不住的說：

『我說我們怎會有客？原來是貴人駕到。任大相公，多年不見，請坐請坐。』

紅姑向她母親福一福，任山青則作個長揖，見過了禮。他直在說：

請他到圓桌上去喫。

『這些年來，到處探訪老太太的消息，只差沒有貼出告白來找。當然，那完全是遵從老太太的意思，不敢聲張開來罷了。』

老太太樂呵呵的又笑了，她招待任山青，慇懃而又親切，她吩咐紅姑自去更衣歇息，不許再來廳裏。却又親手端了碗燕窩，請任山青坐到圓桌上去喫。看任山青喫時，她便滔滔不絕的在向他解說。

將這別後五年的事，約略說了一個概梗，任山青那一碗熱氣騰騰的燕窩，已經喫了個精光。他放下碗，向老太太笑了笑說：

『老太太，五年之前妳老人家無緣無故，給小可抱了個悶葫蘆。這悶葫蘆小可足足的抱了五年還沒打破。如今又

承令嬡毫不見外，把小可帶到這世外桃源，奇幻境界來。老太太若是還不肯析剖明白，那麼，就讓小可再抱五年、十年的悶葫蘆吧。』

一席話，說得老太太揚聲大笑，笑得顫巍巍的。笑夠了，她方始說：

『任大相公，老身久慕您是一位慷慨仗義，救苦救難的大好佬，而且也正有一樁難決的事，必得請大相公爲老身作個主張。那有不肯實話實說，把當年往事和盤托出的道理呢？不信，大相公請看這個——』

說時，老太太從衣兜裏掏呀摸的，取出一個小小的紙卷。她雙手遞給任山青看，任山青接過來攤開，但見那紙卷上一筆不苟的寫着：

『小人劉沛如，遵祖先遺命，偕同劉沛鴻、劉沛源、劉沛昆、劉沛興、劉沛永同族兄弟五人，赴河南省鹿邑縣因明寺掘取先祖窖藏。唯恐人心不古，貪婪之徒不顧手足之誼，致有謀財害命情事，預立此狀，來日如有變故，留交吾妻劉王氏投訴官府，懇在上述五人之中，追查兇手。』

任山青看後一驚，忙問老太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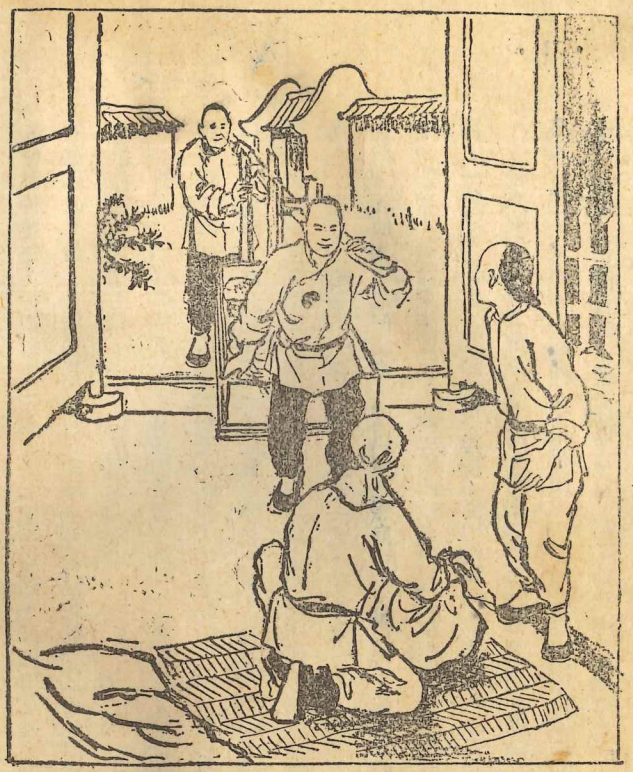
『這麼說，妳丈夫是眞有寃屈的了？』

『天大的寃屈啊，不過害他的却不在這五人之中，』劉老太太一邊說，一邊流淚：『五年前，我丈夫便被他同族的兄弟五人不斷逼迫，要他交出分割開來的一張窖藏圖。因爲那圖分成六幅，交由六房各執其一。一定要六幅拼攏來時，方才找得到窖藏的地方，然後六房派人一道去取，取來平分。我那丈夫是個老實

人，他明知那掘藏是犯王法的，他只圖個平安度日，既不肯交出祖傳的圖也不願冒險去掘，爲此惱怒了那五位兇神惡煞，脅迫着他一同上路，拙夫沒法，又怕出意外，所以先留下這狀紙交給老身，那是防個萬一的意思。但是那日拙夫跟他們同去後，老身越想越不放心，便帶了當時只有十二歲的紅姑，由我一個叫王魁的內侄兩夫婦陪着，一路追蹤而來。……』

劉老太太娓娓細訴，告訴任山青說：她到了鹿邑，人地生疏，在一家客棧住着。第二天找到城外的因明寺時，駭然發現劉沛如果然被人暗算了，他躺在一間空屋子裏，血肉模糊，奄奄一息。看到了紅姑母女和王魁夫婦，恍然如同隔世。他曾在臨終之前，斷斷續續的告訴劉老太太說：他一向不肯掘窖藏，是因爲滿清朝廷早已曉得了大明太祖皇帝的軍師劉伯溫，善知過去未來，他爲自家的子孫後福計，在好些個隱匿所在，留下了無數的金銀財寶。每傳一代，便命各房成人後的劉家子孫，合拼起一幅圖，前去掘取平分。滿清朝廷偵知了這個祕密，所以由康熙皇帝下了密詔，命劉伯溫的子孫把世代相傳的祕圖繳出，劉姓子孫不願意繳，於是東躲西逃，甚至爲此改名換姓。康熙皇帝無計可施，就再下詔令掘到寶藏而不繳出充公的話，一律滿門抄斬。劉沛如正是爲了駭怕貪發橫財害了一家三口的性命，所以始終不願來掘藏的。

後來被劉沛鴻五個逼着上路，用鋼刀架着脖子逼出了那張六分之一的圖來。當時，劉沛鴻五個還怕鬧出人命案子，不敢取他的性命，只是強嬲着他同往掘窖藏，以爲窖藏掘到時劉沛如也分到一份，那他就是共犯，再也不敢向官府自首舉發。然而當他們到了因明寺，和廟裏的住持僧了空約定，掘到窖藏來給了空一成，其



公然在大殿上分元寶。

餘九成他們六兄弟平分。那兒想到按圖掘窖，就在因明寺山門的石門檻下，掘地三尺就得了纍纍不計其數的金元寶。當年的因明寺冷落破敗，廟裏只有一個了空和尚，十天半月也不見有人前去燒香拜佛。所以六兄弟外加一名和尚，公然把金元寶一檯檯的挑到大殿上去分。了空得了黃金一千兩，六兄弟更是一人到手一千五百兩之多。

這一下，大家興高采烈，手舞足蹈，當晚，由劉沛鴻上市鎮買了猪頭三牲，兩罈美酒，先在因明寺裏酬神，一夜之間衆人喫得醺醺大醉。第二天一早，劉沛如一覺醒來，發現自己睡在因明寺的東廡，摸摸枕頭底下，那一大包沉甸甸的黃金還在。他總算機警，先把一千五百兩黃金，悄悄的搬回原處，也就是因明寺山門的石門檻下。劉沛如把金子塞回昨夜挖掘的那個大坑，再用浮土掩蓋。然後，他喫力的挪動那條大石檻，重新蓋上，居然就跟原先毫無異樣。

他剛把這些事情做好，坐在石門檻上深思長考，下一步動作應該怎麼辦？要去向官府自首，又怕被問出他是劉伯溫的子孫。官府一定會追比，要從他的身上再找出其他掘藏者來，於是這一場官司必然曠日持久，而且自己還逃不脫牢獄之災，被如狼似虎的捕快，押着天涯海角的緝捕。再加上劉伯溫的後代向來被朝廷所忌刻，說不定他會反生橫禍，尤其五兄弟和了空果然被逮到了的話，除了白白送掉他們的六條性命，對於劉沛如自己，根本就沒有好處。

想來想去，還不如把一千五百兩黃金留在原處，反正他這麼樣做，祕密就只有他一個人曉得。將來天長日久，五兄弟和了空掘藏的案子保持不破，他隨時可以前來取出。萬一這事走漏了風聲，被官府興起大獄，他還能有所辯解，充其量帶官府來掘回原藏，證明他並沒有私自入己的念頭，也許就此可以脫身。

這些都是劉沛如在彌留的時候，斷斷續續的告訴給紅姑母女他們聽的。——當時，劉沛如打定了主意，正想離開那座闃無一人的因明寺。詎料，他揹起包袱，剛走到半山腰，恰好和急急趕回跑得滿頭大汗的了空和尚劈面相逢。

『咦，大和尚，』劉沛如訝異的問：『你怎麼去而復回呢？是忘記了什麼事嗎？』

他對了空和尚和昨夜一樣，——同謀掘藏，一道喝酒，顯得一般兒的親熱。怎想到『人無害虎意，虎

有傷人心』，了空根本不是好人，他自前夜掘藏到昨天分金，因爲瞧見劉沛鴻他們，來的是兄弟六個，就怕自己雙拳難敵四手，所以沒敢動作。但是他心裏也曾這麼想：多年以來，他忍飢挨餓，守住這破廟一座，誰能料到，就在自己一天也不知道要踏過多少遍的山門石檻下面，埋得有黃澄澄的金子，居然達一萬兩之多？在他以爲，金子既在廟裏，就該全部歸他所有。於是，他昨夜裝醉，一宵沒睡，等到天色一亮，先是看到劉沛鴻和劉沛源揹起在懷中抱了一夜的黃金，躡手躡脚，悄悄的先離了因明寺。了空見他們兩人同行，怕自己門他們不贏，只好眼睜睜的任讓那三千兩黃金，自此鴻飛冥冥。

第二撥，劉家弟兄又是沛昆、沛興兩個同走，了空暗地裏嘆口氣，算了罷，再放這三千兩金子遠去。那第三撥走的却就祇有劉沛永一個，他一覺醒來，打個呵欠，睜開惺忪睡眼，眼見昨夜房裏東倒西歪的躺了一屋，如今只剩劉沛如和了空，一個眞睡，一個裝闔眼。他一驚，也抱起包袱急走。了空看得眞切，等他一出門，拔一把禪刀，拔脚就追。原打算在荒山僻嶺追到了他時，一刀將他殺死，劉沛永身攜的一千五百兩黃金，也就歸了他了。

殊不料，劉沛永年輕力壯，他還練過武功，在險巇山徑中疾走，一路如履平地。了空追他，直追得氣喘吁吁，大汗淋漓，一口氣追了十四五里，猛的驚醒，莫要越追越遠，認眞追上了他時，跟他動起手來，自己佔不到劉沛永的便宜，反倒喫了他的虧。何況，再耗費時間，廟裏東廡躺着的那個到口肥羊，劉沛如莫要也帶着他那一千五百兩跑掉了，那豈不是駝子翻觔斗，兩頭不着地嗎？

因此，他幡然醒悟，便又捨了劉沛永，急回身，朝因明寺的方向往回趕。偏巧在半山腰，撞見了笑臉迎人，殷殷問訊的劉沛如。

了空祇好假裝着也笑，他回答劉沛如的問話說：

『你的幾位賢昆仲都下山啦。怎麼，沛如老哥你也要走？何不小留一兩天哩？』

『荒山野寺，有什麼好停留的？』劉沛如是老實人，因而打開天窗說亮話：『大和尙，我還以爲連你都不肯在這兒住，而是去了山下再回頭的呢。』

當下，了空嘿嘿的笑，他虛情假意的說：

『我方才是送幾位賢昆仲下山的。你沒瞧見，我連包袱都沒帶麼？』

這時候，兩人互望一瞥，雙方都頗爲驚異的發現，了空誠然空着雙手，可是，劉沛如也仍然帶着他那個原來的包袱。一千五百兩金子，顯然他並不曾隨身攜帶。於是，了空便下定決心，軟哄硬脅，死氣擺裂，非把劉沛如騙回因明寺不可。劉沛如心裏莫名其妙，被他拉拉扯扯，拖了回去。然而，當兩人並肩齊步，一同進了東廡，了空明知道四下沒人，頓時就把懷中暗藏的禪刀抽出，他驟的翻了臉，聲聲咆哮，說是：

『劉沛如，你若是還要這條性命，回得了家鄉，見得着妻兒，你便快將你分到手的黃金交出。不然的話，莫怪我手下無情！』

劉沛如猛然喫他一嚇，直吓得魂飛天外，他摔倒在地上索索的發抖。起先苦苦哀求，請了空放他一條

生路。因爲這時候他也明白，不說出他埋金的所在，了空爲貪圖那一千五百兩黃金，也許還能夠讓他苟延殘喘，多拖些時，拖到有人闖了來，那就好了。如果他一說出藏金地點，金子被了空掘了去的話，十中有九，了空準會殺了他滅口。

就此，劉沛如羊肉沒喫着，惹了一身騷，開始受活罪了。了空一心吞併他的金子，越來越發焦躁，他對劉沛如拳打脚踢，嚴刑拷掠，逼他說出金子藏在那裏？劉沛如則自份必死，咬緊牙關一語不發。這一場拷打，居然持續了兩個多時辰，劉沛如被了空打得遍體鱗傷，幾次昏厥過去。也就在了空拷掠逼問的時候，他一面威嚇，一面大發牢騷，把他自己熬過一夜，等待天明，眼睜睜看着一撥撥黃金從他跟前溜掉，他如何放過劉家得金的五兄弟，又如何趕回來專爲收拾劉沛如？——全都是從了空自己的嘴裏，恨聲不絕說出來的。

時間將近正午了，可憐劉沛如已經被打得皮開肉綻，祇剩了一線游絲般的呼吸。了空見他甯死不肯說出藏金的所在，又發狂似的到處搜尋，直到他翻遍了那一座破廟，他再也沒有想到，劉沛如會把金子藏回了原處。他還以爲劉沛如是爲了掩飾挖掘的痕跡，而塡土移石恢復原狀的呢。當他遍尋黃金不獲，回到了東廡，伸手一摸劉沛如，早已鼻息全無。他心想大事不好，劉沛如果眞被他打死了！便狠狠的再踢他一脚，罵道：

『至死不悟的守財奴，這下可遂了你的心願，到陰司地獄，去享用你的金元寶吧！』

罵夠了，恨恨的又一跺脚，了空去拿起他那個藏金的包袱。捨了因明寺，飄然下山，不知何往。

在因明寺的東廡裏，其實劉沛如祇是昏迷不醒，他還不曾死去。了空走後，他才悠悠的醒轉，混身傷處，像刀割般的疼痛，施盡全身的氣力，也不能動彈半分。這才心裏明白，他已經不中用了。

就那麼躺在東廡泥地上等死，忽然聽見門外傳來紅姑母女、王魁夫婦叫喚的聲音。劉沛如起先以爲是自己在做夢，後來聽清楚了，他便大聲的呻吟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，這才見到了最後的一面。

當時，劉老太太抱住劉沛如血肉糢糊的身軀，兩母女和王魁夫婦搶天呼地的號啕痛哭。依劉老太太的意思，她得趕緊下山，跑二三十里地，到鎭市上去請個醫生，爲劉沛如治傷。但是劉沛如堅持不許，他說自己已經不中用了。天幸見紅姑母女她們一路追蹤的趕了來，這才能使他有個臨終的交代。他時斷時續，花費了將近半個時辰，方始將離家前來掘藏，直到當時的前因後果，種種經歷，說了一個詳盡明白。然後，他喘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伸手直指着廡門外，紅姑還小，給嚇得掩面大哭。劉老太太心裏着急，却强忍住眼淚，耳朵湊近她丈夫的嘴邊，聽他有氣無力，說出了最後的幾句話，事關重大的一番囑咐。

五

劉老太太滔滔不絕，時時在用手帕拭淚，她一口氣說到這兒，偏又頓住。她忽然變得神情不安，閃了任山青一瞥，欲言，又止。

『老太太若信得過小可……』

任山青聚精會神的在聽，這時，他也覺出了劉老太太的異樣。他便微微的一笑說：

『老太太，這一件曲折離奇的事，小可本是局外的人。老太太如果有什麼難言之隱，不妨就此打住，小可決不會再過問。』

『那裏，那裏，』劉老太太臉上佈一層紅暈，她說：『老身正要懇請相公幫個大忙呢，怎敢將這最緊要的過場隱瞞起來哩。』

任山青便說：

『老太太若是信得過小可，就請再往下講吧。』

於是劉老太太一聲長歎，開始自怨自艾：

『說起來，這是老身一輩子裏，頂大的一樁罪過。上對不起朝廷，下有負於我那拙夫，老身眞是該罪萬死！』

『言重，言重了。』任山青便寬慰她道：『老太太還是慢慢的講吧。』

『事情是這樣的，』劉老太太未開口時，四下探望，彷彿極怕被紅姑溜進來偷聽了去。——然後方說：

『當初拙夫臨死之前，附在老身的耳邊，他叮嚀吩咐，一共是三件事。頭一樁，他命老身一狀告到鹿邑縣衙，把掘藏和他物歸原地，以至被惡僧了空活活打死的經過，一一呈明。第二樁，他要老身將他的屍身，運回家鄉落葬。第三樁呢，他命我萬萬不可貪財，起出的藏金，說好了的要繳還官家。可恨的是，當時我竟誤聽了我那內侄王魁的話，將殺夫之仇，輕輕的擱下，反而貪圖那一千五百兩黃金，瞞住了官廳，把拙夫屍身由我內侄暗中運到這山裏埋了。再掘起藏金在縣裏客棧住了些時，等我內侄先僱工匠造好了外間的茅屋，就搬到這裏來住。然後由我內侄自遠地花重價找到工匠，造了隱在谷裏的這幢房子，再自外而內，搬了進來。這一晃，又是五年多啦。想當年，如果不是我內侄苦苦勸說，說什麼報案到官，徒然白白送掉一筆大財，還供認了自家是劉伯溫的後代，要想捉拿惡僧了空，那是萬萬辦不到的。所以我才聽了他的話，違背了拙夫的心意。五年以來，每一想起，我都眠食難安，內疚萬分！』

任山青深深的點頭，歇一會，方說：

『啊，我明白了。五年前我遇見紅姑。正是妳們在鹿邑客棧，等造房子的時候。』

『是啊。』

『那麼，我又弄不懂了，』任山青搔搔頭說：『當年妳交給我黃金十兩，請我悄悄的代妳兌換白銀。怎麼次日一早我帶好銀兩去，妳們又不告而別了呢？』

『那是老身在駭怕啊，』劉老太忸怩的一笑：『雖說大相公是出了名的正人君子。可是，我那錠元寶却是元朝末年宮廷鑄造的，明眼人一望可知，那是出自窖藏。大相公……大相公萬一透露了個口風，我們兩母女和我那內侄夫婦，可就一齊糟了。』

任山青笑笑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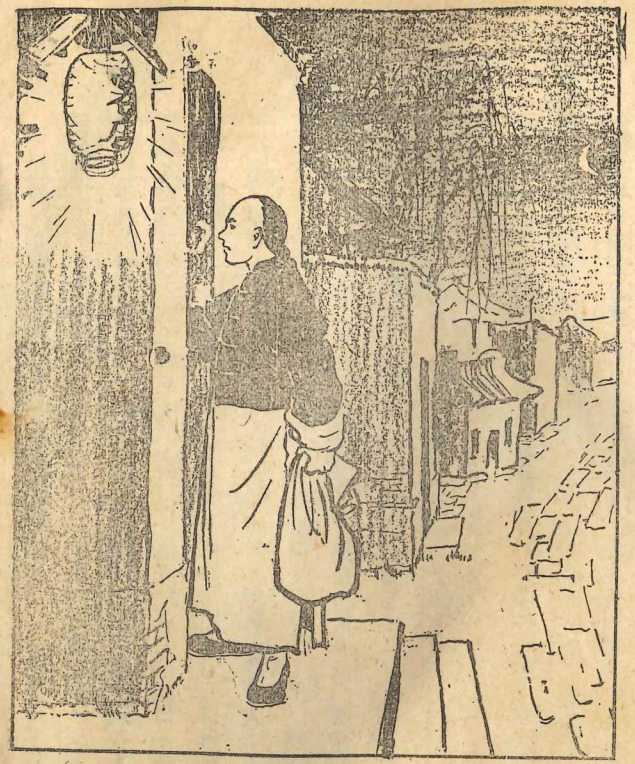
『祇不過，直到今天爲止，小可還從沒有將這一件事，告訴過給任何一個人聽。』

『這就是大相公可欽可敬的地方了，』劉老太誠心誠意的說：『正因爲如此，所以老身才斗胆叫紅姑去跑一趟縣城，引大相公一路趕了來。』

任山青這才恍然大悟，今日巧遇紅姑，正是出於劉老太的安排。他心想，紅姑那丫頭，方才可眞會做戲哩。不過，他也並不以爲意，祇是好奇的再問：

『老太太今天用盡心機使小可來，是要討還那十兩金子？還是另有吩咐？』

『不敢當，不敢當，諒老身怎當得起吩咐二字？』劉老太合掌唸着佛說：『倒是有一件極爲難的事，要懇請大相公做主。』



王魁投宿客棧。

『有什麼事情，』任山青豪爽的答道：『老太太祇管說吧。』

這件事，劉老太一說出口來，大有石破天驚，泰山壓頂之概，因爲她開門見山就說：

『祇怕大相公還不曉得，那惡僧了空，早就回到因明寺了。』

『啊？』任山青一陣錯愕，忙問：

『我祇聽說四年前因明寺裏新來了個住持叫慧因，他曾雲遊四方，募化了不少的銀兩，所以在因明寺大興土木，招收僧衆，又買了附近好幾頃的良田，作爲寺產。於是因明寺由一座破廟，成了鹿邑縣最大的一座叢林。旁人都說因明寺裏有金山銀海，住持慧因的日常享用富比王侯。這住持僧明明是叫慧因，不叫什麼了空的呀？莫不是，慧因是了空所收的徒弟之一？』

『不不不，』劉老太雙手直搖，她說：『這慧因，便是改了名字的了空。』

接着，她便說出發現了空的經過。她本不認識了空，祇曉得五年前打死她丈夫的人，釋名叫做了空而已。前些天，她的內侄王魁，領了一筆銀兩，離開山中華屋，要到北直隸去做生意。當晚在鹿邑客棧投宿，萬萬想不到竟會遇見了劉沛鴻、沛源兄弟兩個，本來都是親眷，彼此自然認得。祇是劉沛鴻兄弟還不曉得劉老太太追蹤丈夫到了鹿邑，而王魁也一直在跟着他的姑母。這兩兄弟當晚就邀王魁喝酒，約他同幹一件大事，說是如果成功，可以發一筆橫財。他們說出了當年掘藏的種種，又說兩人各得了一千五百兩黃金，自此遠走高飛，浪蕩江湖，才前後五年功夫，却做生意賠大本，賭錢又大輸特輸，又怕在一個地方定居，被人看出了破綻。因此之故，五年裏便將掘得的窖藏，化了個一精二光。前些時兩人偶然流落到鹿邑這舊遊之地，偶然看見了空坐了華麗的轎子，揚長過市。他們當時沒打招呼，閃身躲在一邊，事後再一打聽，鹿邑縣城裏沒人曉得了空的名字，却都說這位慧因法師是四年前來重建因明寺，廣置寺產，使因明寺成爲當地第一座大叢林的。人們都把慧因說得如何闊綽，怎麼有錢？而使劉沛鴻、沛源兩兄弟一心以爲，當年他們掘的寶藏多半祇是一部份，餘下的還有很多。而那了空一定是先期悟出道理，然後重來發掘，方始闊到這步田地。因此，兩兄弟決心找了空清算舊賬，再來分他一票，却是又怕了空廟裏的徒弟不少，他們兩個的力量不夠。這才拉住了王魁，拚命的掇促他入夥，甚至於許他分得十分之一的利益。

王魁曉得了空是他姑丈的殺身仇人，但是他很機警，在兩位長輩跟前，絕口不提他姑丈、姑母和他自己的事，只是說他多年都在跑江湖，做小生意。當下還故意顯得財迷心竅，一口答應參加。却乘個空隙，抽出功夫，租一匹馬，飛快的馳來山中報信。

話說到這裏，劉老太已淚下沾襟，泣不成聲，她在向任山青痛悔自己過去未能達成亡夫的臨終囑託，如今殺夫的仇人近在咫尺，她若再不趁機報仇，那她將來死了都沒臉去見她丈夫。因此，她不顧一切，命紅姑引來了鹿邑一縣百姓齊同敬仰推重的任大相公，求他代她們兩母女做個主張。

一大謎團，眞相大白，可是事情急轉直下，起了這麼大的變化，倒又叫任山青煞費躊躇了。他背負雙手，邁室而走，嘴裏連聲的問：

『可是，妳叫我怎麼下手呢？叫我

怎麼下手呢？』

『大相公，』劉老太終於說出了她心中的話：『誰都知道您交結官府，門第顯赫，縣太爺有什麼公事，都得先跟您商量商量。要是大相公肯於幫忙，老身爲了報拙夫的血海深仇，甯願捨了這一家一當，把縣年所貯所賺的金銀全部當作私掘窖藏，拿來充公。即使要我們兩母女治罪下獄，我們也心甘情願。但願縣太爺能逮住那惡僧，重重辦他殺人掘藏的罪！』

任山青兩眼閃閃生光，他不斷的打量劉老太，同時他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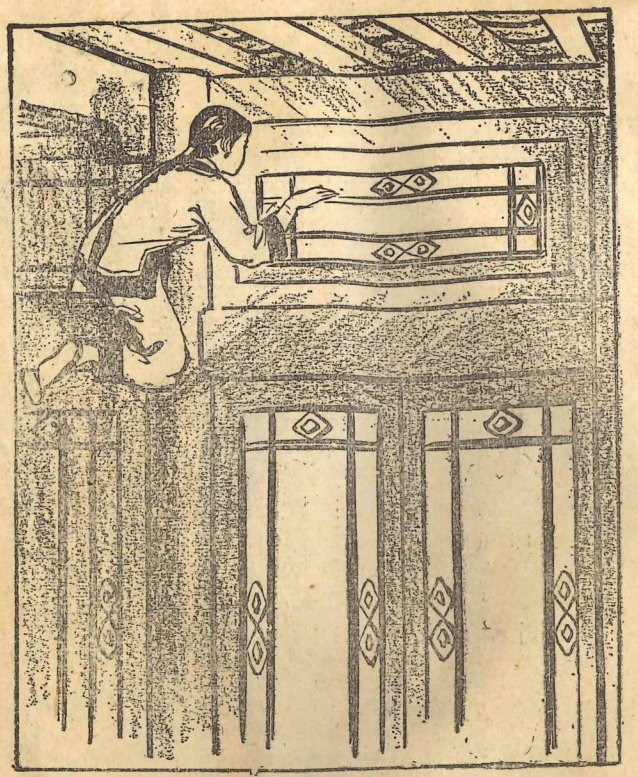
『老太太，妳這話可當眞？』

『當眞！』劉老太答得斬釘截鐵，方說完，竟雙膝一屈，跪了下去。與此同時，她口中說道：『大相公，你若肯幫這個忙，我們兩母女一輩子感激不盡。』

『快起來，快起來，』任山青急得伸手去扶，一攙她起身，便應允的說：『也罷，新任知縣潘大人，不失爲一位廉明正直，愛民如子的父母官。承他和小可很談得來，明日我便去跟他商議商議看。祇不過，劉老太太，妳可是要做原告的啊。』

『那當然，』劉老太一口担當：『千刀萬剮，老身也在所不辭。』

『既然如此，』任山青看看窗外的天色，說是：『時候不早，小可這就告辭了。來得及的話，明日此刻，我會有佳音回報。』



一個騎馬式，坐得四平八穩。

『那倒不必勞大相公的駕了，老身的內侄王魁，明早還要來這兒，』劉老太一邊送任山青，一邊在說：『明天午後，老身自會命他到公館侍候，替大相公傳話。』說完，走出房門，又高聲一叫：『紅姑快來代我送客。』

六

劉老太和任山青一直以爲紅姑怪聽話的，回她自己的閨房裏去了呢。誰知她早就攀上了房外的朱漆柱子，用個騎馬式，兩脚往大樑上一合抱，坐了個四平八穩，把房裏劉老太和任山青的對話，聽得一字不遺。直到她母親喊她，這才着了慌，一個蜻蜓點水，輕悄的落了地。然後忙不迭轉到門口，接到了任山青，也不言語，低垂着頭引他往外走。

老太太送客送到甬道口爲止，再三

稱謝，折身回。紅姑却送出了甬道，來到外間的房屋，她仍然一語不發，却是乘任山青一個不留意，她竟一挫身子跪了下去。

任山青大爲駭異，忙躬身去攙她，問聲：

『紅姑，妳這是在幹嘛呀？』

『大相公，方才我母親跟您所說的話，我都聽見了。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我這些年來苦苦的練些功夫，也正是想有朝一日，被我找到了那惡僧了因，我必定要親手把他殺了，來報我家這深仇大恨！所以，大相公你得答應我，讓我和您一道去逮那惡僧！』

任山青嗬嗬的笑了，打趣她說：

『妳小小年紀，又是個女孩子，妳能去出得了什麼力呢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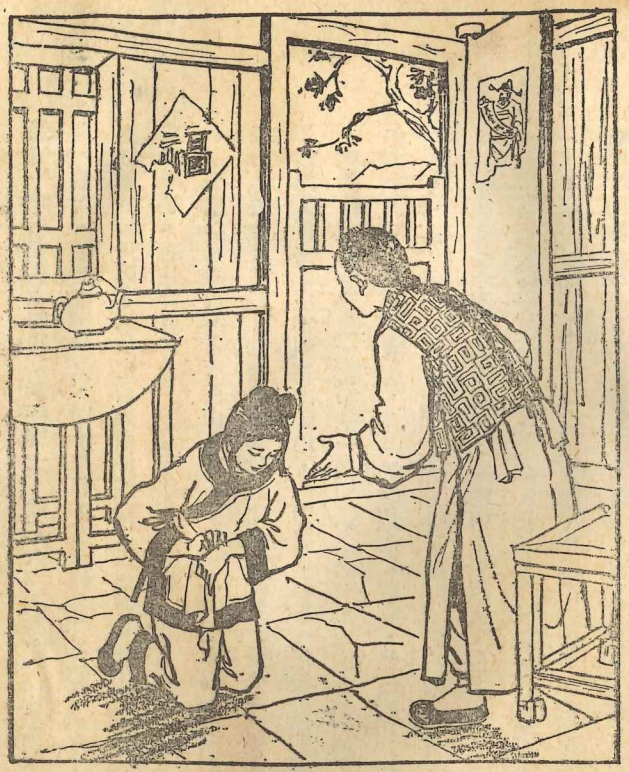
紅姑却柳眉一掀的說：

『相公，您別看輕了我們三綹梳頭，兩截穿衣的女流，古時候都還有巾幗英雄，不減鬚眉的話哩。』

『好一個巾幗英雄，不減鬚眉！』任山青順着她的話說：『嗯，紅姑妳有志氣，這擒捉惡僧了因的一伙，我準派妳一個。』

『眞的呀？』

『眞的。』



『大相公您得答應我。』

紅姑歡天喜地，極口稱謝，送他到大門外。柳樹上，拴了一匹棗騮馬，鞍轡齊全，正在昂首踢腿。紅姑指着那匹馬說：

『我媽交代了的，就請大相公騎這匹馬回府。』

『也好。』

任山青點點頭，和紅姑道別，跨上馬匹，風馳電掣騎回城裏。到了家，自回住處，獨自一人用晚餐，他在苦想，捉那十惡不赦的惡僧了因，他將建議知縣潘大人，從何處下手？

七

第二天一早，他便派人備了拜帖，投遞知縣衙門，約定下午前去謁見，有機密大事相商。同時，他又命人去知會

幾位平時相交莫逆的同縣青年紳士、武舉人和武秀才，約他們下午一道去縣衙門議事。

然而，剛剛喫過午飯，門子來報，有一位名叫王魁的，奉了劉老太太之命求見。任山青一聽，就曉得是紅姑的表哥到了，他忙命人引他進來。王魁拜見任山青，站在一旁答話。任山青看他，倒也長長大大，威武雄壯，而且鼻直口方，透着厚重正直模樣。

王魁必恭必敬，告訴任山青說：當天一早，劉沛鴻、劉沛源兩個就忍不住了，帶了王魁，暗藏兵器上因明寺去會見了空，原意是想跟他當面開個談判，假使一語不合，就準備把了空挾住，逼他去開銀庫，得了銀兩，再將了空押到荒山僻地，一刀將他殺掉，然後分頭逃跑。沒有想到，了空一見劉沛鴻兄弟和王魁，明知他們都有武藝，當時就一團和氣，笑臉相迎，命知客僧大開筵席招待，一席酒竟從辰初吃起，吃到午刻。席間了空再三聲明，寺中有的是金銀財寶，他理該和二劉兄弟攤分，祇是他殷切的直在勸，劉伯溫的窖藏一掘，就有滅門抄家的危險，得了錢財遠走高飛，東逃西竄，其結果十中有九又是重蹈二劉的覆轍。反不如托身空門，至少可免官府的追查與騷擾。他又說如今他不怕官府，就怕强盜毛賊覬覦，他正缺少有武藝的朋友幫他保護寺院，二劉和王魁何不乾脆留下，寶藏照分，還可以一道同享富貴。

王魁說當時二劉就笑了起來，說了空法師你怎叫我們當起和尚來了，難道當和尚也能享受榮華富貴的嗎？了空却說這有什麼不可以，有錢都能使鬼推磨呢。乘三分酒意，他把二劉和王魁帶到殿後一間間的密室，密室裏佈置得美侖美奐，金碧輝煌，廚下更是鷄鴨魚肉，無所不備，一櫃櫃的美酒堆滿了三間庫房。

最後更帶他們下一層地窖，當時差點讓王魁嚇了一大跳，因爲地窖裏照樣有門有窗，還有一個大房間，三張長榻上睡了十幾個燕瘦環肥，年輕貌美的小姑娘。王魁說了空毫無忌憚，揚聲大笑的道：

『這裏頭的女孩子，要是三位還看不中意，我隨時可以替你們再找更漂亮的來！』

任山青緊皺着眉頭一直聽到這裏，方始忿進一句問王魁：

『你說的可是眞的？』

王魁不勝惶恐的躬身回答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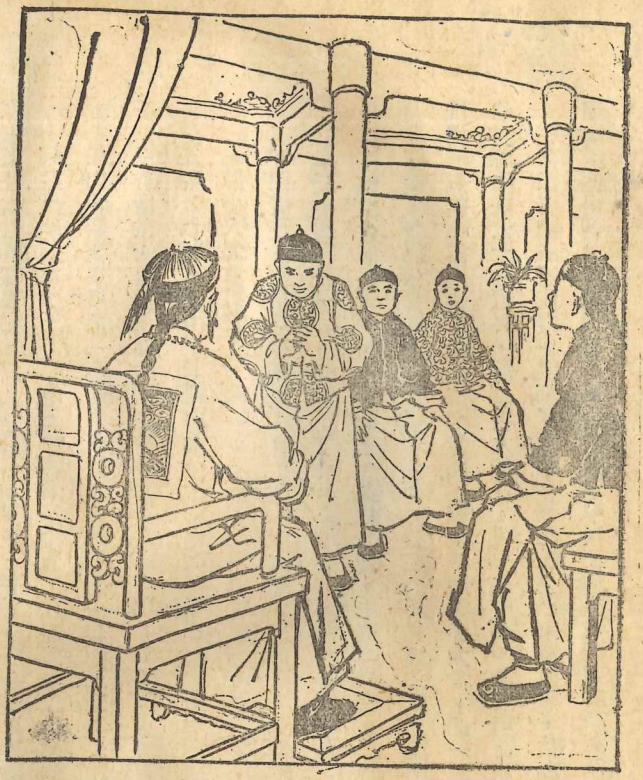
『諒小人怎敢打誑！』

任山青便着力的一頓脚說：

『這惡僧，簡直是無法無天了！』

王魁又告訴任大少，山珍海味，金銀財寶，佳釀與美色，頓時把劉沛鴻、劉沛源給迷住了，他們竟答應了了空，暫時不落髮剃度，但却都願意躲在因明寺裏追歡逐樂。王魁說了空只收了八名徒弟，全是跟他沆瀣一氣的江洋大盜，他們荒淫無恥，夜夜都開無遮大會，把一處清淨佛地，變成了風月道場。王魁又說他當時也裝做十分歡喜，所以沒人起疑。這會兒出來，是二劉命他到客棧結賬，取回那兒的行李。

任山青聽王魁說得很詳細了，便命他先在自己家裏候着，他說他這就要去見縣太爺，商議如何破那因明寺。臨走時他叮囑王魁，回頭他還有事叫王魁辦。



任山青站起來雙手一拱。

八

那日下午，鹿邑知縣潘浩，在花廳裏接見任山青，和他同往謁見議事的三位武舉武秀才。潘大人居中而坐，當任山青站起身來雙手一拱，向潘知縣侃侃然的說道：

『治生就在昨天，曾有一番奇遇，訪知了本縣一大罪惡淵藪。這裏面藏有不少爲非作歹的人犯，還牽連得有一樁巨案。』

潘知縣聽了不由一怔，他一面請任山青落座，一面驚異的說：

『啊，眞有這樣的事麼？太費任年兄的心了。內情如何，還請明示？在這兒侍候的，都是下官心腹體已的人，聽了不礙事的。』

於是，任山青便兩指一叠，娓娓道來，將五年前劉家六兄弟如何前來掘藏，了空如何殺人棄屍，劉老太如何違背了丈夫的臨終遺命，如何在谷中築屋隱居，又如何的日夜痛悔，如何由她內侄巧遇劉沛鴻兄弟，獲悉了惡僧了空化名慧因重返因明寺，如何甘願自首認罪，爲夫報仇，又如何的命內侄王魁跟二劉虛與委蛇，以便從中取事？乃至於王魁貪緣入寺，見到了因明寺裏享用奢侈，更有地窖暗藏婦女，……一應經過，說了個詳詳細細，清楚明白。這一說，居然就是半個時辰。

全部事實經過說完，滿座的人，連同知縣潘浩在內，全聽呆了。人人面面相覷，驚得舌撟不下。過了好半天，潘知縣方才咳聲嗽，清清嗓子說：

『劉伯溫子孫的掘藏案，朝廷兩度密詔，早成鐵律，這是罪在不赦的欽犯，案情着實重大得很。所以依下官看來，逮劉沛鴻、劉沛源和劉王氏母女四個，竟是比逮那了空更要緊得多。究不知列位高見如何？』

跟任山青同榜的一位舉人郝元秀，貿然的問：

『那了空惡僧，不也是參與過掘藏的嗎？』

潘知縣神祕的一笑，答道：

『了空可不是劉伯溫的子孫啊。』

任山青聽潘知縣的語氣，心中難免爲紅姑母女着急。於是他搶着就說：

『把劉沛鴻、劉沛源兩個當做欽犯，倒也罷了。那劉王氏和劉紅姑終究是女流之輩，自古說「罪不及

妻孥」，既不是什麼叛逆重罪，劉王氏又甘願獻出財產作首告。公祖大人是否可以網開一面，法外施仁呢？』

潘知縣一聽任山青的話，份量相當的重，當時他就暗忖，鹿邑任家歷代出將入相，名門豪族，豈是輕易可以得罪的？自己在鹿邑當官，仰仗他的地方多哩。眼面前，他就將偌大的一樁功勞，雙手奉送。這一件大案子如果順利辦好，說不定自己轉眼就會陞官晉級，何不爽性投桃報李，巴結一個交情咧。因此，他就改了口說：

『任年兄說得一點也不錯，能破這麼兩樁大案子，下官尤該飲水思源。故所以，就不論劉王氏首告的功勞，也不計較她是否事先知情，只是煩任年兄知會她在破案以後，即刻遷出鹿邑縣境。就不知列位年兄的意下如何？』

任山青一聽，潘知縣這麼樣肯講交情，他不由大喜，興沖沖的就說：

『公祖大人斷事極爲公允，治生們十分欽敬。此刻，倒是要商量一下，我們該如何破那因明寺？』

這分明是任山青率着鹿邑的闔城士紳，自動報效，協助支持潘知縣，破那因明寺。當時，潘知縣精神抖擻，他指手畫脚，和任山青等人細細商量搜抄因明寺的步驟。

即席決定，便在當晚行事。因爲預料得到，因明寺裏惡貫滿盈的了空，和掘藏欽犯劉沛鴻、劉沛源，還有了空窩藏的八名江洋大盜，名義上則是他的徒弟，在官兵掩捕的時候，一定會困獸必鬥，除死方休。

『丈人貴夜駕臨，有何吩咐？』

於是大家幫着潘知縣定計，人馬分爲三批。第一批由潘知縣率領八名衙役，鳴鑼喝道，乘坐藍呢官轎，上因明寺拈香。潘知縣想用這一着棋，先把了空穩住，讓他失去從容指揮，抗拒官兵的機會。第二批則是鹿縣衙門的全部捕快兵勇，撚槍舞棒，直闖進因明寺去，見人便拿，到處搜查。第三批由任山青領頭，他帶着鹿邑會武藝的士紳、家院、健僕，取其人多勢壯，趕上山去作爲接應。

九

當晚，了空正和二劉兄弟，在密室裏赤身露體，摟着幾個誘拐、强搶而來的小姑娘，調笑謔浪，追歡逐樂。忽然有他的一名徒弟，氣急敗壞，登登登的闖進來，大嚷大叫的說：

『哎呀師父不好了！城裏面的縣太

爺，突如其來的到了寺裏，說是專誠拜會您老人家。』

了空聽後便是一惊，他推開懷中坐着的一個小姑娘，急急忙忙，披上袈裟，趿起芒鞋。一邊往外走，一邊焦躁的說：

『大膀兒留神點，這狗官來，一定沒有好事。』

話說完，他已匆匆的跑到方丈室了。一抬眼，便看到潘知縣全副袍褂，還佩上了朝珠，斜斜的坐在緊貼後壁的匟床上。

了空不待潘知縣起立，他大喇喇的和潘知縣隔几而坐。頓時就有知客僧奉上兩盞茶來。了空先問：

『大人貴夜駕臨，不知有何吩咐？』

潘知縣頓時就覺得，這惡僧彷彿有恃無恐，他的氣派竟會這樣大法？他怫然不悅，正要發話，却又見一名小和尚從外面跑進來，來不及施禮又嚷嚷着喊：

『師父大事不好，城裏的捕快正在向本寺開來！』

了空一聽便臉色大變，他惡狠狠的盯一眼潘知縣，破口大罵：

『好！狗官！此刻我來不及跟你計較。但是請你記得，君子報仇，三年不晚！』

話一說完，他便一個箭步，蹤出了方丈室外，蹤上了因明寺山門的高挑屋簷。這時候，打着燈籠火把一路吆喝着趕來的鹿邑捕快，全都瞧見，山門屋頂上，有了空的一條黑影一閃。

山門屋頂，一條黑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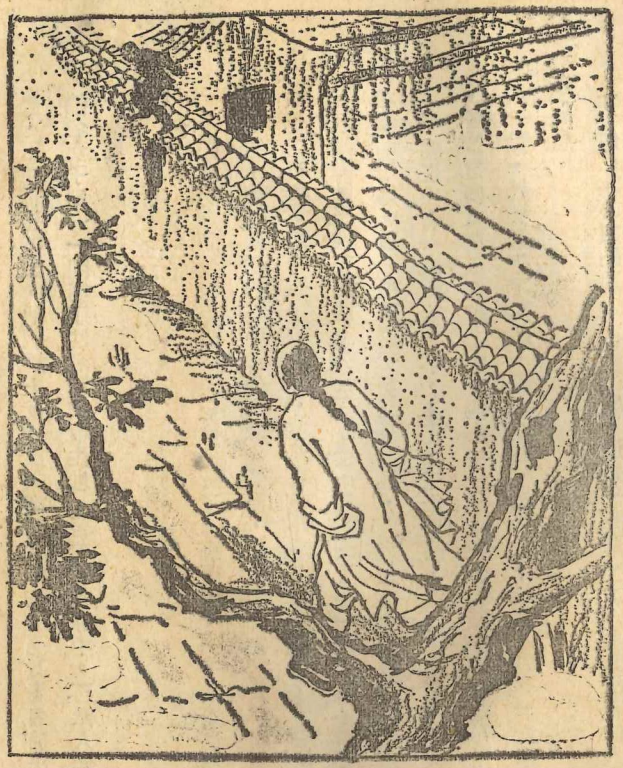
鹿縣的捕快，平時很少經過陣仗，沒有一個能夠登高蹤遠，飛簷走壁的。因此眼見了空在屋頂上頭跑，就祇有跟着潘知縣嚷叫：『別逃了了空和尚！』沒人竄上去拿他。反倒是帶了些當地的武舉人、武秀才趕來接應的任山青，他一聲大喝，沿着牆根，拔步便追。正追時，又看見了空的前面，條的又蹤上來一條黑影，手執鋼刀，攔住了了空的去路。了空一看前後都有追兵，他急中生智，忽的跳下地來，沒命的向山下逃跑，於是，牆上的黑影也跳下了地，跟在了空的身後緊追不捨，這一頭，任山青也是一個急轉彎，又隨在黑影的後面去追了空。衆人祇見三個人三條黑影，都在飛步下山，往鹿邑縣城疾奔。

捕快頭兒，名叫陳佩，當時就分幾名兵勇，趕去接應任山青，捉拿了

空。然後，他指揮大衆，紮白巾穿白衣的捕快在前，大隊兵勇和武舉人、武秀才合後，大聲鼓噪，撞開山門，一齊衝進因明寺裏。這時候，因明寺裏窩藏的八名江洋大盜，已經在準備逃跑，一見大批捕快、官兵殺了進來，倉猝之間，無處可逃，只好硬起頭皮，各挺朴刀，飛奔出來迎敵。還在方丈室裏的潘知縣，驚走了了空；聽見外間叱喝厮殺的聲響，也領着他帶來的八名捕快，從方丈室裏殺出。八名江洋大盜被陷在重圍之中，左衝右突，想殺出一條生路，可是捕快、官兵越聚越多，那裏容他們衝突得出？轉眼之間，八名江洋大盜被官兵殺死了兩名，其餘六個，一概束手被擒。

潘知縣清點人犯，眼見除開逃了了空，還有掘藏的兩名欽犯，劉沛鴻和劉沛源。他立刻下令，滿寺搜查，非把他們抓到不可。於是，捕快兵勇們打着燈籠火把，到處的搜，把一座廟貌堂皇的因明寺，圍了個水洩不通。那劉沛鴻和劉沛源兄弟兩個，起先聽說知縣大人來拜了空，心裏就有點嘀咕，後來了空一逃，大隊捕快官兵一湧而入，兩兄弟一看因明寺的大勢已去，便不敢再强出頭，給了空和尙保寺護院了。兩人乘亂裏東逃西竄，劉沛鴻鑽進了茅坑，劉沛源逃到了寺裏販賣香燭紙錢的小間，可都一前一後，被搜查的兵勇抓到綑了出來。

因明寺的要犯全部落網，潘知縣便親自領着大隊捕快和官兵，抄查寺產。在方丈室後的兩間大倉庫裏，抄出了一箱箱的黃金、白銀、珍珠寶石、古董字畫，還有無數綺羅綢緞，各色珍玩。一箱一箱的，全由潘知縣命人貼上了封條，一名捕快挑兩箱，權充了力夫，魚貫相連，先送到城裏，在知縣衙門收存。



急的跳下地來。

前來助陣的幾位武舉和武秀才，都是鹿邑當地的士紳，他們曉得寺中藏有十餘名少女，人命關天，於是紛紛去找那暗藏春色的地窖。當他們走進了地窖時，但見兩張長炕上，並肩睡了十幾名神情栖皇，脫得精光的年輕女郎，她們一看見有人進來，都嚇得直往被窩裏鑽。於是舉人郝元秀便高聲的叫她們別怕，這是城裏的士紳前來救她們脫離苦海了。那些女孩子聽說，方敢慢慢的探出頭來，她們一個個哭得好不傷心，說她們全是被惡僧奸徒乘夜裹刼持來的，關在這地窖裏受盡凌辱，過着暗無天日的日子，眞是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又說內裏一間祕室還有幾名新擄來的女孩，正因驚恐過度，在生着重病，還不曉得她們是死是活。衆位士紳聽了，連忙合力撞開祕室的門，果然發現了四個女孩躺在炕上發着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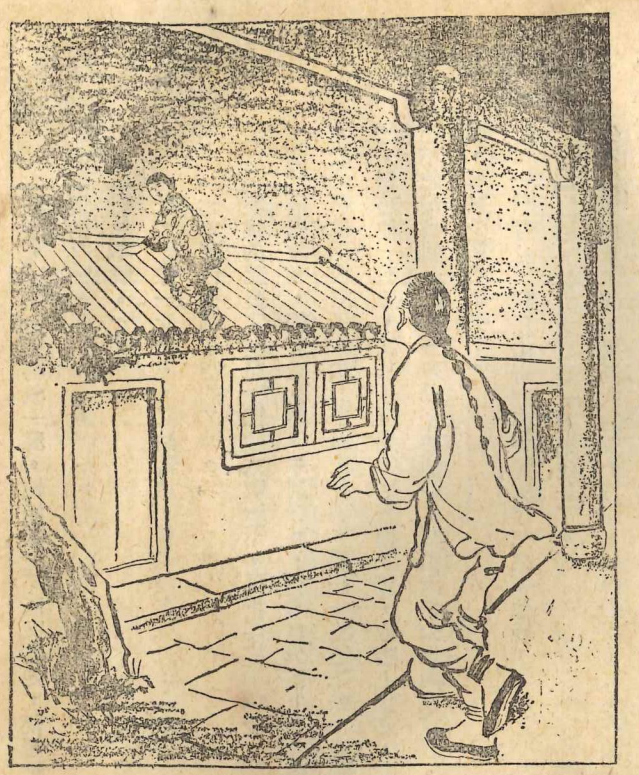
燒，正在昏迷不醒。他們馬上就跑出去商請潘知縣，先派幾名捕快兵勇，把她們抬回城裏就醫。其餘的十餘名女子則一一問明了姓名和家中住址，暫時留在寺中，再派人知會她們的家人前來認領。

十

把因明寺的無數金銀財寶全給送到了知縣衙門，一干人犯也都押上了大堂，單單跑了一名最要緊的主犯了空，使潘知縣的心中十分焦躁。然而，任山青却在捕快、官兵和士紳合力攻破因明寺的當兒，一路緊追了空不捨。當時他還不曉得，在因明寺外蹤上牆頭攔住了空去路的，正是一心亟於報她殺父之仇的紅姑。紅姑險險乎就在牆頭上抓到了了空，沒想到了空一躍下地，轉個彎逃往山下，變成了她追了空任山青又在後面追她。這一追便追到了鹿邑縣城，東門大街的一幢深宅大院。

當任山青一路氣喘咻咻，追了二三十里路，眼看見前面的兩條黑影，一前一後都蹤上那幢宅子的瓦面，轉瞬之間就沒入黑暗之中。他心中一急，便也施展出飛簷走壁的工夫，就地一蹤，右脚在圍牆頂上輕輕的一點，趁勢跳下了圍牆，落在地面，然後四下一望，却是滿院子黯黯寂寂，見不到一絲光線，聽不見半點聲息。

他正在心頭納悶——難不成，這是一座空宅子，裏頭沒有住人？驀地，大廳後面的一排正房，兩扇窗戶，亮起了明晃晃的燈光。



三步併做兩步，向前飛奔，忽然又看見一道黑影，閃進窗戶裏面，頓時房裏的兩個人，就在房中格鬥——任山青這才恍然，準是有人在他之前，已經追到了了空。看起來，這一下了空插翅兒也難逃跑。他心中一喜，便忙不迭的直奔過去，想要助那人一臂之力。然而，他還沒有竄出大廳後的甬道，窗戶一開，又飛出一個穿花衣服的人來，一扭頭，望了他一眼，便就地一個鯉魚挺身，好伶俐的身手，她又蹤上了屋面。與此同時，將要追到的任山青，高聲的一喊：

『紅姑！』

『嘻嘻，』紅姑身子落在瓦面，一回頭，向他露齒一笑，說：『還是被你追到了呀。大相公，你沒知會我來，我照樣立了大功。你在追的人，已經被我捉在屋子裏了，你快喊官兵來拿他吧！』

『紅姑，』任山青再喊一聲，怕她說完了話又要走，便趕忙說：『妳下來，我有要緊的話告訴妳。』

『眞的？』

『斷然不假。』

『好，』像一片秋葉，紅姑落地，絲毫沒有聲息：『我下來了，你有話就請說吧。』

『妳怎麼會捉到了空的？』

『我捉的就是了空？』紅姑大喫一驚，又指手畫脚的說：『我聽表哥回來說是，你們今晚去破因明寺，我就瞞住我媽，趕着來助陣。才到寺外，就看見大相公你在牆根下追一個人，我想幫您的忙，往前一堵，反倒讓他下地跑了。我怕您罵我多事，祇好一路追下去。追到這個宅子裏，一下子追不見了他，正在焦躁，偏巧他一進屋，就亮了燈光，忙着換衣服，取牆上寶劍，我就衝進去，跟他一交手，才曉得他本事也並不怎麼高明。原想一刀殺了他的哩，又怕大相公您罵我貪殺。早知他便是了空的話，一刀砍下他那顆驢頭，那該多麼的痛快！』

一番傾吐，把任山青聽得失聲笑了起來，他說：

『紅姑，妳方才要是一刀把他殺了，那才是便宜了他呢。告訴妳，這禿驢罪大惡極，官府把他拿下，少不得要過堂審問，用老大的板子打他，還得坐牢待決，在法場上受那千刀萬剮的死罪。』

『那就好了！』紅姑歡聲的說：『了空被我手到擒來，也算是我報了殺父的深仇大恨。』

『對！』任山青向她一伸大拇指，又說：『紅姑，本縣的知縣潘大人，他法外施仁，不再追究妳們掘藏的罪。但却要妳們在破了因明寺之後，即日離境他往。這些個事，妳和妳母親，都曉得了麼？』

『曉得了，大相公您不是叫我表哥回家說清楚了的麼？』紅姑忽又神情黯然，瞄任山青一眼，低下頭去，聲嗓低沉的說：『表哥見過我媽，他把您交代的話，說得很明白。我媽說我們一家，不知道該怎麼感激您大相公哪！』

『好說好說，』任山青聳肩一笑，又道：『惡賊了空還在房裏，我得趕緊去喊官兵來鎖他到案。紅姑，妳也該馬上回家，免得令堂牽掛，是嗎？』

『是，』紅姑儘埋着頭，雙手扭弄那件花綢衫的下襬，似乎不勝嬌羞。她說：『大相公，我媽說過了的，明兒一早，我們就得動身，只攜帶些細軟，先到亳縣，再上江甯投奔親戚。也許就在那兒定居。深谷裏的那幢房子，我媽決定放一把火，把它燒掉。』

『爲什麼要燒掉呢？』

『我媽說，荒山僻嶺，有這麼一處隱蔽的住處，將來難免被宵小盜賊利用，還不如燒掉的好。』

『嗯，』任山青頷首贊可，他說：『令堂確實很有見識。這麼吧，妳此刻快快回去。明天早晨，只要時間趕得及，我一定到山上來送行。』

『眞的呀？』紅姑喜得跳了起來，她一面轉身離去，一面還在說是：『我們明天要等大相公的啊。』

任山青點點頭，目送她穿過了大廳，開門出外。他再走回紅姑綑住了空的那一間房，隔窗一望，——方才急急忙忙換了一身黑衣服的了空，被紅姑四馬攢蹄，綑了個結實，放在地上。他一聲冷笑，推門入內，高聲的一喊：

『裏面有人沒有哇？』

於是，便有一個戴玳瑁邊眼鏡，穿黑馬甲的瘦小老頭，畏畏縮縮，從內間踅了出來。一見任山青，便一揖及地，苦苦哀求說：

『任大相公，小人罪該萬死，不合跟這了空和尚，有些生意上的來往。今天夜裏了空翻牆越窗的闖了來，跟小人借套衣服，說要逃往他鄉。小人還沒問清楚他是怎麼回事，就有一位姑娘尋來將他拿下。了空的事小人毫不知情，千祈大相公在知縣大人跟前，替小人遮蓋遮蓋。小人一家老小，就都感恩不盡了。』

任山青一看，原來這老頭就是東門大街羣益當舖的陳店東，當時心裏明白，他一定是常替了空他們銷贓，否則了空就不會在這個時候跑來找他，借衣服之外，必定還曾跟他討過逃亡的盤纏。祇是，看他可憐，他也樂得爲陳老頭開脫，因而便說：

『你放心，只要你暫且把這惡僧看住便好，我馬上去喚一名兵勇，前來拿他。』

陳老頭千恩萬謝，了空則在地上罵聲不絕。任山青全不理睬，他自出門去，找了一名兵勇；還有當地的地保，到陳家去鎖拿了空歸案。他自己因爲還不知道因明寺究竟破了沒有？便逕自前往縣衙門去聽消息。

十一

等到那名兵勇，合着地保，一鐵鍊鎖了了空，從陳家押到知縣衙門，當時，天色已亮，而任山青也早到了縣衙大堂。潘知縣、胡師爺、三班六房、闔署衙役，還有同往大破因明寺的武舉、武秀才們，全都回到了縣衙。大堂地面，滿是自因明寺抄來的箱籠包袱。潘知縣正要升堂問案，一眼瞧見任山青來了，連忙離座起立，迎上來問：

『任年兄，辛苦辛苦。那惡僧了空，可曾逮到？』

『逮到了，』任山青拱手回答：『是那劉王氏的女兒紅姑，先治生一步，將他捆住。治生已命一名兵勇，合地保兩個，押他到這兒來。』

潘知縣一聽，大喜過望，向任山青

和衆位士紳謝了又謝。不一會兒，了空已被帶到，潘知縣便請任山青和衆位士紳，在公堂之旁落座，他要升堂問案，當衆發落。

可是，那時候，任山青一心只想趕到紅姑家裏，跟她們兩母女再見一面，道一道別。然而，潘知縣却非留他坐下陪同問案不可。無可奈何，他只好在公堂上枯坐。

潘知縣首先審問了空，了空往潘知縣跟前一跪，他算是相當痛快，有問必答，對他所犯的罪行，直承不諱。他供認了活活打死劉沛如的經過，只是對於劉王氏母女緊跟着就趕了來，他可絲毫不知。再來因明寺，當初確實是爲了心想寺裏可能還有藏金，但當他幾乎把因明寺的地皮翻遍，他方始絕望。祇不過，在這時候，他又有了新的生財之道，先是有四名江洋大盜，看因明寺離城既遠，地點尤其荒僻，便和了空一商議，僞託是了空所招收的徒弟，乾脆削髮剃度，當了和尙，却經常悄悄外出，到附近州縣去做案，搶到了財物，據到了女人，都帶到因明寺來享用。後來又添了四個入夥的，因明寺因而變成了個强盜窩。了空既有先掘得的窖藏黃金，又有不義之財浪浪而來，於是便大興土木，將一座荒涼破敗的小廟，修成了鹿邑的第一大叢林。若不是鬼使神差，讓劉沛鴻、劉沛源兄弟偶然回到了鹿邑，一眼瞥見轎子裏坐着的了空，想從他身上再得回一筆錢財，後來又唯恐鬥他不過，拉了邂逅相逢的親戚王魁入夥，王魁告訴了紅姑的母親，劉王氏決心破家爲夫復仇，不但因明寺將天長日久成爲鹿邑一帶的盜匪淵藪，而且，從沒見過了空的劉王氏、紅姑和王魁，又如何能夠報仇雪恨？至於掘藏的欽案，更可能永遠都無法破獲。

了空坦然供認。他收留劉沛鴻、劉沛源和王魁，倒並非有心找個機會將他們殺害，而是巴望有朝一日他們也能入强盜幫的伙。因爲了空手下的强盜雖然已有八人，但是案子越做越大，心中也越來越貪。了空總想招兵買馬，大幹一場，想不到正由於收留了王魁和二劉，反倒破了他們的强盜窩。

名爲住持，實爲盜首的了空，和他手下的八名巨盜，一一招認了他們歷年所做的盜案，有主的贓物，潘知縣下令暫行入庫，等通知了事主前來領回。沒主的寺產，和了空存下的金銀，略略一算，至少也在白銀六萬兩以上。於是，潘知縣援筆判案，申報上司，了空擬了凌遲處死的罪名，八名强盜和二劉兄弟都判了斬監候，也就是先關起來等到秋天用刑之日再殺頭。了空的私財和因明寺寺產全部沒收，潘知縣懇請上司准用這筆錢來賑濟縣北發生水患的十九個村子，也好免除鹿邑士紳跟平民百姓一筆十分沉重的負担。

十二

潘知縣快馬加鞭，將鹿邑有史以來的一樁巨案審問完結，他在問案的時候，在座陪同的人，唯有任山青最心焦，他幾次三番想悄悄的溜走，趕到紅姑家裏去送行，然而又覺得不好意思這麼做。其實，他着急時，更心急的還是紅姑母女。尤其是紅姑，她和母親、表嫂收拾齊了行李，表哥王魁也在外面準備好了車馬。王魁一個勁兒的催促她們快快動身，一來恐怕有違任相公的吩咐，二則也怕潘知縣會得臨時失悔，倘若他再遣捕快來提，這一家四口都將性命不保。王魁直催，紅姑却儘在那兒拖延時間，她說任大相公

沖起了熊熊的火燄。

言而有信，一定會趕來送這個行的。眼看着太陽越升越高，時刻都快到辰末了，劉老太太心想再不動身，當天晚上就沒法趕到亳州，因此她迫不得已的開了口，一指地面上堆着的行李，向王魁的妻子說道：『快叫阿魁進來搬上車吧。再遲些時，我們今天要在路上露宿。』

聽母親這麼說時，紅姑滿心快快，却又不敢再說多等一刻的話。當王魁應聲而入，將行李都搬上了車，紅姑只得攙着母親，穿過漆黑的甬道，簡陋的茅屋，她和母親、表嫂坐到了車上。由表嫂趕車，一聲吆喝，大車便骨碌碌的穿山越嶺而去。這時，紅姑深深的望了鹿邑一眼，在心底喃喃的說了句：

『任大相公，果然就見不到你了。』

王魁留在後頭，他趕另一輛車。他還得等女眷走遠了以後，再把硫磺引燃，把暗藏谷裏的一幢宅子，放一把火，夷爲平地。

好不容易等到潘知縣把一樁巨案審完，他還要再三再四的向任山青道謝。任山青辭出了縣衙，快步回家，顧不得一夜不曾闔眼。他騎匹快馬，便向城外飛奔，那馬洒開大步跑了十五六里，經過一座小村，任山青在馬背上驀地聽見人語喧嘩，他向前一望，看見一羣村人正麕集在村口，擋住了去路，紛紛伸手指着不遠處的兩座奇峯，那正是紅姑的住處。兩峯之間，深谷裏面，突然衝起了熊熊的火燄，夾雜着隆隆的爆炸聲響。任山青看得眞切，他立刻勒轡止步，一聲長歎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紅姑，怨我來遲一步。』

悶悶不樂，撥轉馬頭往回程走，却是任山青心裏在想，但願她們此行一路順風，萬事如意。紅姑和她母親大仇已報，又恢復了自由自在之身，到江甯那繁華的所在定居，保有的窖藏足可使她們一輩子過得舒舒服服，這兩母女該沒有什麼遺憾了吧。

瓏姑

一

江甯府夫子廟，秦淮河邊。

站在岸邊一看，河水漾漾的搖着，給堵住了出口似的，水面黏不幾幾，像攤着層油漬。秦淮東有好些家飯莊茶樓，秦淮西有無其數書寓娼家，再加上夜晚燈火通明，調笑謔浪之聲四起，那些載着嬌滴滴，嗲來兮俏姑娘的畫舫；千百年來，天知道往這河裏倒了多麼些剩脂殘粉，垃圾餿餘。

可是白天，秦淮河的繁華熱鬧，都在夫子廟前的那一片大廣場上。從南到北，打東往西，三江五湖的好漢，四海流浪的班子，但凡有兩手玩藝兒的，那怕跋涉千山萬水，走上一年半載，誰都想到這六朝古都，夫子廟前，大江兩岸第一財門旺地，來露露看家的本領，平生的絕技。練把式的，耍猴兒戲的，變戲法的，賣膏丹丸散，祖傳祕方的；吹彈歌唱，粉墨登場，祇要眞有絕活兒，夫子廟前是南方數一數二的淘金窟。一年四季，從早到晚，成千上萬的看客帶着銀兩銅錢，咧開笑口，樂呵呵的東逛逛，西望望，叫一個好，喝兩聲彩。祇要能逗這些看官們樂，碎銀子和小制錢，會像天花亂墜般洒下來。——江湖子弟江湖老，但圖上趟夫子廟！夫子廟跟前有說不完的故事，訴不盡的世事滄桑，離合悲歡。

『雜耍一出，太醫要死！』

那天，乾隆年間，太平歲月，秦淮河畔的初秋季節，下午未末申初，豔陽兒掛在天邊，夫子廟前的那片廣場，又到了一天裏最熱鬧的辰光，正是遊人如梭，好戲登場。賣藥的說破了嘴，一小瓷瓶兒藥，

治得了五癆七傷、普天下的疑難雜症。偏有不知趣的老婆婆，端了筐天津蘿蔔，嚷着叫賣：

『蘿蔔一出，太醫要哭啊！』

她是說蘿蔔解藥，喫了蘿蔔連靈藥仙丹也會失效。湊巧刺拶了那賣藥的，惹得旁觀的看客，哈哈大笑。

那一頭，來了一羣耍把式的，光着赤膊，結實精壯的一個年輕小伙子，梳着雙丫髻，蠻秀氣標緻的一個小姑娘，領一個五六歲大小，穿一身花衣花褲的小男孩。帶着的行頭也怪，一對半人高的大木桶，滿貯着清水。關刀、鬼頭叉外帶紅纓槍，往地面一架。小伙子不敲鑼，不打鼓，仗着他嗓門亮，中氣足，抱拳作了個四方揖，登時就有男女老少，挑担子過路的圍了個圈子，來瞧那小伙子不起鑼鼓點，不道開場白。拉開嗓門窮嚷嚷，衆人一聽，滿口的中州口音：

『俺兄妹三個，投親不遇，憑眞刀眞槍，硬軟兩工，在各位看官跟前獻個醜，換兩文盤纏。練得好，求看官幫個錢場！練不好，那人場也得煩您幫會兒忙！』

楞頭楞腦，開門見山，一圈子人見這小伙子傻呼呼的，忍俊不住先笑了。人笑，傻小子全不理，他四下一望，傾下身子，雙手抱起合圍的水桶，稀哩呼嚕，讓人訝異着他能有多大的肚皮？一滿桶水，偏就給他喝了個精當光，不賸一滴。

傻小子屏住氣，一圈看客睜大了眼睛，但見他兩指一叠，朝秦淮河那邊一指。突的便是一道白練，打閃似的從他嘴裏直噴出來。——噴出來的水宛如一道長虹，越過看客們的頭頂心，筆直射向秦淮河裏，他

一口氣將肚皮裏的水盡數噴出，涓滴不漏，絲毫無存。連外行看了都明白，這傻小子內功不壞，神完氣足，人家有的是眞才實學，頂兒尖兒的功夫。

『好！』

『了得！』

歡聲四起，喝采不絕，四週圍的看客越聚越多了。有人賞錢，十四五歲的小姑娘笑吟吟的，雙手抄起了小花衫的前襟來接。忽前忽後，忽左忽右，像一隻花蝴蝶在滿場飛舞。她眼睛尖，脚步又快，四面八方的趕着接錢，一個子兒也沒接漏。這一手絕活又是稀罕得見，看官們洒錢洒得越加起勁，好幾十個圈子轉下來。小姑娘臉不紅，氣不喘，也沒流汗，她接了滿滿的一兜。

『乖乖隆裏咚！』有人吐舌頭。

『小小年紀，眞難爲她了！』有人讚不絕口。

趁小姑娘跟她弟弟把錢收進箱子裏，傻小子一高興，把另一滿桶水又一道長虹噴進了秦淮河——

『好！』

『了得！』

『慢着！』

人叢裏，擠出來一條壯漢，魁梧，肥胖，濃眉大眼，闊嘴塌鼻，他往傻小子的當面一站，衆人立刻交

頭接耳，發出了嗡嗡的聲音。壯漢喝了聲：『慢着！』緊接着就問：

『你姓甚名誰？從那裏來的？』

優小子一愣，可是馬上就陪個笑臉，朗聲回答：

『不敢，俺叫焦慶，這是俺妹子璇姑，小兄弟玉兒。我們是河南陳州府人氏。』

『走江湖多年了？』

『不，』焦慶搖搖頭，答道：『無非憑眞刀眞槍的功夫，換點兒盤纏。』

『好一個眞刀眞槍！』壯漢一聲冷笑，再追問：『你可會鐵布衫，金剛罩，能夠刀槍不入？』

平白無辜給打了岔，又喫了壯漢的訕笑。焦慶年少氣盛，有點發毛，眼睛一翻，說是：

『什麼刀槍不入？說說罷了。你老哥要是會這個，我給你磕頭，拜你爲師。』

壯漢一張臉，脹得通紅，他一聲喝問：

『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？』

回答又是狠狠的一句頂撞：

『多半是喫飽了飯，愛管閑事的吧。』

壯漢眞光了火，雙手一捏拳頭說：

『你知道這夫子廟的地頭歸誰管？』

焦慶毫不畏縮，他還在反唇相譏：

『兩江總督，江蘇巡撫，江甯布政使司，江甯知府，府學教授，還是檢校？巡檢？』

當衆下不了台，壯漢怒火冲天，於是破口大罵，罵過了方說：

『這裏是陳五太爺的地頭！我陳福正是五太爺跟前管事的。小子你跑江湖，就該懂得江湖上的規矩。你沒有拜過五太爺的門，對不起，你將才收的那些個錢，就得杭不啷給我乖乖的吐出來！』

『說了老大半天，爲的是這些個錢啊，』焦慶兩手一叉，胸脯一挺：『俺告訴你，錢是俺哥兒們憑本事賺的。你要旁的東西好辦，要這個錢？可沒那個話！』

『啊？』壯漢陳福眉毛一掀，聲聲磔笑的道：『要旁的東西好辦，這話可是你自個兒說的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！乾乾脆脆，你給我卸下一條胳臂來吧。』

他以爲這一着會把焦慶嚇倒，誰知焦慶蠻牛似的脾氣，還帶着些兒刁鑽古怪。他聽陳福要卸他的胳臂，悶聲不響，一語不發，從刀槍架上抄起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往陳福的手裏一塞。然後，猛的把左手胳臂一伸，冲着陳福高聲的說：

『你若有胆，就請你砍！』

這一着，把四週圍人全嚇呆了，陳福也不禁吃了一驚，心知這下碰到了硬角色。祇是，衆目睽睽，騎虎難下，他爲陳五太爺的威名着想，祇有硬起頭皮，砍那焦慶一條膀子，拚着喫一場人命官司。——他一

橫心，將鋼刀高高的舉起，正待使勁的往下砍，璇姑的一聲駭喊還沒出口，人叢裏，有人大叫：

『五太爺來了！』

焦慶看得眞切，舉刀待砍的陳福聽到這一聲喊，怔了怔，臉色發青。雙手把定了刀柄，眉頭一皺，他僵住了，沒敢下手。

一口惡氣，亟於吐出，焦慶一疊聲的直嚷。當衆向陳福挑釁：

『砍呀，你砍呀，怎的又沒這個胆啦？有種來知俺膀子嘛！』

『小把戲，』身旁，一個蒼老的嗓門，帶着冷峻而輕蔑的口吻，幽幽的發了話：『胎毛未脫，乳臭沒乾，這裏不是你逞能的地方！』

猛轉身，急掃眼，瞧見一位瘦瘦高高的老者，一襲湖色長衫，一頂瓜皮小帽，前襟掛一塊漢玉珮。稀疏眉，三角眼，腮畔頷下，長滿于思于思的絡腮鬍子；雙手抄後，兩隻細瞇眼正在定定的望着自己。看他弱不經風，其貌不揚，焦慶心裏倒有點兒納悶，難道，這就是南京夫子廟的地頭蛇，叫什麼陳五太爺的？

再看瘦老者週近的人，有的在驚恐，有的在匿笑，有的怕事忙不迭在溜掉，——不用說，一定就是陳五太爺了，他仗着藝高人胆大，天不怕來地不怕。雙手抱胸，兩眼一瞪，一開口就質問：

『你是在說誰？』

陳五太爺仍然板着張臉，冷冷的回答：

『小把戲，我說的是你。』

焦慶眼珠一彈，虎視眈眈：

『老頭兒，你說這話，不嫌口氣太大？』

『我平時口氣比這大多哩，』陳五一聳肩：『小把戲，我看你是瞎[illegible]亂闖，不知山高水深，天高地厚。纔祇教訓你一句，你就受不了哇！』

一拍胸膛，脖子一伸，焦慶回話，絲毫不讓：

『俺們是粗夯人，靠賣藝喫飯。向來祇服那胳臂粗，拳頭硬的。』

陳五聽了，仰天打個哈哈，又說：

『啊，小把戲你原來是嫌我胳臂不粗，拳頭不硬呀？罷罷罷，我就不跟你計較。嗯嚇，』咳聲嘆，語氣帶些兒勉强：『原來你們是賣藝吃飯的。請問，你們賣的是啥玩藝兒？』

焦慶還在氣鼓鼓的回答：

『藝賣過了，你沒趕上。』

『可是，』陳五向四週指指點點的說：『場子還沒散咧，』一伸手，從衣袋裏掏出五錢來重的一塊碎銀，一拋，正好拋到璇姑的手上。璇姑忙接住，驚惶得不知怎樣是好，又聽見陳五太爺在發出梟笑說：『嗨，接了我陳五太爺的賞賜，難不成你太客氣要退還給我？該要套拿手看家的玩藝兒吧。』

憤憤然的，焦慶高聲一喊：

『小玉兒！』

『噯——』他那個弟弟清脆嘹亮的一聲答應，邁開胖腿，往場子中央跑。衆人看他，唇紅齒白，方頭大耳，好不活潑可愛。

怪只怪，焦慶在這個當兒，餘怒未息，他還在出口傷人哩，他瞟了陳五一眼說：

『人家賞了白花花的銀子。小玉兒，俺們得讓人家開開眼界。』

陳五强笑着的那張臉，驀的又變了。——一隻蜻蜓瞎摸亂闖的飛到人叢裏來，陳五一伸右手兩指，輕輕的將牠捉住。

『來一手俺們看家的玩藝兒，』焦慶雙手一拍，從刀槍架上，再摘下一把刀身寬達六寸的鬼頭刀。然後向小玉兒笑了笑說：『小兄弟，躺下吧！』

『好，』小玉兒用歡快的聲音嚷嚷：『俺的哥，躺下便躺下吧！』

於是，他直撅撅的往後一倒；身手矯捷的躺了個四仰八叉，五六歲的孩子腰腿練得這麼靈便，四週圍的看客，忍不住齊聲喝采：

『好哇！』

『列位看官，』焦慶又作了個四方揖，高聲的說：『俺們焦家，有個規矩是光練不說，玩的是眞功夫。這會兒，我要把我一母同胞的嫡親弟弟，連砍五刀，剁去手脚，斬下腦袋。要不見血，算俺們的玩藝兒不眞。』

『你別砍！』人叢中一位小老太太，嚇得雙手捂上了眼睛：『這麼點點大一個孩子，你砍他五刀，叫他怎麼活法啦！』

陳五趁此機會，好生揶揄一番。他哈哈大笑，笑夠了時方說：

『老太，妳莫上他的當，這是戲法，分明是假的呀！』

焦慶大怒，上前一步，氣勢洶洶的質問：

『誰敢說我玩藝兒是假的？』

說也奇怪，平時威風凜凜的陳五太爺，今兒居然當着個不懂規矩的小伙子，步步退讓。他仍然面帶笑容說：

『不是假的，那就是眞的囉。』

『當然是眞的！』

『眞的就眞的吧，請！』

伸手不打笑臉人，焦慶深恨自己一再受辱，偏又拿陳五沒奈何。他憋住一肚子氣，瞧定了他兄弟的胖腿，右手的鬼頭刀，高高的一揚，刀尖直指向天上。

『哎呀！』

看客齊聲驚呼，眼睜睜望着焦慶手起刀落，咔嚓一聲，紅光崩現，小玉兒分明被砍斷了一條左腿。膀間，濺起一大汪血。

凝神注視的陳五，唇間漾一抹獰笑。左手手指，暗地裏在動，摘下手中蜻蜓的左下翅膀。

地上躺着的小玉兒，若無其事，大眼睛骨碌碌的轉着，他在甜甜的笑。

再舉起鬼頭刀來的焦慶，頰肉痙攣，咬牙切齒，『哎呀！』又一刀。『哎呀！』再一刀。『算了吧。算了吧，哎喲呀！』接連的砍了第四刀了。刀身，泥地，小玉兒的兩手兩脚關連之處，遍是血污。滿場的看客，無不心驚胆悸，頭皮發麻，多一半人閉上眼睛不敢睜開。唯有陳五，他聲色不動，眼睛一霎也不霎，緊盯着焦慶一連四刀，剁去了他兄弟的兩手兩脚。與此同時，每一刀下，陳五都有一個旁人無法察覺的小動作，小玉兒的手脚全部砍斷，陳五手中逮着的那隻蜻蜓，四隻翅膀也被他無聲的摘落。

就祇剩下要砍掉小玉兒腦袋的最後一刀了，焦慶握刀的手，微微的有些兒顫抖。他高舉刀尖，矗向雲天，髙起髙落的揮向他弟弟的頸脖。多數看客從手指縫裏偷覷，齊齊的慘呼一聲：『哎唷喂我的媽媽呀！』四肢支解，血肉糢糊的小玉兒，頸脖又被一刀砍斷。登時他斂止笑容，兩眼一閉，停止呼吸，直挺挺的躺在血泊之中僵死。

『可憐啊！』

『怎辦呢？』

『出了人命啦！』

唯有外貌緊張，其實心中篤定的焦慶，在砍那最後一刀時，恰好向陳五那邊掃了一眼。而這一眄之下，居然被他發現，陳五正毒辣無比的在破『法』，最後一刀，如應斯響，陳五摘下了蜻蜓的頭。

於是焦慶以爲他正好找到了陳五的岔，他猛一挫腰，一個箭步蹤過去。出其不意，捉住了陳五的右手，而在他的右手手掌之中，陳五偏又抓牢了那隻僵死的蜻蜓。至此，焦慶存心要下陳五太爺的台型，他理直氣壯的喝問：

『好哇，原來是你在暗中施毒手，破我的法，害我兄弟的性命！』

『莫忙，莫忙。且慢，且慢，』陳五太爺看似緊張，實則唯有他才好整以暇，他忙不迭的在說：『讓我們先把話講清楚。小把戲，你說是我害了你兄弟的性命？這話可是眞的？』

『當然是眞的。』焦慶答時，顯然有些兒迫不及待，因而難免氣喘吁吁。

『我怎麼害了你兄弟的？』陳五振振有詞的問：『殺你兄弟的是你，我連挨都沒有挨他一下呀。且請大家講句公道話，這話對吧？』

『對！』由他的爪牙陳福領頭在喊：『我們都看到是這小把戲殺了他的兄弟！』

焦慶一咬牙，右手一使勁，扳開了陳五太爺緊攥死蜻蜓的那隻手。他讓衆人看清楚那隻被陳五摘去了

四翅和頭的死蜻蜓，然後厲聲尖呼：

『這是他在破我的法，破我的法！叫我兄弟死而不能復生！』

『胡說！』陳五道貌岸然，一聲呵斥：『普天之下，那有把蜻蜓跟人命混爲一談的道理？列位分明看到，是這小把戲殺了他的同胞兄弟。』

『我本來可以把我弟弟活轉來的，』焦慶一把捽住陳五的衣領，『是你居心狠毒，把蜻蜓當作我弟弟，我砍他一刀，你便補一記。如今我胞弟不能再活了，我唯有跟你性命相拚！還我弟弟的命來陳五，你快還我弟弟的命來！』

但是陳五太爺不慌不忙，他在作股正經的問：

『你是說你兄弟死了？』

『死了。』

『再也活不成了？』

兩手一攤，焦慶擠擠眼睛，擠出了幾滴眼淚——

『人死了，你怎叫他活？』

『可是——』陳五提高嗓門一嚷：『大家都看到的，我陳五沒有挨他兄弟一下。至於說我手裏的蜻蜓，那是湊巧之而又湊巧的事情。再怎麼說，他也不能憑我捏殺了蜻蜓，就告我殺他的弟弟，列位說這話可對？』

圍着的看客，裏面就有的是陳五太爺豢養的打手、狗腿子。到這時候，當然齊聲的幫腔：

『對！對！』

『這話隨便到那裏去講，也不能怪到五太爺的身上。』

『不過呢，我看你兄弟死得可憐，』陳五忽又轉向焦慶，一副貓哭老鼠假惺惺的神情：『這麼吧，既然人死不能復生，我馬上叫人抬口好棺材來，把你兄弟給埋了。然後，我再送你五十兩銀子，幫補你們兩兄妹回家的盤纏。也算我做一樁好事，也算我實不知情，無意間破了你的法。』

看客之中，立刻響起嗡嗡的議論之聲，大家都在詫異的低語，陳五平時勾結官府，欺壓善良，憑着獨霸一方，勒索搜刮，攢下了萬貫家財。他是出了名的鐵公鷄，一毛不拔。今天怎的會大發慈悲，對這個楞不幾幾，得罪了他的小伙子，反是又給大錢又賠禮的？

再看那方才死了兄弟的兩兄妹時，一聽陳五說了棺材與埋，登時就神情大改，一臉卡白。兩兄妹目瞪口呆，彷彿手足無措，一時間不知怎樣是好了。

『這——』終於還是焦慶掙出了一句話：『不勞你陳五太爺費心。』

『不是費心，是盡心啊。』陳五聳肩奸笑，立時三刻，不由焦慶分說，便哇哩哇啦，喊他的那些狗腿子們，趕着辦事：『來呀，陳福，你回家去拿銀子。還有陳祿，你趕緊叫壽具行裏抬口好棺材來。要快，

要快！』

『哎哎哎，』焦慶發了急，竄過去就想攔住陳祿：『要你忙個什麼勁？我說過了的，我兄弟死了我自家會埋。』

『還是我幫你辦了這件事的好，』陳五假意的過來相勸，其實，他正是要支開陳祿，讓他快去抬棺材。他挽住焦慶的胳臂，彷彿一片好心般的在說：『你莫難過，莫難過，人死不能復活。我自有底下人好生的替你收殮安埋。你跟我上茶樓去坐坐，莫在這兒耗着，驚官動府你要喫大虧。』作好作歹，橫拉豎拖，一面又回頭喊他的跟人：『來人呀，幫我送這位大哥上得勝樓。還有這位小姑娘，刀槍傢伙，都給他們收拾了來，埋人的事，十萬火急，妥妥的快辦。』

於是，陳五太爺的那些跟人們，一聲得令，如奉聖旨，五七個人幫着去拖焦慶和璇姑，三五個人忙着收拾傢伙，勸散看客。也不管焦慶急得大嚷大叫，璇姑放聲號啕痛哭，陳五帶的人多，一會兒便軟騙硬架的將那兩兄妹帶走。看客們議論紛紜的散了。陳五太爺突如其來的這一套，叫他們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。當時祇有陳五、焦慶和璇姑知道，這毒辣無比的一手，正是送掉了小玉兒的小命一條。

焦慶像個瘋子，狂呼大叫，拚命掙扎，但是他氣力再大，也掙不脫陳五手下那幫打手狗腿子的七手八隻脚。他和璇姑等於被押上了陳五開設在夫子廟邊的得勝樓。陳五既不請他們喫茶，也沒什麼送五十兩銀子的話。押到茶樓後進，陳五的笑臉一沉，登時就是一聲低吼：

『把這兩個綁了，塞住嘴巴。先丟在地窖子裏，等天黑時，再抬到公館裏去。』

方才在外間裝着笑臉，好意相勸似的那幫狗腿子，此刻都變成如狼似虎的打手，聲聲吆喝，抓過焦慶、璇姑就綑。焦慶、璇姑死力的掙扎，苦於衆寡難敵，喫他們人多手多綑了個結實。嘴裏塞了條毛巾，重重的摔下地窖。——夫子廟前遊逛的那些看客，都還在口耳相傳，爭說今兒太陽打西邊出，陳五太爺做了件好事哩。

二

這夜，無星無月，一片漆黑，約莫二更時分，打烊已久的得勝樓，又來了八名陳五太爺的狗腿子。他們靜悄悄的進門，照着陳五的吩咐，打起燈籠走下地窖，把綑成粽子般的焦慶和璇姑，扛抬起來就跑。

兩兄妹也不知道被人抬着走了多少路，祇睜眼看見進了一幢很大的宅子，到了一間燈火輝煌的大廳，滿廳都是穿短打，紮青巾，怒眉橫目，腰粗膀圓的彪形大漢。陳五一臉陰森森的笑，端坐在正當中的一張太師椅子上。在他旁邊，又坐着一個容長臉，有一對色迷迷的眼睛，高挑個兒的年輕人。他是陳五的獨養兒子陳勝基，在巡檢衙門裏當上一名差。

被鬆了下半身的綁，兩條彪形大漢，四脚跌定了兩兄妹的小腿，逼着他們不得不下跪。嘴裏塞住的毛巾一拉出來，焦慶一張口，頭一句話便問：

『陳五，你把我兄弟怎樣了？』

陳五輕鬆的一聳肩答：

『埋啦！』

嬰的一聲，璇姑掩面悲泣，身子一陣搖擺，差點兒就往後栽倒。

『埋了？』焦慶一聲慘呼，眼睛裏潸潸的流出淚水：『啊，陳五，你太毒！把我小兄弟活生生的當着死人埋？』

『活生生的？』坐在一旁的陳勝基岔上了嘴，他嘿嘿冷笑的說：『你兄弟不是死了嗎？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啊：我父親摘了蜻蜓頭，破了你的法，害死了你的兄弟。』

愧恨交加，痛不欲生，焦慶恨聲不絕的，要一頭往地上砸。他後面的那人，一把揪住了他的頭髮。

『你是喫了老虎心，豹子胆，又給猪油矇了你的竅！』陳五破口大罵，伸手直指焦慶的鼻尖，高聲罵道：『你上江甯府跑碼頭，就該打聽打聽你家五太爺的威名！五太爺管這夫子廟、秦淮河的地頭三十多年，天南地北，西番塞外，那一路的英雄好漢沒有會過？什麼樣的巧宗兒法門不曾見識？偏你，睜了眼的瞎子，就敢在老虎嘴邊撈毛，太歲頭上動土？小伙子你眞夠瀡啊！』一連串的開始數落：『夫子廟前，你敢要我五太爺的人，逼住陳福，就曉得他不敢砍你的胳膊？再說我五太爺一到，就說官府也得讓我三分，偏你，小鬼摸着了大蒜頭，夠冲啊！把你家五太爺，頂得一釘耙一釘耙的。我陪笑臉，你還得寸進尺，眞

是才把你三分顏色，你就開了染坊。當着那麼些個看客，你出我的醜。你可懂得：「利刀割體瘡猶合，言語傷人吃不消」？你掙面皮，我就該給你墊底？哼哼，我要是不給你點顏色看，我們這父子兩個，外帶住在家裏的幾十位朋友，往後在江甯城裏還想混喝？』

焦慶緊咬牙關，儘低着頭。他在想，小兄弟這麼不明不白的送了命，自己正是罪魁禍首，那還有什麼活頭？落到陳五的手裏是殺是剮，他全認啦。

『好小子，』旁邊的陳勝基氣得一跺脚：『還不認錯，還不告饒，還不跟我們老爺子賠禮？就會兒，我怕你會是江甯的板鴨，嘴硬骨頭酥啊！』

焦慶的一顆心橫定了，他照舊一語不發。

『莫看你小小年紀，倒是「算盤打得精，襪子改背心」咧，』陳五說話的時候直搖頭，『變戲法訛詐，鬧到我五太爺頭上來了。你那把鬼頭刀，我不用看，就曉得裏頭有機關。刀身上有半隻湯碗大的一塊是活動的，砍到你兄弟的頸脖上就往刀背那頭縮。夾層的鬼頭刀裏灌滿了洋紅水，砍一刀就灑些個出來，讓鄉巴佬看見當做是血。找到要訛詐的人，就誣賴人家破你的法，你兄弟躺在地上憋住氣裝死。等你訛詐來的錢到了手，抱起你兄弟就走。一到荒郊野外，把洋紅水一揩，你們三個還要嘻嘻哈哈的笑人家受了騙，還破了錢財，當了冤大頭！小伙子你自己說，我講的該是一點兒也不差吧？』

跪在地上直哭的璇姑，悲慟萬分的在喊：

『五太爺啊，你既然曉得這是假的，又何必叫人活埋了我弟弟？』

『這妳還不懂呀，』陳五傴身向前說：『妳哥哥胆敢在我跟前玩這種把戲，他是在把我當土包子洋盤看，我能不給你們一點教訓，叫妳兄弟弄假成眞，活活的埋了。那我五太爺還成其爲五太爺嗎？』

『那你也太狠了啊！』璇姑哭得好不傷心：『我弟弟才那麼小……』

『哈哈哈哈！』陳五好不得意，直笑得淚水在流：『你們這才曉得我陳五太爺的厲害呀？』說到這兒，臉色又變得猙獰可怕：『實告訴你們吧，五太爺向來做事乾脆了當，打蛇打七寸，斬草便除根。你們得罪了五太爺，那就一個也不能活！』

焦慶猛一抬頭，開口說了話：

『要殺就殺，別這麼婆婆媽媽！你枉稱什麼五太爺，我看你嘮嘮叨叨，簡直的是個五奶奶！』

再沒想到焦慶會這麼倔，當着他兒子、下人又把他譏刺了個夠。陳五氣得從太師椅上直跳起來，臉鐵青，手發抖，顫簌簌的指着地上的焦慶，直在跟他兒子說：

『你看，你看！這豈不是反了？這小伙子簡直是條瘋狗，哼哼，我再也不能饒他！』

『爹爹，』陳勝基接嘴就說：『這小伙子自己不想活，你老人家用不着跟他費什麼唇舌。辦他容易得很，爹你就交給我吧。』

陳五意猶未足的問：

『你先說說，你怎麼個辦他法？』

陳勝基望他父親一眼，詭祕的笑笑。然後，歪過身去，附在陳五的耳邊，嘁嘁喳喳，說了半天。他說一句，陳五便點一次頭。說完了，兩父子欣然得意，相向着嘀嘀大笑起來。

笑過了，陳五伸手一指璇姑，問他兒子：

『這女娃兒呢？』

『看她模樣兒不錯，只怕還聰明，留下來吧。正好桂仙的房裏缺個丫頭。』

『模樣兒不錯？』陳五跟他兒子全沒上下，曖昧的笑着再問：『才這麼點點大呢？難道你又想收一房啦？』

『哎呀我的爹爹，』陳勝基向他父親扮個鬼臉說：『做兒子的心事眞是沒有一樣瞞得過您老人家。人小，過兩三年不就大啦！』

於是，兩父子又尖聲怪氣的大笑，在廳上待候那兩父子的人也忍不住掩口葫蘆。焦慶正待破口大罵，一塊毛巾又塞進了他的嘴巴。

『哥哥！哥哥！』

璇姑不停的哭喊。却是哭喊聲越去越遠。她被兩名壯漢，推推搡搡，押進後屋去了。

焦慶口中咿唔不清，身體奮力掙扎，又有幾名壯漢趕過來捺定了他，强他做個狗吃屎式，整個身子爬

在地上。這時，祇聽得陳勝基一聲令下：

『去桂仙房裏，拿些頭面首飾來。』

又聽見陳五在問：

『做什麼？』

『做賊啦！仇彪身上還會不藏贓嗎？』

焦慶一聽，心就涼了。

一會兒，他被人按着，換上了一套全黑的夜行衣。一會兒，彷彿聽見有個女人的聲音在說話，緊接着，他的身上便被强塞了些珠寶首飾。這時，焦慶滿心恚恨的在想：陳五，陳勝基，你兩父子狼心狗肺，活埋了我兄弟，又把我綑着栽贓當賊辦。可是，偷些個珠寶首飾，總該犯不了死罪。有朝一日，我坐蹬了窝枉牢，祇要我能保住性命，脫得了身，總有那麼一天，我要報仇雪恨，殺你們家滿門。

三

然而，他錯了，陳五兩父子，居心要送的性命，斬草除根，免貽後患。除了心狠手辣，還有另一層理由——

焦慶方被四馬攢蹄，綑在一根竹桿上，從他身後轉出來一名打手，手執狼牙棒，照定他的後腦勺，猛

的一擊。焦慶連聲哎喲都叫不及，他已被那重重的一棒，打昏了過去。

把焦慶當條待宰的猪似的，兩人抗，四個人押解。乘着三更半夜，神不知鬼不覺的下了江甯府大牢。來人把他鎖好，還有陳勝基交代的差事，——他們得把死囚牢房裏的那名江洋大盜仇彪，暗地裏帶回陳家去。

陳家大廳上在擺酒吃宵夜哩，衆人看見仇彪給押來了，陳五連忙叫人挪張椅子居中一坐，看他寶貝兒子站在一旁問話。陳勝基的三姨太桂仙久聞仇彪的賊名，她本是青樓出身，見多識廣，祇好新鮮，啥都不怕，也擠過來瞧熱鬧。

打手押住雙手反縛的仇彪，往陳勝基面前一跪。陳勝基伸手一指，高聲的說：

『仇彪，你不該持刀行竊，偷到鹽法道胡大人的府裏。居然還敢刀傷事主，殺了胡大人家的更夫。你這一落網，追告你的狀子，可不就來了一兩百張。』

仇彪愁眉苦臉，蓬蓬的磕着響頭，他聲聲哀求的說：

『陳老爺，小的這一條性命，都靠老爺高抬貴手，放我一把了。』

陳勝基却把臉一沉，搖了搖頭：

『前兒個都判了斬立決，十天後就要綁赴法場，明正典刑。此刻你求我，又有什麼用？』

『老爺啊！』仇彪還在磕頭如搗蒜，『江湖上誰不知道江甯城裏五太爺和陳老爺。天大的案子，祇要

你們兩位老人家點一點頭，臨上了法場，也能保得住性命。總求五太爺，老爺你……』

陳勝基忽的一皺眉，打斷了他的話說：

『可是你這案子太大。』

『太大，』仇彪膝行向前，湊近陳勝基些，壓低了聲音說：『老爺，太大的案子就有夠大的關節啊。』

『你用不着這麼鬼鬼祟祟的說話，』陳勝基一聲叱喝：『這廳上不是我家的家眷，就是體已親信的跟人。沒什麼事要瞞的。』

『是了，是了，』仇彪連聲應喏，又牽強的笑笑，他格格難吐的說：『有——有一位朋友，聽說承蒙五太爺賞臉，說是已經見過了五太爺的金面。』

『仇彪，你門路倒多啊，』陳五岔進來，打了個哈哈：『居然找上了我的老哥哥，杭州府的褚二太爺。我看我八十歲老哥哥親自走一趟江甯府的份上，不得不叫我兒子勉力爲你設個法。』

『仇彪給五太爺磕頭，』轉過身便磕下頭去：『江甯城裏有五太爺這尊活菩薩，江湖上的弟兄誰不感念五太爺的好處。』

『仇彪，』陳勝基頓了一頓方說：『你案情重大，手脚費事得很啊！』

仇彪再轉過來磕響頭：

『總望老爺垂憐垂憐。』

『五太爺關照下來，要給你設個法，』陳勝基回轉身去，踱了兩步，他背對着跪在地上的仇彪說：『我想來想去沒有別的好法子，除非是——』

『求老爺開恩，明示。』

一字一頓，陳勝基答得份外的着力——

『掉包。』

『掉包？』嘴裏嘖嘖兩聲，仇彪又說：『只怕這包一時難找？』

陳勝基却輕描淡寫的問：

『要是找得到呢？』

『小的家裏求褚二太爺來救我這條狗命，』仇彪大喜過望的忙說：『先已湊了一千兩銀子的。這一千兩是小的對五太爺的孝敬。假使找得到包，小的情願立時三刻再送五百兩過來。』

沉吟半晌，陳勝基又開口問：

『假使我此刻就放你的人呢？』

『三天之內，一千五百兩銀子由褚二太爺送到。』仇彪答得斬釘截鐵，他在地上瞟桂仙一眼，立時又補一句：『太太跟前小的斗胆也有些孝敬，我還有一副足值三百兩銀子的珍珠頭面。』

『好，我們一言爲定，』陳勝基的答覆，更其痛快：『不過你要明白，仇彪，一千兩是你孝敬五太爺

的，太太的一份歸她自己收，與我無干。另五百兩，那是你買包替死的錢。我在衙門裏做官，像這種黑道上的錢我向來斷乎不沾。』

仇彪當然明白，這是做官的例有假撇清門面話，他唯有再磕幾個頭，說是：

『老爺的大恩大德，小的來生做牛做馬報答。』

『還有一樁——』

『請老爺的示下。』

『三年之內，你不許進江甯一步。』

『小的怎敢。』

『來人哪！』陳勝基元氣淋漓的一聲喊：『把仇彪的綁鬆了。』

仇彪反倒怔住了，他訥訥的問：

『老爺，老爺，那包呢？』

『你放心，』陳勝基躊躇滿志的一笑：『你方才出牢門，我掉的包已經綁定在你的囚床上。此刻，你就在我家下處歇過這半夜，換好衣服，明兒天一亮，我送你五兩銀子盤費上路。』

四

仇彪住過一個月的那間江甯府大牢死囚房裏，木板床上，給打昏了的焦慶終於悠悠醒轉。他發現自己穿了一套全黑的夜行衣，不曾上手鐐脚鐐，但却全身都被粗麻繩牢牢的綁住。

十天後，他又被牢子灌了啞藥，登時成爲啞巴。——這還不算是最壞的事情，最壞的是他跟江洋大盜仇彪一般給養了兩小撇鬍子。那日，他被五花大綁，插上斬條，押到了三山街刑場。由得了陳勝基三百兩銀子的巡檢老爺驗明正身，午時三刻，號砲一響，他連句冤枉都沒法喊出。但見劊子手手起刀落，焦慶胡裏胡塗的被當做仇彪給正了法。

焦慶冤死後的三個月，陳五太爺家出了樁小事，但却惹得五太爺和陳勝基都大發雷霆，暴跳不已。把兩名失職的老媽子拉下去打板子。因爲，這兩個老媽子一個不留神，讓桂仙房裏的小丫頭璇姑，逃得不知去向。

五

轉瞬五年。

在廣東高要姑媽家一住五年的焦璇姑，已經長成一個亭亭玉立，身姿窈窕的大姑娘。沒人認得出，她就是五年前不遠萬里而來投奔，晒得又瘦又黑，神情栖栖皇皇，人前人後就曉得哭哭啼啼的那個小女孩。

璇姑她姑媽夫家姓伍，姑爹伍魁曾是威鎮粵西的梁山寨主。聲勢浩大的時候，伍魁有一百二十名徒弟

。幫他帶領四五千嘆囉，佔據方圓百里的容縣大容山，專做那沒本錢的買賣。那年伍魁得病，羣醫束手，長瞑不視。璇姑她姑媽厭倦了草莽英雄的生涯，她年將半百，膝下猶虛，便帶了一大筆錢財，回到她丈夫的故鄉高要，造一幢水木清華，美奐美侖的大宅子，打算安安穩穩，舒舒服服的，遺此有涯之年，渡那桑榆晚景。

可是，她想安穩，却偏偏不得安穩，她想閒散，正就得不着鬆散。因爲，她的丈夫伍魁，是兩粵綠林的第一條好漢。伍魁死後，不上十年，他那一百二十名個個身懷絕技的高徒，人人都佔得有山寨。一百二十名高徒漸漸成爲一百二十處山寨之主，兩廣三江、粵東粵西的綠林，就全成了伍魁門徒的天下。這幫子人，外帶徒弟的徒弟，伍魁的徒子徒孫，一年三節，師尊的忌日，師母的壽辰，誰也不能缺了禮數，紛紛到高要伍府去磕頭省謁。年年如此，週而復始，於是，嶺南嶺北，無人不知高要府有這麼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稱伍大姑。

伍大姑自己原有吃不盡的家當，穿不了的貨財，養尊處優，安富尊榮。更何況又有三山五湖英雄的孝敬，四海內外豪傑的奉獻。高要一府的文武官吏，因此無不對她刮目相看，既憚且畏。

所以，自從璇姑擺脫陳家那兩個老媽子的監視，逃出了江甯陳家，她身無分文，只好沿途乞討，由江甯下杭州，走金華，轉折江山浦城，泉漳潮汕，過廣州而終於抵達高要以後，她像是平步青雲，直登天堂。無兒無女，孤單寂寞的伍大姑，把她當作天上掉下來的寶貝，摟在懷裏，親吻不已。當然囉，璇姑是伍

大姑在人世之間獨一無二的親人。

爲了自己唯一胞弟的血胤萬里來投，伍大姑對焦璇姑輕憐密愛，無微不至。她僱了好多丫鬟傭婦，供璇姑使喚，又爲璇姑縫製無數襲綺羅綢緞的新衣，祇要璇姑歡喜，她姑媽甘願爲她做任何事體。伍大姑居心要讓璇姑予取予求，不虞匱乏。她把璇姑寵愛得像是心肝寶貝一般，她給璇姑的一樣玩物，竟是一隻通靈曉事的長臂猿，其價何止萬金。

祇是有這麼一樁，伍大姑也不知聽了多少遍焦姑的血淚傾訴，她弟弟如何慘被活埋，她哥哥又怎樣寃枉送掉了性命，璇姑說她苟延殘喘於人世，祇是爲了報仇雪恨而已。每當璇姑這麼慷慨激昂，熱淚漣漣的吐露，伍大姑却反倒過來先數落一頓璇姑她爸爸跟她哥哥的不是。璇姑她爸爸焦雲，和伍大姑是一母同胎的姐弟，自小在一起長大，焦家原是世代相傳，跑江湖吃開口飯的，男男女女，各有一手玩藝，可都是些花拳綉腿，障眼唬人的把戲。除了討看客的些賞錢，根本就不能作什麼正經八百的用場。而且跑江湖的全憑一張嘴甜，一顆心活，遇到老實可欺的看客，碰上有利可圖的機會，免不了就想訛詐撞騙，發一筆意外的橫財。當年璇姑她父母雙親，全都有點兒這種毛病，再加上性子褊急，出語尖利，天長日久，到處都得罪了些人。璇姑父親不合在海州府大碼頭，跟當地鏢局子裏的人鬥口，因而被人騙到荒郊野外，一頓棍棒活活的打死。璇姑她母親爲此急怒攻心，在徐州的一家小客棧裏吐血身亡。這上一代的寃仇，因爲仇家人多勢大，焦慶年紀還小，簡直就沒法提那報仇的話。他帶着十四歲的璇姑，六歲的小玉兒，原打算沿途賣

藝，捱到高要，去投奔他姑母。誰想才走了沒幾天，竟在江甯夫子廟前，開罪了當地的龍頭大爺陳五。陳五一下毒手，小兩兄弟又是雙雙的命歸黃泉。難怪璇姑一提起她哥、她弟的苦情，伍大姑總是忍不住的要跟她這麼嘮叨：

『寃寃相報，幾時得了？妳忘了妳爹妳娘的仇還沒有報咧。俗話說的好：「少年子弟江湖老，江湖浪蕩江湖了。」幹妳爺爺傳下來這一行的，幾時聽說有個能夠善終，天年一到挺在自己家裏伸了腿的？那年妳奶奶過世，我跟妳姑丈從廣西大容山，趕到北邊去奔喪，把妳奶奶厚殮厚葬了之後，妳姑丈就勸妳爹，別再幹這一行。妳姑丈說：「有胆子跟我上山，我自會傳你眞刀眞槍眞工夫，圖個大碗酒、大塊肉的吃一輩子，這也是做人的快活。不然，好生做個小本買賣，只要你一家三口能安頓下來，不論你要多少本錢，我都照給。」——妳說妳爹聽了怎麼回答？他說呀：「姐夫哥，窮人沒本，工夫是錢。我這輩子算是蛇入筒中，曲性自在。你再提拔我，還是弄不好的。再說吧，你們看我一年四季東奔西跑的勞累，我可是死在江湖也痛快！」——璇姑，妳聽聽，這話可是妳爹當着我的面，親口說的喲。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强，妳奶奶的喪事辦完，我們又回到了大容山裏。前後才不過十來年時間嘛，父子兩代五口，如今就祇剩了一個妳。這就是吃江湖飯的下場。——如今妳都打江甯跑到了高要，妳爹、妳媽、妳哥、妳弟死了再也活不回轉，妳就把那些個事統統當做了惡夢吧。在姑媽家不愁吃、不愁穿，妳愛啥我給妳買啥，妳就在這兒乖乖的做姑媽的好女兒。——璇姑，妳讓我再過十年順心舒泰的日子，姑媽自會安排妳一輩子的衣食無憂，太平

渡日。』

或者是，就着璇姑所講的那一段悲慘往事，伍大姑毫不容情的責怪焦慮——

『妳哥，他那條命是白白送了的。要麼，就是他那天生的倔脾氣送了他的命。跑江湖人誰不懂得：「忍字心頭一把刀」，「鑼鼓一敲，八面陪笑」？妳哥自小跟妳父母天南地北的跑，一碼頭有一碼頭的龍頭，我不信他連這個起碼的江湖規矩都不懂得？我實告訴妳吧，他是在逞能、創新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存心破規矩，有意坍那陳五的台。强龍都不鬥地頭蛇咧，他這不是拿鷄子兒跟石頭碰，送命是該應！祇可憐白饒上人事不知的小玉兒。——陳五當然不是好東西，可是妳管他呢？「惡人自有天公治」，「作惡不報，時辰沒到」，我敢說那江甯陳五兩父子，將來的下場比妳爹妳哥更慘。——璇姑啊，就祇一樁，不勞妳這位千金大小姐，妳姑媽的乖女兒下手。』

就這樣，璇姑提一句報仇的事，她姑媽就回她一車子批評、埋怨、指責，外帶勸阻她的話。姑媽待璇姑太好，璇姑也曉得她姑媽一天都離不開她。因此，她只有把上江甯報殺兄埋弟之仇的這件事暫且給擱下。在她姑媽的跟前，不再提起。

祇要璇姑不提北上報仇的話，伍大姑便份外的歡喜。綺羅綢緞，她不知給璇姑做了多少件新衣，璇姑房裏用的擺的裝飾的，一概都是新奇貴重的東西。即令是百萬富翁的千金小姐閨房，也未必能夠措辦得這麼齊全。除此之外，伍大姑還給璇姑請了位老秀才，教她識字唸書。但是璇姑最感興趣的還是她姑媽偶然興

起，教她幾手內功和輕功。伍大姑的意思是要璇姑多少練些工夫，健身祛病，她怎知道璇姑心中另有算計
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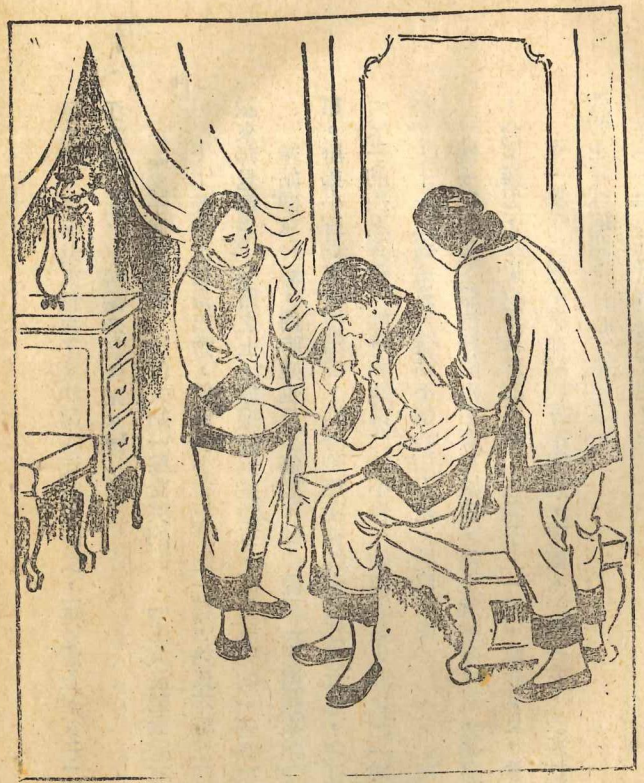
忽忽五年了，有那麼一天，一名伍魁當年的得意徒弟，綽號叫做無骨靈猴楊小香的，老遠的前來拜望師母。這楊小香年紀四十好幾，頭兩年璇姑也曾和他見過。他的一身輕功不但在伍魁的門徒之中數第一，而且連伍魁在世的時候自己也承認，楊小香是青出于藍，而勝于藍，本領大過伍魁自己。楊小香平素所走的路子，跟伍魁所有的徒弟大不相同。他獨來獨往，從來不帶伴當，但却偷遍了大江南北，江甯北京。除了標榜兔子不吃窩邊草，他在廣東一省從不做案，各省衙門裏都有他的案積如山。可是他平生不曾失過手，見過官，而且專一的刼富濟貧，懲治貪官污吏。

聽說這一回楊小香正是從江甯來，觸動了璇姑的心事，就想陪着她姑媽也見見楊小香，順便打聽打聽陳家現今如何？可是當她把這話在伍大姑跟前一提，伍大姑登時就眉頭皺皺，却仍帶笑的說：

『都忍了五年啦，妳就此不再聽什麼江甯呀、陳家呀的也罷！』

一個軟釘子碰下來，璇姑還有點兒不大甘心。乘晚間伍大姑招呼老門徒在大廳上喝酒，她偷偷的躲在屏風後面聽。

起先伍大姑和楊小香都在談些個什麼，璇姑沒趕上聽見。她命丫頭悄悄的掇張凳子，往屏[illegible]



她爽性放聲哭了出來。

，她正好聽見楊小香在談乾隆皇帝下江南，江甯城裏從古未有的那麼一場熱鬧。

伍大姑只怕也聽得津津有味，所以多一半的時間她不開口，祇顧在聽楊小香說得天花亂墜，偶然插句嘴，閑閑的問上一聲。

當伍大姑在問：『你這回在江甯，住在那兒呀？』楊小香一開口回答，『我還是住老地方，三山街陳家，那個老子坐地分贓，兒子已經當上了巡檢的陳五家裏。』——璇姑不自覺的緊張了起來。心跳突突，豎尖了耳朵聽他們再往下談。

緊接着伍大姑就好不耐煩的問：

『陳五那老狐狸還沒死？』

『死？』楊小香揚聲大笑：『人家活得纔起勁呢。官場黑道，財

源大開，場面越來越大了。徒弟在江甯的時候，正好趕上他父子二人同一天各娶一名妾。連江南鹽法道、江甯知府都坐了暖轎來喫酒呢。』

『父子同日娶妾，』伍大姑一聲冷笑的說：『也眞沒聽說過有這種荒唐事！』

——璇姑正聽得起勁，偏偏楊小香把話題一轉，他又不談江甯陳家的事了。他在談從江甯下廣東，專誠來拜見師母，一路之上，經過的那些地方，所見所聞的一些個事情。

璇姑懶怠再聽，同時她也起了傷感，聽說陳五一家還越來越發達，自然而然，就讓她想起五年前的往事。胞弟小玉兒的慘遭活埋，她哥哥焦慶被掉包爲江洋大盜，在江甯法場給砍了腦袋。如果不是陳五那廝兩父子的殘忍毒辣，她哥和她弟此刻不也在姑媽家裏，和自己一樣的錦衣玉食，呼奴叱婢，安享這逍遙快樂？——一想到這兒，璇姑不禁心如刀割，她眼圈兒一紅，便站起身來，扭頭往自己的閨房走。

她一動脚步，服侍她的兩名廣東娘姨，馬上就亦步亦趨，緊緊跟隨。可是，璇姑才進自己閨房的外間，心酸難忍，拉出腋下掖着的手絹，往凳子上一坐，悲悲切切，淒淒慘慘，她爽性放聲哭了出來。

這一哭，叫兩名廣東娘姨好不惶恐，兩個人一左一右，把璇姑扶住，搥背的搥背，安慰的安慰。忙不迭的在向她追問：

『小姐，好好的怎哭了呢？』

……

『妳要是有什麼不順心的事，快說出來，我馬上去稟報老太太。』

璇姑却在邊哭邊說：

『莫去驚動她老人家！』

可是，娘姨們唯恐伍大姑見責，兩人相互做了個眉眼。其中之一，還是悄悄兒的溜出去，脚不沾地的跑去向伍大姑稟告。

伍大姑正送走了楊小香，坐在廳上吸水烟袋休息。一聽說璇姑沒來由的在哭，驚了驚，登時下令：

『快去請小姐到這兒來。』

那名娘姨又飛快的往回跑，跑到了璇姑的閨房。想想不對，站住了脚，喊來在走廊上的一名丫鬟，附耳授計，叫她如此這般——

於是那丫鬟便一掀門帘，走進璇姑閨房的外間，必恭必敬，稟告一聲：

『小姐，老太太在廳上，請小姐過去一趟。』

『老太太？』璇姑一怔，止住了哭。橫波眼，一瞪她身旁的娘姨，大發嬌嗔：『叫妳們莫驚動她老人家，妳們偏又多嘴！』

『小姐，沒有哇，』通風報信的那名娘姨，趁此機會就踅進門來，堆一臉的笑說：『我們沒人離開這間屋子。小姐妳不信問荷香，』一指那被她支使來傳話的丫鬟：『她可是剛才從廳上來的？』

丫鬟荷香慌忙的點頭，答應。璇姑這才命人打水，洗把臉，撲了些脂粉，匆匆的趕到前廳。見了正在焦急等候的伍大姑，上前深深的一福。

伍大姑一臉憂急躭心的問：

『怎麼啦？孩子，沒讓妳出來聽楊小香瞎扯，妳就哭啦？』

『姑媽，我沒哭。』一轉臉，狠狠的瞪她身旁的娘姨：『我就知道妳們亂嚼舌，到老太太跟前胡說八道！』

『好啦，好啦，』伍大姑失聲而笑：『祇要孩子妳沒哭就好。來來來，我讓妳開開眼界，看些稀罕的東西。』

說罷，將手中的水烟袋，順手遞給站在身畔打扇的丫鬟。伍大姑笑吟吟的站起身，拉着璇姑的手，逕往她自己的房間裏走。走時，吩咐一聲下人：

『妳們誰都不許跟來！』

七

姑姪倆，雙雙走進伍大姑正房的外間，古董字畫，盆景名花，將一間房點綴得雍容華貴，暗香浮動。伍大姑詭譎神祕的笑着，她打開壁上的那一個暗櫃，小心翼翼的雙手捧出一隻首飾盒子來。掀起盒蓋，瞇

『是楊小香送您老人家的？』

着眼在笑，她低聲的向璇姑說道：

『妳看呀！』

璇姑移步小圓桌旁，一看首飾匣裏的東西，但覺珠光寶氣，奪目欲眩。——伍大姑又叫她取來一方布，攤開在小圓桌上，讓她把一件件首飾取出來觀賞。鑽鐲、珠串、釵鈿，又是一副燦然生輝的頭面，全部用小指頭大的火油鑽鑲成。璇姑雙手舉起來細細把玩，一陣强光，直逼眼簾。她問：

『是楊小香送您老人家的？』

『嗯。——璇姑，妳看這副頭面怎樣？』

抿唇一笑，璇姑率直的說道：

『姑媽，您這兒的好東西也算不少了。可是依我看來，就沒有一

件，能比得上這個。』

『數妳有眼力，能識貨。』伍大姑偃着身子問她：『想要嗎？』

璇姑搖搖頭說：

『太貴重了，平時怎麼戴得出去？』

『對極啦，』伍大姑兩手一拍，歡聲說道：『這種太值錢的東西，還是不要的好。我實告訴妳吧，』湊近璇姑的耳朵，壓低了聲音說：『誰留這稀罕玩意，誰就會遭滅門的慘禍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楊小香這廝胆大包天，趁着乾隆皇帝下江南，』伍大姑悄聲悄氣的在說：『他竟敢黃夜入行宮，偷了這許多皇上愛妃的寶貝來。楊小香好不得意，說這是他的生平第一傑作，所以他才萬里迢遙的跑來送給我。』

『姑媽，』璇姑十分担心的問：『您就收下來了呀？』

博浪鼓似的搖着頭，伍大姑連聲苦笑的說：

『像這種惹禍上身的東西，我怎敢收？又怎願收？聽說皇上江甯行宮失竊，赫然震怒，已經下旨嚴限搜拿。要是一旦被官府從我們家裏找到了這個，那時候，妳我都會被當做欽犯殺頭。』

『那麼，』璇姑着急的說：『姑媽您就該退還給楊小香呀！』

『一時之間我不好意思退給他，』伍大姑深深的歎了一口氣：『而且，在他們綠林豪傑看來，這樣做也太嫌胆怯。唉，誰教我是南天燕伍魁的老婆！』

『那您怎麼辦呢？』

『先把它們留下來再說，』伍大姑重又將那些大內的珠寶收好：『反正只有我們兩個知道。再麼，江甯、北京，離我們這裏且遠着呢。搜捕再急，一時也不至於搜到我們這兒來的。』

『留下來，』璇姑幫着伍大姑把珠寶收進暗壁，一面說是：『將來一定會生禍害。』

伍大姑的臉上，佈滿了愁雲慘霧。她望着璇姑，愛憐的說：

『禍害不禍害，且等到將來再說吧。唉，孩子，看我把妳寵成什麼樣子了？有事不讓妳曉得，妳會生氣會哭。告訴了妳呢，可不是白白的讓妳多躭心事。』

璇姑無言，唯有報之以一聲苦笑。

八

這夜，從姑媽房裏回到自己的閨房，璇姑輾轉反側，一夜睡不着覺。將近四更天的時候，她摸索着起床，穿好了衣裳，又收拾好一個攜帶零星衣物和銀兩的小包袱。一切準備停當，方始坐在書桌之前，拔筆濡墨，給她姑媽寫了這麼一張字條：

『恕兒不孝之罪，姑母，弟埋兒死之日，女之生魂實已隨慶、玉同去。留此身者，俟成人後與彼猴性命相搏，報此血海深仇耳。吾家禍水，兒已竊之攜去。將以此爲報仇之利器也，伏乞姑母珍攝。

不孝姪璇泣叩』

寫完字條，揩去眼淚，躡手躡脚的，穿過大廳，進了她姑媽的正房外間。輕車熟路，她神不知鬼不覺的偷走了伍大姑的寶物，然後轉身離屋。彷彿還聽見她姑媽在大床上微鼾，璇姑一陣心酸，在心底說聲：『永別了，姑媽！』便匆匆的轉身離去。

到後園，翻牆離了伍大姑的華宅，趕到東門，剛好撞上五更開城，趁鄉下的菜販進城時一陣混亂，璇姑出城上了通廣州府的省道。

一路上，有車雇車，無車搭船。璇姑化裝爲一名村姑，貼肉藏着價值連城，全國大索的大內寶物。循着五年前的來時路，焦璇姑足足走了一個半月，終於一脚踏進了江蘇省界。

那日璇姑搭乘長江大船，到了蘇皖兩省交界的板橋。她十分機伶，唯恐大船下碼頭會有兵勇捕快搜查，便在板橋這個小鎭，捨舟登陸。仗着姑媽授她的輕功，一走路，便身輕如燕。她心知板橋距離江甯不遠，原打算就此一路步行前往。可是，才走了五六里路光景，身後有得得的馬蹄聲，轆轆的車輪聲傳來。璇姑怕自己健步如飛，引起人家的懷疑，反倒露出了破綻。於是她漸漸的放慢了脚步。

『果然是個小姑娘啊，』馬車行近，有一位老人家在她身後問話：『喂，小姑娘，妳怎的一個人在荒

郊野外走啊？』

聽他的話裏沒有歹意，璇姑便站停脚步回過頭去。一位慈眉和目的白髮老公公，在趕一輛掛了篷的大車。璇姑站在路旁，向那老公公福一福，啓齒答道：

『老公公，我這一路都是步行而來的。』

『妳到那塊去呀？』老公公把馬車給停下來了：『這大熱天趕路好辛苦。』

『老公公，我上江甯。』

『那我們是同路嘛，』老公公熱心的說：『來來來，妳上車，我帶妳一塊兒走。不生關係，車裏祇有我一個小孫女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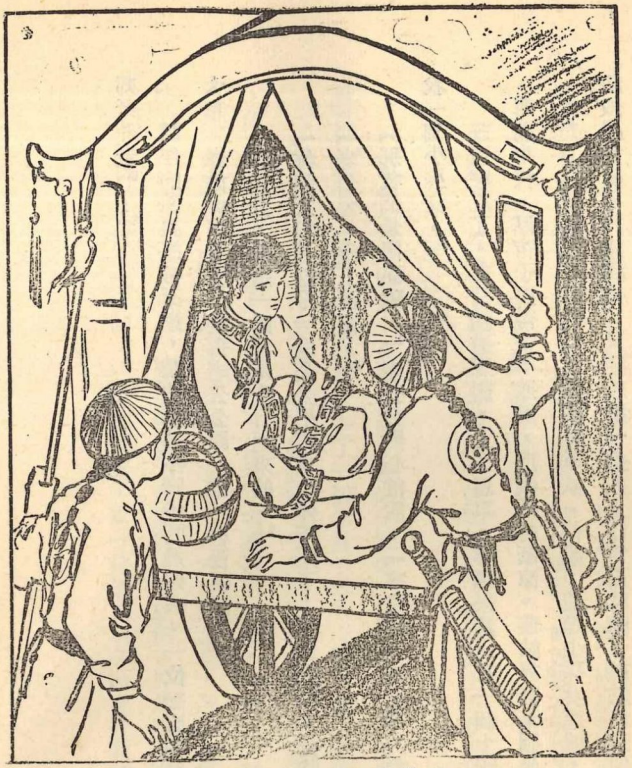
既這麼說了，璇姑就道聲謝，上了馬車。車裏果然只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，怯生生的，不多說話。車前車後，厚帘子掛得密不通風，反倒顯得蔭涼。璇姑靠着車欄坐下，抹抹汗，吁了口氣。

趕車的老公公不時回頭，跟璇姑攀談。他說：他送小孫女進城，交給開設成衣店的小兒子，叫她跟他叔叔學裁縫，好賺點錢。又問璇姑一個人上江甯府幹嘛？璇姑沒奈何，祇好扯了個謊，說她要上徐州府訪親。到江甯，那是因爲過路。

談着談着，不多久，就到了江甯聚寶門。老遠的，車便停下，老公公回過頭來，叮囑了一句：

『這兒有關卡，回頭就有兵勇過來盤查。小姑娘，不過照例行事，妳不要駭怕。』

一聽關卡、盤查，璇姑的一顆心，登時就咚咚咚的跳了起來。盤查時如果一搜身，搜出了貼肉藏的大內珠寶，哎呀呀，那豈不是必將連累這好心的老公公？——急不過，耳聽得人聲脚步聲漸行漸近，她急中生智，取過那小姑娘身邊的一隻竹提籃，往自己的身邊一放。



裝着蓋澀，把頭低下。

不一會兒，車後的厚帘一掀，兩個兵，一個佩刀，一個手持長槍，兩顆頭往車裏一探。璇姑不等他們問話，裝着蓋澀，把頭低下。於是佩刀的那個兵笑笑，掀開提籃蓋，翻了翻。都是些汗巾舊衣裳。這就算是盤查過了。放下車帘，回到車前，向老公公揮揮手，說聲：

『好了，去吧！』

璇姑懸着的那顆心，悠悠的落回了腔子。

進了城，馬車的的得得的在石板路上走，老公公又關懷的問：

『車裏的姑娘，妳到南京住那塊？』

『我——』璇姑遲疑了半晌才回答：『想找個棧房。』

『年輕姑娘住棧房，不穩便，』老公公說時，又問：『妳要在江甯住多久？』

『最多兩三天吧。』

『那簡單，』老公公爽快的說：『我小兒子韓季維開的成衣店是在三山街，妳去跟我孫女兒同房住幾天。地方也還乾淨。』

聽說是三山街，璇姑的眼睛，登時一亮。她歡聲的說：

『老公公，那太好了，我借住幾天，房飯金，加倍奉送。』

『不談錢，』老公公朗聲大笑：『這年頭世道亂，人心壞。年輕女子走長路總不是回事。我幫妳個小忙，也是我韓老頭的陰功積德。』

韓老頭沒想到，他這一次的陰功積德，恰好給作惡多端，獲罪於天，罪無可逭的陳五一家，帶來了滿門殺機。

九

璇姑心中，有個好盤算；那陳五一家，也住在三山街，更巧的是，深宅大院的陳府，和韓季維開的蘇廣成衣店，居然相距不遠。所以，住進了韓家以後，她便打扮得花枝招

電光石火，四目交接。

展，妖妖嬈嬈，一天幾次，有意無意，在三山街頭，韓家門前，亮一亮相，走它幾轉。於是，才那麼兩天，三山街上的人，都傳遍了，韓家成衣店，來了個傾國傾城，美貌如花的小姑娘。這話傳到了色中餓鬼，專愛沾花惹草的陳勝基耳裏，頓時就食指大動，心癢難搔。當天下午，就改了富家公子的打扮，藉個故，不用轎馬，特意在韓家門前過一過。

正是五年前的血債，理該了結。陳勝基跛着八字步，走過韓家門口，恰好遇見璇姑在從外面回來。電光石火，四目相接，璇姑一眼就認出了陳勝基，陳勝基却再也料想不到，眼面前閉月羞花的這美人兒，正是五年前從他家中逃走的小丫頭。他一見璇姑煙視媚行，豔光四射，不覺半邊身子都酥了。於是，焦璇姑秋波一轉，盈盈秋水，在陳勝基的臉上勾了一勾。這一勾，便勾去了陳勝基的三魂七魄。

陳勝基在江甯城裏，向來橫行霸道，無法無天。他身爲巡檢，居然就在當天深夜，喊他家的幾名打手，抬一乘轎子，命他們去時遶一大截路，回時也遶一大片荒郊地帶，免得有人發現蹤跡，或是韓家有人出來搭救。如此這般，叫他們去把璇姑給强搶回家來。

那日深夜三更過後，三山街韓家有人敲門，推說查夜。驚起了一家大小，由韓季維硬着頭皮出去把門打開。這當兒，璇姑早已換好了一身滿綉蝴蝶飛舞的短襖褲。她聽見外間聲響，便拿了她所剩的五兩金子，一把碎銀，一份呈江蘇巡撫邵大人的狀子，找到了韓老公公，告訴他說：

『來人準定是爲來搶我，請你們不必阻攔，讓我自去。祇是這裏有一份狀子，請老公公冒幾分險，馬上到巡撫衙門去擊鼓鳴冤。須知道，這是我爲報你們一家的恩，奉送你們一樁天大的富貴，務必懇求公公爲我妥妥的遞上。』

韓老頭不知是什麼事，祇曉得這事十分之緊急。而且，焦璇姑也斷乎不會騙他的。當下，一口答應了。轉眼間，如狼似虎的陳家打手衝進屋，璇姑毫不畏懼，她挺身而出，任由他們將她推上轎子，遶過一大段荒曠地帶，然後抬到陳家。

十

好個心癢難搔的急色鬼陳勝基，聽他親信小廝說是美人兒已從後門抬了進來，他心花怒放，手舞足蹈，一疊聲在叫快請新人進洞房。他早命人收拾了一間雅緻的房屋，點一對紅蠟燭，擺一桌酒菜，他滿心想着這也是『洞房花燭夜』，他要跟美人兒喝合巹酒，然後芙蓉帳暖，成其好事。

璇姑被打手們說好說歹的哄到新房了，陳勝基眉開眼笑，醜態百出。他命打手們去，自己忙不迭閂上房門。轉回臉看璇姑時，咦，好不奇怪？她竟從容大方，輕鬆自在，何嘗有一星半點女兒家的嬌羞畏怯之態？她正站在房中央，昂首打量着房中的擺設。陳勝基涎臉笑着上前，輕裹輕佻，左手扳她的香肩，右手便去拉她柔荑的手，嘴裏在說：

『哦，美人兒，我想死妳——』

『着！』

那一個陳勝基的『了』字還沒有吐出口，祇聽見璇姑高聲一喝：『着！』右手一掌，使盡了平生氣力，一掌便將陳勝基推得整個身子往後仰，重重的摔倒在象牙床上，鴛鴦帳裏，後腦勺直撞上床後的菱花鏡。這一跤直把陳勝基摔得哇呀呀的喊疼，眼前正有無數金星亂迸，胸口上痛得澈心澈肺。

定定神，再看那千嬌百媚，却又力大無窮的美人兒時，璇姑偏又咧着張櫻桃小口在吃吃的笑。她媚眼拋，桃腮微暈，走近牙床時身姿兒娉娉婷婷，那萬種風情，又叫陳勝基心旌搖搖，恨不能將她化成一口水吞下。當時，祇聽見她鶯聲嚦嚦的在說：

『哎呀官人，奴家手重，你可曾閃失了？』

掙紅了臉，囁囁嚅嚅，好不容易答了一聲：『倒還好。』陳勝基急於想掙扎起來，可是他方才摔得太重，混身像骨頭迸散了似的疼。他起不了床，就這麼仰天躺在床上。眼看着璇姑一脚跨上了牙床來，正在納悶，璇姑又笑容可掬的在說話了：

『大官人，您今兒娶了我來，不先看看奴家帶來的嫁妝？』

說時，她伸手入懷，掏出了一副巨鑽頭面，一對鑽鐲，……寶光四射，耀眼璀璨，把個陳勝基，既驚又喜，張口結舌，像個傻子似的。於是，拋一隻鑽釵到他身上，璇姑笑格格的又問：

『大官人，您瞧瞧奴家這些個首飾可好看？』

抖索索的伸出了手，把鑽釵湊到眼跟前細看。登時，陳勝基臉色大變，他虎的直跳起來，方待嚷喊，又自家捂上了嘴巴，他面如死灰的緊逼着璇姑追問：

『這……這是皇上在行宮裏被竊的珠寶呀，妳是從哪兒得來的？』

璇姑不慌不忙，將她手中的寶物，一一收進牙床上的抽屜。她邊放邊答：

『我從夫子廟前面來。』

『什麼？』

『大官人，』璇姑放置好了寶物，輕盈的跳下床去，方說：『您貴人多忘事，可記得，五年前被活埋

了的小玉兒，又給你掉包做江洋大盜仇彪，寃枉殺了頭的中州焦慶？』

如同焦雷轟頂，利刃刺心，猛一下，陳勝基認出璇姑來了。他全身戰抖，恰如風中枯竹，三十六隻牙齒，捉對兒打戰的說：

『妳、妳、妳，妳就是那日逃走了的……』

『正是，』璇姑直立在他跟前，深深的頷首，同時還宣着佛號：『天理循環，報應不爽，南無觀世音菩薩！』

『哎呀不好了！』陳勝基突然像發了瘋一般，飛步上床，急抽出璇姑放置寶物的那個抽屜，他直在哭叫：『好姑娘，好姑娘，妳不能這樣陷害我！搜出皇上失竊的寶物，那我們是要滿門抄斬的呀！』

璇姑唇角掛着微笑，任讓他發狂，哀鳴，抱着一抽屜大內寶物滿屋子亂跑。璇姑聳聳肩說：

『陳勝基，這麼些寶物，你即使想毀掉，也一時毀不了啊！何況有姑娘我在這裏，你休想出這大門一步！』

『完了啊，完了啊！』陳勝基的號叫，聲音嘶啞了：『妳害了我們全家！妳害了我們全家！可憐，大小三十多口啊！』

就在這時，門外一片大亂，有雜沓的脚步聲響，自遠而近，更有人聲聲的喊：

『老爺，老爺，快來接啊！巡撫、布政司、江甯府，列位大人帶着大隊人馬到了！』

十一

乾隆皇帝下江南，行宮珠寶被竊，一樁天大的巨案，終告破獲。江甯府江東巡檢陳勝基，居然是入宮行竊的巨賊，被中州女子焦璇姑告密，由江蘇巡撫、布政使司、江甯知府率領兵勇彙夜搜查人贓並獲。同時遍搜全宅，拘押眷口，查出了陳五、陳勝基父子幾十年來種種不法的罪證，包括貪贓枉法，縱放要犯，結交盜匪，坐地分贓，强搶民女，肆虐一方……數不清有多少條罪款。案經兩江總督、江蘇巡撫以八百里加快緊急奏章申奏朝廷，乾隆皇帝覽奏勃然大怒，硃諭陳五、陳勝基罪不在赦，着予滿門抄斬，全部家財沒收。那一天豔陽普照，江甯的百姓大害將除，拍手稱快。他們扶老攜幼的趕到三山街頭，看陳五一家三十七口，一個個的縊殺、斬首。

破了這麼一樁巨案，自兩江總督以下，滿江甯的文武官員都有賞賜。十九歲的中州女子焦璇姑冒險偵破，首告有功，兩江總督賞了她一千兩銀子，派人護送她回廣東高要，跟她的姑母團聚。總督夫人、巡撫夫人……排日請她到內衙飲宴作賀，江甯的官太太們都爭欲一見這位既有本領，又有膽識，而且十分機警的奇女子。焦璇姑好不光采，好不榮耀。她在啓程返回高要之前，特地去和韓老公公一家盤桓了一天，一千兩銀子她分文不取，全送給了韓家，然後欣然就道。路上回想，所遺憾的是她想盡了方法，還是沒法找到她哥哥焦慶，和胞弟小玉埋骨的所在。

詭計

一

腦後鸞鈴急響，一匹快馬，風馳電掣般趕了上來。趙誠直在心裏嘀咕，可別是今天早晨且不容易擺脫了的那位美少年方好。然而，馬到時，一回頭，趙誠那張扁柿子臉，猛一下子就憋成了通紅，眞箇是，不是寃家不碰頭！

昨兒一路上跟他聊得好歡，彷彿記得這位雙眉入鬢，眼若流星的美少年，互通姓名的時候，他說他叫什麼陸文安來着。如今，陸文安又換了一身簇新的衣裳，草綠色對襟卍字袍，月白紗褲，蟠花韃靼，風流瀟洒中，透出幾分逼人的英氣來。打從追上了趙誠，他就勒韁緩步，跟趙誠馬頭相併，徐徐的走。陸文安

望着趙誠莞爾的笑，一開口，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。他說：

『趙兄，您這就太不夠意思了，沒想到您也會不老實呀。』

『沒——沒什麼嘛，』趙誠自知理屈，他囁嚅嚅的在編謊：『我——我是昨兒夜裏方才想起，還、還有那麼一樁急事。這才起了個黑早，搶在陸兄的前面，先走了一步。』

『趙兄，你我萍水相逢，可是一見如故，』陸文安接腔，語調份外的誠懇摯切：『你是個老實人，所以你也不必瞞我。是不是——昨兒路上你跟我談的那些個令師的本領、能爲，都是你隨口閒扯，根本就沒那麼回事？』

『不，不，不！』趙誠擅屈似的失聲叫起：『我師父綽號雙刀俞，在江湖上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你若不信，我家鄉宿州轉眼就到，你到街上隨便找那個來問。我昨兒跟你說的那些個事，有哪一樁是我編的？去年宿州大火，我師父一個箭步蹤上火勢正猛的正陽樓，一手挾一個，救出了兩口肥豬似的店東夫婦。今年天馬山鬧狼，放着官塘大道沒人敢走，也是我師父獨自個兒上山，一天功夫就殺了牠們九頭……』

陸文安打斷了他的話，連連點着頭說：

『好了，好了，趙兄，我相信你不曾騙我。』

趙誠却猶仍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『我當然沒騙你啦。你上宿州問這些個事，連三歲小孩都曉得。』

『那麼，』陸文安乾脆單刀直入的問：『昨兒分明是趙兄你答應了我，要帶我拜見令師，請他收我爲徒，教我些防身的武藝。爲什麼今兒你摸黑就起床，把我撂下在客棧裏就走了哩？』

『這個——？』趙誠猛搔頭，一時答不上來了。

『嗯，我明白了。』陸文安有意激將的說：『一定是趙兄您在令師跟前沒那麼大的面子，讓令師收我這個徒弟。昨兒不該在我跟前誇下海口，夜裏想想爲難，於是就此開溜。』

『不不不，』趙誠在馬背上雙手直搖：『沒那話，師父對我的事呀，十有九准。』

陸文安緊接着便是一問：

『爲什麼？』

皺皺眉頭，遲疑了下，趙誠終究還是說了：

『唉！就告訴了你，也不打緊。二十年前，我父親是宿州的刑名師爺。有一次我師父路過宿州，碰上城裏的首戶家裏出了盜案。强盜倒是逮着了，可是那幫子强盜跟我師父有仇，誣攀上我師父，讓我師父也下了監牢。我父親愛惜我師父的武藝，好不容易替他洗刷了冤枉。我師父就此把我父親當做恩人，後來我父親死了，師父也在宿州落了籍，自小，他把我當做他兒子一般看待。』

『令師有幾位少君？』陸文安關切的問：『都有多大啦？』

『祇有一個，今年七歲。』

日頭越升越高，天氣漸漸的熱起來。陸文安沒再說話了，他像似在沉吟，自懷中掏出一條紗巾，輕輕揩拭馬脖子上的汗。

靜默半晌，反倒是趙誠左思右想，寸心難安。他清清嗓子，咳聲嗽。陸文安就知道他有話要說，笑吟吟的望着他，眼神中頗有鼓勵意味。

『我昨兒夜裏想想不妥，今兒早晨特意的躲開你，』果然，趙誠不打自招的吐了實：『倒不是你所說的那兩層緣故，而是——而是我忽然想起：師父交代過我，他老人家說我心眼實，耳根軟，優呼呼的，分不出好人歹人。既是他老人家的徒弟，在外頭難免引人注意，所以，師父不許我濫交朋友，更別說介紹誰們給他老人家做徒弟了。因此昨兒夜裏我越想越不對勁，我怕師父劈頭給我一頓罵，到那時候，你的面上須也不好看。』

陸文安耐心的聽他把話說完，然後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

『趙兄，你看我是好人，還是歹人？』

趙誠的神情反應，好不詫異，他一掄那雙小眼睛問：

『噢？昨兒你不是告訴過我嗎？你是河南商丘的富家子弟，你父親開得有十幾家字號。你這趟出門，是奉你父親之命來訪求名師，學兩手防身武藝，好代着你父親天南地北做大買賣的，你怎麼會是歹人呢？』

說得陸文安忍俊不住，又笑了，他笑着說：

『看來趙兄認定我是好人了，承情之至。所以我奉勸趙兄不必躭心駭怕，祇管帶我去見令師，一則，家父的行號遍設大江南北，也算得上是個有名有姓的人物。令師既曾給大商家保過鏢，提起家父，他不會不曉得。二來，令師一向都在收徒授藝，何在乎我區區一人？第三層呢，我囊中有紋銀一百兩，那是家父給我的拜師束脩……』

陸文安肯出一百兩銀子的束脩，這個數目相當不小。趙誠有點心動了，所以他直在點頭，連聲的說：

『哦……哦……』

『再說，』陸文安又一慫恿：『萬一我看在令師的眼裏，居然成了歹人，他無非不肯收我爲徒而已。屆時我自會告辭，跟趙兄你又有什麼關係呢？難道我還會怪罪趙兄你嗎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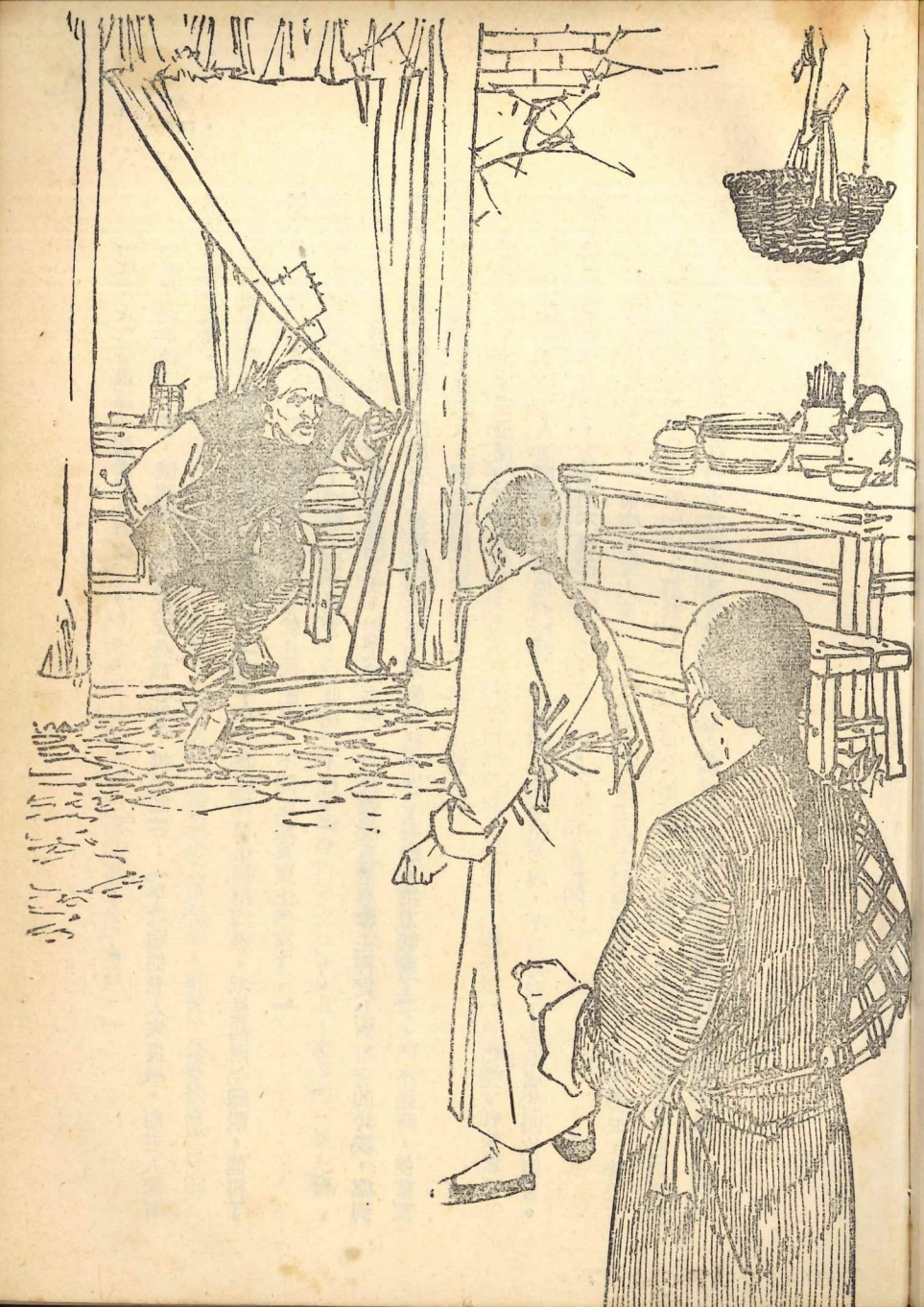
『嗯，這話不錯，』趙誠自言自語的說：『我師父有一身的本領，普天下的少林派英雄豪傑就數他第一。可是他老人家向來不取不義之財，師父祇靠授徒收些束脩度日，兩三年功夫才偶然保一趟鏢，他的境況一向不太好。一百兩銀子倒是實在不少，盡夠他老人家蓋一幢小瓦房了。』

『怎麼樣，』陸文安微微的笑着問：『這下趙兄總肯引見了吧？』

『好，我肯就是。』

再跟他開個玩笑，陸文安說：

『閣下大概不會想想又開溜了吧？』



『還溜什麼呢?』趙誠笑時，揮鞭一指：『再走十五里地，宿州就到了。』

二

一位威震九州，蓋世無雙的老英雄，居然會這麼自甘淡泊，安貧樂道，使陸文安見了，也不禁爲之感歎不置，衷心敬佩。——當趙誠和他並轡齊馳，進了人烟稠密的宿州府城，轉過東門大街，穿越一片十丈寬廣的平陽地，緊靠着城牆，有一排竹籬茅舍，門前種一畦畦的蔬菜。石砌的城牆根，便是屋子的後壁。趙誠引着陸文安，直到就中的一幢茅草屋前下了馬。兩人一前一後，走進光線黝黯，一團漆黑的堂屋。趙誠拉開嗓子就喊：

『師父，師父，我師父呢?』

沒聽到脚步聲響，但見門帘一掀，一位五短身材，瘦小佝僂，但却目光銳利，脚步輕快的小老頭子走了出來。他顯然很高興，正在邊走邊說：

『噢，準是我那個小子徒弟回來了。』眼睛倏然在陸文安臉上一掃，怔了怔說：『噢，怎麼你還帶來一位貴客?』

趙誠連忙上前引見，向綽號雙刀俞的他師父俞奎，把陸文安的來龍去脈，拜師誠意，嘮嘮叨叨的說了好大半天。俞奎皺着眉頭在聽，等他把話全說完了，方始衝着陸文安笑笑，開口問道：

『魯大人可是單諱一個嵩字的?』

『家父正是姓陸名嵩，號連雲。』陸文安必恭必敬，拱手回答：『早就聽他老人家提過，他老人家有幸見過俞老英雄。』

『怎麼會沒見過呢?』俞奎打了個哈哈：『頭十年，我就替他保過兩回鏢。祇是前兩年聽說，他得了個不良於行的怪病，不但不再出門，而且早就杜門謝客，不問生意買賣上的事了。』

『是的，家父兩年前跌了一跤，傷了筋骨，自此總治不好。』

『不那麼簡單吧，』俞奎望着陸文安，深沉的在笑：『我聽說竟是令尊在押貨上濟南府的時候，臨到抱犢崮，碰到了綠林上的朋友，都怪保那次鏢的年輕氣盛，性子毛躁，拉刀就動了手。門不過時，便落荒而逃，反倒連累了魯大人，與抱犢崮的梁山寨主，挑了腳筋。』

把頭一低，陸文安泚泥的直搓手說：

『也曾聽家父的從人這麼說過。據他們說起來，那保鏢的年紀太輕，不該連殺了抱犢崮的四位頭目。到他們大寨主趕了來時，方始鬥不贏的。』

『那怎麼能鬥得贏呢?』俞奎放聲大笑：『抱犢崮的大寨主馮大海練的是少林派孔家的功夫，普天下就祇他跟我……』方說了個『我』字，驟然頓住。俞奎機伶的不再往下講了，冷眼偷覷陸文安，他端直的站在那兒，彷彿不曾留意什麼少林派、孔家功。俞奎放心的噓一口氣，接着又往下說：『嗯，魯大人叫你出來投師學點兒武藝，十有八九是要讓你出門歷練歷練。將來，好挑他那副天南地北販貨押運的担子。』

『家父是這麼吩咐過的。』

『那麼，——』

這一回，俞奎話沒說完，趙誠在一旁等得不耐煩了，他忍不住的岔嘴問：

『師父，怎的祇顧談天呢，你倒是肯不肯收陸大哥這個徒弟呀?』

『混小子!』俞奎瞪他一眼，方說：『收收收，瞧在他們老爺子的面上，還有這一百兩銀子的束脩，我能不收這個徒弟嗎?』

『好啊!』趙誠喜得兩手一拍，嚷嚷着說：『陸大哥，你還不快給師父磕頭呀?』

『師父在上，』陸文安忙不迭的磕下頭去，嘴裏在說：『徒弟陸文安見禮。』

磕了頭，笑逐顏開的打開包袱，取出十錠紋銀，每錠十兩，雙手捧到那張八仙桌上。俞奎瞄一眼，瞧見了，咳聲嗽再說：

『徒弟，生受你了。啊，還忘了問你，你在宿州可有住處?』

『倘若師父俯允，』陸文安趕緊回話：『徒弟想在師父府上隨便那兒搭張舖。就便，也好伏侍伏侍師父跟師母您兩位老人家。』

『那不成，』俞奎率然拒絕：『我這兒窄門淺戶，太委屈了你這位富家公子哥兒。』

陸文安方待再求，性急的趙誠，搶在他前頭說了：

『要不，陸大哥你就住到我家去，我家空房子多。』

偏來打岔，無可奈何，陸文安祇好答應了。臨辭出俞家，乘俞奎瞧不見，他狠狠的瞅了弄趙誠一眼。

三

就這麼，陸文安在趙家住下，每天早晨，跟趙誠一道，去師父家門外的那片平陽地上，跟俞奎習武。俞奎一心把他當作孵生慣養的公子哥，怕他閃着累着，先起頭，祇讓他舉五十斤的石担，開兩方、三方的弓，他練的把式，不過是十四五歲毛孩子活動筋骨的玩藝兒。可是，陸文安挺有耐性，興會也高，經常練得滿頭大汗，氣喘咻咻，必得他師父再三的喊：『行啦，今兒到此爲止！』他方才嘟囔着嘴，老大不願的歇手。然後他還戀着不走，安靜的蹲在一旁，瞧他師父教那些練夠多年的師兄們，一手手的打俞家羅漢拳。

在師父跟師兄弟們跟前，陸文安謙和有禮，熱心誠懇，絲毫沒有膏粱子弟、富家闊少的驕妄之氣。他既好學，又認眞，師父叫他怎樣便怎樣，從無一言違抗。因此，一轉眼三個月下來，不但他自己的武功進步神速，而且，師父、師母，連共一十八位師兄弟，人人都在誇他，說他是少有少見的聰明伶俐，討人歡喜。

三個月後有這麼一天，俞奎正在教他的三名得意門徒，打俞家羅漢拳的第八解八八六十四手，——那

俞家羅漢拳好像倒豎賣塔，每一解都成倍數的往上加。第一解站定門戶纔祇一手，第二解便有二二得四手，第三解三三得九手，依次類推，一直到第九解九九八十一手爲止，一共是二百八十五手拳。據傳說，從來沒有二百八十五手拳一一打完，對手方還不摔倒在地臥着的。——那天，俞奎授他三名高徒到第八解時，那三位名拳師幾乎就要畢業了，三位高徒和他們師父一般的身手矯捷，步履輕快。當時陸文安和趙誠練完了自己的功夫，並肩坐得遠遠的看，但見四個人一手手的打拳，拳若流星，勢如閃電，四個人正好是四團黑影，祇聽拳風呼呼，都瞧不見人的手臉胳臂和腿。趙誠看得目瞪口呆，伸出老長的舌頭，陸文安則全神貫注，目不轉瞬，而且還在嘴裏唸唸有詞，數着數目。驟然之間，他忘形的脫口驚呼：

『咦？這路數不對呀！』

一語未竟，打拳打成了一團黑影般的俞奎倏的收拳止步，拉開嗓門就是一聲暴喝：

『誰在這兒偷看？』

猛一下子，三位大師兄也收拳站定。趙誠嚇得茫茫然莫知所以，陸文安則緩緩的站直起來，臉色變得雪似的白。

『沒——沒人呀，』歇半晌，趙誠方才回過神，結結巴巴的答了腔：『師父，就祇陸大哥和我兩個在這兒呀。』

然而，俞奎滿面秋霜，顯然他已勃然大怒。他不理趙誠，一步步走到陸文安的跟前，兩眼直勾勾的瞪

在他臉上，一字一頓，字字着力的問：

『小子，你究竟是那條道兒上的？』

當時，但見陸文安面如死灰，額頭上直淌着汗。他噗的跪倒在地，連連的磕着響頭說：

『師父，諒徒弟不過是學藝心切，妄想得師父的衣鉢眞傳，方始斗胆有所隱瞞。假若徒弟有一絲歹心邪念，或者是將來胆敢用師父的傳授，爲非作歹，入了綠林，便叫徒弟死無葬身之地！』

說罷，又把響頭磕得砰砰的響。趙誠驚見俞奎牙齒格格的在咬着，頰肉直在那兒打顫。足有好半天，他方始一跺脚，搖搖頭，說了聲：『你跟我來。』便帶着個羞愧萬分，誠惶誠恐，儘埋着頭走的陸文安，轉身回家。

從第二天起始，陸文安就此不再拿大頂，盤硬弓了。他一步登天，隨着三位大師兄一道，跟師父俞奎練拳。——趙誠這才明白，他先前那個弱不經風的模樣，全是假裝的，陸文安的武藝，且比那三位大師兄，都要高明得多哩。

四

懷着偌大的一個悶葫蘆，接連幾天，趁兩人練完武藝一同回家，趙誠儘追着陸文安問個不休：那天師父爲什麼大發雷霆？陸文安有一身的眞功夫、好本領，怎的要諱莫如深，儘在水仙花兒裝蒜？還跟着那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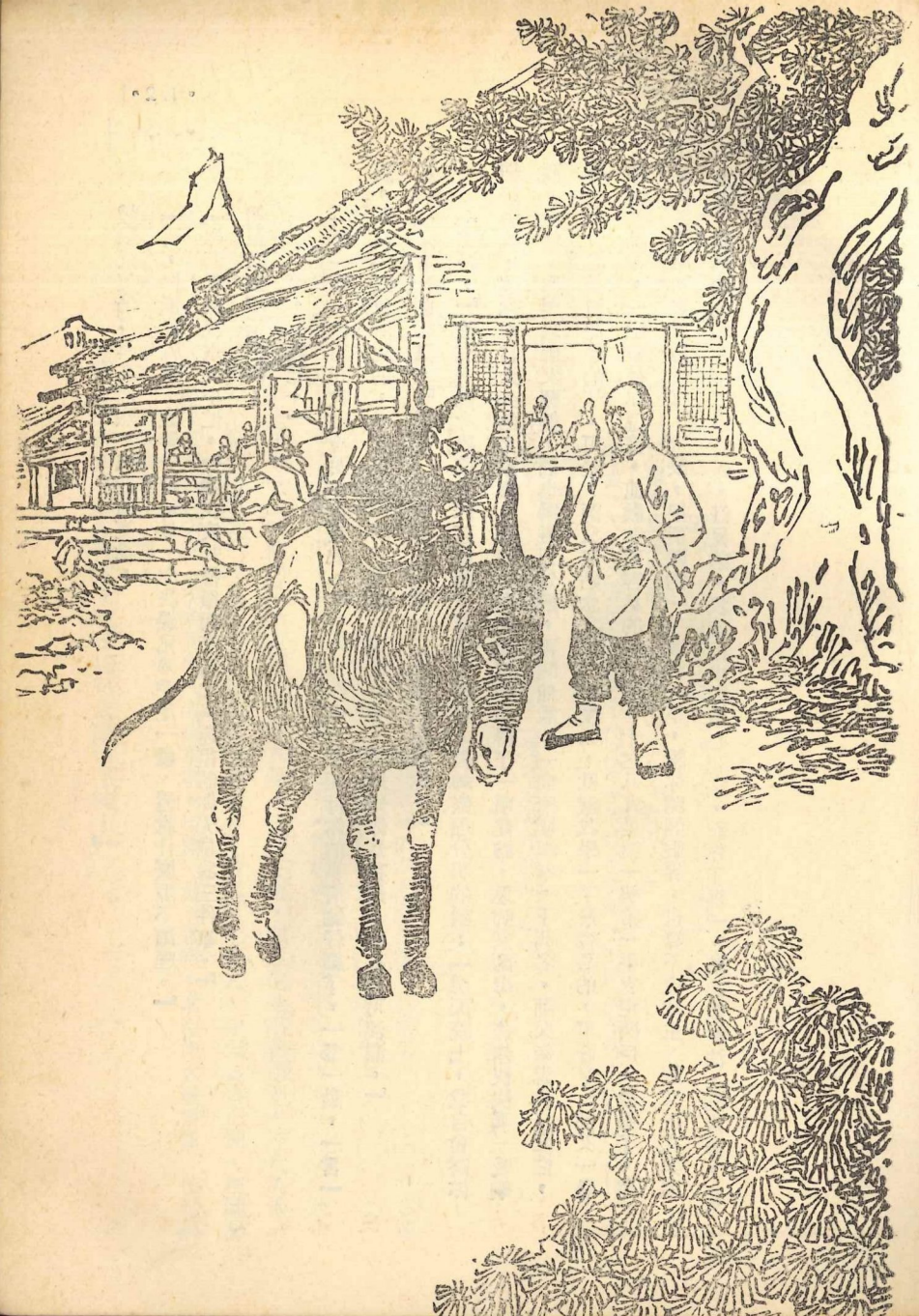
年紀小的師弟們拿大頂，盤硬弓？陸文安被他逼得走投無路，唯有滿臉陪笑的告饒，他總是這麼說着：

『好兄弟，你便饒了你哥哥吧。不是我不肯說，而是那天師父問明白我緣故以後，又交代了我一句：「這話就此不必再提了。」好兄弟你想想，在這種時候，我還敢違背師父他老人家的吩咐嗎？——祇要你饒了我別問，哥哥今兒再請你喫酒，正陽樓、飲和軒，你愛上那家酒樓飯莊，哥哥馬上陪你去。』

這麼一說，趙誠便讓他把嘴給堵住了，上酒樓飯莊，大喫大喝，接二連三的叨擾了陸文安幾頓。這以後，趙誠唯有把心裏的謎團乾脆拋開，多不好意思嘛，彷彿自己是借着問這一問，存心要他請客似的。

陸文安包袱裏多的是金銀，他一進師門，就以大方慷慨出了名，逢年過節，外帶師父師母過壽，別的徒弟都送個錢把銀子的禮，陸文安則準定是八大件八小件，綾羅綢緞，器皿珍玩，少說一份禮也得花一二十兩銀子。同門的師兄弟，經常吃他的喝他的不算，但若是誰有個錢難湊手，緩不濟急，祇要跟陸文安一開口，他必然如數照借，決不皺一皺眉頭。

自從出了那日那事以後，陸文安對師父師母更恭謹，更盡心，便在平時也是三天兩頭的送些好喫好玩的東西。他千方百計博師父、師母的歡喜，可是師父俞奎對他的態度早已全盤改變，他待陸文安冷冰冰、淡淡然，再也不給他好臉色看。每逢陸文安陪着笑臉往家裏送些個東西來，俞奎必定把臉一抹，請他原封帶回。師父那拒人千里之外的冷峻誰都受不了，唯有陸文安却反而越來越巴結，越來越謙卑。師父不受他的孝敬，他自有門路，找到師母把禮物一塞，再師母長、師母短的阿諛討好一番，於是師母樂呵呵的把禮



物收下。在師父跟前，又一個勁兒的說陸文安這孩子要多好有多好，而師父總是一個勁兒的生悶氣，狠狠的一跺脚，扭頭就走。

在師父那一頭，打從那日那事發生了後，他的眉頭像是打了結，整日愁眉不展，唉聲嘆氣，拉長了張臉，就像是有大禍臨頭一般。俞奎的徒弟們心惴惴然，莫測高深的過了半個月。直到有那麼一天，他們喜出望外的發現，俞奎居然在臉上出現了笑容，而且樂得手舞足蹈，高聲歡笑。原來，有一位專走口外的保鏢朋友，送給他一匹毛色漆黑的健驢，一天可走五百里。他朋友在張家口花了五十兩銀子，把這匹罕見的健驢買到了手。可是健驢不服調教，桀黠不馴，正拿牠沒法子，恰好路過宿州，和俞奎舊地重逢，喝了幾杯酒，便慨然的說：

『你跟這頭驢子要有緣份的話，我就把牠送給你。』

說也奇怪，那頭健驢從不許人騎上牠的背，唯獨俞奎，伸伸拍拍摸摸，親近親近，沒上鞍轡，一蹤身便騎上了驢背去。那頭驢竟伏首貼耳，馴服之至。第二天朋友離了宿州，健驢也就牽到了俞奎家裏，俞奎有了這匹坐騎，一連幾天萬分欣喜，連陸文安搭訕的來誇幾句，他都肯說陸文安識得好脚力。

就在俞奎得了那頭健驢的第六天，晚晌，陸文安又把趙誠拉上了正陽樓，叫了很豐盛的菜肴，跟他乾了三大杯酒。然後，他面容嚴肅，而且開門見山，單刀直入的說：

『兄弟，我有一件小事煩你。』

趙誠正喫喝得興高采烈，他接嘴便說：

『哥，你讓我幹啥，儘管吩咐就是。你我親兄弟手足一般，還說什麼煩不煩哩。』

『你若肯幫我這個小忙，』陸文安却微微而笑道：『還得請你先依我三件事。』

趙誠頭也不抬的問：

『哪三件，你說吧。』

『頭一件，你別問我爲啥要你這麼做。第二件，你得把我托付你的事情聽仔細了，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你都得照我所說的，一成不改。第三件哩，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萬萬不可洩漏。』

『這有什麼爲難，』趙誠一拍胸脯：『哥，三件事我全依你。』

『那麼，』陸文安傾身湊前，靠近趙誠，壓低了聲音，但却條理分明的說：『明天晚上，我自會替你備好酒菜，讓你親自送到師父家裏，就說該你來慶賀師父得了一頭健驢，邀師父師母，痛痛快快喝一晚晌酒。然後，你要趁師父開懷，酒也喝得三分醉，再問他說：「俞家羅漢拳天下聞名，師父您說我沒記性，今生今世我是沒法學的了。可是，師父您姑念我拜門那麼久，就讓我學一手最容易的，可好？」師父一聽你這麼說時，一定會被你逗笑，他教你頂容易的那一手，十之八九是第一解第一手立定門戶。教過了，你便裝着大樂，再慫恿師父，那麼，把頂難的一手演習一下，讓你開開眼界，也算不虛此生。師父正在興頭上嘛，他必然允准。——這時候，好兄弟，我就得求你留心在意，記熟了那一手的身姿拳法，回家來，再打給我看一遍。哥哥我託你兄弟的事，就此功德圓滿，我一輩子都感你的恩。』

『這——』趙誠却又爲難的搔搔頭說：『要是萬一我記不住呢？』

『那容易，』陸文安露齒一笑，悄聲指點他說：『你看不眞切便嘆嘆，說師父拳法太快你沒瞧見，央求師父爲你慢慢的再練一遍。』

『好！』趙誠端起杯酒，一仰脖子乾了，方說：『我準定替你辦到。』

五

那晚，一切悉如陸文安的安排，趙誠看到了他師父親身露演的俞家羅漢拳第八解第十一手，而且還連看兩遍。他暗暗記住了每一個招式，當夜，薄醉回家，陸文安嫋着他一一比劃給他看。

於是，翌日上午，俞奎家裏天下大亂，亂成一團。起先，趙誠氣急敗壞的來報信，說是他那位陸大哥昨夜不知什麼時候走了，他曾到他的房裏看過，包袱衣物，一件不留，顯然他是不告而別，遠走高飛。俞奎聽說，臉色驟變，他盤問趙誠，昨夜跟陸文安說過什麼沒有？趙誠是老實人，加上心裏正慌，在師父的追詰之下，祇好把陸文安託他偷學一手拳的事，源源本本，和盤托出。登時，俞奎便大發雷霆，使勁跺腳，嘴裏還在那兒一叠聲的大呼小叫：

『糟啦！糟啦！果然着了那厮的道！哎呀這可怎麼得了哇！』

俞大娘在廚房裏聽到了，踮着小脚，一陣風似的捲出來，聲聲驚問：

『什麼事？什麼事？出了什麼事呀？』

『都是妳！』俞奎猛的伸手一指，差點戳到了俞大娘的面門，他口吐白沫，跌足咆哮，他在盡情數落：『都是妳這眼眶子淺貪圖便宜的賤人！那日我發現陸文安有詐，只有他看得出我特意漏了羅漢拳的第八解第十一手，脫口而出叫了聲：「咦？」我就知道他準是江湖上的好漢，居心來偷我們俞家羅漢拳的。我把他喊進屋子來，問出了他冒充商丘富商陸嵩的兒子，他來我家確實是爲偷拳，我正要攆走他，偏有妳！一心只顧他平時送銀兩送東西的好處，禁不住他向妳苦苦哀求，妳竟逼着我收回成命，讓他把拳給學完。妳看，這下可好了吧？』

俞大娘從沒想到她丈夫會對她發這麼大的脾氣，一時也給嚇慌了，她怯怯的說：

『你本來就答應教完他羅漢拳的嘛，他學到了不就結了。這——這也值得你生氣？』

『妳曉得什麼？』俞奎暴跳如雷：『羅漢拳是少林三派之中最厲害的拳法，自古有道：「少林三派孔家柔，洪家剛，俞家剛柔並濟，天下之祕。」我們俞家羅漢拳除非傳授子孫，對外人向來要留一手。而我們留的，』又氣虎虎的盯着趙誠：『偏偏就是昨晚你被他唆使偷去的這第八解十一手呀！』

俞大娘神情不安的低聲在問：

『留一手，什麼叫留一手呀？』

『這妳都不懂？』俞奎恨得咬牙切齒，但仍無可奈何的說：『譬如那貓兒教老虎的本領，牠得瞞着那爬樹上屋的一着。不然的話，老虎馬上就要把貓給吃了。』

趙誠和他師母，自知一時失察，中了陸文安的詭計，被他偷去了俞家羅漢拳的獨家之祕，兩人都低下了頭，十分愧赧。這時候，俞奎發夠了脾氣，轉念事到如今，再光火也是沒用，看他妻子和趙誠吓得什麼似的，忽又覺得不忍，他再一跺脚，吁了口氣，說是：

『唉！祇怪我也不好，昨晚趙誠你要看羅漢拳最難的一手，我只在想一來你根本就沒法學會，二來你光學這一手也是學不齊那其餘二百八十四手的，終究還是沒有用。所以我一時大意，就地演了兩遍。唉！我怎沒想到陸文安會用這個詭計的呢！』

俞奎自怨自艾，唉聲嘆氣，越發增添了俞大娘和趙誠的慚惶，兩人正屏息等候，看看俞奎還有什麼補救的主意。驀地，門外連聲嚷嚷，俞奎的一名大徒弟羅鋒，自遠而近的邊跑邊喊：

『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師父的驢子也讓陸文安給偷走啦！』

一聲哎呀，那俞奎直驚得面如土色，連身子都在搖搖擺擺，趙誠忙掇張椅子，扶他坐下。俞大娘也急趕過來替他揉胸口，順氣，揩那滿頭滿臉的冷汗。俞奎的兒子俞慶那年纔七歲，剛從外面遊玩回來，一眼看見這情景，直嚇得掩面大哭，聲聲的喊：

『爹爹呀！爹爹呀！』

屋裏的人憂急交併，手忙脚亂。好半晌，俞奎方才喘過一口氣來，他招招手，讓俞慶向前，一手撫摩兒子的頭，一面氣喘吁吁的說：

『趙誠，快快，你替我求府衙門的鄧師爺，求他幫我寫個狀子，就說有人偷了我的驢，訴請知府衙門設法替我追回。』

羅鋒一聽，很不贊成，他湊近俞奎的身邊，悄聲的勸：

『師父，我看先不必投這個狀子吧，您老人家的威名天下皆知，又是當代第一的大鏢師。要說有人到您府上偷了頭驢，您自己追不回來，反倒去向知府衙門投狀控追。這事張揚開去，就怕三江五湖的英雄好漢把它當作笑話來談，到那時候您的面子可往哪兒擱呀？』

俞奎却一邊聽，一邊搖頭。聽完了勸，他喟然一聲長嘆的說：

『不，這裏頭大有關鍵；再過些時，你就可以明白了。趙誠，你還是照我所說的去辦。你已經誤了我一次，千萬不可再誤第二次啊！』

臉一紅，應聲是，趙誠轉身出門，直奔知府衙門。

六

整整一個月後，俞奎所謂的重大關鍵，終於宣告揭曉。那一天，知府衙門裏俞奎的一位好朋友，刑名師爺鄧青，帶了一份河南歸德府的緝捕公文來。俞奎當着衆人拆開一看，祇見那份加急緝捕文書上寫着：十天之前的某月某日，由湖廣總督陞授軍機大臣的周仲齊周大人攜眷入京，走到河南歸德，猝然闖上了一名騎驢的獨行盜。獨行盜竟然殺了軍機大臣，搶刼了不少貴重物件，和周大人的坐騎一匹千里名駒，却留下了自己所騎的那一匹驢，揚長而去。事後，歸德府驗着驢上的烙印，經人指明驢子是宿州鏢師俞奎所有的，因而認定獨行盜就是俞奎，於是緊急行文宿州，請即緝拿俞奎歸案。

俞奎仔細的把緝捕公文看完，滌一抹苦笑，他把公文遞回鄧青的手上，開口說是：

『幸好，我早在一月之前，那匹驢子才走失的時候，就已經煩您代我擬個狀子，投遞知府衙門，請知府大人爲我追回失驢。』

『這就是你老兄高人一着的地方了，』鄧青一伸大拇指，極口稱讚的說：『到底是老江湖，有見識，能夠防微杜漸，洞燭機先。不然的話，這份公文一到，即使小弟有意迴護，那也是斷然無法辦到。你老兄可就要「吃不消，兜着走」了啊！』

說完，鄧青揚聲大笑，俞奎也陪着他笑了些時。然後，俞奎方問：

『鄧師爺，這件公文你可曾擬稿回覆？』

『今兒早上就回覆了，』鄧青笑嘻嘻的說：『你放心，你那匹驢子早就掛過了失。顯然是獨行盜先偷你的驢，再去歸德府做的案。這件案子和你老兄絲毫無關。』

俞奎雙手一拱，說是：

『老兄的一片愛護之心，小弟十分感激。』

『你我自己人嘛，理該相互關照。』

俞奎要留鄧青便飯，鄧青却執意要回府衙辦事。俞奎無奈，直把鄧青送到大門外。十天後，鄧青又來，說是河南歸德知府准了宿州知府回覆的文書，不但撤銷對俞奎的緝捕，而且把俞奎報失的那匹驢子，發回宿州，叫俞奎自己到宿州府衙領回。

終於把那匹心愛的健驢領回了家。那一天，俞奎叫趙誠傳話，把他的十八名徒弟全部邀到家裏，備兩桌酒席，供師徒們開懷暢飲。待酒過三巡，俞奎方始感慨萬分的說了話：

『列位高徒，今日師徒聚這一聚，委實是相當的難得。想我俞家世代習武，尤其祖上得了少林寺羅漢拳的衣鉢眞傳，普天之下，論拳法再也無人可以勝過俞家。就拿爲師的我來說吧，自我二十歲那年當門立戶，如今將近三十年了。我一年半載保趟把鏢，平時收十來個有志習武的徒弟。我有一身的武藝，但是向來安份守己，自甘淡泊，不曾壞過祖上的名聲。可是也有一層，我這一輩子叨祖宗的光，也沒在誰手裏摔過跟斗。』

『是啊！』『就是說嘛！』——滿座嗡然響起俞奎門徒的讚可附和之聲。

『却是今日之事大不相同，』俞奎提高嗓門，朗聲的說，與此同時，他也臉色一正，顯得十分惱恨：

『我初初察覺陸文安施詐術拜我爲師，偷學俞家羅漢拳，起先，我還以爲他是喫過少林派柔孔拳法的虧，一心想要報仇。當他聽說柔孔拳法唯有俞家羅漢拳可破，所以才挖空心思，千方百計的來偷。當時我想，就讓他學會了也罷，反正少林派柔孔一門向來少有好人。那時我打的是以毒攻毒的主意。那兒想到，那小小年紀，慣會花言巧語的陸文安，他竟有稱霸天下，唯我獨尊的癡心妄想，偷了我家的羅漢拳不算，又順手牽羊，把印有烙印的我家那匹驢，也給偷去。然後，他攔路打劫，手刃朝廷重臣，反把驢子留下嫁禍於我，分明是要構成冤獄，置我於死地。他就可以成爲天下無敵的第一條英雄好漢。列位試想，他這種做法，是否過於毒辣？』

毒辣，太毒辣了！俞奎的十八名徒弟，聽了師父的這一席話，人人義形於色，慷慨激昂。個個都在擄袖攘臂的發出怒吼：『那陸文安，欺師滅祖，眞該千刀萬剮，我們跟他誓不兩立！』

可是俞奎却又伸手直搖，他又高聲的說道：

『列位高徒，我今天請你們上我家來，喝幾杯薄酒，倒並不是想要你們助我一臂之力，找那欺師滅祖，冒名陷害於我的陸文安報仇。——這話我不說列位心裏也明白，如今那陸文安的本領，已經不在我之下，我跟他單打決鬥，都未必準能贏得了他。去找陸文安算帳是我俞某一個人的事，跟列位全不相干。今日這一會祇是爲了我們師徒在小別之前敍一敍，讓我趁此機會向列位說明陸文安的行徑可惡，明天我就要動身尋陸文安去，那怕他改名換姓，逃到海角天涯，我也非得找到他算清這筆賬不可。否則的話我就誓不回

家！我家只有一妻一子，我留下來的錢也儘夠他們十年八年的用度，沒有什麼要煩列位高足的地方。祇不過，我希望趙誠你若有閒空，多來探望你師母師弟，我所求的，無非如此而已……』

趙誠聽到這裏，忙站起來，誠心誠意的垂手回答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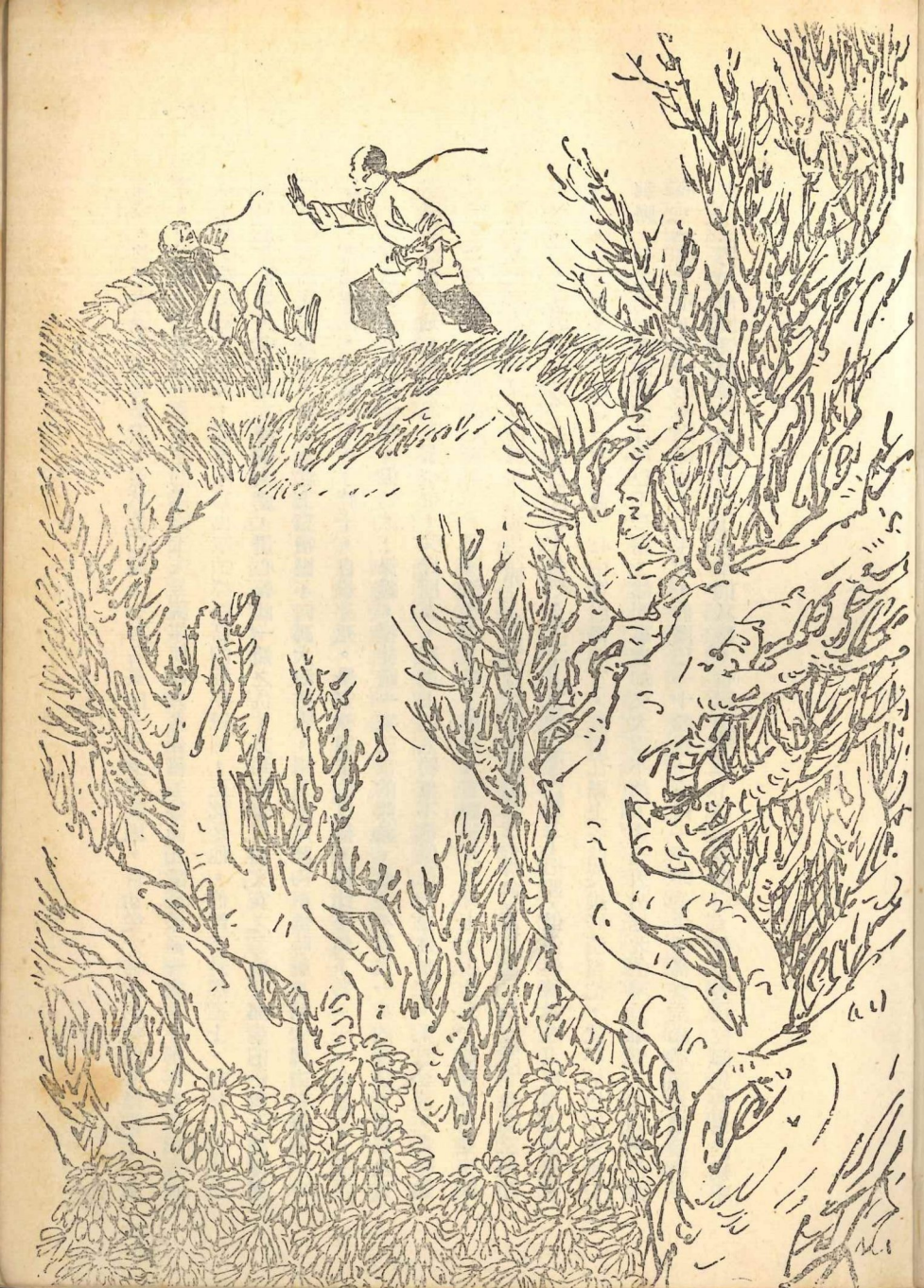
『師父，您放心，我反正是個沒事人。師母師弟這兒我一天來兩趟就是，無論有什麼事情，全都有我哩。』

說得衆人反倒笑起來了，趁此機會，俞奎便勸大家多喝幾杯酒，博一個盡歡而散。於是席上又再猜拳行令，歡聲四起，一席酒喫到打二更了，俞奎的十八名徒弟方始告辭離去。

第二天一大清早，十八名徒弟約好了來給師父送行，可是他們祇見到了師母師弟，俞奎天沒亮就單人匹馬，動身走了。

趙誠對師父一家滿心愧咎，因爲陸文安是他引見拜師的，他認爲這一樁飛來橫禍因他而起，所以對師父家裏格外的照應。他果眞每天早晚，各上師父家裏走一趟，給師母請安，帶師弟玩玩。俞家裏裏外外大小各事都由他料理代辦。他還把俞慶送進了私塾，啓蒙讀書。一得空，便教他練些初步的武功。

俞奎一走，音信杳然，一直到半年過後，他才託人捎回一封平安家書。信中說他已經到過山東、河北、山海關外的奉天和吉林，找陸文安，全無蹤影。前些時從關外回到直隸通州，聽從一位朋友的催促，發出請帖，遍邀北五省黑、白兩道輩份高的英雄好漢，跟他們打聽陸文安其人其事。這才曉得那陸文安竟不



姓陸，他原姓畢，名喊畢安，居然是江湖上小有名氣的一位少年英雄，自幼從少林派的前輩英雄洪子柯習武，所以他往先祇有一身洪家的陽剛工夫。兩年前他央人介紹，替商丘陸家保過一次鏢，那年在抱犢崮恃强逞能，終於栽了觔斗，害得陸嵩也被抽掉腿筋的青年鏢師，正就是他。他倒不是黑道上、綠林中的人物，他是在抱犢崮喫了馮大海的大虧，居心報此一箭之仇，方到宿州冒陸文安之名偷了俞奎的絕着。他離了宿州跑到歸德去做案，緊跟着就上抱犢崮，向馮大海挑戰。兩人足足鬥夠兩個時辰；馮大海方被畢安一掌擊倒，當場認輸，而且一刀抹了脖子，自殺身死。畢安報過了仇以後，從此不知下落。

俞奎威震江湖好幾十年，但却除了保鏢，授徒賸一家三口的開銷，他從不利用一身的絕技，掙那及身享用的富貴風光，而且他既廣交遊，又好朋友，江湖上的人物無不敬佩他的立身處世，光明磊落。當時通州一會聽說畢安偷了他的絕着不算，還攔路行刼，殺了朝廷大官嫁禍到他身上，因此人人聽後都爲俞奎憤懣不平，大家紛說畢安欺師滅祖，該當死罪。衆家英雄好漢自告奮勇願爲俞奎搜尋畢安的蹤跡，俞奎謝過了衆家朋友，方始寫信回家，告訴他的家人說：這一下尋覓仇家比較有了把握，但他仍將走遍天涯到處訪查。

俞奎的妻兒得了他這一封家書，心中寬慰得多了，既有江湖上各路英雄好漢幫忙，就不怕找不到畢安那廝。看起來俞奎回家的日期已不在遠，然而事實却又大謬不然，俞奎天高地北的尋覓畢安，竟如石沉大海，一連七年不得一絲半點線索。七年後，俞慶已一十四歲，兩母子平時的生活需費全靠趙誠挪騰接濟，勉力撐持。俞慶管趙誠叫大哥，唸了七年的私塾，也跟趙誠學了些花拳綉腿，外帶另幾位師兄教他的幾手

俞家羅漢拳。長得身强力壯，唇紅齒白，十四歲的孩子乍看上去像個大人。他聰明曉事，也很孝順。七年前他家出的那一場禍，俞慶小小年紀還不大明白究竟，可是他稍微大些就直纏住趙大哥問長問短，趙誠無可奈，何祇好把前因後果全都兜了出來。從此以後，俞慶就經常悶悶不樂，長吁短嘆，思念他的父親，着實想得厲害。

有那麼一天，俞慶從私塾裏放學回家，一進門就發現家裏有客，來人是他父親的大徒弟，得意高足羅鋒。那羅鋒是直隸通州府人，當年專程到宿州來投名師，整整跟俞奎習了三年的藝。俞奎走遍天涯的去尋仇家，他還在宿州等他師父五個多月，後來看看師父一時不得回來，方才辭別師母師弟回到通州家鄉。殊不料正好趕上他師父在通州遍邀各路英雄好漢，打聽畢安的下落。羅鋒的家裏很有錢，所以俞奎在通州府大宴賓客，奉送程儀，都虧好有羅鋒及時趕到應付了開銷。通州英雄會的那幾天裏，羅鋒幫着師父迎賓待客，和北五省水陸碼頭的有名武師全都見過了面，大夥兒也曉得了羅鋒是俞奎的入室弟子。就憑這一點淵源，羅鋒在通州府開了一爿鏢記鏢局，七年來倒也賺了不少的家當。這一回他是親自保一票鏢路過宿州，特意帶了三百兩銀子來送給他師母並且請安問好的。——他方和趙誠落了座，跟俞大娘說了一陣子話，俞慶剛好放學回家。

『這就是我師弟俞慶吧，』羅鋒堆一臉的笑，望着俞慶驚喜交集的說道：『瞧瞧，七年不見，都長得這麼大了。簡直是個小大人了哩。』

俞大娘接口就說：

『慶兒，你還不快叫羅大哥，跟羅大哥見禮。』

俞慶趕上前一揖，叫了聲：

『羅大哥！』

『嗨，兄弟！』趙誠的毛躁性子，七年不改，他搶着搶着的嚷嚷：『這下你們可好啦，你知道嗎？羅大哥給你們捎來三百兩銀子哩。』

『瞧你，趙誠！』羅鋒笑着啐他：『快三十歲娶了媳婦的人啦，還是這副德性！鷄毛蒜皮的事，值得你那麼窮嚷窮叫喊的。』說時，又去招呼俞慶：『好兄弟，坐，坐，你坐下來咱們好說話。』

俞慶巴不得有此一請，就到他母親的下首坐着。羅鋒挺親熱的，問了些俞慶唸書、習武的情形。他聽俞慶回話，對答如流，有條有理，不由的又起了感慨，嘆了口氣說：

『要是師父此刻見到了你，眞不知道要樂成什麼樣子了呢。』

一句話，引起了無限悵惘。滿屋子的人，全都黯然的低下了頭。

歇半晌，倒是俞慶打破了沉默，他問羅鋒：

『羅大哥，這些個年來，您可曾聽到過家父的消息？』

於是，羅鋒先把通州府英雄會，經過詳情，說個明白。然後，他一聲長歎，滿臉愁容的又道：

『師母，這七年裏頭，徒弟但凡遇見遠道來的朋友，必定先向他們打聽師父跟畢安那廝的消息。不瞞您老人家說，那畢安說也奇怪，竟彷彿世間早已沒他這個人似的，從來不曾有人見過，或是聽說過他。師父他老人家呢，倒是有那麼幾回，有人提起遇到了他的。』

俞大娘和俞慶，忙不迭異口同聲的問：

『什麼時候，在那裏呀？』

『頭一回，是五年前我到濟南府，有朋友告訴我說師父正在鄭州，他老人家隱名埋姓，在當殺猪屠戶的下手。我得着消息，星夜趕了去，師父却早走了。』羅鋒喝口茶，歇歇氣，再往下說：『兩年前我在通州又聽說師父在張家口一爿飯館子裏當跑堂，我又去找遍了張家口的飯館，結果還是音訊杳然。這一回我路過徐州府，又有那邊的朋友說是半年以前，曾經在河南南陽府見過我師父一面。我原想趕去瞧瞧的，可是朋友勸我：師父爲尋畢安那廝，斷不會在一處地方停留半年之久。我跑這一趟必定枉然，所以我就……』

俞慶聽時，雙眉緊皺，直在搔頭。看羅鋒說時又頓住，他趁此機會，神色凄惶的問：

『羅大哥，方才您說家父在做什麼屠戶的下手，飯館的跑堂，這些都是喫苦受氣的活路。家父淪落到這種地步，現在還不知道怎麼樣了呢？』

『是呀，』俞大娘也插嘴進來說：『想我那拙夫，幾十年來頂愛朋友，江湖上一提起他的名字，人人敬重，個個都翹大拇指。北五省的通商大埠，他的朋友、徒弟不能算少，你說他淪落到殺猪跑堂，這話實

在教人難以相信，莫不是你那些朋友認錯了人吧。』

『這個，師母既不必起疑，師弟你也用不着這麼凄慘，』羅鋒莞爾笑着回答：『想當年，師父離開通州，徒弟也曾給他湊過兩百兩銀子的盤纏，師母說得不錯，師父各地都有要好的朋友，無論如何他也不會受困。至於他爲什麼要改名換姓，側身屠沽輩中？這層緣故，只怕我還能猜得中師父的心意。師父一定是怕樹大招風，他每到一處地方，消息先張揚開去。須知那畢安做賊心虛，也是時時在意，處處留神的。師父爲了防他先得了訊趕忙走脫，所以才不願意敗露自己的行藏，他分明是雜在屠沽中作隱蔽。師母、師弟，二位說我這話可對嗎？』

俞大娘和俞慶一想，他所料的大致不差，因而又心寬了些。這晚，俞大娘命趙誠去叫了些酒菜，留羅鋒在家裏便飯，吃吃談談，直到起更方散。由趙誠送雞鉤回他住的客棧，羅鋒臨走，遞與俞大娘母子二人說了聲：

『明兒一早，我動身之前，自會來向師母辭行。』

七

可是，那天早上，當羅鋒再到俞家，却看見趙誠先他一步到了。而俞大娘正在放聲號啕，直哭得死去活來，她聲聲悲酸的喊：

『我的兒啊，我的兒啊！你這一走，今生今世休想再見了啊！』

羅鋒大吃一驚，搶步向前，忙去問那一邊勸慰師母，一邊自己也在掩面哭泣的趙誠說：

『怎麼回事？怎麼回事？是否師弟他——出了什麼事了呀？』

『師弟，師弟，……他——』趙誠哽咽着說不出話，急切間，沒奈何，祇好把捏在手中的一張字條，遞到羅鋒的手上。

羅鋒忙將字條攤開來看，但見他師弟俞慶，在字條上端端正正的寫着：

『母親大人：恕兒重違慈命，睽離膝下，此去不獲見父親大人，誓不言歸。但願天祐吾家，早日闔家團圓，樂享天倫。家中諸事，仍祈趙大哥諸多照拂，來日容當面謝也。肅此敬叩

福安

不肖兒慶泣稟』

那一邊，俞大娘揩揩眼淚水，抽抽答答，告訴羅鋒、趙誠兩個說：

『昨兒夜裏，你們二位走了。慶兒又來跟我跪求，說是既然曉得了他父親半年多以前到過南陽，就該照此線索，一路去找。我說孩兒年紀還小，何況自他父親去後，至今信息全無。此刻祇剩下我們兩母子相依爲命。他再一走，拋下我老太婆一個，無依無靠，那可怎麼辦咧？慶兒他聽了我的話，就此不再言語，我還以爲他終究依了我呢。那兒想到，今兒一早就發現他留書出走。啊！我的命眞是苦透了啊！』

說完，又是捶胸頓足，放聲大哭。羅鋒趕忙將她抱住，納她到一張椅子裏坐着，柔聲的勸：

『師母，妳不必傷心，依徒弟說，倒是師弟年紀恁小，難得他孝心可嘉，又有志氣。十四歲的孩子，固然還沒成人，可是師弟文武全才，江湖上的事情，多少也懂得些。再說哩，他是名父之子，無論走到那兒，遇上了什麼爲難，祇要他提師父的名號，一定會得人接濟、照拂的。』

左勸右勸，好說歹說，方使俞大娘暫歇悲聲，停止啼哭。三個人一商量，俞慶一定是上南陽府了，便由羅鋒備了一份大紅名帖，趙誠遣一名得力可靠的家，沿着從宿州到南陽的大路，沿途尋去。尋到了俞慶，就拖他回家。見不着俞慶時，也知會各路的朋友，分頭尋找，或者是給俞慶照料。

諸事安排已定，羅鋒因爲所保的這一票貨，十分貴重，行程又很急迫，祇得辭別師母，繼續登程。順着水路，由宿州直駛杭州。

一個月後，羅鋒平安無事的，把那票貨保到了杭州府城，辦完交割，又被當地朋友拖住勾留了幾天，他才急急忙忙，先到宿州師母家中，探看一下師弟俞慶回來了沒有？祇是，他方到師母門前，便發現屋去人空，向兩旁的鄰居一問，這才曉得趙誠派去追趕俞慶的家人，早就打了回轉，他不曾找到俞慶。俞大娘思夫念子，日夜啼哭，竟然生了一場大病，虧得趙誠夫婦衣不解帶的輪流服侍，延醫吃藥，方始漸漸的好了。趙誠看俞大娘一個人住家諸多不便，已經把她接回自己的家中。

羅鋒聽說了，又趕到趙誠的家裏去，探望師母，好生安慰了一番。他看到趙誠夫婦對待師母，像自己

生身母親一般的孝順，羅鋒也着實誇獎了他們幾句。在趙家陪伴師母兩天，羅鋒要回通州，告別的時候，他曾許諾的說：

『師母，從今而後，每年我至少來給您老人家請一次安。最好是明年徒弟來時，師父、師弟，都已經回家團圓。那時節徒弟要好好的爲府上慶賀一番。』

他一心巴望着如此，但是事與願違，羅鋒一年一度，到宿州來探望師母，每次所見，僅祇是師母和趙誠二人而已。俞奎、俞慶，連同那破了俞家一家的畢安，依然是杳無音訊，不明下落。

彈指之間，便是十年。

八

十年後，一個風和日麗的春天早晨，宿州府城東門忽然駛來八匹高頭大馬，馱着八位戎服輝煌，威風凜凜的軍官。他們馬不停蹄的來到俞家故居，高高的騎在馬上，用金鞭縑編織的馬鞭，把俞家那扇虛掩的大門，鞭得劈啪直響。與此同時，高聲的問：

『俞慶俞大人的府上，可是這裏呀？』

俞家的左隣右舍，聽到聲響跑出來探覷。一聽說是找俞家的，便告訴了那八位軍官，俞家祇剩一位俞大娘，早已搬到趙誠的家裏去了。

於是那八名軍官，又輾轉的找到趙家。一進門，見到了俞大娘，立刻上前打千行禮，口口聲聲，恭恭敬敬的喊：『老太太。』

趙誠忙出來問訊，這眞是自天而降的無上佳音：八名軍官之中的一位把總，告訴趙誠說是：

『我們都是新任海州參將俞慶俞大人部下的軍官，奉了俞大人之命，專程前來宿州迎迓老太太。還有您趙誠趙老爺。奉請您們先到徐州，俞大人不日也可抵達。兩路會齊了以後，再一道去海州赴任。』

乍一聽說，趙誠疑心自己是在做夢，趙大娘却祇顧在唸觀音菩薩，阿彌陀佛。足足的鬧了好半天，方才和那八位軍官商議好，因爲趙誠有心把他一家大小全都帶了跟到海州去，他問過了俞大娘，請八位軍官暫在宿州住一夜，明天一早僱好轎馬啓程。——正好有這一天的耽擱，反使新任的海州參將俞慶早一步抵達了徐州。

所以俞大娘和趙誠一家由八位軍官護送，一到徐州便被請到新任山海關總兵畢延欽臨時打點的行轅。俞大娘乘的四人大轎前呼後擁，抬到了行轅轅門。山海關總兵畢延欽、海州參將俞慶，全副袍褂，笑逐顏開，大開中門迎接。

俞大娘勉力睜開婆娑淚眼，一看自己的兒子，白白胖胖，威武雄壯，穿一身的官服，居然就是個威鎭八方的將軍模樣。她心中一喜，反倒又流眼淚。她搶前幾步，喊了聲：『兒啊！』兩母子抱頭便哭。

正哭時，又聽見耳畔有個挺熟悉的聲音，在勸她說：

『師母，十年離別，一旦相逢；這是天大的喜事，師母您老人家就別哭了吧。』

俞大娘一抬頭，揩去淚水，定睛向那人望時，猛然的，如遇蛇蠍，她大驚失色，一把推開了俞慶，倒退兩步，聲音發抖的問：

『慶兒，慶兒！你怎會和這寇家在一塊？』

話沒說完，又彷彿聽見自己丈夫的聲音，樂呵呵的笑着，從俞慶身後，轉向前來說：

『不但是他，還有我咧！』

俞大娘急轉臉，凝神一看：方盤臉，八字鬍，笑容可掬，喜上眉梢，那不是她丈夫是誰？然而俞大娘却驀地一聲慘叫：

『哎呀不好，這下可眞是在做夢了！』

說罷，身子往後就倒，恰巧趙誠後一步也到，他一個箭步，蹤過去扶住了師母。向台階上一並排站着的三個人看時，他也情不自禁的驚喊：

『咦？咦？咦？這是怎麼回事？』

『莫再咦了，我的趙大哥，』如今當了總兵官，先前化名過陸文安的畢安，號延欽，以字行，他和俞慶走下台階，齊同攙住了俞大娘跟趙誠，方又再說：『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，我們一道去赴席，等一會兒，一切自有分曉。』

九

山海關總兵畢延欽過徐州的臨時行轅，紅燭高燒，大開筵席，一桌大團圓酒，尊俞奎夫婦二老上坐，趙誠夫婦居左，俞慶在右，畢總兵和總兵夫人下首相陪。將開席了，俞奎忽然一伸手，說了聲：『慢着！』然後又跟俞大娘咬個耳朵：

『還有個要緊的人沒來。』

『還有個要緊的人？』俞大娘又是愕然的問：『那會是誰呀？』

俞奎儘笑，不答。一會兒，祇聽見環珮聲響，漸行漸近，兩名穿綢緞的丫鬟，扶着一位豔光四射的夫人，直走到俞大娘的跟前，一挫柳腰，居然就地是一跪。——嚇得俞大娘從太師椅上直跳了起來，一邊迴避，一邊一疊聲的在說：

『不敢當，不敢當，妳這位貴夫人怎地就跪下了？這不是要折煞老身了嗎？』

『娘！』俞慶也站起來，挽他母親坐下，告訴她說：『妳莫慌，這是妳老人家的兒媳婦呀！』

『媳婦？』俞大娘兩隻眼睛都撐圓了，她忙問：『兒呀，你都娶了親啦？』

『是嘛，』俞慶喜孜孜的說：『娘，兒子娶的是畢大人的令妹。』

『畢大人的令妹？』——趙誠還在疑心自己是在做夢，正要咬咬指頭看是痛不痛呢，猛聽一驚，把個

手指頭給吐出來了。他也睜大了眼睛在問俞慶：『兄弟，你怎麼會結了這門寃家親事？』

『趙大哥，說來話長，』俞慶向他笑笑：『你等我待會兒講。』

就在這時，畢總兵和他的夫人，屏退僕從，雙手擎杯，一道站了起來，祇聽畢延欽朗聲的說：

『師父、師母、趙大哥、還有我的妹婿、胞妹：是我畢某，當年年輕識淺，行事不夠週密，露了老大的破綻，居然把一樁天大的禍事，帶到了師父的頭上。害得師父師母，別離一十七載，師母和師弟，又是整整十年不通音訊。徒弟我眞是罪該萬死。——幸虧師父寬宏大量，不究既往，我才能有今天。因此我夫婦二人敬在座的列位一滿杯，聊表衷心的抱愧。待這一杯酒喝過後，再請師父、師弟說一說這十七年裏的種種經過。』

一開懷，連俞大娘都乾了一杯酒。乾杯後，大家落座，俞慶便咳聲嗽，清清嗓子，開始了別後十年的長話短說：

『十年前我留書離家，上南陽府尋覓父親，到南陽後大街小巷的找了半個月，方始得着消息，說父親早就到荆襄一帶去了。於是我又再往西走，找遍了江陵、襄陽、樊城、漢中，再向南入四川，然後走川邊，遶回漢中西行到了甘肅，再赴甯夏。這越走越西的萬里行程，一路之上，我祇能靠賣藝維生。每到一處，敲起鑼鼓，走兩趟拳脚，耍一路雙刀，看客要是樂意，就丟幾文錢到場子裏來，供我喫飯住棧房。一年半載買一身舊衣裳穿穿，像這樣的日子，我整整過了八年……』

『兒呀，』俞大娘聽得熱淚漣漣的說：『可眞是苦了你這孝順孩子啊！』

俞慶報他母親一聲苦笑，接下去又道：

『到了我萬里尋父的第八年上，那年我已二十二歲，三月間我步行抵達甯夏。當時身上一文錢也沒有啦，我還是照着老規矩，自敲鑼鼓自賣藝。可是那一天我霉運透頂，說也奇怪，儘管我把鑼鼓全敲破了，四週圍還是不見一名看客。當時我既焦躁，身上又冷，便將師兄們教我的殘缺不全俞家羅漢拳，一手一手的打了起來。記不清我打到第幾手上，驟然之間聽到有人在喊：「喂，耍拳的，你過來呀，我要問你的話！」』

『妹夫，』下首主位相陪的畢總兵，突如其來的插了句嘴：『你該讓我接下去說吧？』

俞慶嗬嗬一笑，應了聲：

『好嘛。』

畢延欽接着便往下講：

『想當年，那日，我報仇心切，亟於打敗那山東嶧縣抱犢崮的大寨主馮大海，我悔不該唆使趙大哥代我去偷師父的第八解第十一手絕招，但是我總算把俞家羅漢拳給學全了。當時實在是因爲我做賊心虛，想要逃跑，又怕師父那匹健驢的脚力別無馬匹可及，所以我偷了那匹驢騎走，先不敢上抱犢崮，於是西走歸德。恰巧遇上貪贓枉法，魚肉百姓的貪官周某，我刼了周某的金珠財寶，一刀把他殺死。又看到他有一匹日行千里的駿駒，我就捨了健驢騎那駿駒逃跑。事後才曉得，我險險乎就陷害了我的師父。如今回想，』

他痛心疾首，聲淚俱下的說：『眞是——慈膚莫及！』

『好了好了，』俞奎揮揮手，洒脫的說：『在座都是自家人，你祇管照實的往下說罷。』

『是，師父。』畢延欽恭謹作答，再往下講：『當時我那裏想得到師父的健驢上烙得有印記，捕快一看烙印就知健驢是我師父的？待我弄明白這層道理，眞是懊惱欲死。當時我就決定，從此以後我不該再在江湖上與人爭一時之短長，我最好是去投軍，而且走得越遠越好。所以我才直奔西陲，投身行伍，從小小的一名守備幹起，十幾年來，數不清經過了多少刀兵陣仗，九死一生，這才積功陞到了一名總兵』

趙誠聽得出神，直楞楞的接口便說：

『照你這麼說法，師父把你當作仇家；千山萬水的追你，還是寃枉了你啦。』

『那倒也不見得，』畢延欽臉上一紅，尷尬的笑着說：『都怪我一心太顧自己了，對師父，我確是罪該萬死。就不說江湖上的規矩，通常做人處世的道理，當年我闖了大禍，就該挺身而出自首，莫要連累了師門。我這一逃，正是大大的不該。』

『幸好你不曾自首，』俞奎岔進來說：『不然的話，你豈不是白白的送了性命，南陽一案，懸而不結十七年了，如今你我却都好好的在這裏。』

『徒弟可是未必坐得安穩啊，』畢延欽自嘲的笑着說：『無論在座的哪一位，出面首告一下，當年刼殺周某的是我，那我還不是照樣要腦袋搬家。』

心花怒放，福至心靈，連趙誠都說了句俏皮話：『如今可是沒人敢出面首告了喲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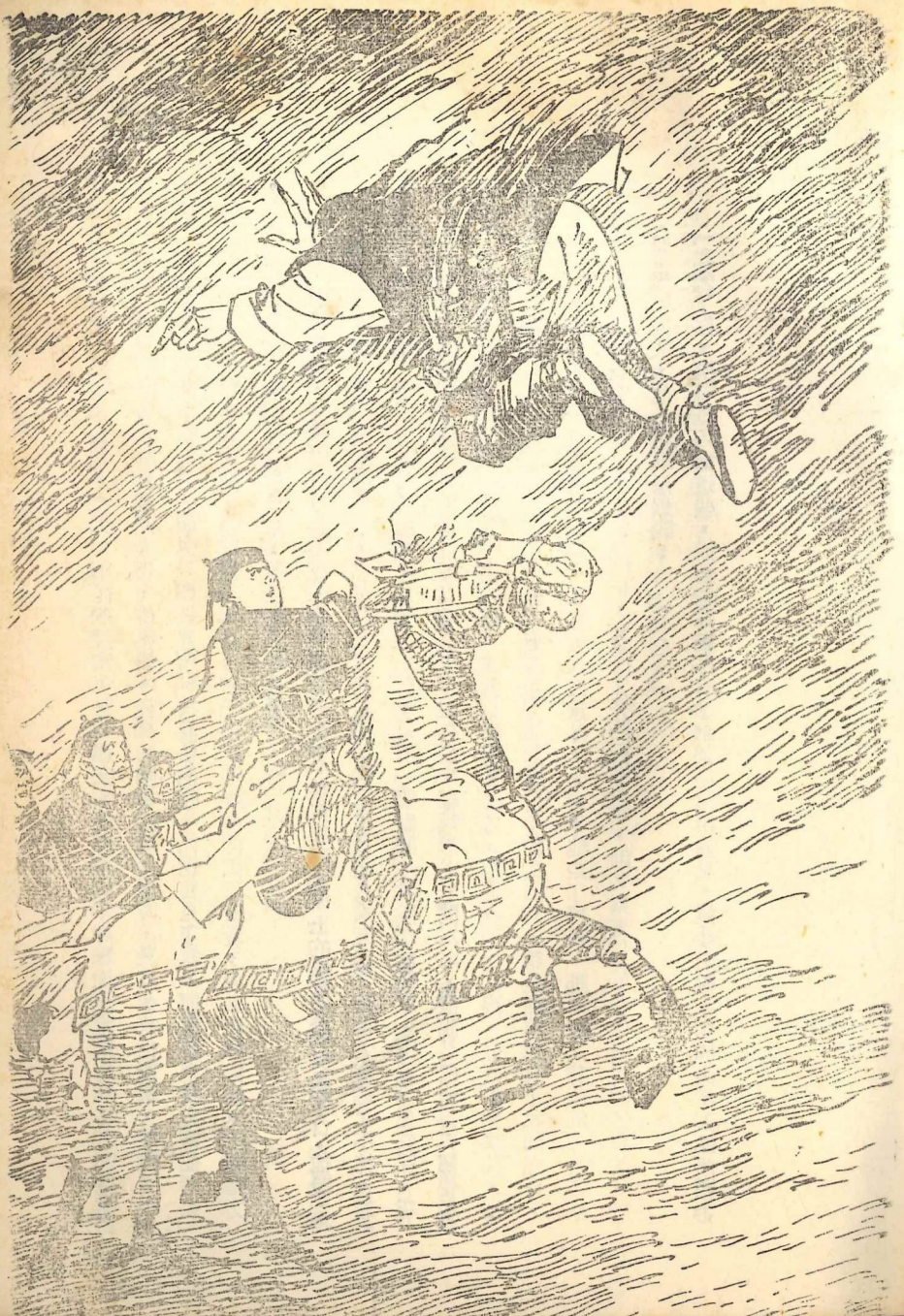
畢延欽十分驚異的問：

『爲什麼呢？』

『你有師父做你的後台，誰敢出這個頭，那他自己不也得腦袋搬家嗎？』

着實說得好，於是，引起了閨堂大笑。笑後，俞奎催促兒子，再往下細說當年的往事。俞慶便望着他母親說道：

『兒子那日在甯夏賣藝，聽到有人喊我，應聲走過去一看，原來是一位總兵官。事隔十五年，我已認不出這位總兵官就是畢師兄。當時，我很驚慌，不知觸犯了什麼規矩？總兵官却和顏悅色，叫我莫怕，問明白我的姓名年貫鄉里，萬里尋父的根由。便說：「據我所知，您尊大人已經在此間了，你且隨我回衙門去，三五日間，我可以讓你們父子相會。」我一聽，正是喜出望外，興冲冲的跟着他走。一進衙門，那正像是一個勘斗跌進了青雲裏，總兵官待我，愛護有加，優渥已極。裏裏外外，一色讓我換了新衣，食同桌，寢同榻。第二天早上又跟我說是：他祇有一個妹子，見我年紀輕輕，武藝很有根基，有意招我爲妹婿。當時我也曾推托，我說婚姻大事，理該父母做主，可否等我見過父親，再作決定。祇是總兵官却說必得我和他妹子成親以後，我們父子方可見面。無可奈何，便依允了。娘，』俞慶眉開眼笑的說着：『這便是兒子在甯夏娶親的經過，媳婦不但既美且慧，還跟她的兄長，學過一些武藝哩。』



趙誠却在一旁茫然不解的問：

『畢大哥，你葫蘆裏賣的是啥膏藥？爲什麼非得師弟成親，師父師弟才能父子相會呢？』

『你聽你師弟接着講吧，』俞奎笑笑，說是：『你這位畢大哥，可眞是詭計多端，令人聞所未聞咧。』

俞慶便說：

『成親後三天，畢大人喊我到內廳去，他告訴我：「今日閱兵，我已偵知有人會來行刺，但是這位刺客一看到你，準定驚走。所以我請你穿我的兜鍪鎧甲，裝扮成我的模樣，代我閱兵去。」當時我想，總兵我恩重如山，彼此又成了至親，就是要我代他去死，也未嘗不可。因而就慨然的一口答應。却是總兵又交代我說：「我這裏還有一隻錦囊，請你替我佩在胸前。錦囊裏有一封信，當那刺客一見是你急忙逃走時，你要高聲的喊他，請他莫驚，然後把錦囊裏的信遞交給他，請他當面看過。那時候，我的一樁大事解決，你也可以父子相會了。」』

趙誠一臉困惑之色的插了：

『這又是什麼計較？簡直的叫人墜入五里霧中了嘛。』

『好了，』俞奎端着隻酒杯，緊接着邊飲邊說：『還是我來作個總結吧。此刻你們該已曉得，總兵官就是畢延欽，又名畢安，還曾化名叫做陸子安的，正好就是下首相陪的畢大人。我走遍天下十八行省，找不到他的蹤跡，誰想他竟到邊陲去從軍了哩。說來也是天緣巧合，那年我隨一羣入山採藥的藥客，過甯夏往

青海、西藏拆臺，無非是我有言在先，不得陸文安，誓不還家，無可奈何時打算就此遠走高飛了。那兒想到，居然會在甯夏一眼瞥見騎着高頭大馬，侍衞前呼後擁的陸文安呢。當時，我見他戒備森嚴，不便下手，便在甯夏住着，等待下手行刺的機會。後來方知，我看見他時，他也瞥見了我，而且料準我會乘他閱兵，取他的性命。他正在心慌意亂，無以爲計，偏巧兒子也萬里跋涉的到了甯夏，而且瞎撲亂闖，不看地方，竟跑到總兵衙門的轅門外賣起拳來，難怪沒人敢來看了。』

又說得滿座都笑，俞奎自己也掌不住，直笑得前仰後合。趁他笑時，席上的畢延欽就又接了口，他說：

『當時，我正在衙門裏愁悶不堪，不跟師父當面說明前情，求他老人家饒恕，這樁大事終了不掉。若見面呢，師父一定不容我有開口的機會，他奮力一擊，只消一霎眼間，我既不能還手，那就必死無疑。巧極了，我偶然之間踱到了衙門口，竟然看見有位少年在打俞家羅漢拳，一問左右，據說是個淪落異鄉賣拳的少年，湊過去一看，長相又和師父一模一樣，我就心知準是師弟。把他邀到衙門裏，好好的招拂他，讓他和我妹子成婚，那都是原該如此的事情。祇不過，求他作我的裝束，代我閱兵，確是師弟他救了我的性命。師父乘閱兵那天行刺，一近師弟的跟前，當然會大出意外，先擱下他走了再說。那時候，我請師弟叫住他老人家，看我那封說明經過，苦苦求宥的信，又說了彼此已成至親，師父素來仁慈，多半會得饒了我的。』

俞奎揚聲大笑，他一指畢延欽說：

『我饒了你，倒不是因爲這些，而是老夫實在服了你了。你用的計，眞是出神入化，高深莫測。門力

，也許你我可以平分秋色；不相上下。鬥智，連十七年前你偷我的絕着，老夫可是一連兩次，敗在你的手裏。祇不過，前次輸得不服，這回甘拜下風而已。』

畢延欽趕緊抱拳謙道：

『豈敢，豈敢，師父太過獎了。』

俞大娘一直聚精會神的在聽，這時也開口說了話。她說：

『依我說，你這聰明機警，工於心計，實在是少有少見的了。』

『不過兒子那天也是險得很啊，』俞慶再告訴他母親說：『我扮成總兵官，騎在馬上，帶四名畢大人的心腹驍將。天還沒亮，又有大霧瀰漫，從衙門到大較場，要走十幾里空曠冷清的大路，而且伸手不見五指，對面難辨人臉。兒子心惴惴然的走了一半路程，陡然驚得風聲呼嘯，自大霧中迅若鷹隼般飛下一個人來。我還來不及說話，那人——其實是我父親，已經一把捽住我的前襟，輕輕的把我拎到地下。幸好父親定睛看了我一眼，認出了兒子，他果然不出畢大人所料，放下我回頭就跑……』

俞奎方乾一杯酒，他打斷了俞慶的話說：

『我當然得跑，否則的話，總兵官的四員驍將，豈不是要亂刀齊下，把我砍爲數段了嗎？』

又是滿座笑聲，笑聲中俞慶再談起當年往事。他說：俞奎一跑，他就高聲大叫：『爹爹，爹爹，休走！陸文安有求恕的信在這兒！』俞奎聽了果然止步，看過了信，他深心歎服這個徒弟的用計如神，姑且信

了南陽一案眞是事出誤會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畢延欽緊跟着也到，他下馬匍伏在地，說是師父如不饒他，他便一世也不起來。於是，俞奎祇好一聲長歎，雙手扶起畢延欽，前嫌盡釋，演了齣父子會和師徒重聚。一行三人同去閱兵，然後回總兵衙門，新人出來拜見公公。俞奎原想早日帶着兒子媳婦回家，畢延欽則苦苦的留他，因爲新疆準噶爾變亂又起，畢延欽先委他妹婿兼師弟俞慶充任把總，帶着他們父子二人西征新疆，打了十幾場硬仗。俞奎不願做官，他和畢延欽把所有的功勞都記到俞慶的身上，讓他在一年半之間，陞了千總。等征新之役大獲全勝而還，朝廷調畢延欽爲山海關總兵，畢延欽便保舉俞慶當了海州參將。再晉一級的話，他也是總兵官了。

俞大娘和趙誠夫婦聽俞慶把這一大段往事說完，不禁相覷頷首微笑，趙誠爽直，脫口便說：

『嗯，畢大哥，我曉得你的心事，你極力提拔師弟，這是你在報師父的恩。』

畢延欽却湊近他的耳邊，故作神祕，但却仍使滿座的人都能聽見的說：

『不，我是在贖我當年的罪愆。』

於是，俞奎搖頭播腦，掉了句文，却也是意味深長的說道：

『好，「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蝕」。祇要知過能改，心正意誠，天下沒有不解的寃仇！』

徐州府團圓之會，自此杯觥交錯，歡聲陣陣，在總兵官畢延欽臨時行轅作爲貴賓的俞家四口，十七年苦盡甘來，一片的喜氣洋溢。然而，滿座之中，最高興的畢竟還數知過能改的畢延欽了。

一波三折

一

窗戶紙上閃過一個人影。

有細碎的脚步聲自遠而近。

房間裏的微弱燭光，連連的閃，一亮一黯。

驀地一聲梟啼。

可把陳文給嚇壞了，毛骨悚然，透心的涼，起了一身鷄皮疙瘩。一顆心好像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下，突突的跳個不停。

正打算一頭縮進被窩洞裏，天坍下來也不管，房門咿呀一響。

糟！怎的偏就忘了上門？

『別怕，郎君，是我，麗兒呀。』

『是妳？』

探出頭，忙欠身，穿着中衣在床上坐直了起來。一抬眼，見一個花容慘淡，脂粉不施的少女，正站在燭光中，向他澀澀的笑。

她把頭一低，柔聲的說：

『郎君，快把衣服穿上，別招了涼。』

一陣摸索，陳文飛快的把衣服穿好了。心裏又慌，又急，兩脚一落地，脫口就說：

『妳不該到這兒來的。』

『我曉得，』粉頸深垂，俏麗的鴨蛋臉上，湧起兩朵紅暈。她再說話時，聲音低得差點聽不見：『可是，我不能不來。』

陳文手脚無措，正眼兒也不敢瞧她，他站在床跟前趑趄，僵透了。久久方說：

『給——人家看見了不好。』

麗兒却忽然激起了勇氣，她提高了些聲音：

『我們是訂了婚的夫妻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爹爹收過你們家的聘。——我早就是你們陳家的人了，如今事情緊急，我不得不來找你，跟你商議我們的大事。郎君，』又一陣嬌羞不勝：『你該不會以爲我寡廉鮮恥吧？』

『不不，』陳文急急分辯：『那怎麼會呢。』

含羞帶怨，眄他一眼，從衣袖裏取出一幅白綾，絞成了兩截的。嫣嫣婷婷，上前兩步，往陳文的手裏一塞，說是：

『郎君，你看了這個，就明白我的心意。』

陳文一手拿一截白綾，茫茫然的問：

『這是什麼？』

『那日，』麗兒熱淚盈盈，娓娓細訴的往下說：『我爹聽信道路傳聞，說郎君你和公公都客死在清江浦了。我爹就逼着我改字他人，我誓死不從。可是我爹不顧我的死活，硬把我許配給本地陶家，三天以後，就要過來迎娶。我得了消息，就預備下這幅白綾子，打算到時候一死明志。』

陳文感極而泣，他忙向麗兒深深一揖：

『啊，娘子，妳這一片柔情，叫我怎生報答？』

麗兒抽出手絹擦擦眼淚，緊接着再說：

『今兒，郎君你一到我們家，跟我爹爹說話，就有我的心腹丫鬟跑來告訴我說，客死在清江浦的祇是我公公，郎君你遭了官司，不過家財全失而已。我聽了好不歡喜，這才一剪刀把白綾給絞了。』

『娘子！』

『可恨我爹爹，逼着郎君你退婚，……』

『那也難怪他老人家，』陳文打斷了她的話，平心靜氣的說：『我父子二人在清江浦遭了官司，一家一當全光了。落得我父親的靈柩，都還寄放在善堂。我像個叫花子似的，跑來求令尊幫忙，借錢給我還父親的靈柩回鄉。唉，連我自己——也不敢再提親事的話。』

一腔幽怨，緊盯住他，麗兒一字一頓的問：

『那麼，你是答應了退親？』

『不，我當時回答，這是一件大事，請令尊容我過細想想。』

『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侍二夫，』麗兒正色說道：『我雖然不曾讀過什麼書，但這三從四德的道理還明白。今日之事，就祇有兩條路，郎君你若不願退婚，我們此刻就走。否則的話，郎君，請你把那條白綾子還給我，絞了的地方，再接起來，照樣管用。』

聽得陳文打了個寒噤，他一疊聲的說：

『那怎使得？那怎使得？娘子，我們還是遠走高飛，』想了起來，便理直氣壯：『反正，我們是行過

了三媒六禮的夫妻，就這麼同走了，也算不得是私奔。』

麗兒嫣然一笑，低聲說道：

『這一層道理，我已經在留給我爹的信裏，說得很明白了。』

驀的兜上了一件心事，就免不了又有點猶豫：

『可是，娘子，說來慚愧，這——盤纏呢？』

『郎君放心，』順手交給他一個小包袱：『這裏面的金珠，全是我的私蓄。儘夠我們上清江浦，還給公公靈柩回鄉的。』

『那麼——』

『讓蠟燭亮着，郎君你跟我來。一會兒自有我的心腹丫鬟來安排。』

二

風高月黑，夜涼如水。

蓬蓬蓬！

蓬蓬蓬！

『都敲了十幾遍門了，』陳文不安的說：『裏面不聞一點聲響，準是妳姐姐家沒人。』

『不會的，』急切間，麗兒也有點焦躁，她催促着：『郎君，你再捶響些，好吧？』

蓬蓬蓬！

果然門裏有人在答應了，——隔着扇門，也沒點燈：

『誰呀？』

『麗兒。』

『啊，——』門裏的麗姐長長吁一口氣，又問：『敢情是跟你的陳郎一道逃啦。』

『是嘛。』

『我早知道妳會這麼做的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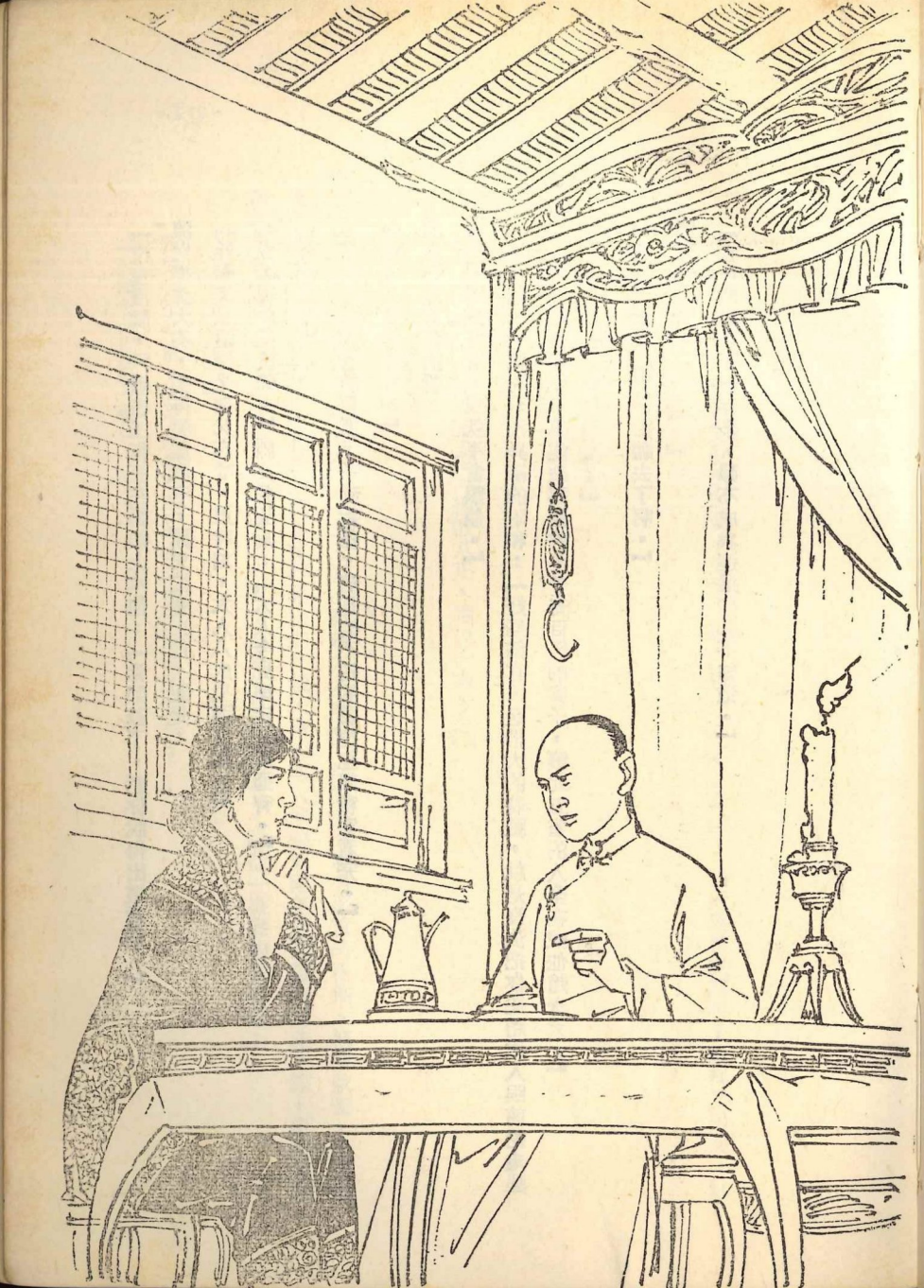
黑暗中，等了等，門還是沒開。

『咦？姐姐，』麗兒着急的問：『妳怎麼還不開門吶？』

『不行，我不能讓你們進來。』

『姐姐妳——』

『傻妹子，妳好沒盤算，』格格的一陣笑：『我開門讓你們進來，爹可是也算準了，只有我這一處地方你們可以投奔，說不定他老人家馬上就會追了來。到那時候，你們豈不是自投羅網，讓爹把你們兩個全逮了回去？』



『那——』麗兒驚疑不定的問：『那我們可怎麼辦呢？』

『做姐姐的指點你們一條明路，』門裏說話的聲音又快又急：『我這兒是南門，你們倆辛苦點兒，遶道兒往北門走。走到時，天也亮了，趁着開城，趕緊出去，再僱轎子上路。』

『姐姐——』

『快走吧，遲了小心被爹撞上。』

三

兩年後，陳文和麗兒，夫婦兩人，還多了一個聰明活潑、白白胖胖的兒子，可是跟在新任府太爺的大轎之後，全副執事，鳴鑼開道，騎馬的騎馬，坐轎的坐轎，堂而皇之的回到了兗州城。

當夜，夫妻兩個在衙門三堂左側廂房裏安頓好了，照那平時的規矩，等孩子一睡，兩夫妻燙一壺酒，端兩盤子菜，吃吃喝喝談天說地。麗兒跟一口酒，便說：

『恨不得今兒就去見我爹爹，還有我姐姐。』

看她臉上一片酡紅，滿是興奮歡愉之色，便忍不不住逗她：

『我才不過當了兗州知府的刑名師爺哩，妳以爲我們是衣錦還鄉呀？這麼樣的等不及了？不怕我們兩個一回去，妳爹照舊把我們給逮下，然後，一頂龍鳳花轎送妳到陶家？』

『沒羞沒臊，』織織玉指直在粉頰上羞他：『當師爺了，虧你說得出這種話

陳文揚聲大笑，笑得聲震屋宇，麗兒忙嘘止他，說是：

『幹嘛笑成這樣？你又忘啦。這時刻，大人八成兒還沒睡。』

『豈祇這會兒沒睡，』陳文聳聳肩：『大人今兒準定是熬通宵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這是他老人家的習慣，一到新任，總是忙不迭的要把全部積案看完。』

『趙大人眞是好官。』

陳文洋洋得意的說：

『他要不是好官，我就不會跟他。』

『那當然，』麗兒全沒異議的附和：『好些個官，送偌大的聘禮，就是沒法把你從趙大人跟前挖走哩。趙大人若不是仗着你，哪能破那麼許多千奇百怪的案子，讓北五省的人全在喊他趙青天。』

陳文却打個哈哈說：

『這話可別讓趙青天給聽去了啊。』

麗兒一撇嘴：

『在衙門裏住了一年多，難不成我連這些都不知道。』

『知道了就好。』陳文曳長尾音，又頓一頓，再問：『啊，娘子，明天妳首次歸甯，我拜見岳父，妳可得替我重重的備一份禮。』

巧笑倩兮的回答：

『不用你關照，早備好啦。』

『妳備辦了些什麼？』

麗兒屈指細數：

『黃金四錠，白銀二十兩，紬緞八疋，端硯一方……』

四

第二天一大早晨，陳文照例先上三堂，給趙大人請安，麗兒在東廂房裏重匀花鈿，細整妝姿，她滿懷欣喜的在等着陳文回來，和她同回娘家拜見她的父親，請他老人家饒恕兩年之前離家出走之罪。但是她直等到日上三竿，心中已很焦急，方始聽見陳文匆匆忙忙的脚步聲，跟他一疊聲的在嚷嚷：

『怪，怪，怪！』

麗兒吃了一驚，忙不迭迎出去。她問劈面而來的丈夫：

『什麼事情怪呀？』

陳文却一把挽住了她，拖她進屋，邊走邊說：

『娘子，這下妳可回不了娘家啦。』

『什麼？』麗兒驚得臉色大變，花容都改：『郎君，你這是什麼話？』

『莫忙，莫忙，』陳文挽麗兒到桌子邊，再回身把房門掩上，然後自家也坐了下來，將手中抱着的案卷，往桌上一擲，指指點點的，告訴麗兒說：『這是前任知府周大人留下來的一宗懸案，到如今都還沒有審結。娘子我且細細的說與妳聽。兩年前，就在我們倆離妳家出走的第二天，兗州城裏，接連出了兩樁怪事。先一樁，是妳父親投的狀子，說是他有一女名叫俞麗兒，頭一夜害急病死了，……』

『俞麗兒，』麗兒一聲驚喊，急問：『那不是我的名字嗎？我好好兒的活着，怎麼我爹會平白無辜說我害急病死了？這是打哪兒說起呀？』

『娘子，妳且聽我往下說嘛，怪事還多着哩，』陳文一聲苦笑，往下說道：『妳爹投的狀子上寫着，那夜停屍內堂，還請了七個和尚唸經，因爲陰陽先生說日辰不利，原打算第二天一早，就要下葬。沒想到唸經唸到了四更天，有人發現死屍伸拳舒腿，動了起來。當時嚇得衆人東逃西散，紛紛的跑到屋子裏，死命把門抵住，和尚們也把鐘磬木魚，諸般法器拋了一地，轉眼間逃得不知去向。一直挨到天亮，方才有大胆些的結夥到靈堂去看，這一看呀，娘子妳的屍首可就不見啦！』

麗兒凝神的在聽丈夫說，聽到半中間，她漸漸的有點明白過來，自以爲猜中了這裏頭的緣故，心裏說不出是難受，還是寬懷。於是，當陳文說到臨了跟她開個玩笑，她便發嬌嗔，啐他一口道：

『你還有心取笑我哩。也不想想，當年我們那麼一走，可教我爹多麼的爲難，他老人家準是因爲對陶家沒法交代，才想出這麼個法子，也不知道叫哪個倒透了霉的丫頭，扮做急病死了的我，挺在靈堂裏當屍首，然後鬧神鬧鬼，嚇跑了大夥兒跟那些和尚，說是走了屍。再往府衙門裏投個案，這麼一來，陶家不是就沒法再問我爹要人了嗎？唉，如今曉得了這些個緣故，越想越對不住我爹爹，讓他那麼樣的勞神操心，且費了大手脚呢！麗兒呀麗兒！』她眼中噙淚，喊着自己的名字，自怨自艾：『妳眞是個不孝的女兒啊。』

『娘子，妳蘭心慧質，冰雪聰明，把一宗疑案，聽一遍立時就給破了，而且無懈可擊，面面俱到，拙夫眞是相形見拙。』陳文先說一大段，誇她，然後便石破天驚，又道：『可惜的是，方才我說過了的，怪事共有兩樁，因此就成了案中有案。』

『案中有案？』麗兒瞪大了眼睛問：『難道，我爹爹辦這件事，還有什麼波折？』

『波折可大了，』陳文翻動手中的案卷，又抽出厚厚的一叠，指着它說：『喏，案中案就在這裏。妳爹爹投狀報走屍的同一天，南門內水交巷的里正，在巷口的水井裏面，發現一個和尚的沒頭屍首。打撈多時，又撈出了他被砍下的那顆腦袋。』

麗兒拍拍自己的胸口，强笑的說：

『說什麼案中案呀，怪嚇唬人的，這分明是兩回事嘛。』

『不見得啊，』陳文搖搖頭，再往下說：『里正發現僧屍，報官相驗，到了一看，和尚是一刀斃命，並無他傷。可是和尚身上穿的，却不是袈裟，而是件平民百姓穿的小褂褲。』

『啊？』

『當時，里正就叫四週圍的鄰居街坊，前來辨認，看看這套衣服會是誰的？說也湊巧，』陳文一聲輕喟：『內中有個賣菜的唐小二，從兩塊大補綻上看了出來，衣服是磨豆腐的尤老頭所有。』

聽來又跟她爹沒關連了，麗兒吁了氣，說了聲：

『嗯。——』

『糟就糟在這裏，』陳文反手一彈案卷：『當里正帶着做公的，上尤老頭家一搜，居然搜出來了一頂假髻，全副珠翠頭面，和一套全新的錦緞女衣。』

麗兒望一眼陳文說：

『許是尤家女眷的哩。』

『不，尤老頭一見官，不打自招。他說那夜四更天，他正在跟她女兒磨豆腐，忽然有人叫門，他開門看時，是個盛裝打扮的女子，自稱夜裏走急了，又飢又渴，向尤老頭討碗豆漿喝喝。尤老頭不疑有他，祇道是個大戶人家的逃妾，勺了碗豆腐漿給她。正喝着，尤老頭的女兒眼尖，一下看出來那女子是和尚扮的，她一指破，尤老頭以爲他來誘騙自己的女兒，氣得抄起扁担就打。那和尚嚇慌了，連忙跪下求饒，承認

他男扮女裝，是跟別人家的女子相好，圖個夜裏幽會，不易被人發覺。如今天色快亮，他這樣子穿着又不方便，所以他甯願將一身的衣飾全送給尤老頭，祇求尤老頭給他一套便衣，放他逃走。』

麗兒聽得舌撟不下，她嘖嘖有聲的說：

『世間會有這樣的事呀？』

『有沒有，我可斷不準，』陳文將案卷輕輕的放下：『這是尤老頭跟他女兒一口咬定的口供，其實並無佐證。前任的周大人，他就認定這是尤家父女在漫天撒謊。因爲尤老頭又說他們爲了貪圖便宜，應允了跟那和尚換衣裳，換過之後，那和尚就走了。他是怎麼樣被殺，投屍入井的，尤家父女可是一概不知。』

麗兒彷彿又有點心驚肉跳，她怯怯的在催問：

『郎君，你再往下講呀。』

『妳先莫慌，我們還得拿個主張，因爲這下又要扯到我岳父大人身上了。』陳文先讓她定定心，這才說道：『周大人正在審問無頭僧屍案，可巧，我岳父大人央着曹里正來投狀，說是家中走屍。周大人把兩件事聯在一塊兒想，馬上就傳我岳父、當日在靈堂的和尚跟家人，把那從尤老頭家搜到的女衣首飾，全拿出來叫大夥兒認。這一認之下，——娘子，衆口同聲，都說正是妳家的東西，而且還是走屍身上穿着的殮衣。』

麗兒的身子，猛然一陣搖晃。然後，嚶的一聲，暈過去了。

『娘子！娘子！』

五

灌參湯，掐人中，拿冷手巾把子冰額頭，好不容易，陳文使麗兒悠悠醒轉。」睜開眼，她便掩面痛哭，聲聲的求她丈夫：

『郎君，你要念我們結髮夫妻之情，好生搭救我爹爹！』

『哎呀！娘子，妳何苦急成這樣子呢？我岳父他老人家並……』

『我知道，我知道，』麗兒哭得淚人兒似的：『不怪我爹爹，一切都得怪我這不孝的女兒，爹爹是爲了全家的名聲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的啊！』

陳文雙手直搓，啼笑皆非的問：

『妳知道，妳知道些什麼呀？』

『這案中案已經明了，』麗兒抽噎的說：『和尚是我爹爹使人殺的，而且，我還曉得他殺的這個和尚是誰。』

『是誰？』

『這——』

『是誰呀？告訴我有什麼關係呢？』

『本來哩，家醜不可外揚，可是，』麗兒忸怩不安的道：『如今我必得救我爹爹，就顧不得我姐姐了。實告訴你吧，郎君，我姐姐嫁過門以後，因爲姐夫經商，常時在外。有一回，她到廟裏去燒香，跟一個——跟一個叫什麼一空的和尚……』

『娘子，妳莫往下說了，』陳文體貼的道：『妳我肚裏明白就好。』

『多謝郎君，』麗兒向他慘然一笑，又說：『可憐我爹爹這下喫足苦頭了，他分明是打死了一空，將他扮作我的屍首，將兩件家醜，一道遮蓋。沒想到一空死而復甦，逃到了尤老頭家，又換了衣裳外出，正好被我父親或者是家人追上，唯恐他將那麼些事一齊洩漏，爲了除這禍根，只好把他殺死，屍首投入井中。可憐我爹爹啊，此刻他一定在牢中受苦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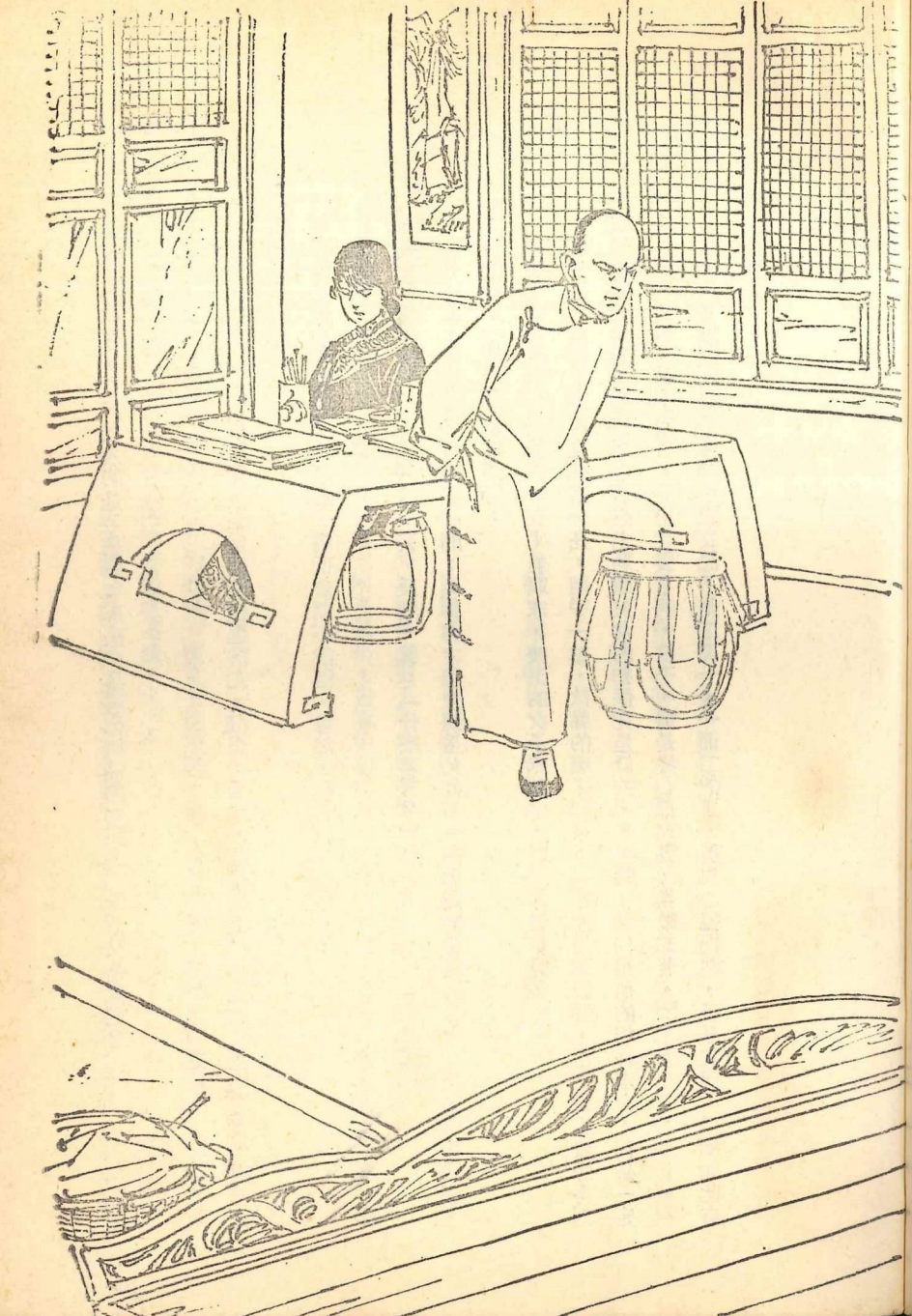
說完，又嗚咽抽搐的哭了起來。

『別哭，別哭，商議正事要緊，』陳文低下頭來，柔聲安慰麗兒：『何況，事情也並非妳所想的那樣，我岳父此刻並不曾下獄。這一空和尚被殺的案子，直到如今爲止，還沒有人疑心到他頭上。』

麗兒果然不哭了，仰起臉來將信將疑的問：

『郎君，你沒騙我？』

『我怎麼會騙妳呢？』陳文笑笑說：『妳也曉得，我岳父頭腦靈活，不下於妳我，他且能從容應付咧



。那日，當堂認明尤老頭家中搜出的女子衣飾係妳家所有，我岳父立刻就告老尤頭趁着屍走復仇的時候，剝了屍首上的衣飾，然後把屍首拋了。覆屍站起來走，走不多久一定會倒，這是常有的事情。所以，周大人認爲我岳父的話可以採信，他判定尤老頭父女準是貪圖衣飾財物，起意剝了女屍，後來被一空和尚撞見，又殺了一空滅口，把兩具屍首藏過，再來編那一套謊話，用意正在搪塞狡賴。否則，他怎的會破綻百出，無法自圓其說哩？』

麗兒忙不迭的問：

『尤老頭招了沒有？』

『用了好幾次刑，』陳文嘆了口氣說：『他方始認了刼屍殺人的罪。』

麗兒試探的再問一句：

『那麼，這案中案豈不是已經結了嗎？』

陳文搖頭苦笑：

『倒是一時還結不了。』

『這又是爲什麼？』

『還少了兩件要緊的東西：尤老頭不知拋向何方的女屍，跟殺那一空和尚的凶刀。』

麗兒方站起來，又沉沉的一坐。乍現一線曙光，旋卽陰霾重重，心中愁悶不堪，聽她丈夫所說，自己

的父親問題還多。尤其急人的是，果眞有那麼一具李代桃僵的女屍，那女的又是誰呢？

六

陳文皺着眉頭，背負雙手，在房間裏往返的走。沉思，苦想，他得從這撲朔迷離的案中案裏，趕緊先找出一個頭緒。

麗兒正芳心大亂，一片愁慘，儘低着頭不說話。忽然，聽見陳文在喊她：

『娘子！』

『嗯。啊，郎君。』歉疚的一笑，反問一聲：『什麼事呀？』

『我問妳，』陳文一本正經的問：『妳方才怎想到岳父會用一空和尙扮女屍的？』

定定神，方始想了起來回答：

『啊，是郎君你自己說的，在尤老頭家，搜出的女子衣飾中，頭一件就是假髻……』

『對了，假髻！』陳文眼睛一亮，兩手一拍，歡聲的嚷了起來：『妳想得到假髻，岳父便也會想得到，這便是案中案的大關鍵啊！看來尤老頭父女的初供竟是眞的，本來嘛，和尙跟他的相好幽會，何必一定要費那麼大的事，戴上假髻，男扮女裝？啊，娘子，還是妳心細如髮，見微知著。』

聽丈夫這麼說，又好像和尙跟女屍，是三而一，一而三的了。麗兒心惴惴然，祇是在想，但願如此方好。否則的話，將來自己一露面，豈不是要牽扯出第二件命案來？

『有了頭緒，就好着手，』陳文却在興高采烈的說：『娘子，這一回，我不但要妳參詳，還得求妳勞步。便在此刻，我們倆悄悄的去探望妳令姐，好麼？』

『這——』麗兒難免有點遲疑了。

『娘子，要把這案中案查個水落石出，就非從妳令姐那兒着手不可啊！』

麗兒無可奈何，她婉轉的說：

『郎君，一則我到亮州家鄉，還不曾歸甯，如今先到姐姐家，被爹爹曉得了不好。二來郎君與我同去，姐姐難免羞窘。可否——郎君要我問姐姐什麼話，我自去問她，回來轉告給你，好嗎？』

想了想，只得依允，陳文便喊麗兒附耳過來，告訴她如此這般，讓她姐姐吐實。然後，命衙役備一乘便轎，出府衙後門，送麗兒前往。

七

都上燈了，麗兒方才眼圈兒紅紅的回來。陳文上前陪笑，道了娘子辛苦，便叫丫頭在兩夫妻的臥室裏開飯。還特意把孩子抱開，以便兩夫妻邊吃邊談。

麗兒把到她姐姐家的經過，說了個一清二楚。她說她去時正好姐夫出門，所以兩姐妹從容自在的扃室

密議，她照陳文教她的法子，先詐她一詐，說是目今新官上任，清理懸案，那尤老頭當堂就翻了供，一口咬定一空和尚是麗兒她爹所殺。新任知府趙大人礙在陳文兩夫妻的面子，還不曾下令拘拿。可是殺人者死，這事已是萬分的緊急，麗兒今日不便同她爹爹家去，免得趙大人疑心她走漏了消息。她迫於無奈，只好先找她姐姐商議，打聽這樁案中案還有什麼過節，也好給她爹爹預先打點。陳文教麗兒把事情說得十分嚴重，讓她姐姐提些線索，方能救她父親的一條性命。

照陳文所定的計行事，當初他最大的指望，祇不過逼麗兒姐姐講出，那一空和尚勾引良家婦女，夜不歸寺，品行不端，他是否還有什麼仇家？陳文想從這方面去尋破案的線索。殊不料麗妞心虛，多時來爲這樁案子日夜難安。——麗兒方才把話點破，她立刻就失聲痛哭起來，她痛悔自己不該受那和尚的引誘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這一輩子都不能做人，何況還連累了自己的生身父親，立將有殺身之禍，家破人亡。所以她源源本本，實話實說，反使陳文得了意外的收穫。

原來，那夜陳文、麗兒雙雙逃出俞家，跑到麗兒姐姐家落脚的時候，正好一空在她家裏雙飛雙宿。她沒法開門，祇好諉稱父親必定會先追到她家來，叫陳文和麗兒遶道北門快逃。然而陳文、麗兒剛走，她父親果眞帶了幾名精壯家人，打着燈籠火把追到她家來了，她和一空在屋裏急得團團亂轉。門外盛怒之下的俞太公却火冒三千丈，一脚便把她家的大門踢倒。一空沒處可跑，只好鑽進一個衣櫃裏，叫麗妞在櫃門上加一把鎖。

俞太公一心以爲大女兒迴護她妹子妹夫，衝進了門就叫家人四下的搜，搜來搜去搜不到麗兒和陳文。俞太公便對那口一人高的櫃子起了疑心，喝令他大女兒把鎖打開。——她拚命的推阻攔着，更讓她父親認定了人在櫃裏，一聲令下，叫家人們把櫃子抬了就走。

亂妞告訴麗兒說當時她嚇得魂飛天外，直哭得死去活來。她心想她父親回了家一斧頭劈開了櫃子，發現了裏面躲着個和尚，她那不可告人的醜事立刻戳穿。她說她已經準備了父親來責罵時，她就吞金自殺。可是說也奇怪，打從那天深夜起始，她父親那邊竟沒了下文。直到第三天，她才聽說家中妹子死了夜裏走屍，又說什麼水交巷井裏浮現一空和尚的無頭屍首。——她聽後嚇得魂不附體，日夜忐忑難安，心裏懷着偌大的悶葫蘆，却是往後她父親見了她時，依然絕口不提這些事。一直到這日麗兒前去她家，她方始獲得一吐心中積慄的機會。兩姐妹都是愁腸百結，所以兩人說了又哭，哭了又說……

『這又是大出意外的事了，』陳文聽到這裏，打斷了麗兒的話道：『不過這案中案的頭一段，總算全部揭曉，諒妳姐姐講的都是實話。』

『她說過了的，』麗兒接口說道：『她發誓要向我一字不遺，儘情傾吐。』

『嗯嗯，』陳文點着頭說，又問：『還有，我原要妳打聽的事哩？那一空和尚有沒有仇家？』

『這個，她也坦然的說了，』麗兒羞一紅道：『她說一空作惡多端，在我姐姐跟前居然有臉百事都不隱瞞，所以我姐姐曉得，就在南門內淨土庵附近，還有一個屠戶的妻子，跟一空……』

『南門內，淨土庵？』陳文嘴裏唸唸有詞，『那邊離水交巷遠不遠呀？』

『不遠，』麗兒答道：『就是比較偏僻些兒。』

『有了！』陳文忽又一臉喜色的問她：『娘子，妳這會兒累不累？』

『還好。』

『那麼，』陳文放下飯碗，站了起來：『我去命人備轎備馬，娘子妳揩把臉，把我們送給岳父大人的薄禮，先給包好。』

麗兒不禁怔了怔問：

『幹嘛？』

陳文回答：

『待我送妳歸甯呀！』

八

兩年睽別，俞太公蒼老得多了，他舉止遲滯，面有悽惶之色，讓陳文、麗兒看到，心中也覺得慘然。驚喜一陣，寒暄幾句，俞太公一疊聲的命陳文、麗兒坐下談話。陳文脹紅着臉，訥訥的在說當年不告而別[illegible]請岳父大人恕罪。俞太公便揮揮手說：

『過去的事，何必再提。祇是我今日看到了你們，天大的心事全放下了。』

麗兒便說：

『孩兒已經生下一個男孩，現在府衙門裏，實是天太晚了，不曾帶來拜見外公。』

『府衙？』俞太公彷彿一聽這兩個字，就心有餘悸，他搖頭苦笑，一聲長歎的說道：『賢婿，女兒，你們可曾聽說，爲父的遭了一場官司。』

『我們正是爲着這件事情，方始夤夜趕來，』陳文回顧左右，看清楚了四週沒人，這才說道：『岳父大人，小婿當年和麗兒同到清江浦，將先父的靈柩運回家鄉安葬，這才聽說家父的同鄉好友趙同穌趙大人當年晉京會試的時候，得過先父的資助，他爲人極其厚道，念舊，正任通州知州。便帶了麗兒前去投奔，趙大人讓我們兩個就在衙門裏安頓，命我學刑名上的事情，也曾相幫趙大人破過些疑案，這回趙大人陞任兗州知府，承他老人家錯愛，委小婿當他的刑名師爺。』

『什麼？』俞太公喜得跳了起來：『賢婿你是在說趙大人是你的恩官，你管了兗州府的刑名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阿彌陀佛，』俞太公竟瞑目合什，宣聲佛號，然後喜上眉梢的說：『這一下，祇怕是我的災星退了。』

當下，便把女兒女婿邀進內室，關上了門，從長計議尚未審結的那場官司。俞太公一開口，就怒目圓

瞋，咬牙切齒的說：

『都是我那下賤的大女兒，做出來的好事！』

陳文趕緊就說：當日午間，麗兒已經去跟她姐姐談過了。她正懊恨萬分，而且，坦然將當年往事，和盤托出。他叫麗兒將她所吐的實，一五一十，全都說給岳父大人知道。於是，麗兒滔滔細訴，再講一遍。

咳聲嗽，清清嗓子，俞太公再說那夜的事：

『我命家人把大女兒家那口櫃子抬回來的時候，才交三更，隔壁興福寺裏的和尚，正做晚課。我爲什麼要命人把櫃子抬回家來呢？不瞞你們說，我是怕當着家人劈開櫃子，萬一你們……，那豈不是出乖露醜，叫你們兩個永世沒法做人？所以，我喊家人把它一直抬到我房裏，我還關上了房門，先喊了你們幾聲，見不答應，這才親自把櫃門劈開……』

陳文緊接着他的話說：

『這一劈開就發現了一空的屍體，是嗎？』

俞太公一楞，先問：

『咦？你怎麼曉得的？』

『想當然耳，』陳文微微的一笑：『那一空在櫃子裏悶了這麼久，十中有九是悶死了。』

『糟就糟在他沒有死透啊，否則就不會起這麼大的風波囉！』俞太公跌足太息的說：『當時我看見櫃

子裏有個赤身露體的死和尚，說曉得是我那大女兒做的無恥勾當，差點沒氣昏過去。祇是定下神來一想，這醜事還不能聲張。試想在一夜之間，我膝下僅有的兩個女兒，一個逃走，一個出醜，風聲外洩，那我倒不如死了的好。不然我怎對得起世代清白的列祖列宗？』

說到傷心處，俞太公忍禁不住，老淚縱橫，讓麗兒看了好不難受，她也掉下淚來，低低的喊了一聲：

『爹爹！』

『所以我就起了個移花接木，兩邊掩蓋的主意。』俞太公邊擦眼淚邊在說：『且喜那一空賊禿身材還小，我便親自去取一套麗兒的新衣，取過假髻、頭面、首飾等物，親手把那賊禿裝扮好了。臉上覆一塊羅帕，直挺挺的躺在地上。然後，我去將剛睡了的家人丫頭，全給喊進屋子來。』

麗兒驚異的問：

『爹爹，你何必這樣張揚哩？』

『我不是張揚，』俞太公面向陳文，一聲苦笑：『賢婿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家中傭人不多，却都是世代在我家執役的老人。主僕休戚相關，所以我信得過他們。』

『是的，』陳文連連點頭的說：『岳父那日還得假裝辦喪事，那不是獨自一人所能做得到的。』

『就是囉，』俞太公同意的說，又道：『不過，我爲萬全之計，也施了個小小的障眼法。我告訴那些家人，方才我劈開櫃子，發現賢婿你和麗兒，喫你乘亂奪路逃走。我遷怒麗兒將她責打，沒想到一時失手，竟把她給掐死了。我故意說我要據實報官請罪。家人們眞是忠心耿耿，他們竭力攔阻，並且七手八脚的代我安排，移靈內堂。推說日辰不利，翌日天明就得大殮，又怕喪事辦得匆忙，啓人疑竇，特意到興福寺請了七位法師來通宵唸經，爲死者超度。其實是爲了將來如有流言蜚語，這七位法師可以挺身而出作證。』

聽到這兒，陳文插一句嘴問：

『有沒有家人識破死的不是麗兒？』

『沒有。』俞太公斷然的回答，再往下說時，又是猛一跺脚，一聲長歎：『那裏想到，賊禿一空祇是一時悶絕，而不是窒息而死。四更天，法師正在唸經，他却掙扎了起來……』

『我明白了，』麗兒打個岔，開口說道：『那惡僧一空在四更天甦醒過來，乘着一片大亂，逃出了我們家，急急忙忙，直奔南門。路上走得既渴且餓，尤老頭家兩父女既然在磨豆腐，當然會有燈光。所以他才叫了去問他們討碗豆漿喝。如此看來，那尤老頭父女兩個所供的果然是眞的哩。』

陳文嘉許的說：

『妳所說的，倒是一點兒也不錯。』

『可是，』麗兒阢隉不安的望她父親一眼：『那賊禿一空，究竟是誰殺的呢？』

四目相接，電光石火，一瞥之間，陳文眼見俞太公的身子微微一震，他慨歎着說：

『麗兒，妳該不會眞的以爲妳高年老父，也會做那殺人滅口的魯莽事吧？』

雙頰猛一下子脹成絳紫，麗兒不勝惶恐，囁嚅嚅的在說：

『爹爹，——諒女兒怎會這樣想呢？』

沉默半晌，陳文冷眼旁觀，他看見俞太公兩頰輕微痙攣，他欲語又止，幾次三番，然後方始下定了決心，喟然長歎的說道：

『賢婿、麗兒，你們都不曉得，這些時來，爲父的內心有多少苦楚？尤老頭陷身囹圄，不用說他是屈打成招，供認了他犯有劫屍殺人的死罪。我却心裏明白，所謂麗兒的屍首，根本就是子虛烏有。尤老頭的劫屍罪名，明明是我爲了保全顏面，而在咬緊牙關，居心陷害。至於殺人的那一層，十中八九，他也是在替我們俞家的人在做替死鬼。』

陳文驚了一驚，忙問：

『岳父，莫非你老人家曉得殺死一空的眞兇？』

俞太公答非所問，他猶在搖頭播腦的：

『十中八九，十中八九啊。』

『爹爹，人命關天，』麗兒情急的說：『爹爹你何不說明白呢？你以爲是誰殺的一空？』

俞太公憤憤然的答道：

『除了妳那不知羞恥爲何物的姐姐，還會有誰？』

麗兒駭然的叫了起來：

『不不不，爹爹，我姐姐中了賊禿的奸計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她已經是夠淒慘的了，你怎能說她是殺人的兇手哩？』

俞太公却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『除了她，就不會有別人。』

陳文緊接着問：

『岳父，你老人家怎能如此肯定？』

『這件事簡單得很，』俞太公聲聲苦笑的說：『我豈止想過千遍萬遍，每一設想，都以我那寡廉鮮恥的大女兒，嫌疑最重，而且還永遠無法洗刷。你們須知，那一空賊禿是兗州城外芒碭山上大興寺裏的和尚，他在兗州城裏沒有住處。——那日從我們家的靈床上逃走，瞎摸亂闖，到了尤老頭的家裏，爲喝一碗豆漿敗露行藏，他換了一身破衣裳。離了尤老頭的家，當時還沒天亮，他出不了城，又惦記妳那無恥的姐姐不知怎樣了。你們說，在那時候，他不去找妳姐姐找誰？』

『爹爹！』

『岳父！』

『我把這件凶案想得很明白了，』俞太公緊接着往下說：『賊禿一空重回妳姐姐那邊，妳姐姐正在焦

急不已，無以爲計。賊禿和妳姐姐一見面，必定是相互埋怨，頓起詬誶。妳姐姐想想她已爲了賊禿身敗名裂，一時起了憎恨之念，就爲斬草除根，她也非殺了一空不可。』

『不不不！』麗兒撞屈般的嚷起：『姐姐今兒什麼話都對我說了，她就是沒說爹爹您所想的這一層。』

俞太公一聲冷笑，問道：

『那麼妳說，還有誰會殺那賊禿？』

『這——』麗兒頓了頓說：『總得查出眞憑實據，方可決斷啊。』

陳文方要插嘴說話，房門外，脚步雜沓，人聲喧嘩，彷彿有好些個人在驚呼駭喊：

『不好啦！不好啦！』

『老爺！老爺！快開門！』

『大小姐不知道爲了什麼，竟吞了金啦！』

『老爺！老爺！』

俞太公的臉色，驟然之間變成雪白，他顫巍巍的站起，手扶桌沿，身子依然搖搖欲墜。

『岳父！』

『爹爹！』

一陣傷心慘然，却也怒不可抑，俞太公猛一跺脚，恨恨的說：

『還沾辱門楣的賤人，死了的好，死了的好！』

奔進屋裏來報訊的那名老家人，上前打了個千，流着淚說：

『老爺，方才是大小姐家的秋月來報的信，她說大小姐還沒嚥氣，等着——等着老爺去見上一面。』

『我不去！』俞太公猶在氣虎虎的說：『兩年前我就講過這句話，祇當我沒生這個女兒！』

『老爺，』老家人還在苦苦的求情：『可憐大小姐她……她年紀輕輕的就——。何況，大姑老爺又不在家，此刻秋月來報信了，大小姐那邊……那邊就祇剩下大小姐一個人，老爺！』

『別廢話了！』俞太公十分焦躁的說：『她是自作孽，不可活，我還嫌她死晚了兩年哩。』

『爹爹，』麗兒也岔嘴進來勸：『您老人家一向最疼姐姐，這最後一面，您還是去一趟吧。』

『我疼錯了人啦！』俞太公餘怒未息，高聲的說：『我再也不要見她的面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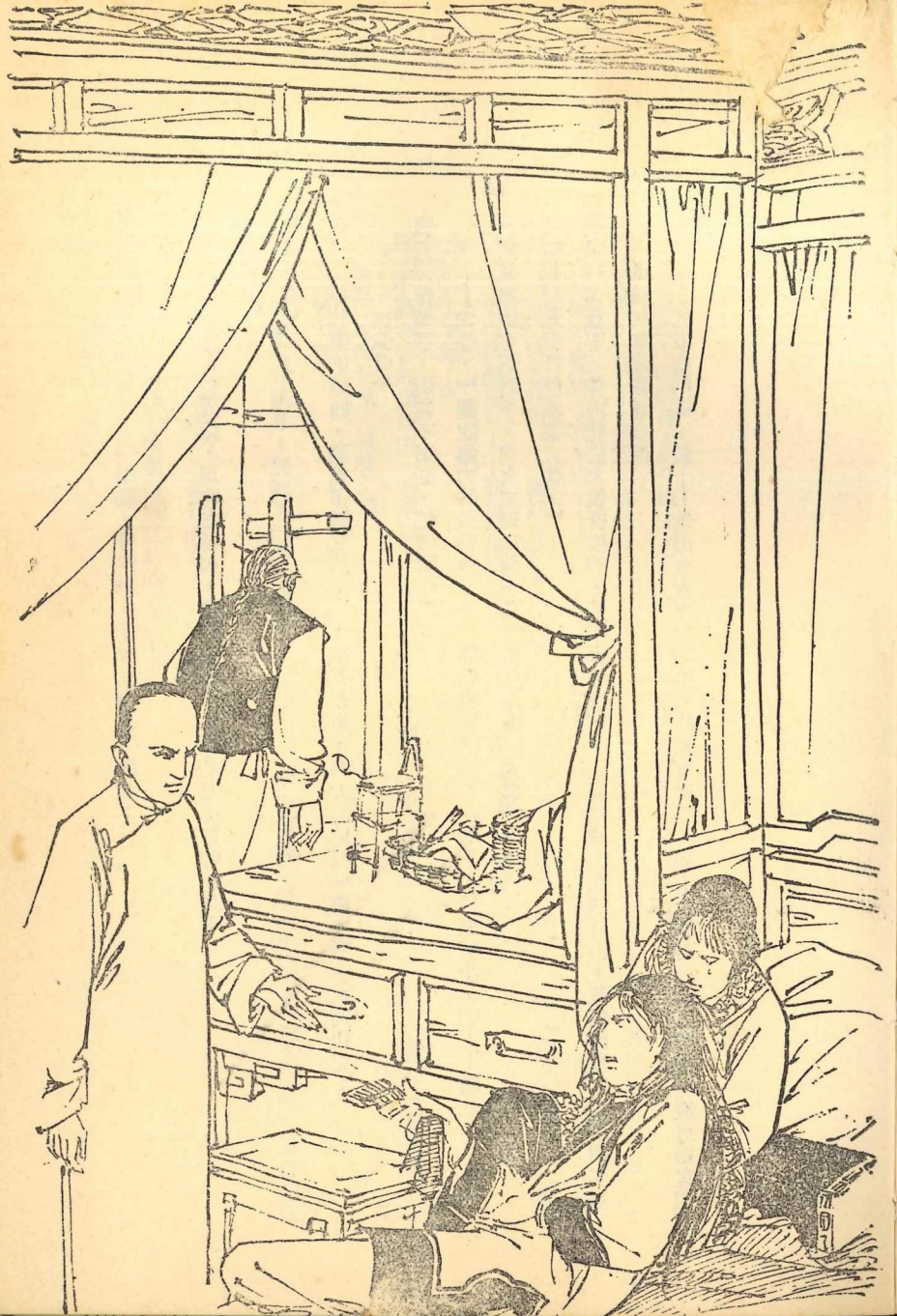
麗兒着急了，連連的向陳文施眼色，讓他去勸。——陳文便咳聲嗽，走近俞太公身邊，貼着他耳朵低低的說了句：

『岳父，您老人家必得去這一趟。』

俞太公一怔，脫口便問：

『爲什麼？』

陳文還是輕輕的說：



『破那案中案的關鍵，都在大小姐的身上。您老人家帶我們兩個去，倘若來得及，我得問她幾句要緊的話。』

『啊？眞的呀？』

陳文向他深深的點頭。

『那——我們這就走。』

九

一會兒，便到了麗兒姐姐的家裏，俞太公領着陳文和麗兒、那名老家人和秋月，穿堂入室，臨到臥室門口，陳文命老家人和秋月且在門外候着。

一掀門帘，屋裏一燈如豆，黑黝黝的，祇聽見麗妞躺在床上，一陣陣的急喘。陳文忙走在前頭，將那盞油燈給挑亮了。麗兒一眼望見，她姐姐眼珠突出，一頭一臉的汗，三千青絲，全部散開，攤在枕上床褥，凌亂狼藉。麗妞必是腹疼得緊，她雙手使勁的壓在肚皮上，纖纖玉指，變成了烏青斑駁。當下，麗兒心如刀割，她撲向床邊，摟住她將死的姐姐，聲聲哭喊：

『姐姐啊，姐姐啊！妳的命好苦呀！』

瞧着麗妞的模樣兒如此悽慘，舐犢情深，俞太公也是一陣心酸，他不忍再看，一頓脚，轉過身，面向

着房門。

麗妞那發紫的嘴唇，一陣嚅動，好半晌，才掙扎出來了聲音：

『爹……爹……』

俞太公仍還是背對着床，肩膀在抽搐，顯然也哭了。但是他不肯轉動身子。

『岳父！』

依然不理。

在床上掙扎着的麗妞，聽見了陳文的聲音，扭過頭來，無力的望他一瞥，喘着氣問麗兒：

『是——妹夫？』

麗兒哭得厲害，她答不出話，忙着跟她點頭。

『求——求他，』麗妞竭力的扭動着身子，斷斷續續的說：『過——過來兩步，聽——聽我……。』

麗兒便向陳文招招手，陳文走到床前來了，他俯下身，柔聲的問：

『姐姐可是有什麼話要交代？』

麗妞抖索着手，伸向枕底，摸呀摸的，好半天，摸出了一條白底紅花的汗巾，遞給陳文。——陳文伸手接過，他凝神傾聽麗妞在說：

『我——我敗壞門風，做——做出令人不齒的事，我死有餘辜，祇——祇是連累了爹爹，遭那場官司，我死——死也不能瞑目。如今妹夫來了，天幸我爹爹有救。這——這汗巾是有一天晚上，我在——在那寃家的身上發現的，他——他說：就是南門內那女人——送他的東西。那——女人的丈夫是個殺猪的，方——方才麗兒妹妹來，提醒了我，求——求妹夫拿着這個，好——好的查，找到了眞兇，我——我爹爹就——』

那個『就』字方吐出口，麗妞忽然臉色大變，全身閃過猛烈的抽搐，頭一仰，手一鬆，兩隻突出的眼珠，還在向半空裏瞪着。——麗兒忙摸她的手，已經是冰涼的了，她駭然哭喊：

『姐姐！姐姐！』

陳文手裏拿着那條汗巾，搖搖頭，一聲浩歎。——那頭，俞太公猛的轉過身，急奔過來，臨到麗妞的床前，望着已死的女兒，放聲大慟：

『麗妞啊！』

門外的老家人和秋月，聽到了門裏的哭聲，心知不好；便也聲聲哭喊『小姐！小姐！』的，掀起門帘，搶了進來。

陳文湊近俞太公的身旁，低低的說：

『岳父，你該相信不是麗妞姐姐殺的一空吧！』

十

在麗妲家裏，安排她的後事，忙亂了大半夜，陳文和麗兒，方始在送回傷心淚盡的俞太公以後，雙雙回到府衙。解衣上床，才打了個盹，天色已經大亮，一個翻身，陳文坐直了起來。

『還早哩，』被他驚醒的麗兒，揉着紅腫的眼睛，說是：『你何不多睡會兒。』

『不，』陳文伸脚下地，忙着穿衣：『我還有正事要辦。』

『什麼事呀？』

『我得趕早出城。』

『到那兒去？』

『南門外，離城二十里的大興寺。』

『上那兒去幹嘛？』

回過身來，向麗兒一笑：

『那兒是一空掛單的廟。——這下，妳該懂了吧。』

麗兒懂了，馬上就欠身起床，殷勤的爲他準備湯水，洗臉、櫛髮，陪着他一道吃點心。

『郎君，』麗兒莞爾的笑着說：『我先在這兒道謝了，多承你爲我爹爹費心。』

陳文笑了，他說：

『這件案中案，我早就攬在身上啦，昨兒一早，趙大人給我這兩本案卷看，我一見到岳父的名字，當

時就跟趙大人說：這兩件案子不妨交給我，試着明訪暗查一番。趙大人還跟我開玩笑哩，他說限我三天的期，看我有沒有破這多年懸案的能耐。』

『好哇，』麗兒也跟他取笑的說：『原來你是爲了要逞自己的能耐，把這宗案中案攬在自己的身上，害我跟着你忙碌奔波了一天一晚不算，還跟我姐姐把她那醜事戳穿，送了她的一條性命……』

『嗨，娘子，妳怎可以這樣說話哩？』陳文着急了，他正色的說：『妳莫以爲尤老頭屈打成招，供認了刼屍、殺人的罪，妳父親的嫌疑就可以洗刷了。我告訴妳，這案中案如果不是由我來辦，讓趙大人親自過堂審問的話，妳父親首告的走屍一案，屍首兩年找不到，尤老頭供認殺了一空和尚，凶器至今沒有起出，趙大人善於決獄，豈是前任周大人的優柔寡斷，敷衍塞責可比？娘子，到那時候，尤老頭的寃屈一旦洗刷清楚，就怕我的岳父大人有口難辯，替了那尤老頭的死罪啊。』

麗兒心裏有點發虛，但她仍還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『那怎麼會呢？到時候，我自會出首，當官呈明，我爹爹是因爲一女許了兩家親，我和你私自逃了。我爹爹對即將迎娶的陶家沒法交代，方始借賊殺一空的死屍，移花接木，搪塞一時的。』

『好好，就算妳將妳姐姐的醜事，和妳我的私奔，全兜了出來，』陳文一本正經的說：『妳父親謊報走屍、誣陷尤老頭刼屍藏屍，這兩條罪且不去管它。我倒要問妳，尤老頭的寃屈洗刷清楚了以後，他便不再是殺一空的兇手，那麼，在那天夜裏，有誰會無緣無故的把個一空給殺了？』

麗兒一口咬定的說：

『當然是南門內的那個屠戶。』

『那是只有一點影子的事，』陳文條分縷析的說：『倘若那一空是在妳姐姐跟前撒謊炫耀，倘若那一空是在跟妳姐姐開個玩笑，根本就沒有那個屠戶，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情。再說，即使眞有其人，實有其事，事事都如我們所想的，一空那夜一時出不了城，到屠戶家去找那情婦。試問，屠夫若在，他決不敢進去，屠夫若不在，他又決不至於被殺。——就算是事有湊巧，屠夫出了門又打回轉，發現了一空跟他妻子的曖昧。那麼，他爲什麼不把一對狗男女一道殺掉。殺一雙，按照大清的律例他沒有罪，殺一個，他得按殺人之罪抵命。普天之下那兒會有這種傻瓜，遇着那麼大的事把和尙屍首拋在井裏面？』

一席話，恰似兜頭一盆冷水，把麗兒澆得一身冰涼，目瞪口呆。老半天，她方才回過神來說：

『郎君，這一來，我參參不是反而糟了麼？』

陳文一聲長歎，兩眼定定的望着麗兒，說是：

『娘子，這案中案查到了如今的這一步，確是對我岳父大爲不利。不過，天理昭彰，事在人爲，我總盡心盡力的再查就是了。以我之想，倘若另有眞凶，遲早他總會出現的。』

『什麼？倘若另有眞兇？』麗兒驚叫起來：『郎君，聽你這口氣，莫非你也疑心是我參參殺的一空？』

陳文無奈，祇得苦笑，他若有深意的說：

『娘子，誰願意會有這樣的事哩？祇是，如果尤老頭沒殺一空，就情理而論，這樁無頭血案，我岳父總歸難免嫌疑。』

『你這話怎說？』

陳文唯有直話直說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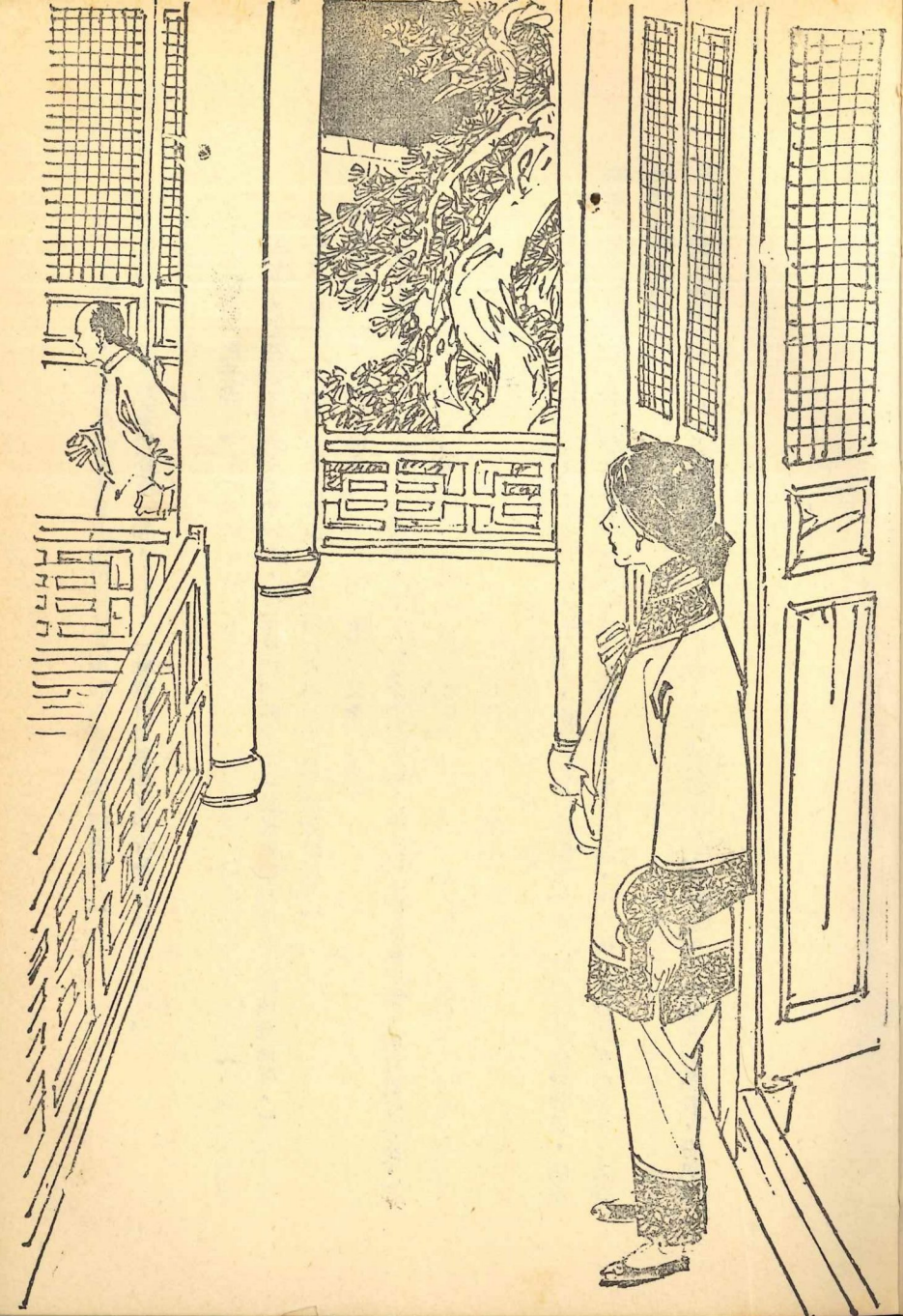
『一空和妳姐姐的曖昧，岳父恨之入骨，爲了斬草除根，永絕後患，再加上防他洩漏謊稱女兒暴死，借屍入殮。岳父殺這一空，就任何人看來，都是理所當然。』

陳文剛一出門，麗兒爲她父親的事憂心如焚，她又伏在桌上掩面悲泣了。

十一

一直到當天夜晚，孩子都安歇了，陳文方始回到府衙，麗兒忙替他張羅茶水，喚人備飯。趁他狼吞虎嚥，自己掇張凳子坐在一旁，聽陳文說他這一整天在外明查暗訪的經過。

得了個好消息，南門內淨土庵附近，確實住有一家屠戶蘇大奎；陳文在蘇家前後遶來遶去，居然被他看見了屠戶娘子蘇汪氏。據他形容，那蘇汪氏有一對水汪汪的眼睛，桃腮微暈，唇紅齒白，很有幾分姿色。陳文暗中向附近住戶打聽，這蘇汪氏嫁給蘇屠戶，將近五年，沒有生過一男半女。言談之間，蘇家附近的人，都覺着蘇汪氏平時有點不守婦道，常愛跟些浮浪子弟，偎薄少年，打情罵俏，眉來眼去的。祇是蘇



大奎寵她愛她，把她當作一株名花似的供養，左隣右舍縱然有些個風風雨雨的傳聞，也就不便在蘇大奎的跟前提起。

『這就很有點因頭了，』陳文喜孜孜的跟麗兒說：『蘇大奎那夜也許是突然回家，撞見了一空，一時氣憤難忍，便把一空殺了。再殺他妻子時，又捨不得下手，所以才移屍入井。』

『咳呀！』麗兒被弟弟逗笑的說：『那我爹爹不是有救了嗎？』

『話是，事過兩年，』陳文又皺了皺眉說：『又沒有眞憑實據，如果蘇大奎一口咬定一空不是他殺的，也是拿他沒法。』

麗兒蕭的想了起來說：

『噢，我姐姐交給你的那條汗巾呢？不就是眞憑實據了嗎？』

『汗巾，汗巾……』

陳文放下碗筷，站起身來，在屋子裏來回的踱踱，嘴裏唸唸有詞，心裏却直在那條汗巾上面做文章。好半晌，他忽然停止脚步，問麗兒說：

『那條汗巾，好像是繭綢做的？』

『是繭綢。』

『繭綢是否入土不爛？』

『有這個說法，』麗兒頷首回答：『所以辦喪事的人家都用繭綢裹屍。』

『好極了！』陳文歡喜得兩手一拍，又問：『此刻什麼時辰了呀？』

麗兒忙答：

『方才敲過一更三點。』

『那趙大人還沒睡，』陳文興冲冲的，拔步就往門外走：『我這就去跟他老人家商議商議。』

『郎君，郎君！』麗兒心急的直追上去：『你去跟趙大人商議什麼呀？』

都走到房門外了，陳文停步站住，向追來的麗兒微微一笑說：

『我得了個妙計，可是天機不可洩漏。趙大人如果依允的話，這一波三折的案中案，明日就見分曉。』

說罷，他頭也不回的往上房去了。

十二

翌日，兗州府裏一懸兩年的尤老頭埠屍殺人巨案，由新任知府趙同籌，親臨南門外義山野葬崗，開棺驗屍重審。消息傳開，轉眼間便轟動了兗州全城，四鄉八鎮，萬人空巷，扶老攜幼的趕到野葬崗去，看這空前未有的開棺審案。

到時，但見野葬崗的一片平陽地上，搭起了天篷，正中間設了趙知府的公案，兩旁皂隸衙役，分八字

排開。在天篷後面，有一乘暖轎，轎帘深垂。成千上萬趕來看審案的男女老幼，密密層層，把公案跟和尚一空的那座墳頭，圍了個水洩不通。掘屍殺人案的首告，俞太公和大興寺的住持法顯，還有他們的從人，都站在人牆的前列。人叢之中則正議論紛紛：

『一空的屍身都埋了兩年啦，早成了白骨骷髏，怎麼個驗法呀？』

『是嘛，明明是一刀致命，身首兩段，還有個什麼驗頭啊！』

『趙青天趙大人是名揚北五省的好官，這次開棺驗屍，一定有好戲可看！』

午正，趙知府的大轎到了，人羣自動讓路，見趙知府三綹長鬚，一團正氣，身後緊跟着刑名師爺陳文，還有一隊兵勇護衛。他走到一空和尚的墳前，照着規矩拈香祝告，衙役焚化了紙錢，便由仵作指揮仵工，揮鋤開墳，不一會兒露出了一口白木棺材。趙知府一聲喝令：

『開棺相驗！』

仵工們合力把棺材蓋撬開，圍看的衆人齊同上前一步，喊了聲：『啊！』由高處往低處看，清清楚楚，一空和尚成了一具白骨，衣服褲子全腐爛了，就祇賸下一條白底紅花的繭綢紗巾，映在大太陽光下鮮豔奪目，跟簇新的一模一樣。

『咦？』仵作大爲驚異，他猛搔着頭說：『當年驗屍，不曾見到有這條紗巾的呀？』

陳文便忙打岔，他高聲的稟報趙知府：

『大人，這顯然是和尙貼身緊着女人家的用物，可見他是不守清規，不安本份的了。』

『唔，』趙知府連連頷首，便吩咐道：『傳大興寺住持法顯。』

兩旁皂隸，齊聲的吆喊：

『傳大興寺住持僧法顯！』

法顯趕緊上前，往趙知府跟前一跪。

『法顯，你是佛門子弟，不得打誑，』趙知府疾言厲色的說：『我問你，這一空可是在你寺裏掛單的和尙？』

『是……是的。』

『他在你寺裏掛單多久？』

『四……四個月左右。』

『平時可守清規？』

『這——』法顯抬起頭，瞟陳文一眼，方說：『昨日陳師爺駕臨小寺查訪，小僧就稟明過了的。這一空不守清規，屢屢的貪夜不歸，小僧曾幾次三番的攆他，叵耐他儘賴在小寺不走。』

『嗯，』趙知府一捋鬍鬚說道：『這一空和尙不守清規是實了。』

法顯忙答：

『是實。』

於是，趙知府又說：

『一空屢屢貪夜不歸，死時身上又繫着女子用的汗巾，十中八九，他的死與私情有關。』

『大人，』陳文打了個千，朗聲的說：『這條汗巾顏色鮮麗，既是繭綢做的，多半是本地的製品。也許會有發賣的人，認得出它。』

『這話不錯，』趙知府連連點頭，又向人叢中問：『你們之中有認得出這條汗巾來的嗎？』

人叢中頓時就有好幾個人嚷嚷：

『本城只有妖瑞祥綢莊一家賣這種汗巾！』

陳文高聲的一問：

『可有妖瑞祥的店東、夥友在這兒？』

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店夥，從人叢中擠了出來。也往趙知府的跟前一跪說：

『啓稟青天大老爺，小的周財，是妖瑞祥的店夥。』

陳文親自跳下墓穴，拿起那條紅白相間的汗巾，遞到周財的手上，叮嚀他說：

『周店夥，請你仔細辨認。』

周財方看一眼，便遞回給陳文，朗聲稟告：

『青天大老爺，小的一看就知道，這是小號賣的極上品清水繭綢，難怪入土兩年不壞。像這樣的花色，兩年前統共只到了一匹，全由小的經手，裁成了十二條汗巾。八條賣給往南邊的客人，四條是在本城賣的。』

趙知府和顏悅色的問：

『你細想想，想得出都是些什麼人買的麼？』

周財凝神想了一會，方說：

『竟是有兩條的賣主，被小的想了起來。』

陳文便催：

『周店夥，你不用怕，照你想出來的說。』

『一條是東門大街劉秀才，買給他秀才娘子的。』

趙知府再問：

『還有一條呢？』

『那是——南門內蘇屠戶買的，當時我就詫異，他怎捨得買恁貴的汗巾……』

話沒說完，趙知府右邊人叢裏一陣大亂，身材魁梧的蘇屠戶，一把拉起他妻子的頭髮，口口聲聲的罵着：

『賤人，妳騙得我好苦！』

趙知府一眼瞥見，便高聲一喝：

『給我拿下！』

蘇屠戶却扭着他的妻子，橫衝直闖，衝到了趙知府的面前，不等皂隸衙役來拿，直挺挺的就地跪下。

蘇屠戶倒蠻亢直，方跪下，他便高聲一嚷：

『大老爺，那一空是我殺的！』

然後，蘇汪氏和蘇屠戶兩個，源源本本，招供當日之事。蘇汪氏說：那日四更多天，她丈夫上市場賣肉，一空到尤老頭家討豆漿喝，正是爲了挨一段時間等他出門。一空還告訴蘇汪氏，他莫名其妙給人打昏，又扮成女屍，甦醒後，奪門而逃，他是想在天沒亮前到蘇屠戶家打個轉，一身的綢緞衣服和金銀首飾，正好送給蘇汪氏，再換了衣服出城。沒想到尤老頭先得了他這筆意外之財，他確曾眼見蘇屠戶離了家方始挨進蘇汪氏的臥室。可是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蘇屠戶走到半路上，忽然發覺忘了帶秤，於是回家去拿，一進門就逮住了一空，當時他怒氣冲天，一刀殺了一空和尚。蘇汪氏趁着一空已死，了無對證，便向她丈夫誰稱一空趁他不在，前來調戲，自己正在竭力抗拒。騙得蘇屠戶相信了，所以兩夫妻才相安無事，直到如今。

蘇屠戶剛供稱他一直以爲蘇汪氏是被一空調戲，殺了他後，便唯有拋屍入井，凶器就是他的殺豬刀，

根本用不着拋棄藏匿。事隔兩年，他以爲讓那尤老頭代罪，早沒事了，今天跟他妻子來看這場熱鬧，看到兩年前他爲討好妻子買給他的汗巾，居然繫在一空的腹部，這才曉得蘇汪氏在騙他，一時忿怒難忍，撲向蘇汪氏的頭髮，衝到青天大老爺的座前投案。

趙知府等他兩人供完，喊書吏，取來供狀，叫蘇屠戶和蘇汪氏都畫了押。緊接着，便傳拟屍一案的首告俞太公，和贓獻兩年的尤老頭。趙知府先跟尤老頭說：

『你兩父女，貪圖人家的財物，這才喫了兩年的窩枉官司，若不是本官與你做主，只怕你這條老命也給白送了。可見這貪財之害，從今而後要切切記取。』

尤老頭和他女兒磕頭如搗蒜，聲聲的叩謝青天大老爺。趙知府便命當堂釋放。然後再傳俞太公。他一開口就問：

『俞太公，你知罪麼？』

當俞太公在趙知府的座前，雙膝一屈，就地跪着，毫不遲疑的應聲而答：『小人知罪了，祇求大人念我一時情急，愚昧無知。大人高抬貴手，法外施仁，從輕發落，小人的一家，感激不盡。』圍看的人羣，立刻響起了嗡嗡的議論之聲，大膀兒都在交頭接耳，十分詫異，俞太公死了女兒走了屍，他有什麼罪哩？但見趙知府微微頷首，高聲說道：

『你既知罪，我便先還你的女兒。』

說罷，在衆人的駭然盯視之下，命衙役，把公座後面的那乘暖轎，抬到俞太公的面前，揭開轎簾，衆人齊聲驚叫，——那素抹淡妝，花容月貌的俞麗兒，淺笑盈盈的走了下來，她向俞太公，喊了聲爹爹，便往俞太公的旁邊跪着。

趙知府猛喲把驚堂木一拍，壓下嘈雜的聲浪，他厲聲的數落俞太公說：

『俞太公，你嫌貧愛富，逼你女婿退婚，幸虧你女兒懂得從一而終的道理，不曾讓你鑄成大錯。她和你行過聘的女婿陳文雙雙離了你家，如今你說你女婿、女兒都做得對麼？』

『對對對！』

於是趙知府便當衆宣示，俞太公如何去追陳文、俞麗兒，追到大女兒俞妞家中，抬回大櫃，發現悶絕了的一空，又如何李代桃僵，改扮女屍，一空如何復甦，如何逃出，如何到的尤老頭家，換了衣服，又如何再上蘇屠戶家被殺，種種經過，一一說明。圍觀的人羣，方始恍然大悟，都說這麼一宗一波三折，波譎詭迷的案中案，若不是趙青天趙老爺到任，恐怕永世沒法水落石出。尤老頭的一條性命，準定是白送的了。

衆人還在連聲稱讚：趙知府明鏡高懸，審結巨案。天鑒下的臨時公堂上，趙知府在當堂發落了，他問俞太公說：

『你爲了保全自家的顏面，害那尤老頭，坐了兩年的監牢，而且險些做了蘇屠戶的替死鬼。我今日姑念你年老糊塗，從輕的罰你一罰，你願意麼？』

俞太公一疊聲的答應：

『願意，願意。』

『我叫你兩件事，』趙知府說：『頭一樁，你替水交里的住戶，盧掘一口井。』

『小人立刻遵辦。』

『第二樁，我問你一百兩銀子，與那尤老頭，充他女兒未來的妝奩，和尤老頭的棺材本，你說該麼？』

『應該，應該。』

蘇屠戶殺人，罪該抵死，可是趙知府聽他妻子確被一空誘佔，又能知罪自首，改判了個杖四十，下獄三年，蘇汪氏着交官媒發賣。將全部人犯發落過了，這兗州案中案，於是審結，趙知府打道回衙，陳文騎馬，俞麗兒乘轎，跟着俞太公歸甯娘家。途中，俞麗兒笑逐顏開，春風滿面，她掀開轎簾，伸手招招請陳文過來，悄聲的問：

『郎君，昨夜你攙開了一空的棺材，把那條繭綢汗巾放進去，你也有點駭怕麼？』

『不怕，』陳文笑着搖搖頭說：『因爲我祇不過定計而已，做那個手脚，竟是趙大人私下命一名衙役辦的。趙大人也覺得，不用這一計，再也破不了這案中案哩。』

轎裏、馬上，兩夫妻歡聲的笑了。

吉祥賭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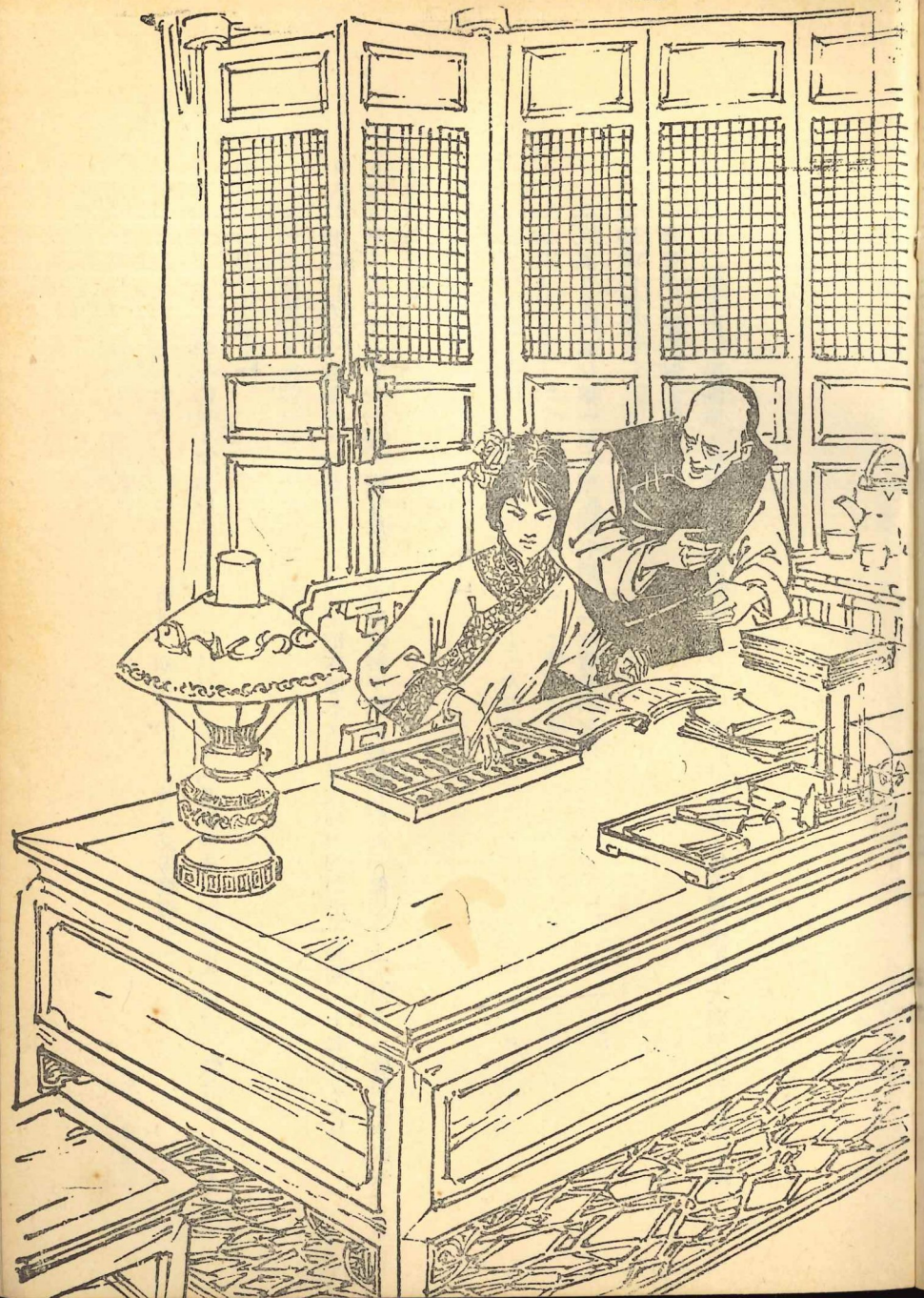
一

吉祥賭坊到了一位闊少爺。

寶藍緞子坎肩，湖色綢衫，雙脊梁貢緞鞋，瓜皮帽上鑲一塊綠玉，晶瑩奪目；小拇指粗的金鍊鍊，兜胸一轉，微一抬手，光彩逼人，好大的一顆火油鑽戒。

管事的老趙一瞧，就知道這位闊少來頭不小，他舉止瀟洒，旁若無人，精光旋圓的那對眼睛，看一大廳黑壓壓、吵嚷嚷的人羣，祇不過是略略的掃了那麼一掃。

忙不迭的鑽進那間祕室，北京城裏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長得千嬌百媚，又生就一顆七竅玲瓏心的翠



姑娘，正在那兒埋頭算賬。算盤珠子撥得滴滴嗒嗒響，葱葱玉指翻那一大叠銀票，像花蝴蝶在搧着翅膀。

『翠姑娘，』老趙偃下身子，齜牙咧嘴笑着說：『來了一位生客，依我老趙的法眼看來，不是皇親國戚貝勒貝子，也是那位當朝一品的公子哥兒。』

翠姑娘頭也不抬，哼哼着聲音問：

『沒看走了眼？』

『十拿九穩，』老趙站直身子一拍胸脯：『就憑他在門口那麼一亮相，老趙馬上就看出了他的底細。』

『你別臭美，』翠姑娘嗤之以鼻，邊打算盤邊說：『貝勒貝子，公子哥兒要想要錢，他們府邸裏要什麼沒有？會上咱們這三流九教，龍蛇混雜的賭坊裏來？』

直搓着手，老趙一臉涎笑的說：

『說不定，人家是來換換新鮮；說不定，人家是聽說了翠姑娘您在這兒開坊？特意……特意來瞻仰您一下的？誰不知道翠姑娘您是北京東城數一數二的大美人哪？』

『廢話！』翠姑娘撿起一對黑白分明的橫波眼，啐他：『狗嘴裏長不出象牙！』

『老趙是狗，老趙是狗，』儘在聳肩諂笑：『翠姑娘，豬來窮，狗來富，忠狗保主啊！』

『偏你是條癩狗，』掌不住，翠姑娘自己也吃吃的笑了，把那一叠銀票往屜子裏一收，鎖上。娉娉婷婷的站起來，再問：『有多大年紀？』

曖昧的笑着，壓低了嗓門回答：

『也就那麼三十郎當歲吧，一身的金珠寶貝，强光惹眼，人物且俊得很咧！』

『又嚼姐！』帶笑的罵，翠姑娘邊說邊走，自言自語的：『且瞧瞧去，別是什麼郎中、做公的，那才叫吃不消兜着走啦！』

老趙彎腰哈背，搶前一步，一把掀起了門帘。

一出房門就是一股熱浪，不是那間高敞寬闊的大廳熱，而是大廳裏的那份子熱鬧。十七八盞大馬燈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十七八張賭檯，擠了成千上百的賭客，就數居中扣寶的那個攤子上人最多。管檯面的拔尖了嗓門在嚷嚷：

『開喂，開喂！么三四——八點小啦！』

擠成一堆的賭客立刻轟然發出歡呼：

『瞧呀！又贏了！』

『又贏了？』翠姑娘一怔，側臉問老趙：『敢情是扣寶攤上風頭不對？』

老趙撺掇促着說：

『翠姑娘，讓我陪您瞧瞧去。』

翠姑娘沒答話，點點頭，老趙一路『勞駕』『借光』的排開人叢，領着翠姑娘往大廳中央扣寶攤子走

•賭客轉臉瞧見了翠姑娘，爭先恐後親親熱熱的打招呼：

『翠姑娘，您好？』

『您哪，今兒晚上還沒見您的金面咧。』

翠姑娘耳聽四面，口答八方，且週到得很哩。嬌滴滴的聲浪，儘往那些爺們的耳朵裏灌：

『哎喲，陳三爺呀，什麼風把您都給吹來了。啊，六爺，六奶奶敢情大好啦？……可不是，我這兒成天都在惦着咧，幾時得閒，必得去請安。……嗨！呂大哥嘛，怎麼着，今兒的財氣？……嗨，你甭性急好不好？有賭不爲輸嘛！……』

四週圍的人，全樂開啦。

『咦？』老趙一眼瞥見方才來的那位闊少，好不詫異：『他怎的會在這兒賭扣寶？——我還以爲他早上雅室裏去了咧？』

翠姑娘便問：

『誰？』

湊近她耳朵，老趙悄聲的說：

『就是方才我說的那位。』

用不着老趙指點，翠姑娘一眼就把他給認了出來。而且，她馬上就知道，管扣寶的有了麻煩，他正在

替她大輸特輸，風頭壞透了頂。

扣寶，那種賭法既簡單，又便利，寶盒裏的三隻骰子，蓋起蓋子由管檯面的擋手一陣搖，一揭盒蓋，三隻骰子總加起來，十點以上算是『大』，九點以下算是『小』。押『大小』的，押中了，有一文賠一文。當然也有特別的賭法，譬如押一二三四五六點的全色寶子門，一押中就由莊家賠一百六十倍。——通常都是些下不起大注的賭客，帶那麼三五兩銀子來這兒小玩玩。像老趙所說的那位闊少，照講就不會挨這種賭攤的邊。然而他偏在，而且還賭得個興高彩烈。

管攤子的擋手臉色灰敗，額頭上直冒汗，他這一會兒失風可失得厲害，闊少爺之來，他先還受寵若驚的歡喜了一陣，可是，他連押三注『小』，居然就連中三元。他一贏，在攤子邊的賭客一齊跟進，這一下可了不得！一開寶盒就是滿場彩，莊家通賠，還一路賠到底。

擋手正着急，閃一眼瞧見翠姑娘來了，如逢大赦，遠遠兒的，向她拋了個求救的眼色。翠姑娘却聲色不動，輕移蓮步擠進人叢，往那闊少的對面一站。闊少一抬眼，兩人電光石火般互視一瞥。

寶盒在擋手手裏搖，終於擱下了，他再下注，押小，用一兩銀子的籌碼。所有擠得到檯子邊的賭客，照舊一窩蜂的跟着他。有人料準了會贏，竟然五兩、十兩的下，一局，就有了上百兩銀子的輸贏。打從翠姑娘她參二十年前開下這爿賭坊，扣寶攤子上，這還是空前未有的盛況。

開缸了，大夥兒眼睛全盯在寶盒上。唯有翠姑娘和那闊少，對望着微微的笑。

擋手揭盒蓋了，他一揚手，眉頭又是一皺，無可奈何的在喊着：

『么二三——六點小啦！』

『好哇！』

『又贏啦！』

下了注的笑逐顏開，又燥出一陣歡呼。這頭贏得熱鬧，別的檯子上的賭客，一撥一撥的在擠過來。——有人在慫恿：

『快跟着這位爺們下，都連贏了九注啦！』

『多下點，多下多贏呀。』

翠姑娘眼睛還盯住他，向擋手一伸手，輕輕的說：

『我來。』

擋手趕忙就把寶盒遞到翠姑娘手上，大夥兒但見那一雙又白又嫩的小手，動作好快，讓人眼花撩亂的一陣急搖，再把寶盒放下。望着對面的那人，笑得甜甜的，可是一開口說話，就帶着些兒挑戰的意味：

『請下注吧。』

那人不慌不忙，把自己跟前的籌碼，歸攏起來，約摸有個二三十兩銀子，全是一兩一個的。他用雙手捧着，待下注時，又遲疑了半晌，他問翠姑娘：

『陪得起嗎？』

『您是在說笑話？』翠姑娘倒也不生氣，淺笑盈盈的答話：『咱們這兒是二十年的老字號。』

『那就好。』

說着，一堆籌碼押上了三點的全色寶子門，——那得開出來三顆骰子全是一點，才能贏。一贏，就是一百六十倍。週圍的人大爲驚異的『呀——』了一聲，怪的是，沒人敢於跟着下注了。

翠姑娘却彷彿毫不在意，叫聲：『開啦！』手一揭盒蓋，連她自己都給楞住了。眞有這麼神？開出來可不就是三個么？

擋手一臉卡白，手哆嗦着，數籌碼，那人押了二十四兩銀子，一百六十倍，該賠三千八百四十兩。大廳裏所有的賭桌全停了，人潮一下子湧過來，瞧這份熱鬧。嗡嗡議論，像燒開了一大鍋水。

翠姑娘笑得不大自然了，她問：

『是再下注，還是此刻就給您兌銀子去？』

那人一聳肩，答了聲：

『隨便。』

翠姑娘嫣然一笑，扭頭就走。老趙忙跟過去，那人又走在老趙之後。

三個人都進了翠姑娘的房間，翠姑娘讓那人跟她面對面的坐下，吩咐老趙沏好茶，奉烟。那人笑了笑

，搖搖手說是：

『謝謝，不會。』

翠姑娘笑着問：

『您尊姓，台甫是怎麼稱呼？』

那人跟翠姑娘開了個玩笑，說是：

『您是要給我銀子上刻字？』

『客官，』翠姑娘臉色一正，把話點入正題，她說：『我年輕識淺，又是女流之輩。剛接我參的這片字號，各路的前輩、朋友，委實不熟，方才怠慢了您，務請海涵。』

『那兒的話，』那人打了個哈哈，看樣子，是有意在裝懵懂，他說：『多久以來，就數今兒賭得最痛快了。贏了寶號那麼些個錢，我還沒跟您先道個謝咧。』

『別說笑話了，客官，』翠姑娘眉頭微微一皺，一聲苦笑的說：『就憑您這樣的人物，會賭扣寶，還一兩一兩的下注？』

那人却又反唇相譏的說：

『就這麼一兩一兩的下注，畢竟也贏了您三千八百四十兩呀。』

『客官今天光臨賤地，一定是有所爲而來，』翠姑娘一臉莫可奈何的說：『我這會兒只求您開門見山

，明白見示，祇要我能辦到的，無不遵命。』

『這話說得痛快，眞不愧是千手如來霍元甲的千金，』那人一伸大拇指，又道：『好吧，明人不說暗話，我今兒登門拜訪，的確是有所爲而來。』

『那好辦，』翠姑娘答得好不乾脆：『請您吩咐，是要銀子，還是要我這H字號？』

那人搖頭微笑，說道：

『銀子，我已經要着了，三千多兩，不是小數目。至於說您的吉祥寶號咧，老實不客氣說，只要我再押一回全色寶子門，三千多兩倍上個一百六十倍，就有十家吉祥賭坊也不夠賠。』

翠姑娘有點焦燥了，她問：

『那麼，您究竟是所爲何來呢？』

那人慢慢的站起身來，踱幾步，欣賞牆上掛的字畫。——他背對着翠姑娘，一字一頓的說：

『我要人。』

『您要人？』翠姑娘大吃一驚，也站了起來雙手扶着桌沿問：『您要什麼人呀？』

『妳。』

『豈有此理！』一旁聽着的老趙，氣得暴跳如雷，他一邊擄着袖子一邊罵：『好小子！果然你是來找茬兒的，撒野到咱們這兒來啦？你不打聽打聽，咱們老掌櫃的過了世，可是班子還在！你是吃了老虎心，豹子胆？我非教訓你一頓不可！』

翠姑娘來不及攔住，他已一個箭步，猛撲那人，雙拳直搶那人的兩耳，這一記少林拳，有個名堂，叫做『雙龍搶珠』，打着了，重則送命，輕則兩耳全聾，成爲殘廢。翠姑娘一聲驚呼還沒出口，但見那人雙手往後一抄，四兩撥千斤，將老趙一對拳頭分別推往左右。祇聽見老趙喊了聲：『哎喲！』身子往後一踉，坐地摔了一跤。

那人却從容自在，把牆上的那幅畫扶正了，再背負雙手，轉回身來。望着花容失色的翠姑娘，笑吟吟的說：

『翠姑娘，我要妳的——人，行嗎？』

老趙坐在地上咬牙切齒的罵：

『你他媽的這小子混球！』

那人只當屋裏沒老趙這個人，他再問一聲：

『行嗎？』

翠姑娘臉上變了色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她大發嬌嗔的道：

『你別得寸進尺，欺人太甚！』

那人却也不惱，還在笑嘻嘻的問道：

『翠姑娘，聽說您自小就許了人家的？』

『是又怎麼樣？』

『倒不知是那一家的兒郎，有這份豔福？』

老趙挺吃力的從地上站起，冷森森的岔嘴回答：

『小子，你給我站穩一點，沒的我一提咱們翠姑娘的夫家，把你驚倒了。咱們翠姑娘訂的親是中州大俠羅魁的少君，羅氏七虎裏的老么，江湖上人稱粉面金剛的羅天廣。』

那人緊接着問：

『可有什麼信物？』

老趙滄着回答：

『怎麼沒有？親眼看見老掌櫃的送給羅老英雄，那是一方龍翔鳳舞的古玉珮。』

那人露齒一笑，伸手往懷裏一掏，掏出十年前翠姑娘他爹親手交付的那塊龍鳳珮。他輕輕的擱在桌上，問聲翠姑娘：

『您仔細瞧瞧，可是這一塊？』

翠姑娘驚喜交集，失聲叫了起來：

『啊，您就是羅——？』

二

三天後，吉祥賭坊大門外貼上『家有喜事』的紅紙條，張燈結彩，大排喜筵，羅天廣和翠姑娘交拜天地，成了夫妻。

輕憐蜜愛，如膠如漆，一轉眼，喜氣洋溢的十天便成過去。臨到吉祥賭坊重新開賭的前一夜，翠姑娘讓老媽子做了幾樣羅天廣愛喫的菜。小兩口兒在錦帘綉幔，暗香浮動的洞房裏低斟淺飲，歡聲談笑。

趁着羅天廣正高興，翠姑娘敬他一杯酒，斜乜着媚眼，深情款款的說：

『郎君，吉祥賭坊總算又有了當家的啦，從明兒個起，再也用不着我拋頭露面……』

『妳先沒說這個話，』羅天廣攔住了她，不讓她再往下說，他面現苦笑的道：『要不然，我可不敢領妳敬我的那杯酒。』

翠姑娘一愣，忙問：

『郎君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』

羅天廣直望着她笑，過半晌，方說：

『娘子，有一件事，我得請妳依我。』

翠姑娘連忙陪笑答道：

『哎喲，我什麼時候敢不依你呀？郎君，你只管吩咐就是了。』

站起來，走兩步，羅天廣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『那麼，吉祥賭坊算是歇了。』

『什麼？歇了？』翠姑娘驚得直站起來，她一疊聲的問：『好好的一座賭坊，一年足有三五千兩銀子的進項，北京城裏人人都瞧着我們眼紅，爲什麼平白無故的就給歇了呢？』

羅天廣意味深長的說：

『傷天害理，其勢不長。』

『開賭坊就是傷天害理？』翠姑娘撞屈般的嚷了起來：『哎呀，郎君，你我兩家，世代都是吃的這一行飯。我們幾時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呀？』

『多囉，』羅天廣一聲長歎，直搖頭說：『我從小到大，看多了人家傾家蕩產，身敗名裂，甚至於賣兒賣女，枉送了自己的性命，全是害在賭字上頭。如今我們最好是得收籃時便收籃，別再往下進取。須知現世不報，也會遺禍子孫。』

『喲！』翠姑娘噗嗤一聲笑了，她說：『原來我是嫁了個道學夫子，菩薩心腸的大善人哩。郎君，你早有這種想頭，怎的自小學了這天下少有，世間無雙的賭上工夫？』

『天下少有，世間無雙我可不敢當，』羅天廣笑了笑說：『學那些個玩藝兒，我可是跟妳一樣，自小

父母傳授，根本就由不了咱們做主。』

『郎君，如今我們成了夫妻，你就甭跟我客氣了，』翠姑娘咯咯的笑：『那一天，你上吉祥來，一看我使的腕力，就能算得出我搖了三個么。憑你這個本事，讓我那號稱天下第一，綽號千手如來的我爹，我敢說，他老人家也得甘拜下風。』

『妳別儘誇我了，』羅天廣無奈的一笑：『妳該知道，我一向懊惱學了這些個玩藝兒的。』

翠姑娘趁此機會質問：

『那你那天爲什麼要當衆大逞其能，攪散了我吉祥賭坊的局？』

羅天廣老老實實的說：

『那是我要讓妳曉得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一山更比一山高。開賭坊不但不是正業，而且還得常日提心吊胆。妳若是明白了這層道理，也許就會趁勢收籃，早日洗手。何況，我們家鄉有句老話，說的是：「當路莫栽荆棘枝，他年免掛子孫衣。」娘子，妳我年紀雖輕，可是賭場上的事情見得聽得太多了，吃這行飯的，能有幾個落得好下場？』

翠姑娘當仁不讓的說：

『郎君，我家鄉也有一句俗話，有道是：「一天賣得三担假，三天賣不了一担眞」啊。』

『娘子。』羅天廣重新落座，把盞在手，沉吟半晌然後說：『妳這兩句老話倒是讓我想起了一個主意

，從今而後，我要施展我賭上的功夫，化歹事爲好事，「以賭制賭」，把假貨改成眞貨。』

翠姑娘大惑不解的問：

『郎君，你可把我給鬧糊塗了哩，什麼叫做化歹事爲好事，把假貨改成眞貨呀？求你給我說明白些，別讓我儘抱着個悶葫蘆，好不？』

『好，』羅天廣興致勃勃的說：『我就明說我的打算給妳聽。娘子，我先問妳，這賭上的功夫，都是號人、騙人、做手脚、變戲法，無非千方百計，贏人家的錢財，妳說是嗎？』

『是呀。』

『這些個算不算是歹事？』

『嗯——，』翠姑娘撅唇一笑，終於還是承認了：『就算是歹事吧。』

羅天廣緊接着問：

『算不算以假騙眞？』

『就——就算是吧。』

『好了，』羅天廣猛喝一杯酒說：『那麼現在我告訴妳，打今兒個晚上起，吉祥賭坊就算是關門大吉，從此歇業，我們不再幹一行了。祇是，我照舊靠這賭字吃飯，賺大錢，而且，我還得靠賭行善。』

翠姑娘更弄不懂了，她愕然的問：

『靠賭行善？要賭，那還能夠行得了善嗎？』

羅天廣一口咬定的說：

『當然。』

翠姑娘忍不住的撇了撇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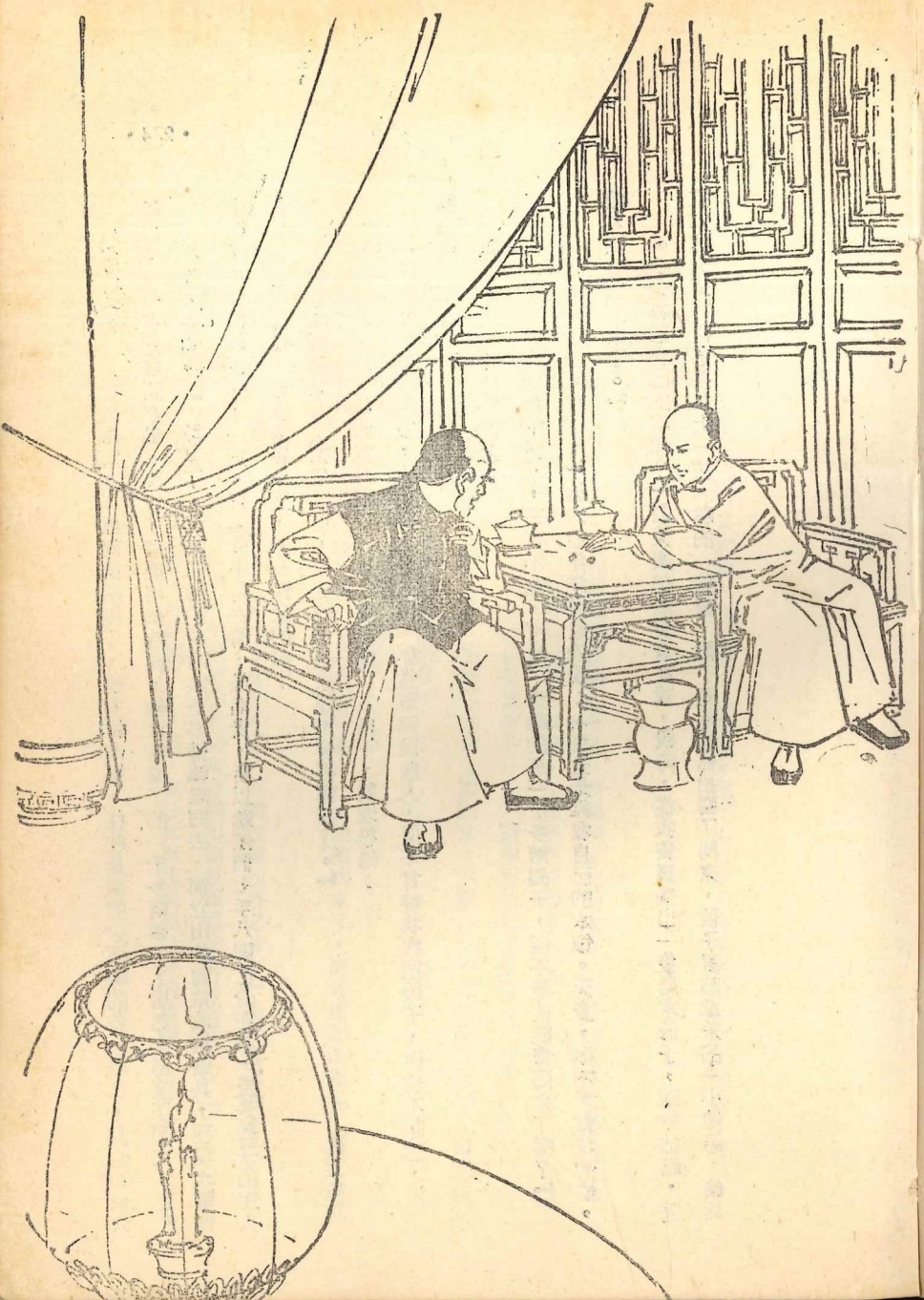
『我才不相信咧。』

『那麼，』羅天廣哈哈大笑：『妳就唯有騎驢兒看唱本，等着瞧吧。』

三

才半個月功夫，羅天廣便得了個好差使，恭親王府的貝勒溥倫嗜賭如命，羅天廣經人介紹，登門謁見，在倫六爺跟前耍了幾手絕技，讓倫六爺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他居然讓羅天廣跟着他做體己的長隨，同出同進，羅天廣和倫六爺約法一章，倫六爺上那兒賭錢他便跟到那兒。祇是他永遠袖手旁觀，決不加入賭博。羅天廣直截了當，十分誠懇的對倫六爺說：

『六爺，您好耍錢，就得淨靠運氣規規矩矩，從今兒起我保您的駕。我敢誇這個海口，天南地北，凡是想在賭上做手脚，玩戲法，想騙您錢的，祇要他一動念頭一下了手，我馬上就會給您揭穿道破，讓他沒法得您一絲一毫便宜。祇不過，我雖然什麼賭上的功夫全會，全懂，可是我決不能幫着您用欺騙的手段玩



戲法贏人家。這一點，我可已經事先聲明過了，還得六爺您先答應我，免得將來鬧到雙方失和。』

倫六爺一向賭得厲害，幾乎天天晚上都有成百上千兩銀子的輸贏。他吃過賭博郎中、作假好手不少的虧，得了羅天廣這麼一位保鏢，往後可以免得受那般賭棍的欺詐。他正在大喜過望，把羅天廣看做自己身邊頂要緊的人，所以對羅天廣的任何要求，無有不依。當時，挺乾脆的就答應了。

羅天廣成了貝勒溥倫賭博時的伴當、跟班和保鏢，頭一回倫六爺可就出師不利，他跟一些王公親貴、貝勒貝子賭骰子，一開頭他就輸，而且回回輸，局局輸，越輸越多，越輸越冒火。臨到午夜過後，他都輸了一千多兩銀子了，做莊家的湖廣總督姪少爺郝立山，他可是擲一次贏一次，要什麼點子，就來什麼點子，每擲一次他的點子一定蓋過倫六爺之上。倫六爺實在輸得太多了，他臉色敗壞額汗涔涔，爲了急於翻本，變一變手氣，他在衆目睽睽下，回頭向羅天廣說：

『天廣，你來代我擲一把看。』

羅天廣却令衆人大爲詫異，因爲他當衆拒絕他主人的請求。他搖着頭，眼睛盯在大贏家郝立山的臉上，公然的說：

『六爺，你別讓我擲，我擲的話一樣會輸，因爲這是郝爺的骰子。』

沒人聽得懂羅天廣話裏的意思，祇有大贏家郝立山，臉色一變，神情不安。他趁衆人不注意，向羅天廣深深的一瞥，與此同時，暗中點了點頭。

從此以後，這位大贏家的手風就開始變了，他有輸有贏，往往是贏的少而輸的多。而且，當他和倫六爺對賭，他居然每賭必輸。又玩了那麼兩個時辰，倫六爺輸了的一千多兩銀子，居然全部贏了回去。

將近天亮的時候，散局了，大家紛紛的吩咐跟班準備轎馬回去，郝立山的聽差收拾賭具，發現六隻烏木骰子不知何時短少了一隻。那副骰子是古董，很名貴，所以聽差們七手八脚忙着在找，反是骰子的主人郝立山並不驚慌，他望着羅天廣，若有深意的說：

『管它掉到那兒去了呢？反正，這隻骰子是永遠不會再露面了。』

回到恭親王府，倫六爺叫羅天廣跟他進花廳，方坐下，就埋怨他：

『人後咱們倆是朋友，人前得算是主僕。你當着那麼些人，偏不肯替我挪把骰子，你也不想想，這下讓我多丟臉呀？』

羅天廣却嗬嗬的笑着說：

『六爺，我沒聽您的吩咐，確實不該。可是，您輸的那一千多兩銀子，還不是統統贏回來了嗎？』

『贏回一千多兩銀子，』倫六爺洋洋得意的說：『那全是靠我自己的本領。天廣，你不肯幫我的忙，我不照樣贏回來了。』

『眞是靠您自己的本領？』羅天廣仍然笑着在說，說時，從衣袋裏掏出一隻烏木骰子，兩指拈起，重重的往大理石面的茶几上一拍，啪的一聲響，骰子竟然被他拍裂了開來，骰子裏暗藏着的一小塊鉛，倏然

出現。——，羅天廣望着那目瞪口呆的倫六爺問聲：『六爺，這下您該明白今兒先輸後贏的道理了吧？』

倫六爺猛力的搔着頭說：

『我——我還是不大明白。』

『六隻骰子裏全灌了鉛，郝立山郝爺就可以隨心所欲，要擲幾點便擲幾點，照說誰也沒法贏得了他。』羅天廣詳細的解說：『我早就曉得了其中的祕密，祇是，郝爺跟六爺您是朋友，我若是一下子把它揭破，那郝爺就從此沒臉見人，混不下去。所以我祇是輕輕的一點，讓他明白我早就看破了他的伎倆，他吃了一驚，就不得不用他的假骰子讓您接連的贏，把輸了的錢全贏回去。六爺，這不比您讓我出場，跟他較量一下手法的高低，要便利省事，不露痕跡得多麼？』

倫六爺這才恍然大悟，他極口稱讚羅天廣說：

『妙極了，也對極了！天廣，你讓他「繫鈴人作解鈴人」，錢贏回來了，而且還面面顧到，眞正高明之至。』

『我還怕他事後翻悔，以爲我那句「這是郝爺的骰子」其實並無弦外之音，』羅天廣稱謝之後再說：『所以特地悄悄袖起他的一隻假骰子，當時他很駭怕我將來會利用這隻假骰子揭他的底。所以忙不迭遞話給我，向我提出保證，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敢玩假了。六爺，來日你再跟郝爺賭錢的時候，你只管放心，他絕不會變戲法，弄什麼手脚啦！』

倫六爺聽了好不高興，從一大捲銀票裏，抽出一張五十兩的，遞給羅天廣，說是：

『你拿去花。』

四

那一天，被翠姑娘遣散了的老趙，神色倉皇，登門拜訪，指明了要單獨求見翠姑娘。當時羅天廣跟着倫六爺上醇親王府賭錢去了，翠姑娘本想推托不見，却是怕老趙眞有什麼要緊事情。何況老趙是他父親的大徒弟，通家世交，自小就不曾迴避。於是，便請老趙在堂屋裏坐，帶着個丫頭，出來晤面。

老趙一看見翠姑娘，體態豐盈，一臉笑容，當時就涎臉笑着說：

『翠姑娘，多日不見，成了羅家娘子，您可是越發的標緻了。』

『別閑磕牙，說奉承話，』翠姑娘含嗔帶笑的說他：『是不是給你的銀子都花光了，又來打我的主意啦？』

『豈敢，豈敢，』老趙連連的拱着手說：『別說翠姑娘給的賞賜那麼多，三年五載也花不了。就算是眞花光了的話，憑師父授我的一身本領，難道老趙還會缺錢花麼？翠姑娘，我今日來見您，實是有一件機密大事，不得不來知會一聲。』

『哦？』翠姑娘在主位坐定了，等老趙也坐下，再問：『是什麼機密大事，煩你長話短說吧。』

『好，我這就長話短說，』老趙喝口茶，方再開口，他道：『是這樣的，翠姑娘，自從羅家姑爺攀交上恭親王府的倫六爺，成天跟着他，到王公親貴、當朝大官的府邸要錢。那些王府侯門中的聚賭，輸贏大，一場賭有個一萬兩萬的進出，簡直算不了一回事。翠姑娘，您是明白的，有多少郎中、賭混混，千方百計的混到那兒去找寃大頭，設計誘騙，大撈其油水。可是自從倫六爺有個寸步不離、精明透頂的羅姑爺，這一大幫人誰都沒法再做手脚了。俗話說得好：「光棍不斷財路」，翠姑娘，妳眞該替咱們姑爺想想，他爲了巴結那位倫六爺，可得罪了多少靠賭吃飯的朋友？不瞞翠姑娘說：現今已經有不少的人，對羅姑爺恨之入骨了啊。』

聽老趙這麼說時，翠姑娘不禁憂從中來，十分煩躁。她出語埋怨的說：

『我自小在賭坊裏長大，對這檔子事的關係和厲害，怎麼會不清楚？所以這些時來，我不但時刻担心，而且還再三再四的勸過我那寃家。可是他仗着藝高人胆大，從來不把那幫子人看在眼裏。他還是要行他那「以毒攻毒，爲賭除害」的宗旨，一心一意要把靠賭喫飯的那幫子人，趕盡滅絕。』

老趙鼻子裏哼哼的冷笑，他意味深長的說道：

『他想把人家趕盡滅絕，倒不怕人家被逼得走投無路，也想來上個斬草除根？』

翠姑娘一惊，忙問：

『老趙，你可是聽到了什麼風聲？』

『風聲大大的不好哩，翠姑娘，』虛張聲勢，故作驚人之筆，老趙危言聳聽，存心唬她一唬說：『有好些個吃賭飯的朋友都提名道姓的說過了，要想在北京城裏安身立命，就非得除了……呃，除了咱們姑爺不可。』

翠姑娘柳眉深鎖的說：

『眞鬧到了這步田地啦？』

『可不是嗎？』老趙傾身向前，壓低嗓門十分神祕的又說：『翠姑娘，我今兒個來知會，正是有比這更糟的事咧。我想咱們姑爺多半沒告訴您，前兒個晚上，他抗了個大漏子……』

翠姑娘將信將疑的問：

『他抗了大漏子？究竟是什麼樣的漏子呀？又有多麼個大法？』

『翠姑娘，事情是這樣的，』老趙嘶泡口水，再滔滔不絕的往下說道：『您是曉得的啊，那專管緝拿盜賊賭博，維持北京地面清淨的九門提督衙門，從上到下按月都拿咱們各賭坊的俸祿，他們向來不找賭坊的麻煩。倒是那些王公親貴的深宅大院，一開了賭，就有他們預先賄買的家人、聽差的通風報信，到那般貴介子弟賭得正歡，九門提督衙門便派出大批的兵丁，把前門後門一堵住，然後一湧而入，一一拿下。再鐵索鎖鐺的押到衙門裏，嚇唬他們，說什麼明兒一早由堂官嚴訊，打板子，當堂治罪。貴介子弟給唬住了，又怕丟人現世又怕吃眼前虧，就只好苦苦哀求，情願從重納賄，於是兵丁們便叫他們一個個的打借條，

寫明欠某某人紋銀幾十幾百兩，明晨一准納還。借條寫好，皆大歡喜，打開鐵索鐵鎖，由兵丁們辦幾桌酒席，來請宵夜，吃到酒足飯飽，再把受了虛驚的貴公子、闊少爺們一一釋放。這原是九門提督衙門上上下下最大的一宗財源，不知有多少人指着它穿衣吃飯。沒想到，前兒晚上這宗大買賣，居然也讓咱們姑爺給毀了。』

『毀了？』翠姑娘不勝驚異的問：『他怎麼就給毀了的呢？』

『說來且妙哩，』老趙聳聳肩膀，聲聲冷笑：『前夜，九門提督衙門裏的朋友又要這套把戲，抓賭抓到了李尚書的府邸。一下子逮着了二十三位，大夥兒都是老吃老做，彼此心照不宣。當夜在衙門裏各人開各人的條子，聽說那一票足有白花花的銀子一千五百多兩。衙門裏的朋友眼看這是多年難得遇上一回的好買賣，與高采烈，備辦了好豐盛的酒菜，給那些貴公子、闊少爺壓驚。沒人料想得到，那二十三位之中偏巧就有一個禍害。』

『一個禍害，是誰呀？』

『還不是我們那位橫衝直撞，到處行俠仗義的——咱們家姑老爺羅天慶嗎？』

『他也被逮着了呀？』翠姑娘恨恨的一咬櫻唇，怨懟的說：『寃家，他怎的連我都給瞞住。昨兒天亮明了他才回來，倒床就睡，一個字也沒提。』

『姑老爺在您跟前沒提的事，恐怕還不止這個吧，』老趙瞟瞟的奸笑，又道：『您是讓老趙再跟翠姑

娘您細說經過吧。九門提督衙門裏吃過了宵夜，貝勒溥倫、貝子溥尚，連同所有被逮着的人，騎馬乘轎的全走了。衙門裏的人正在收拾碗盞，忽然聽見有人打鼾，循聲尋去一看，原來正是被逮來的公子哥兒之一。當時還有人在笑他糊塗呢，把一座威風凜凜，殺機重重的九門提督衙門，當着棧房在睡覺。這時有一位大班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膀，叫醒了他說：「喂，你可以走啦？」那人睜開了眼睛，却反問一句：「上那兒去呀？」大班說是：「他們全都回到了家，你還耗在這兒幹嘛？」那人居然裝傻的問：「剛逮我來的時候，你們不是說明兒一早要過堂問罪的嗎。我就是一名賭棍，必得要等到明早過堂，到那會兒，你們今夜得了多少賄，我也會照實一一陳明。」大班這才明白他是存心找岔子來的，便發言警告：「你可給我小心點啊，你該曉得這兒是什麼地方，容不容得了你胡鬧？」那人却絲毫不懼，他抗聲說道：「你們也得給我小心點兒，別太得意忘形。這兒既然是衙門的所在，最好，明兒咱們公事公辦。」大班們忙不迭問他怎麼樣公事公辦法？他便說是：「很簡單，堂官一到，我就大聲喊冤，把你們得賄賣放的事，全給兜了出來！」』

『這人到底是誰呀？』翠姑娘聽得心驚肉跳的插嘴問：『他究竟要幹嘛？難不成想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嘴裏拔牙是麼？』

『翠姑娘您說得一點也不錯，』老趙諂笑的說：『自古以來有道是：「不怕官，只怕管」。這人却是既不怕官來也不服管。胆敢上九門提督衙門去訛詐啦。當時，大班們免不了要問他是誰？您道怎的？翠姑娘，那人竟高聲嚷嚷的回答：「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江湖上人稱粉面金剛羅天廣的便是！」』

『哎呀！』翠姑娘一聽，立時發出驚呼，她連連跺脚的說：『寃家，你怎麼眞的做出來了！弄不好，這會有殺身滅門之禍的咧！』

『看起來咱們姑爺倒是並不在乎殺不殺身，滅不滅門，』老趙居心火上加油，他嘿嘿的笑着又說：『不過，他也眞有一手，當場把那些個大班給唬住了，就怕他說得出辦得到，次日一早會在刑部衙門派來的堂官面前，揭了九門提督衙門的底。那他們連提督老爺在內，全都得吃不消兜着走。於是反轉過來向咱們姑爺賠罪，說好話，情願送一百兩銀子給他，可是咱們姑爺竟然還不依咧。一直鬧到天將亮，咱們姑爺禁不住那些大班說好說歹，總算答應了不再首告、舉發，祇不過他開的條件也是夠辣，那夜大班們所得的全部借條一概燒掉。從今而後，不許再有抓賭訛詐斂財的事。否則的話，他還是不惜當衆過堂，再抖出種種前情。』

『寃家啊！』翠姑娘急得直流眼淚，一顆心突突的跳，彷彿馬上就有大禍臨頭，她邊哭邊說：『你抗下了這麼大的漏子，反而在我的面前，裝成個沒事人一般。吃賭飯的朋友你全給得罪了，人人把你恨得牙癢癢的。如今你又大鬧九門提督衙門，眼看滿北京城做公的、管地面的，會一道兒聯起來跟你放對。俗話說「强龍不敵地頭蛇」哩，這幫子慣於欺壓善良的凶神惡煞，隨便栽你一個罪名，到時候你不但白白的喪生，還會害了我們一家。寃家啊，你這是打的什麼主意嘛！』

老趙假裝着替翠姑娘發急，他愁眉苦臉，儘在大搖其頭的說：

『唉！是非只因强出頭。咱們姑爺這麼個鬧法，眼看他在北京城裏存身不住了。』

翠姑娘忽的一拍桌子，她不勝忿懣的說：

『我恨他，鬧出了這麼大的事，居然還把我瞞得緊緊的，叫我心中連個防備都沒有。』

『就是嘛，』老趙立刻順水推舟，因風搧火。他說：『出恁大的漏子還瞞住咱們姑娘，萬一有個差錯，那可怎麼得了？』

翠姑娘既急且怒，她掏出手絹，擦乾淨眼淚，望着老趙問道：

『老趙，你說我這會兒該怎麼辦？』

裝模作樣在深思長考，過半晌，老趙方始鄭重其事的說道：

『咱們姑爺羞辱了九門提督衙門的上上下下，又瞞了他們最粗的一條財路，那幫子人正掌着大權，何況一個個的都是那麼心黑手辣？依老趙看來，他們一定急於報仇雪恨，咱們姑爺跟翠姑娘咧，孤掌難鳴，早先的夥計幫手又全散了，再聚合起來也是遠水難救近火。所以老趙要說，當今之計，爲保全身家性命要緊，恐怕就祇剩下一條路，那是——三十六計走爲上策。』

『你是說我們該逃出這北京城？』

『事不宜遲，遲則生禍，所以非得趕緊不可，』老趙掇促的說：『這就是今兒個我爲什麼急急趕來報信的道理。翠姑娘，妳這會兒該曉得大事不好，不是我老趙在大驚小怪吧。』

『那——怎麼會呢，』翠姑娘勉力一笑：『老趙，我謝你還來不及哩。』

『嘻嘻，』老趙樂不可支，忽又臉色一正的說：『想我老趙自小追隨師父，師父待我恩義如山。翠姑娘，如今師父過世，留下師妹您獨自一個，師妹的事情，我能不操心嗎？』

『眞是得好好的謝你。』

『別提那話，彼此是一家人嘛。』老趙趕忙的搖手，他又問：『翠姑娘，我看今兒妳得趕緊走，須知道，咱們姑爺鬧的事，早在兩天以前了，說不定，此刻仇家已經在動作……』

『走？』翠姑娘茫然四顧的說：『急切間，叫我們投奔誰去呀？』

老趙眼睛珠子骨碌碌的一轉，登時計上心來，他欲擒故縱的說：

『最好是回咱們姑爺的老家……』

『他還有屁個老家！』翠姑娘憤憤然的說：『老趙，早先我爲了替那寃家遮蓋，瞞住沒告訴你。那寃家的一大家人全完了，他老子收那圾殺總督江洋大盜的贓，吃鄭州府逮住，問了死罪，家產充公。一家人東逃西散，一個不存。那寃家也是因爲必得遠走高飛，這才找上吉祥賭坊跟我成了親的，說起來我眞是倒霉透頂，爲了那寃家，關了吉祥賭坊，此刻又遭了這與官府結仇，免不了的殺身滅門之禍！』

老趙再進一步，明知故問：

『翠姑娘，我師父總該有些個親朋戚友……』

『你怎麼又逃糊了哩，』翠姑娘柳眉皺得緊緊的說：『我父親在北京城開了一輩子賭坊，這名聲豈是好聽的嗎？我們家的那些個親朋戚友，鄉里鄰居，早八百年就跟咱們斷了來往。』

『那麼——，』老趙右手托腮，略一沉吟，像似驀地想了起來說：『對了，如果咱們姑爺和翠姑娘不嫌褻瀆，我老家就在保定府，上面有一位老娘，下頭有四個弟妹。祖宗遺下的屋子雖然不大，可是這些年來我也曾好生的拾掇。姑爺和翠姑娘不妨上我老家住一陣，然後再作另開碼頭的打算。到那時候，』老趙深沉的笑笑：『也許老趙還能跟着您們，多少派點用處哩。』

翠姑娘既驚且喜，她脫口而出的問：

『眞的呀？』

『哎呀，我的好翠姑娘，』老趙得意的笑着說：『一二十年來，老趙幾曾騙過妳？』

『那麼——』

『別這麼那麼的了，翠姑娘，』老趙站起身來望着她說：『這會兒正在禍在眉睫，迫不及待。您先在家裏候着，讓我想法子找咱們姑爺去，找到了，由姑娘您跟他商議，務必要他快走。』

『當然了，』翠姑娘一個勁兒的點頭：『他要不答應走，乾乾脆脆，讓他自個兒留在北京受罪。煩老趙你雇輛車，送我先上你老家避着。本來嘛，禍是他闖的，還要留下我陪他送命，走遍天下也說不過這個理去。』

『翠姑娘您說這個話可就對了，』老趙再「次煽惑的說：『您忘了先前老趙陪您去聽戲，不是有個什麼角兒唱過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」那兩句詞兒的嗎？』

『對，』翠姑娘十分堅決的說：『不管他怎麼樣，我都下定了決心，早早逃出是非圈，免却禍從天上來。』

『好極了，』老趙樂得直搓手，『我這就去找咱們姑爺，找到了時，拖也得把他拖回來！』

『謝謝你，老趙，』翠姑娘烟視媚行的送他出堂屋，臨別，還叮嚀的說：『要快去快回啊！』

老趙跑得飛快，他頭也不回，歡聲的一應：

『曉得囉，翠姑娘！』

五

兩個時辰以後，一更多天，羅天廣和翠姑娘在他們的精緻新房裏，話不投機，吵開了。——老趙早已知趣的悄悄溜走，在羅家對面一爿茶館門口候着消息。剩下個羅天廣，緊板着臉，聽翠姑娘數落一陣，又埋怨半天。——歸根結底一句話，羅天廣仗着自己的小聰明，胆大妄爲，到處斬盡殺絕，不留餘地，鬧得全北京城的官兵和賭棍，都成了和他勢不兩立的仇家。如今殺機四伏，眼看即將大禍臨頭，所以他們兩夫婦非得立刻逃走不可。

『我再跟妳說一遍，』羅天廣提高聲浪，說時理直氣壯。他道：『妳用不着大驚小怪，庸人自擾。我告訴妳，妳我兩家吃了兩代的賭飯，傷天害理的事有意無意間做得太多了。我們一家早已爲了這個家破人亡，一大家上百口人四分五散，這就是老天有眼，給我們的報應。我岳父只有妳一個女兒，上蒼居然讓我們順利完婚，爲我們自己，爲我們的後代兒孫，我們也該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我好不容易得着機會，瞻妳我兩家兩輩子裏所造的孽，我不容北京城裏有賭棍立足，又竭力的排除那些殺人不見血的陋規、弊害。不錯，九門提督衙門、賭棍騙徒，和那刀口上舔血的郎中，我確實開罪了不少。可是娘子妳應該相信我，我上有無數貝勒貝子、達官顯宦做護符，下有我一身的本領和機智。妳所指的那些仇家，他們果若跟我放對，我儘可以兵來將擋，水到土淹。這些個外頭的事情，何須乎妳發愁着急哩。』

『你不過說得好聽罷了，郎君啊！』翠姑娘反唇相譏，淚眼漣漣的答道：『須知我生在北京，長在北京，吃北京城的飯，喝北京城的水，見多了北京的明裏暗處，妖魔鬼怪。江湖上的事情，我可以摸着個十之八九。饒你聰明機警，見多識廣，有一肚皮的好計策，一身的硬軟功夫。你存心要單槍匹馬，行俠仗義。你也得想想：「道高一尺，魔高「丈」，還有什麼「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」的老話！』

羅天廣急於要走，因爲倫六爺還在醇親王府大推牌九，正等着他。所以他十分焦躁的一跺脚說：

『娘子，妳今兒是怎麼啦？明知道我正有事，偏叫老趙十萬火急的把我找回來。回來之後却又分明沒有正辦，祇在一個勁兒的危言聳聽。我向妳一遍遍的解說，妳偏不信，我講道理，妳又不聽。此刻我們面

前既不見妖魔鬼怪，又沒有什麼難於躲過的暗箭。妳說，妳這樣豈不是無風掀浪，自找麻煩嗎？』

『好，就算我是在無風掀浪，自找麻煩，』翠姑娘心底生恨，她咬牙切齒，眼睛裏噴出怒火，緊瞞住羅天廣說：『郎君，你急於要走，只管請便。祇不過，我得先問你幾句話，請你回答。』

羅天廣無可奈何，雙手一攤的說：

『那麼，就請快些兒問吧。』

『頭一樁，你是走也不走？』

『我不能走，』羅天廣毅然決然的說，不過，他又補上了一句：『因爲我在天子脚下，北京城裏，要做該做的事情還多。』

翠姑娘噙住眼淚水再問：

『假如我下定了決心，爲免殺身滅門之禍，因而非走不可呢？』

『那怎麼會咧？』羅天廣坦率的一笑：『我不走，妳能怎麼走法？』

『你以爲我沒了你，永遠都走不掉？』翠姑娘鼻子裏哼哼的問。

『那倒不是。』羅天廣還跟她開個玩笑，他調侃的說：『娘子，方才妳就說過，這天子脚下，北京城裏，妳比我熟悉得多。』

『既如此，那我就走，』翠姑娘熱淚盈眶的說：『螻蟻尚且貪生，何況是人？郎君，我眞走了你可別

怪我啊。』

『那會有這種事呢？』羅天廣爲了撫慰愛妻，故作輕鬆的說：『娘子，難道妳眞捨得丟下我？』

翠姑娘直在語音含混的唸叨：

『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』

很可惜，羅天廣不曾聽見她這兩句最後遺言，他誤以爲翠姑娘在他的愛撫與解說之下，已經心平氣和，不再就心駭怕。所以他深情款款，雙手撫着她的肩說：

『好了，閑話表過，就該正辦。娘子，爲這一樁無中生有的小事，我們已經就擱了好些時間，如今，我確是非走不可了。』

放下翠姑娘，轉身就往外走，羅天廣急於去侍候倫六爺，他一心想着倫六爺這會兒一定已經在醇親王府上了賭桌。然而，翠姑娘却認定他一出門就會遭禍，心裏比他更急。因而她便不顧一切的奔向房外，一邊哭喊一邊去追羅天廣回來。她一直追到大門口，眼見羅天廣一陣風也似的越走越遠，心知再也追不上了，傷心透頂，她便尖聲的嚷叫：

『郎君，你好狠的心啊！』

當時羅天廣祇以爲她太孩子氣，淡然的付之一笑。他再也沒有想到，這便是一對恩愛夫妻的永訣。

六

因爲就在當夜，羅天廣家出了滿門被殺，連傷五命的血案，兩個老媽子，被殺死在她們所住的下房裏，身首異處，遍地血迹。翠姑娘的兩名丫鬟，一個死在跟正房毗連的堂屋，一個死在堂屋後門口，雙雙倒臥血泊之中，兩人都是被兇手用利刃由後而前，直貫胸膛一刀畢命。翠姑娘死狀最慘，她披頭散髮，衣衫凌亂，粉腮玉頸的兩邊面頰，猶有顯明的摑痕，凍玉似的兩隻胳臂，青紫斑駁。她被兇手摺死在牙床上，吐出舌尖，瞪大兩眼，必定是她死有餘恨，所以死不瞑目。

最早發現羅家出了命案的，是巡夜的更夫，二更天，兩名更夫一路敲着梆子，來到羅家門前，瞧見羅家大門洞開，堂屋裏隱隱約約似有燈光，兩名更夫一商量，唯恐羅家遭了賊偷，一道進去探看。——緊接着兩人便嚇得尖聲怪叫逃出來，驚動了鄰右街坊，北京地面正歸九門提督衙門管轄。衙門裏得了訊，派了大班和仵作、兵丁來草草的驗過屍，左鄰右居問了幾句話，鄰居們異口同聲的說：昨夜一更左右聽到羅天廣夫妻在吵架，爲什麼吵，吵些什麼，全沒聽清楚。却是鄰聽到了翠姑娘哭喊着尖叫了那麼一聲：『你好狠的心啊！』

就根據這句話，衙門裏的巡捕老爺認定了羅天廣行兇殺人，原因是由夫妻爭執所引起，後來一查羅家的金銀財寶、細軟各物全不見了，就再給他添一項罪證：誰都知道羅天廣單身一人從中州到北京來跟翠姑

娘成親，他『一定是見財起意，索討不遂，因而一怒之下摺死髮妻，再連殺四名丫頭老媽子滅口』。

所以，當那天夜裏羅天廣在醇親王府侍候貝勒溥倫賭通宵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在護送倫六爺回府以後，他跟倫六爺的一名長隨范桂同路回家，才走出恭親王府不多遠，迎面撞見一隊衙役捕快，拿着鐵索刀槍棍棒，直撲自己而來。他一看這架勢就心知不好，四下一望又苦於無路可逃，他立刻從懷中掏出一個藥包，遞給同行的范桂，低聲的叮嚀他說：

『快，快回府去，說我馬上就會有性命之憂，那怕六爺睡下了，也得把他求起來。請他命人到九門提督衙門救我。還有，萬一我受傷昏迷不醒，煩你用這包藥給我敷治。』

話剛說完，惡狠狠的衙役捕快已到，照準羅天廣，一鐵鍊先把脖子套住，然後聲聲冷笑的道：

『朋友，你的案發了！這下子你可栽定啦！』

范桂這才曉得羅天廣不是跟他說玩話，急轉身，往恭親王府飛奔。

老趙說得一點兒也不錯，九門提督衙門裏上上下下，因爲羅天廣破壞了他們行之多年，源源而來的一條生財之道，把他恨之入骨，巴不得能寢其皮而食其肉。所以，當羅天廣一就逮，十萬火急的押回衙門，審案的一位巡捕老爺，早已決定把他當堂一陣亂棍打死，免得恭親王府的貝勒溥倫得着消息，派人來將羅天廣討回。落個報仇不成，反而縱虎歸山，留下一條他們心目中的大禍害。

因此，一心要報仇雪恨的衙役，特地備下大號灌鉛的板子，各色各樣的刑具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抖擻

精神，等着堂官一聲喝打，就要把個粉面金剛羅天廣，給活活的打死，而且還得讓他死得越快越好。——不一會兒，脚步踉蹌，受了內傷的羅天廣果然帶到了，原來，抓他來的那些衙役捕快，先已在路上狠狠的拿他出了氣，一路拳打脚踢，專挑臉不出外傷的腰腹之間狠揍。羅天廣却一聲也不哼哼，他得屏住那一股丹田之氣，方可保全性命。

過堂問話，他還是悶聲不響，一語不發。從堂官和那般衙役捕快的嘴裏，羅天廣已經曉得了家中出了橫禍，翠姑娘和丫頭、老媽子全給殺了。回想昨兒夜裏自己還跟她爭吵過哩，一顆心猶如萬把鋼刀在挖，但是他不能哭，不能發聲，甚至不能透氣，那股丹田之氣一散，他準會當堂杖斃無疑。衙門裏人的惡毒伎倆，早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
羅天廣咬緊牙關不答話，果然惹火了審案的堂官，他重重的一拍驚堂木，高聲喝令：

『這小子抵死不招，給我拖下去，使力的打！』

兩旁衙役，轟雷似的答應，拖翻羅天廣，把他捺倒在地，脫掉中衣，羅天廣人已受傷，心裏倒還明白，他趕緊把兩腿交叉着一夾，咬牙，閉氣，却把混身的肌肉，儘量放鬆。老大的板子猛劈下來，三五杖後，就皮開肉綻，血肉四濺，起先是火烙刀劃一般的疼痛，漸漸的就覺得兩股麻木，終至毫厥。然後，是一桶冷水兜頭澆下，一甦醒，人像是掉在軟棉絮裏，昏昏沉沉，全身沒有一處地方能夠落實。這時候，大號板子又在下死勁的打下來了，一陣劇疼，又一度失去知覺。

通常身强力壯的罪犯，挨這種頭號板子下死勁打，不出一百板就得送命。可是，那天羅天廣却能熬到五百多板，暈絕四次，澆醒三回，衙役摸摸他的鼻孔，居然還有一絲氣息。這使所有的堂官、衙役們，不禁爲之駭然，行刑的打得手軟，接連的換了五個人。看樣子，即令再這麼打下去，羅天廣也還能保得住他的這條性命。高高上坐的堂官心中明白，羅天廣是祇求留得命在，往後貝勒溥倫來救，他還可以申冤報仇。——這樣想時，他也在暗暗的心急，便一招手，喚來一名衙役，附在他的耳邊，悄聲的交代一句。

衙役會意，馬上就去準備，用黃裱紙，浸透涼水，再把被打得血肉模糊的羅天廣給翻過身來，仰臉朝天。然後，再將一張張浸溼的黃裱紙往他臉上貼，一直貼到羅天廣鼻孔封塞，呼吸全部斷絕，兩腿一伸，窒息而死。如此這般，他除了兩股的傷處，全身不見一點致死的痕跡，再高明些的仵作，也驗不出他的死因。

一連三張溼淋淋的黃裱紙都貼上去了，羅天廣正是命在須臾。二堂上，忽然衝進來一名衙役，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直跑到堂官的身邊，湊近他的耳朵，低低切切的說了幾句。

堂官一聽，臉色大變，登時就施個眼色，叫衙役們把黃裱紙趕緊拿走，再潑羅天廣一桶水，讓他醒轉。可是當那一大桶水猛的冲在羅天廣的臉上，他竟然紋風不動，一眼看上去，彷彿整個身子已經僵了。

因此，當心急如焚，親自領着刑部衙門的一位主事，帶着趕辦的公文，前來九門提督衙門，立提涉嫌殺家的兇犯羅天廣一名，押赴刑部審問的貝勒溥倫，一衝上二堂，見到直挺挺躺着的羅天廣，馬上就暴跳

如雷的說：

『好呀？你們眞把我的人給打死啦？』

七

從九門提督衙門的二堂，被抬到刑部的大牢，羅天廣敷過他家祖傳的金創藥，仍然昏迷不醒。連續五天，貝勒溥倫派到牢裏爲他診治的大夫，一個個搖頭嘆氣，都說羅天廣受的內傷太重，早就沒有救了。幸虧倫六爺還不死心，他覺得羅天廣的遭遇太慘，妻子遇害，家財洗刼一空，自己又被九門提督衙門公報私仇，活活的打到傷重斃命，血海的寃仇永遠無法湔雪。同時他也有些兒內疚，覺得羅天廣與人結怨，都是因他而起。倫六爺是羅天廣滿門被殺一案最有力的見證，因爲案發之時，羅天廣跟他同在恭親王府，他一步也沒離開，由而可見羅天廣與家中發生的血案無關。他要保釋羅天廣出獄，可是羅天廣始終在昏迷狀態，刑部主事沒法過堂問話，祇好在大牢裏闢間潔室，讓他住下養傷。倫六爺特地派一名長隨范桂，陪着他在大牢裏住，日夜守護。

一直到住進刑部大牢的第六天，將近中午，范桂正在死馬當做活馬醫，細心的爲羅天廣敷金創藥。手重了些，羅天廣突然發出一聲呻吟。

范桂心知他已甦醒，大喜過望，忙不迭的搖他胳臂，聲聲的喊：

『羅大哥，羅大哥！你醒醒，你醒醒呀！』

『哎呀，好疼！』羅天廣張開一下眼睛，又長長的歎一口氣，他有氣無力的說：『你們——你們打得我好狠，好狠呀！』

『羅大哥，羅大哥！』范桂歡聲的喊：『你果然醒轉來啦？眞是皇天保祐！』

於是，忙着餵他喝參湯，扶他睡高一點，待羅天廣精神體力稍微恢復了些，范桂便將貝勒溥倫親上九門提督衙門救出他來的經過，以及刑部衙門怎樣將他下獄，目前就等他甦醒了，過一過堂，馬上可以釋放。五天以來的大小各事，全都告訴羅天廣知道，然後，范桂滿臉堆笑的說：

『羅大哥，我這就去找衙門裏相識的，讓您馬上過一過堂，也好早些回王府調養。』

『不，』羅天廣却伸出了手，攔住他說：『范老弟，爲了報我那血海深仇，還得委屈你在這兒，多住幾天。我已經醒過來的事，除了倫六爺和你之外，千萬不能洩露。』

范桂十分驚異的問：

『這又是爲什麼呢？』

『不久你自會曉得，』羅天廣讓他坐近一點，斷斷續續的說：『老弟，我還得求你一件事，請你回王府去一趟，悄悄的稟明倫六爺，要洗雪我的寃屈，就得讓我留在牢裏，而且要向外揚言我快活不了。然後，再請你問問倫六爺看，他這些時還要錢嗎？是輸還是贏？邊有，在跟他同賭的那些人裏，有誰是大贏家

？你祇要替我問明白這個，就算是幫了我天大的忙。』

范桂弄不明白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，但還是抱着個悶葫蘆，照羅天廣的囑咐回恭親王府，傳話問話。一直到當天晚上，方始興冲冲的回到大牢，他悄悄的告訴羅天廣，倫六爺聽說他醒過來了，歡喜得什麼似的，不過他又叫范桂事事依着羅天廣的意思辦，至於羅天廣所要問的那些，范桂說是：

『貝勒說他這些時仍舊在賭，祇是手風太壞了，一連輸了好幾場，在跟他賭的那些公子哥兒裏面，就唯有郝立山郝公子贏得厲害……』

羅天廣一聽郝立山的名字，登時就睜開了眼睛，他兩眼閃閃發光，直盯住范桂問道：

『是不是那位自稱湖廣總督姪少爺的郝立山？』

『是呀。』

『照啊！』羅天廣連連點頭：『這就有點因頭了。』

『倫六爺還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咧，』范桂緊接着又說：『吉祥賭坊不是在你手上關了的嗎？前兒個又擇吉開張了，倫六爺先以爲你岳家還有什麼人接了手哩，派人去一打聽，方知是個姓趙的開的。他說他是老掌櫃開山門的大徒弟，所以他有接手的資格。』

『老趙？』羅天廣驀地一聲驚叫，隨後便湧上一臉的喜色，沉吟半晌，似乎又悲從中來，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『娘子啊，妳說的眞是金玉良言：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，我這立誓掃盡妖魔的粉面金剛還沒嘯氣呢，么魔小醜已經在滿城飛舞了。』

『羅大哥，你在說些什麼啊？』

『沒什麼，』羅天廣望一眼范桂，歉然的一笑，說是：『倫六爺和兄弟你，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又幫着我報這血海深仇。好兄弟，再委屈你幾天，等我這身子稍微好些，讓我們一道出去。我自去把仇報了，到時候，我會重重的謝你。』

『倫六爺也交代過了的，』范桂接口便說：『你要出去容易得很，他老人家早就打點好了。到時過一過堂，問幾句話，立刻當堂開釋。』

八

書字號，新開張，生意比往先更好，賭桌子排列成行的那間大廳裏，人頭擠擠，歡聲不歇。新近當掌櫃的老趙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滿面紅光，笑口常開，在大廳上親自招待，迎送貴客。一路打着哈哈，擠進去又擠出來。

門外又到了一位貴客，藍緞坎肩湖色長衫，舉止瀟洒，旁若無人。老趙貿貿然的迎上去，却是一見那人的面，登時如中雷癰。他打的那個哈哈把張嘴巴給撐圓了，又僵住，兩條腿開始猛烈的抖戰。

『老趙，久違。』羅天廣面帶微笑，風采如昔，他一拍老趙的胳臂，這才壓低聲音說道：『外面有幾

位朋友在等你。』

老趙的一張胖臉驀地變成鐵青，他嘴唇蠕動了好半天，方始掙出了一句話來：

『你……你沒死？』

『沒死，』羅天廣露齒一笑：『老天有眼，讓我留下了一口氣，就等着今天。』

『我……我……』

『走吧，』羅天廣的右手五指一使勁，讓老趙左胳臂澈心澈肝的一陣疼：『可別讓外邊的朋友等急了。』

突然爆出來一聲喊叫，讓一大廳的人全給驚呆了，老趙死命的掙扎：

『我不能去！我不能去！我又沒有犯法！』

『滿心想給你留點面子的哩，』羅天廣一聲獰笑的說：『偏你沉不住氣，驚動了大衆。我告訴你，你還是乖乖的跟我走，你沒犯法，可是你這兩隻手滿都是血腥，你害了我一家五口的性命！』

賭坊裏管事的和夥計們躍躍欲試，正在想伏着人多勢衆，擁過來幫忙，老趙掙脫羅天廣的掌握。然而當他們一聽到羅天廣這麼樣一說，驚了驚，連連的倒退。趁這機會，羅天廣一把捽住老趙的領口，由他殺豬般的嚎叫，橫拖豎拽，把他帶到大門外。

大門外，早有無數衙役捕快等着，一條鐵練鎖住了老趙，把他押到刑部衙門。

吉祥賭坊裏的賭客一鬨而散，從那天起，賭坊的兩扇大門永遠關上。前後好些年間，那兒和羅天廣的家，被認爲是北京城裏的兩處凶宅。

九

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老趙在刑部堂官的厲聲喝問之下，熬不過嚴刑拷打，終於全部吐實。原來，他伙着自己是吉祥賭坊千手如來霍元甲的大徒弟，自小幫着霍元甲開設賭坊，日進斗金，北京城裏，不論那一類的賭棍，都跟他有聯手，而他師父又一向不把他當外人看，跟翠姑娘常時見面，還曾相幫她把她父親的賭坊接下來。他覬覦吉祥賭坊和翠姑娘，那份歪心思可以說是早已有之，於今爲烈而已。當羅天廣一到，和翠姑娘成了親，再把吉祥賭坊關歇，他便恨透了羅天廣，下定決心，和他誓不兩立。羅天廣一心『以賭止賭』，開罪了不少靠賭吃飯的賭棍，乃至於九門提督衙門。正好給老趙利用上這個機會，上翠姑娘那兒，危言聳聽，虛聲恫嚇，他原想趁羅天廣跟翠姑娘離開北京上保定，就在路上買通綠林强盜，把羅天廣殺了，然後他再以英雄姿態，去把翠姑娘救回北京，博得她的感激，或許會答應改嫁給他。可是羅天廣居然拒絕翠姑娘的請求，他不肯走。於是，老趙便在羅天廣那夜離家以後，後一脚走進了羅家，翠姑娘正在氣頭上，他便花言巧語，極盡煽惑，勸翠姑娘趕緊離開北京避禍。翠姑娘臨要走時，却又猶疑，說什麼：『那寃家不肯逃，要我逃個什麼勁呀！』老趙就知道這事沒了指望，翠姑娘叫他回去吧，說自己要進屋裏

憩息。老趙四顧無人，就涎下臉來把翠姑娘推進屋裏，意思是要行强。翠姑娘想喊，他摀住了她的脖子，一陣掙扎，慌亂間竟將翠姑娘摀死。兩名丫頭聽見聲響，跑出來探看，因爲她們認得出老趙，他便唯有連殺五命，企圖滅口。然後席捲羅家金珠細軟，乘夜逃回家去。第二天一早就打聽出羅天廣以洩憤殺家的罪名被捕，他心知羅天廣一進九門提督衙門斷無生理，後來果然聽說羅天廣被打得氣息奄奄，看過的大夫都說他不能治，他這才放心大胆，把他師父的吉祥賭坊重新開張。殊不料羅天廣偏就仗着一身的內功，保住元氣，活轉來了，老趙終於還是法網難逃，被身體復元了的羅天廣驟然出現，當場抓到。——他這麼一招供，刑部堂官援筆就判了他個『心黑手辣，惡性重大，其罪無可逭，應予斬立決。』

第三天，老趙便捧上斬條，綁赴菜市口，午時三刻，號砲一響，劊子手起刀落，砍下了他的腦袋。圍觀的平民百姓，無不拊掌稱快。當晚，貝勒溥倫特地備了一桌酒席，讓羅天廣跟他平起平坐，慶賀他終能洗刷冤屈，報了這血海深仇，兩人面對面坐着喝酒談天，范桂則站在倫六爺的身後，斟酒斟酒。忽的廳前廊下人影一閃，羅天廣眼睛尖看見了，他高聲的問：

『外面是誰？』

『是小的。』一名戈什哈，從廊下閃了出來，向羅天廣打個千，雙手呈上一封信，一面稟告的說：『這信是由郝立山郝爺親自送來，郝爺再三叮囑，叫小的馬上送給您看。』

羅天廣伸手把信接過來，拆開來看。先是一張一萬兩的銀票，然後是一紙信箋。他看過了，微微而笑

，雙手遞給倫六爺。倫六爺接過看時，但見那信箋上寫着：

『天廣仁兄有道：兩度迴護，一再保全，大恩沒齒難忘，區區微忱，聊表寸心。弟之不肖，唯兄所知。總之貪財爲萬惡根源，賭博是殺身之始，弟今日已大澈大悟矣。從今而後，弟當閉門思過，禮懺拜佛，以贖此身之種種罪惡。』

大惑不解，倫六爺愕然的問：

『天廣，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』

『沒什麼，您只要多想想郝爺的那兩句至理名言就是了：「貪財爲萬惡根源，賭博是殺身之始。」』羅天廣違聲苦笑的回答：『這位爺們，總算他祖上積德，我也找到了眞兇，不再株連追究。否則的話，他恐怕就少不了要遭一次牢獄之災嘍！因爲他跟老趙認識，也曾有過交往，當我在刑部大牢剛剛醒過來的時候，我不是讓范桂回王府來問您那些天真誰贏得最多的嗎？您說是這位郝爺手風最順，當時我就對他起了疑心。』

溥倫忙問：

『你疑心郝立山跟這案子有關？』

『不瞞您說，我當時是有這個想法，』羅天廣深深點頭，再往下說道：『因爲我那天甦醒過來，我就想到，前些時我所結的寃家對頭只有三方面，九門提督衙門、平時常跟您賭的郎中賭棍、和吉祥賭坊那一

幫子流氓地痞。後來我想衙門裏的人充其量不過利用機會，落井下石，等我一旦犯案用刑把我打死出出氣罷了，他們決不會出這殺家滅門的下策。所以我一出刑部大牢，先就去找曾經被我抓到了假骰子的郝立山，他可以酬勞老趙多少？可是郝立山畢竟還有點兒良心，他說他跟我並無深仇大恨，就這麼給推辭掉了。不幾天後果然我家出事我也就逮，郝立山誤以為老趙搭上了別人的線，居然還是除了我這個賭棍的寃家對頭，所以他又玩手腳，贏了你們不少的錢。我聽了他的話後不由不信，因此更加確定是老趙殺了我的一家。這才由您關說刑部衙門，派人跟我去把老趙手到擒來。』

『這麼說，』倫六爺揚聲大笑道：『郝立山還做了一件好事哩。』

『什麼好事？』

『咦？』倫六爺訝異的反問：『你不是說過，你正因為郝立山的話，方才確定老趙是兇手？』

『不錯。』

『那麼郝立山的功勞也就不小，』倫六爺欣然的說道：『至少他沒讓你白耗精神，走寃枉路，況且案也破得快。』

『您指的是這個呀，』羅天廣深沉的一笑：『我先還以為您說郝爺他大澈大悟，閉門思過，從今而後不再賭博了哩。』

倫六爺摸摩着他面前的那隻白玉杯，沉吟良久，一語不發。羅天廣則若無其事的自斟自飲，好半天，倫六爺方始一抬眼，發現羅天廣正好也在朝着他望，便忸怩的一笑，問聲：

『天廣，你除了賭上的玩藝兒，還會些什麼？』

『我練過將近二十年的武功，』羅天廣精神一振，答得好快：『內外兩功都來得兩手，不然的話，我早就上了黃泉路，進了鬼門關，跟我那苦命屈死的老婆團圓於地下了。倫六爺，這樣看起來，竟還是練的武功管用。』

『幹嘛勞叨那麼一大堆，』倫六爺摯不住，笑了，他說：『天廣，你的一片心意我明白，「賭是殺身之始」，鬧不好，還得滅門哩。好吧，從今兒個起，我就戒賭，再也不沾那禍害的根源，可是我還得誠心誠意的留你。天廣，你教我練武，咱們多做些管用、有益的事。』

羅天廣高興極了，他歡聲的一叫：

『倫六爺，眞的呀！』

『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』倫六爺毅然決然的說：『何況你的家庭變故，正是最好的教訓。天廣，古人說是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我眞沒有想到，跟世代靠賭吃飯的你結交，居然能讓我把賭給戒掉。』

一陣淒慘，羅天廣喟然嘆息的說：

『倫六爺，人家是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」，但在愛賭的人來說，他一朝大澈大悟，那他所付的代價，可能就得是家破人亡，殺身滅門啊！我和我岳家世代業賭，下場都那麼悽慘，唯一所剩下的，也許只有我所得的這點點子教訓哩。』

窗外一陣風過，聽在羅天廣的耳裏，就彷彿是九泉之下的翠姑娘在嗚咽啜泣，讓他好不心酸，不由得湧出了兩股熱淚，他怕倫六爺瞧見，深深的把頭埋下。倫六爺却早看見了，他掏出自己的手帕，默默的遞了過去。

白蘭花

張谷著

出版者：皇冠雜誌社
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
電話：七七一六八一三
登記證：局版臺誌字第〇九四六號
發行人：平鑫濤
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
電話：七七一六八一三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號
電話：三七一五九五〇
定價：新台幣伍拾元
港幣捌元
初版：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月
本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
版權所有·嚴禁盜印